

中国皇帝全传

南北朝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皇帝全传

南北朝

李雪慧等编著

目 录

南北朝

宋

武帝刘裕	(1)
少帝刘义符	(16)
文帝刘义隆	(18)
孝武帝刘骏	(29)
前废帝刘子业	(40)
明帝刘彧	(48)
后废帝刘昱	(59)
顺帝刘准	(64)

南 齐

高帝萧道成	(67)
武帝萧赜	(80)
郁林王萧昭业	(91)
海陵王萧昭文	(97)
明帝萧鸾	(98)
东昏侯萧宝卷	(109)
和帝萧宝融	(121)

梁

武帝萧衍	(123)
简文帝萧纲	(140)

豫章王萧栋	(150)
武陵王萧纪	(152)
元帝萧绎	(156)
汉帝侯景	(168)
贞阳侯萧渊明	(174)
敬帝萧方智	(177)

后 梁

宣帝萧晷	(179)
孝明帝萧岌	(184)
后主萧琮	(186)

陈

武帝陈霸先	(188)
文帝陈茜	(197)
废帝陈伯宗	(202)
宣帝陈顼	(204)
后主陈叔宝	(209)

北 魏

道武帝拓跋珪	(220)
明元帝拓跋嗣	(229)
太武帝拓跋焘	(234)
隐王拓跋余	(239)
文成帝拓跋濬	(241)
献文帝拓跋弘	(244)
孝文帝元宏	(249)
宣武帝元恪	(257)

孝明帝元诰	(262)
孝庄帝元子攸	(265)
长广王元晔	(268)
节闵帝元恭	(269)
安定王元朗	(271)
孝武帝元修	(272)

东 魏

孝静帝元善见	(274)
--------------	-------

西 魏

文帝元宝炬	(277)
废帝元钦	(280)
恭帝拓跋廓	(282)

北 齐

文宣王高洋	(284)
废帝高殷	(289)
孝昭帝高演	(292)
武成帝高湛	(295)
后主高纬	(299)
幼主高桓	(304)

北 周

孝闵帝宇文觉	(305)
明帝宇文毓	(307)
武帝宇文邕	(309)
宣帝宇文赟	(313)
静帝宇文阐	(318)

武帝刘裕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史书称其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刘裕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三月，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年轻的刘裕，曾自往新洲（今镇江市西，长江中小洲）伐荻，又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

一、京口起兵 朝中辅政

刘裕的飞黄腾达，当追溯至元兴元年（402）发生的一场大动乱。这年，朝廷以尚书令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发军讨伐荆州都督、桓温之子桓玄。但由于司马元显怯战、刘牢之被收买，桓玄挥师进入建康，从此总揽朝政大权，成了东晋的主宰，而刘牢之这一北府名将，最终也没能逃出桓玄之手。

刘牢之死后，桓玄又先后杀害北府将领吴兴太守高素、辅国

将军竺谦之、高平相竺朗之、辅国将军刘袭、彭城内史刘秀武、冀州刺史孙无终等。一时间，北府将领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刘裕却镇定自若，他知道自己还不够格，桓玄不但不会杀他，反而会起用他。果然不出所料，桓玄任命从兄桓修为南徐、南兖二州刺史，镇守北府（京口）以后，桓修就以刘裕为中军参军。刘裕后因击破卢循之功，又加官彭城内史，深得桓氏倚重。他不露声色，表面上对桓氏忠心耿耿，暗地里却加紧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北府军中下级军官，时刻准备举旗倒桓。

桓玄进入京师之初，罢黜奸佞，提拔贤才，故京师人人欣然，认为从此可平安度日。好景不长，桓玄很快露出了凶相，奢豪纵逸，政令无常，朋党互起，凌侮朝廷，众心失望。

元光二年（403）九月，桓玄加快了篡位的步伐，封楚王，加九锡，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了。十二月，桓玄正式即皇帝位。刘裕随桓修入朝庆贺。桓玄一见刘裕，便觉他气度不凡，对司徒王谧说：“刘裕风骨不俗，看来是个人杰。”以后每当游集，都对刘裕另眼相看，引接殷勤，赠赐厚礼。刘裕见桓玄如此看重他，心中甚觉不安，但表面上一点不露，依然不卑不亢，谦恭有礼与其周旋。桓玄的皇后刘氏对刘裕很不放心，私下劝桓玄：“我见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桓玄答道：“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使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

元兴三年正月，刘裕与何无忌同舟返回京口。一路上，二人密谋回京口后立即分头联络各路反桓之士，以恢复晋室为名，兴兵进京，推倒桓玄。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与何无忌、檀凭之等百余人在

京口起兵。清早，何无忌身穿传诏服，诈称是朝廷敕使，居前，徒众随其后，一齐冲入，高声大呼，城中吏士惊慌四散，无人敢反抗。桓修毫无防备，当即被斩首。刘裕看着桓修的首级，放声恸哭，下令厚加殓殓。忽然军吏前来报告，桓修司马刁弘得知城中起事，率文武佐吏前来攻城，现已到了城下。刘裕当即登城，高声对城下讲：“郭江州已在寻阳奉天子反正，我等受密诏，诛除逆党，桓玄今日想必已经枭首于大航了！诸君难道不是大晋之臣吗？今日前来，想干什么？”因晋安帝司马德宗被逼退位后，居于寻阳，所以刁弘等人听了刘裕的话，也就信以为真，引兵而退。

桓玄闻知刘裕等举兵反，忧惧无计。有人见他这样害怕，很不理解，对他说：“刘裕等人乃乌合之众，势力微弱，必然不会成功，陛下为何如此忧虑？”桓玄摇摇头，叹道：“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斗粮之储，而樗蒲却一掷百万；何无忌酷似其舅；这些人共举大事，怎敢说他不会成功！”说完，仍愁眉苦脸，惶惶不安。

三月，刘裕率军与桓玄手下的骁将皇甫之在江乘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一声，率先冲入敌阵，士兵见状，人人奋勇，无不以一当十，只一战便斩皇甫之，大获全胜。刘裕乘胜进击，遇到了右卫将军皇甫敷的阻击。刘裕与檀凭之各带一支人马与敌决战。檀凭之战败阵亡，只剩刘裕孤军作战，被敌兵层层包围，只得背倚一棵大树与敌厮杀。面对强敌，他面无惧色，越战越勇。皇甫敷高声呼喊刘裕：“汝欲怎样死法！今日是死定了！”刘裕怒目圆睁，大声叱责，皇甫敷挺戟猛刺，慌乱中竟未刺中。正在危急时刻，刘裕的援军赶到，一箭射中皇甫敷的面额，皇甫敷应弦倒地。刘裕挺刀向前，只见皇甫敷挣扎说道：“君有天命，我死

后只求君能照顾我的子孙。”刘裕点头，斩其首，又对其后代厚加抚慰。

刘裕这两仗打出了威风。桓玄听到两将战死的消息大惊，一面继续派将出战，一面悄悄预备舟船，准备形势紧急就溜之大吉。

桓谦率大军迎战刘裕，无奈部下多为北府人，都畏服刘裕，没有斗志。而刘裕兵将斗志正旺，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而战，喊杀之声惊天动地，鼓噪之音震动京邑，桓谦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桓玄闻讯，率亲信数千人，诈称出战，坐船逃遁而去。刘裕率军乘胜进入建康城，派刘毅、何无忌追击桓玄，自己坐镇京师。

刘裕进入建康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应付自如，指挥若定，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因而政纪肃然，令行禁止。拨乱反正；他的主簿刘穆之鼎力协助，入京后，凡重大处分刘裕都委托于他，他也尽心竭力辅佐刘裕，虽时间仓促，但事事得体，件件有方。又发布命令纠正桓玄时弊病，不过十日，建康风俗顿改，民心安定。

四月，刘毅等在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县）击败桓玄军，桓玄败退江陵，不久被杀。次年三月，白痴皇帝司马德宗被迎回建康，重登皇帝宝座。四月，刘裕以南徐、南青二州刺史的身份领北府兵回镇京口，后解南青州刺史，加领南兖州刺史，北府旧兵全掌于刘裕一人手中。

二、入京辅政 功成自威

义熙四年（408）正月，尚书右丞皮沈来到京口，首先面晤刘穆之，称朝中计议欲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还有人建议刘裕在丹徒领扬州刺史一职，朝事实际上交给尚书仆射孟昶处理，朝廷命他来征求刘裕的意见。刘穆之一面听着，心知按功名与实力，本应由刘裕入京继任扬州刺史，而如今却提出了这么两条建议来，分明是刘毅等人不愿让刘裕入京辅政而定的计谋！想到这里，他对皮沈说要上厕所，就急急走了。他匆匆写了一张纸条：“皮沈始至，其言不可从。”刘裕正在与皮沈谈话，从左右手里接过条子看后，就暂令皮沈外出，将刘穆之召进，问：“卿讲皮沈之言不可从，是什么意思呢？”刘穆之便将自己的想法一一陈述：“公兴复晋室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仁大勋高，难以持久，公观今形势，岂能居谦自弱，甘心作一守藩之将呢？刘毅、孟昶诸公虽然当初一时推功，却并非宿定的臣主之分。公与他们势均力敌，最终必会互相吞并。扬州为朝廷根本，不可交给别人。一旦失去权柄，就再难得了。”刘裕听了这一番话，早就动了心，他何尝不想入京辅政，掌握朝廷大权呢！只是自己位高权重，若伸手要扬州刺史一职，怕引起朝野疑心，影响自己的形象。刘穆之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继续说道：“公功高勋重，不能直接要求任扬州刺史，不然，朝廷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必引出大祸。现今朝议如此，可先暂且应酬一下，最好的办法是公先回京师共议此事，公一旦入京，他们决不敢越过公而另授他人了。”刘裕听了连连点头。

刘裕进京后，朝廷果然以他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总掌政事。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主慕容超派军攻破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县），不久，南燕又侵扰济南。南燕的侵扰引起了东晋人民的强烈反响，要求讨伐南燕的呼声甚高。刘裕经过分析权衡，认为征伐南燕一来可以满足人民的抗敌要求，二来如果征伐成功，自己的功业声望就可以完全压倒刘毅等人，因此立即下令北伐南燕。

刘裕北伐南燕的打算立刻遭到朝廷一些人的反对，豫州刺史刘毅竭力阻止刘裕亲自带兵北伐，说宰相远出，易倾动根本。刘裕不听，决意亲自出征。四月，刘裕率水军自建康出发，沿淮河、泗水到达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又沿陆路出发，六月，进围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慕容超慌忙向后秦求救，姚兴不敢轻举妄动。刘裕精神抖擞，指挥大军全力猛攻，次年二月，攻下广固，灭南燕，生擒慕容超，送至建康斩首。

这次北伐南燕的胜利，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朝廷内外无不赞颂刘裕的功德。刘裕的功业，此时已经超过祖逖、桓温，他的声望一下子大大提高，朝中再也无人能与他相抗衡了。

此时，突然接到报告，卢循、徐道复反，已攻下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南康（今江西赣州市）等城，兵锋直指建康。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南下，抵御徐道复，战死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刘裕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慌忙班师南归，把大队人马甩在后面，只带了几十人，于四月间赶到建康。

刘毅听说卢循、徐道复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决心率军与其交锋，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刘裕写信劝阻，并派刘藩前往

谕止。刘毅见信大怒，对刘藩说：“当年只是一时推功而已，你就以为我真不如刘裕！”说完，把信狠狠地摔在地上，率舟师二万，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县）溯江而上，阻击卢、徐。五月，二军战于桑落州（今江西九江市东北），刘毅大败，丢掉全部船只和辎重，只带了几百人狼狈逃回。

刘毅兵败的消息传到建康，顿时人情汹汹，惶惶不安。由刘裕带回的军队，因连续征战，士卒多有创伤，有战斗力的只剩数千。因此，朝廷里人言藉藉，都欲迁都，认定了刘裕难以抵御卢循，再三恳请迁都。刘裕坚决不同意。

卢循击败刘毅后，从被俘士兵口中得知刘裕已经赶回建康，心里害怕起来，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据江、荆二州以抗朝廷。徐道复力主乘胜进击，卢循犹豫多日，才勉强同意进军建康。这样，刘裕就赢得了周密布署的时间。卢循率大军兵临建康城下时，刘裕已完全做好了防卫准备。经过近两个月的相持，卢循一无所获，终因师老兵瘦，只好退回寻阳，准备西取荆州。刘裕亲率大军出战，在破冢（今湖北江陵县东南）、大雷（今安徽望江县）等地大破卢循军。刘裕得胜后，得意洋洋地回到建康，派遣其他将领继续追击围歼卢循等。义熙七年（411）二月，朝廷军攻克始兴，徐道复战死。四月，卢循在交州（州治龙编，今越南慈山、仙游地区）兵败投水而死。

刘裕在镇压了卢循、徐道复之后，威望进一步提高，官至太尉，自感羽翼丰满，该进一步采取行动了。

三、剪除异己 扫清道路

刘毅在桑落州遭惨败以后，威信扫地，后来为了挽回声誉，竭力要求追击卢循，刘裕接受长史王诞的建议，不让刘毅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自己亲率大军征讨卢循，以刘毅监太尉留守，总管后方事宜。刘裕得胜而归，威望大增，刘毅却毫无建树，更增添了怨望之情。不久，刘裕下令迁刘毅为荆州刺史。刘毅见刘裕居中掌权，自己只是镇守一方的藩将，心中不服，便欲利用荆州的军事力量，与刘裕决一雌雄。

一日，刘裕接到刘毅的请求，要兼督交、广二州。刘裕虽然知其有野心，但仍然很痛快地答应了。不久，刘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请以丹阳尹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毛修之为南郡太守。刘裕压住心中的不快，又一次痛快地答应了刘毅的请求。接着，安插自己的亲信刘穆之任丹阳尹这一重要职务。刘毅又请求到京口为先人扫墓，然后再西下赴任。刘裕欣然同意，并亲自赶往仇塘与刘毅相会。

刘毅到江陵赴任后，独断独行，变易地方守宰，安插亲信，又擅自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达万余人自随。对此，刘裕都假作不知。不久，身患重病的刘毅上表朝廷，请求让堂弟、袁州刺史刘藩担任自己的副手。刘裕知时机已到，表面上答应，暗地里迅速作好了讨伐荆州的准备。

刘藩自广陵刚一入朝，就被逮捕，罪名是与刘毅、谢混共谋不轨。刘裕以诏书宣布刘毅等罪状，赐刘藩、谢混死。又亲自率大军讨伐荆州，派手下的两员得力战将王镇恶、蒯恩为前锋，火

速出发。

王镇恶与蒯恩都是刘裕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秦亡后辗转随叔父入晋。他熟读诸子兵书，果决能断，有大将之才。征广固伐南燕时，有人向刘裕推荐王镇恶，刘裕急派人将其召来，二人相见后只交谈了一会儿，刘裕便暗暗称奇，留其在府中住了一夜。第二天，他把王镇恶介绍给诸佐吏：“镇恶是王猛之孙，真所谓将门有将啊。”又马上给王镇恶任以官职，留在军中。在以后的征伐中，王镇恶屡立战功。

蒯恩出身贫贱，当年东晋征讨孙恩时，他被县里派往刘裕军中服劳役，充当马士，负责备马料。他身高力大，常背大捆，而心中热切盼望能有冲锋陷阵建立功业的机会，有时把马刍扔在地上，怅然叹道：“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当马士！”刘裕听说后，立即发给他器械，令其随军作战。蒯恩以其勇猛忠谨，甚得刘裕的喜爱和信任，成了他的心腹将领。

王镇恶与蒯恩率百舸为前锋，诈称是刘袞州西上，所以荆州方面毫不提防，很快就到了距江陵城 20 里的地方。二人舍船率兵步行，突然出现在江陵城内，经过一天的激战，刘毅兵败自杀。

刘裕率大军来到平定后的江陵，采纳原刘毅府中谘议参军申永的建议，宽租省调，节役原刑，礼辟名士，荆州人大悦。

豫州刺史诸葛长民是与刘裕共谋举事者之一，及刘裕执掌朝政，二人就开始貌合神离。刘裕征讨刘毅时，明里以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暗里又特派刘穆之防备他。刘裕自江陵班师还建康，诸葛长民天天与公卿大臣在新亭奉候，都未能迎到。忽听刘裕已乘轻舟于夜里人不知鬼不觉回到东府了，不觉大惊，连忙登门问候。刘裕热情邀诸葛长民共坐，屏退左右，二人畅谈起来。

连平日很少谈到的事都提及了，诸葛长民见刘裕如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心中疑惧尽消，痛快极了。正在这时，刘裕事先安排埋伏于幔中的壮士丁旼突然冲出，于座中将诸葛长民杀死。

义熙十年（414）三月，谯王司马文思擅自捶杀国吏。司马文思是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休之在刘毅死后接任荆州刺史，颇得江、汉民心，刘裕对此很不高兴，但又不好无故加罪于人。现在其子犯罪，正是机会。刘裕先诏令诛杀司马文思的爪牙，宽宥司马文思。司马休之闻讯，上疏谢罪，请求解除荆州刺史一职。刘裕不准，却将司马文思送往荆州，让其父处置。司马休之上表请求废掉司马文思的王爵，并又一次写信给刘裕谢罪。刘裕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其不亲自杀子，就是包庇儿子，并以此为借口，准备兴兵西讨。

次年正月，刘裕亲率大军征讨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认为自己早晚难被刘裕所容，与儿子竟陵太守鲁轨起兵应司马休之。司马休之上表罗列刘裕罪状，勒兵严阵以待。

刘裕调兵遣将西进，派女婿徐逵之为前锋，配以精兵利器，欲让其先立大功，待事宁之后任其为荆州刺史。谁知出师不利，前锋部队在破冢遭到鲁轨的猛烈阻击，徐逵之兵败阵亡。刘裕闻知爱婿阵亡，怒不可遏，亲率诸将渡江。鲁轨、司马文思将兵四万，临峭岸布阵，刘裕手下的军士无人能登。刘裕披挂盔甲，要亲自登岸，诸将纷纷劝阻，刘裕不但不听，反而暴怒异常，非上不可。太尉主簿谢晦上前抱住他，使他难以行动。刘裕抽出剑来，指着谢晦说：“我斩卿！”谢晦神色不变，死死地抱住他说：“天下可无我谢晦，不可无公！”刘裕无奈，只得作罢。他一眼看见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便令其登岸，见胡藩面有难色，便

要命人将其抓来斩首。胡藩一急之下，死命攻上陡岸，兵士随后一涌而上，大破敌军，攻克江陵。司马休之、鲁宗之等北逃投奔后秦。王镇恶等追至边境，不敢穷追，只好退兵。

三、平定江南 攻伐北地

义熙元年（405），曾州大族谯纵趁东晋衰乱，据有四川，形成一个独立王国，自称成都王，称臣于后秦，常派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刘敬宣曾率军征讨，却大败而还。收复益州，统一江南，就成了刘裕经常筹划的大事。

义熙八年（412）十二月，刘裕西征刘毅，攻占江陵后，乘胜进军益州。他从众将中选拔西阳太守朱龄石为元帅，统军征伐。众人皆以为朱龄石资名尚轻，难当重任，刘裕却独具慧眼，认定其既有武干，又练吏职，必能担此重任，所以不为众议所动。宁朔将军臧熹是刘裕的妻弟，位在朱龄石之上，刘裕派他为副将，随军西征。又将猛将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等分派给朱龄石。并配给二万大军。毛修之再三请求随军伐蜀，刘裕知当年蜀人杀死毛璩一家，毛氏与蜀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怕毛修之入蜀后会大肆屠杀，也怕蜀人因此冒死顽强抵抗，对收复益州不利，所以拒绝了毛修之的请求。

朱龄石按照刘裕的精心策划行事，顺利入蜀，经过一番激战，于次年七月攻占成都，谯纵弃城而逃，后自杀身死，余党也全被歼灭。益州被东晋收复。

平定江南后，刘裕开始实践他收复中原的抱负。

义熙十二年（416）正月，后秦派鲁轨引兵入寇襄阳，骚扰

荆楚，欲切断东晋长江上、下游及扬、益之间的交通，雍州刺史赵伦之将其击败。后秦不断骚扰，成为东晋大患，北伐呼声渐高。八月，刘裕亲率大军北伐后秦。

北伐大军分四路挺进，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率领步兵自淮、泗进取许昌、洛阳；一路由沈林子、高遵考率领水军，与王镇恶等配合，由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一路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领，径取武关；一路由王仲德率领水军，由桓公渚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济，自清入河。刘裕自己率领主力，也走王仲德这条路线。

义熙十三年（417）初，刘裕率主力从彭城至黄河，溯流西上。先下洛阳，又抵潼关，破魏败秦，直逼长安。

刘裕率主力到了潼关，命王镇恶率水军溯渭水西上，直趋长安。王镇恶率军来到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令将士吃饱之后，便弃船登岸，所乘船舰马上随流漂去，转眼踪迹全无。这时后秦后主姚泓屯集在长安城下的兵力犹有数万之众。王镇恶激励将士道：“诸位家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城北门外，离家万里，而船只衣粮全已随流而去，岂有求生之计！唯有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谁也别想活着回去！”众人听了，莫不踊跃争先，后秦军队一时溃散，姚泓单骑还宫。王镇恶攻陷长安，姚泓率妻子、群臣出降。

九月，刘裕至长安。刘裕下令将姚泓送至建康斩首。又亲自拜谒汉高祖陵，在未央殿大会文武。到十一月，忽传刘穆之病亡。刘裕闻讯，惊恸哀惋，多日不解。刘穆之死后，京师空虚，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再加上将士久役思归，所以刘裕决意东归。

流寓关中的陇右流民，本来盼他继续出兵收复陇右；听说他

要收兵南归，都大失所望。三秦父老流泪赶来挽留，向他诉说：“残民不沾王化，至今有百年了，今日得见王师，人人相贺。公是汉家子孙，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弃这些，要到哪里去啊。”刘裕心里也有些不忍，忙好言劝慰了一番。

刘裕退兵前，以次子、年仅 12 岁的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以王修为安西长史，辅佐刘义真；以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毛德祖为安西中军参军，率兵万余留守关中。沈田子、傅弘之多次向他状告王镇恶，但刘裕却对这种危险情绪未加及时引导。

刘裕仓促撤兵后，夏主赫连勃勃迅速调兵遣将，争夺关中。大敌当前，沈田子轻信谣言，杀死了王镇恶。长史王修责备沈田子专戮节将，征得刘义真同意后杀了沈田子。后来，刘义真又听信左右谗言，杀害了王修。王修一死，晋军军心大乱，刘义真只好调回渭北的所有驻兵，集中防守长安。北伐时收复的关中郡县逐渐被赫连勃勃攻占，长安也被围困。

刘裕在彭城，得知长安被围，急派蒯恩前去保护刘义真东归，又派朱龄石为雍州刺史，代镇长安，嘱其到长安后，要刘义真轻装速发；如陇右不可守，可与刘义真一起回来。

刘义真撤离长安时，将士大肆抢掠，车上满载宝货子女，一天不过行进十里。夏兵追及，蒯恩、傅弘之断后，力战数日，至青泥全军覆没，二将力疲被俘，刘义真单骑逃出，藏于草丛之中。

刘裕听到青泥大败的消息，不知刘义真死活，急得团团转，下令刻日北伐。侍中谢晦劝道：“士卒疲劳，北伐之事可待来年。”刘裕不听。其他大臣也上表劝阻，正好又得知刘义真已逃脱性

命，刘裕也就不提再次北伐的事了。

四、荣登帝位 建朝刘宋

义熙十四年（418）六月，刘裕受命为相国、宋公，加九锡。加九锡是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但他此时并不急于马上称帝。因为讖语有“‘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之言，所以他想在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语。十二月，刘裕指使中书侍郎害死白痴皇帝司马德宗，随后奉司马德宗的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德文为帝。

新皇帝即位不久，元熙元年（419）正月，下令刘裕进爵为王。这虽然是刘裕梦寐以求的，但他还是假意推辞。至七月，刘裕始受进爵之命。八月，移镇寿阳。他嫌河南萧条，怕委屈了次子刘义真，特将其以司州刺史任上调任扬州刺史。

十二月，刘裕加殊礼，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银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等。刘裕急于受禅，但又不好自己开口，便于元熙二年（420）元月，召集宋国朝臣欢宴。席间，他不慌不忙地说：“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加九锡。眼看我年事已高，物忌盛满，不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听了，不解其意，只是争先恐后一个劲赞颂他的功绩。晚上席散之后，中书令傅亮细一琢磨，忽然醒悟，连忙赶回。这时宫门已闭，傅亮叩门请见，刘裕马上开门与他见面。傅亮进门后只说：“臣欲回建康一趟。”刘裕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挑明，直接问：“需几人跟随？”答：“数十人就可以了。”说完告辞。

傅亮入京后，授意朝廷召刘裕入京辅政。四月，皇帝下诏，召刘裕入京。刘裕安排儿子刘义康为豫州刺史，镇寿阳，自己于六月入京。傅亮又暗示皇帝司马德文禅位，刘裕荣登皇帝宝座。

即位后，刘裕下令赦免因逃避兵役、租税而流亡，在限期内还家者，可以蠲租布二年；人民拖欠政府的诸种债务，不再收取，这些措施，得到人民的欢迎。

永初三年（422）三月，刘裕病重，群臣请求为他祈祷神祇，刘裕素不信鬼怪神灵之类，所以拒绝大臣的请求，只让侍中谢方明将他的病告诉宗庙而已。

五月，刘裕病危，召太子刘义符到跟前，嘱咐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不像其兄檀韶有难御之气。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志。谢晦数从我北伐，颇识机变，日后若有同异，必是此人。”又亲自写诏：“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命司空徐羨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后事安排停当，刘裕于西殿溘然去世，终年 60 岁。在位首尾 3 年。七月，葬于建康蒋山初宁陵。庙号“高祖”，谥曰“武皇帝”。

少帝刘义符

永初三年（422）五月，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17 岁的太子刘义符继承帝位。

刘义符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其时，父亲刘裕举兵讨伐桓玄成功，为今后大业奠定了基础，又喜得贵子，可谓喜上加喜。年幼的刘义符自然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以后又随着父亲的飞黄腾达而步步高升：年仅 7 岁便拜豫章公世子，宋国建立，拜宋世子，刘裕称帝后，他又被立为太子，成为皇位当然继承人。他自幼不爱读书，喜欢骑马射箭，颇有勇力。围绕在他周围的全是一班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小人，他们在一起骑马游乐嬉戏，非常欢乐，却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和忧虑。他的父亲刘裕整日忙于建功立业，代晋称帝，无暇顾及对儿子的教育，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不大爱读书的人，所以也没把刘义符的所作所为看作很严重的事情。领军将军谢晦曾对刘裕说过：“陛下春秋既高，宜思江山社稷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交给非才之人。”言下之意即指太子刘义符无帝王之才。刘裕虽认真听取了谢晦的意见，却一直未下重立太子的决心，只是在临终之前任命了几位顾命大臣辅佐刘义符。

新皇帝刘义符即位之初，理应为刚去世的父亲守灵尽哀，但他却在后园与随从们练武习阵。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位顾命大臣对刘义符越来越失望，刘义

符的兴趣也愈发怪诞。顾命大臣中书令傅亮、司空徐羨之、领军将军谢晦见刘义符无德，便密谋废帝另立。

景平二年（424）四月，徐羨之、谢晦等开始行动。谢晦事先借口领军府房屋破旧，让家人全部外出居住，而在府内暗聚将士；又令中书舍人邢安泰和潘盛为内应，时刻准备动手。

第二天一早，檀道济、谢晦引兵领先，徐羨之等继其后，自云龙门入宫。因邢安泰事先已安排妥当，所以一路上没有卫士阻挡，一行人长驱直入天渊池。玩乐了一天的刘义符这一天没有回宫，就在天渊池的龙舟上就寝，徐羨之等人进来时，他仍在酣睡，毫无知觉。兵士们持刀冲入龙舟，将刘义符身边的两个侍者杀死，刘义符被惊醒，未及反抗，手指即被刀戳伤。几个士兵上前，将惊魂未定的刘义符扶出东阁，收拾玺绶，等候在外的群臣一齐拜辞，将他卫送至故太子宫东宫。

很快，神情沮丧的刘义符接到了徐羨之等以皇太后名义下达的命令：他被废为营阳王，另由他的弟弟宜都王刘义隆奉承大统。接着，象征皇权的玺绶就被迫交出去了，刘义符被迁往吴郡，幽禁在金昌亭。六月，邢安泰等人冲进金昌亭刺杀刘义符，刘义符不甘束手就戮，奋力反抗，挣脱逃出昌门，追者从后面赶上，用门关将他活活打死。死时仅 19 岁。

文帝刘义隆

一、重臣择主，弱冠登极

南朝宋景平二年（424）七月，江陵（今湖北江陵）。南朝宋武帝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接到报告，尚书令傅亮率百官备法驾前来迎他回京师，入奉皇统。徐羨之、傅亮等废杀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之事，早已传到江陵，刘义隆与众僚佐既悲痛又惊恐。今日傅亮前来，马上在府中引起一片惊慌和猜疑。年仅 18 岁的刘义隆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如万马奔腾。他知道，檀道济、傅亮等均为顾命大臣，受先帝遗诏辅政，大权在握，非忠心耿耿听命于人之辈，故敢废帝弑帝。他们之所以立自己为帝，不过是看自己年轻，且身体羸弱，易于掌握而已。此时，他们为长期掌权，已经作了周密的安排：徐羨之、傅亮居中央掌权，谢晦到军事重地荆州任刺史，居外为屏障，内外呼应，互为依靠，留给自己的只是一个空头皇帝而已。但他也知道，徐、傅等人尚无篡位之心，一时间不至于有大的危险。于是决定入京师即位。

为安全到达京师和确保无后顾之忧，他做了周密安排，命令

司马王华总后，留镇荆州。以原有府州文武严兵自卫，朝廷所派百官及士兵一律不得接近部伍。他的心腹中兵参军朱容子日夜抱刀守在所乘舟船舱门之外，一路上衣不解带，直至建康。

八月，刘义隆一行到达京师，群臣迎拜于新亭（今南京市南）。初拜谒先帝刘裕陵墓宁陵后，刘义隆来到秦淮以北权作太学的中堂，百官奉玺绶，刘义隆再三辞让，后经百官苦苦相劝，才接受下来，在中堂举行了即位仪式。随后，备法驾入宫，登太极前殿，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元嘉。

二、诛杀权臣，亲理万机

即位不久，刘义隆正式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接着，刘义隆又下令，以定策安社稷之功，徐羨之进位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进号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有司奏请皇帝依前朝故事亲临华林园听讼，处理刑狱，刘义隆特下诏说，对政刑我大多都不熟悉，可如先前那样，由徐羨之、王弘二公推讯。看上去，他对顾命大臣信任有加，毫不犹疑。

元嘉二年（425）春正月，刘义隆登位5个月了，徐羨之、傅亮上表归政。对此，他心中暗暗高兴，但仍不肯马上接受，而是谦让再三；经三次上表，才勉强准许，开始亲理万机。刘义隆表面上很平静，暗地里却在加紧准备。

元嘉二年底，刘义隆公开宣扬将大举北伐，装备舰船，锻造武器，声势颇大。刘义隆的这一举动，引起朝野的极大关注和猜测，“朝廷将举兵伐谢晦”的消息不胫而走，徐羨之等极为紧张，慌忙捎信给谢晦，谢晦也紧急行动起来，密谋举兵。

元嘉三年（426）正月，刘义隆准备停当，开始行动。谢晦是一个富于作战经验的战将，谁来讨伐他呢？刘义隆决定任用曾参预废弑的檀道济来统军征伐。侍中王华等皆认为不妥，齐声反对。刘义隆笑笑说：“废帝时，檀道济只是胁从，不是首谋，弑帝之事又与他无关。我抚而使之，必将无虑。”听了他的分析，众人皆服。

正月十六日，刘义隆召见徐羨之、傅亮。这天，谢晦弟正在值班，忙派人报告傅亮：“殿内有异常处分。”这时傅亮已在路上，听说后即推辞说嫂嫂病重，请求暂回家探视，回车便走，又马上派人报告徐羨之。徐羨之已到西明门，听到报告，连忙折回扬州刺史府，乘内人问讯车出郭，又步行走到建康城外 20 里的新林浦，入陶灶中自刎而亡。傅亮乘车出郭门，骑马奔往兄长傅迪墓，被朝廷派人抓获付廷尉。傅亮被杀之前，刘义隆念其前往江陵迎驾之功，派中书舍人转告他说：“以公江陵之诚，当使诸子无恙。”

徐、傅伏诛之后，刘义隆下诏宣布戒严，大赦，亲督各路大军讨伐谢晦。谢晦开始时并未把朝廷军放在眼里，突闻檀道济帅军来攻，惶惧无计，只一战便大败，后被活捉送往建康斩首。

得胜返回建康后，刘义隆下令，任命庐陵王刘义真所亲信的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又准慧琳道人参预权要，时称“黑衣宰相”。

三、夺位争权，兄弟阋墙

诛杀徐羨之、傅亮、谢晦后，刘义隆收回了朝政大权。为加强皇室对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于元嘉六年（429）调四弟彭城王

刘义康回京，任司徒，录尚书事，与王弘共辅朝政。王弘深知官场之艰险，加上身体欠佳，便事事推让给刘义康，所以朝政内外之务皆由刘义康决断。元嘉九年（432），刘义康加领扬州刺史，十六年（439），又进位大将军。刘义康势倾天下，府门每天早晨常有数百辆车等候，朝野人士纷纷巴结靠拢。

刘义康专总朝权后，感到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对自己将构成威胁。檀道济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北府名将，他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威名远扬。元嘉十三年（436），刘义康矫诏召檀道济入祖道，将其逮捕。三月，收付廷尉，檀道济与其子檀植等 11 人一同被杀，唯未成年尚为童稚的孙子可免一死。

元嘉十七年（440），刘义隆与刘义康之间的矛盾开始激烈起来。殷景仁曾秘密对刘义隆进言：“相王权重，非社稷之计，宜少加裁抑！”刘义隆虽未表示什么，心中却深以为然。

围绕在刘义康周围的刘斌等人，见刘义隆多病，经常制造舆论：宫车一日晏驾，宜立年长之君，不宜立幼君。刘义隆病情危急，让刘义康写顾命诏。刘义康回到府中，将皇上病危的事情告知刘湛与殷景仁，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侍中刘湛说：“天下艰难，都是因为幼主为政所致！”刘义康、殷景仁听了，皆默不言。

刘义隆病情好转之后，听到报告说在他病重之时，刘义康的亲信孔胤秀等竟去尚书仪曹索取晋咸康末年立康帝一事的档案，为刘义康继承帝位作准备，不由得怒火中烧。他转而想到刘义康为手足兄弟，又未参与此事，不好妄加其罪，再说彻底解决刘义康之事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忍耐一时，故隐忍未发。但从此开始，厌恶刘义康之心愈发强烈了。

十月，刘义隆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动手解决刘义康的问题。先敕召刘义康入台城住宿，留在中书省。当天夜里，刘义隆亲临华林园延贤堂，召心腹侍中殷景仁。殷景仁因受刘湛等人排挤，自元嘉十二年（435）以来，已在家养病五年，但暗地里与皇上密函往来，每日达数十封，朝政无论大小皆得参与。这一天，他命人为他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晓其意。接到皇上召见的喻旨，他仍称有脚疾，坐小床舆与皇上相见。凡诛讨处分诸事宜，刘义隆皆委托他处理。檀道济在世时，曾向刘义隆推荐沈庆之，称他忠诚谨慎，又通晓军事，因此，刘义隆以沈庆之领队防东掖门。这天夜里，刘义隆开门召沈庆之，让他收捕刘湛，交付廷尉，又下诏暴其罪恶，在狱中将其杀害，并诛其三子及其党羽刘斌、孔胤秀等。随后派人向刘义康宣旨，通告刘湛等人罪状。刘义康知皇上所为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乃上表逊位。刘义隆下诏，以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资俸优厚，其左右愿跟随者皆准同去，朝廷大小事也皆报示于刘义康。另外，刘义隆又任征虏司马萧斌为刘义康的谘议参军，领豫章太守，府中大小事情皆由他处理。又派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防守，监督刘义康。

刘义康被贬江州后，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一天，刘义隆到会稽公主家宴集，席上气氛欢乐融洽。忽然，会稽公主离席而起，向刘义隆叩拜行礼，泪流满面，悲不自胜。刘义隆不晓其意，甚为诧异，连忙离席亲自将姐姐扶起。会稽公主提着刘义康的小字说：“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为他请命。”说完，放声恸哭，刘义隆听了亦流涕不止，手指埋葬其父刘裕的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日之誓，便是负初宁陵。”又当即封所

饮酒以赐刘义康，并在上面写上：“会稽姐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会稽公主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在她活着的时候，刘义康一直安然无恙。

元嘉二十二年（445）十二月，范晔、孔熙先等阴谋拥立刘义康之事败露后被杀，有司奏请削去彭城王刘义康的爵位，收付廷尉治罪。刘义隆知刘义康并未亲自参与此事，但深知他是自己帝位的威胁者，因此下令：刘义康及其子女皆免为庶人，绝其属籍，徙往安成郡（今江西安福县东南）。以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领兵防守。

元嘉二十八年（451），北魏大举南侵，形势危急，刘义隆想起远在安成的弟弟刘义康，深怕有人借机拥其为主作乱。太子刘劭、武陵王刘骏等也屡次劝他早日处死刘义康以免后患。于是，刘义隆派中书舍人严龙带药赐刘义康死。刘义康拒绝服药，说：“佛教不许自杀，愿随意处分。”使者便以被掩将他杀死。

刘义隆杀害了弟弟彭城王刘义康，揭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的序幕，父子兄弟之间开始了延绵不断的相互残杀，导致了刘宋政权的覆灭。

四、雄心北伐 惭愧无功

自晋朝被迫南迁立国江南以后，北伐收复失地便成为朝野瞩目的大问题。东晋时，有祖逖、桓温、刘裕的几次著名北伐。刘义隆虽文弱多病，却雄心勃勃，想继承父亲刘裕未竟之业，金戈铁马，驰骋中原，统一全国。加上元嘉以来，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兵精粮足，国力强盛，刘义隆北伐的愿望也越

来越强烈。众臣见他意欲经略中原，纷纷争相献策以取宠。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刘义隆下诏，宣布北伐。北伐主力由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青冀二州刺史萧斌为督军。以太尉、江夏王刘义恭驻守彭城，并总统诸军。为支援北伐，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发六州民丁入伍，以补兵力不足。

北伐大军分水陆数路浩浩荡荡北上。由王玄谟率领的主力部队围攻滑台。其部队器械精良，士众强盛，斗志正旺。但王玄谟却贪鄙无能又刚愎自用，初围城时，不采纳其他将领的正确建议，多次错过破敌良机，故围城数月未能破敌，众将士失望，军心涣散。正在这时，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南救滑台，王玄谟惊慌退兵，损兵折将达万余，丢弃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北魏军乘胜追击，破悬瓠，下项城（今河南沈丘县），迫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又分路南下，渡淮河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扬言要渡江进攻建康。宋廷内外，举国震惊。刘义隆闻讯，急令内外戒严，征发民丁补充战伍，又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县）六七百里布置船舰与防守部队，严阵以待，建立了巩固的防线，才遏制了北魏军的攻势。

刘义隆登石头城观望，只见长江北岸旌旗如林，军鼓之声惊天动地，深悔此次北伐。他面带忧色对江湛说：“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使我不能不感到惭愧，让大夫们忧虑了，这都是我的过错啊。”这时，他又想起了英勇善战的北府名将檀道济，悔恨不该将其杀害，说：“檀道济若在，岂能使胡马嚣张至此！”

第二年正月，北魏军见无隙可乘，只好撤军。北魏军撤退时，

进行了空前的大杀掠大破坏，每过一地，杀戮丁壮者，甚至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又焚毁房屋，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村井空荒，不闻鸡鸣犬吠。江南遭此浩劫，国力大大衰落，军事防线也由洛阳、滑台撤至淮北，“元嘉之政”由此而衰了。

五、同室操戈 父子相残

刘义隆晚年与太子刘劭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竟至水火不相容。

刘劭生于元嘉三年（426），刚一出生，其母袁皇后将他抱在怀里，仔细端量，越看越觉不顺眼，便派人向刘义隆报告：“此儿相貌异常，日后必会破国亡家，不可举。”并欲将刘劭杀死。刘义隆正在急切盼望孩子出生的消息，初听说生了儿子，不禁喜不自胜，继而听说皇后要杀死儿子，不由大惊失色，狼狈来到后殿，以手拨开幔帐，劝阻皇后住手，刘劭才得以留下性命。元嘉六年（429），刘义隆正式立刘劭为太子。他见宗室强盛，怕诸兄弟犯上作乱，特为东宫增加兵力，使其与羽林军相似，有实甲万人。为了培养太子的从政能力，他让刘劭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与决策。这样，刘劭就成了他的得力臂膀。但后来父子之间渐起裂痕，刘义隆越来越感到不能容忍刘劭的刚愎独断。

一日，有司报告，东阳公主的黄门陈庆国向朝廷自首，揭发太子刘劭与二皇子始兴王刘濬相互勾结，通过东阳公主的奴婢王鹦鹉，暗请吴兴女巫严道育行巫蛊之事。刘义隆听完大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立即命令逮捕王鹦鹉。很快，有司上交了从王鹦鹉家搜出的刘劭、刘濬亲手所写的数百张纸，上面皆是

巫蛊之言，还在含章殿前挖出了以刘义隆为形象的玉人，只有严道育畏罪潜逃。刘义隆看着眼前的罪证，只气得浑身哆嗦。

不久，刘义隆又接到密报：被朝廷通缉的女巫严道育藏在京口张旻家中。他立即派人前去捉拿，只抓到严道育的两个婢女。二人供称严道育起初藏于太子东宫，后又随刘濬到京口，现已跟他回京师建康去了。刘义隆原以为刘劭、刘濬已经知罪，与严道育断绝了联系，听到报告后，大失所望，惆怅、惋惜、惊骇，真是百感交集。他下令：从京口将二婢解往京师，重新审问，待事情弄清之后，定严治二子之罪。

经过几次变故，刘义隆对二子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便下决心要废太子刘劭，赐始兴王刘濬死。他先与侍中王僧绰密谋，令其寻找汉魏以来废太子、诸王的典故，送尚书仆射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处，让二人参与其事。

废太子刘劭后，再立谁为太子呢？刘义隆为此又颇费踌躇：顺序而来的三子、四子他不喜欢；他想从宠爱的第四子、南平王刘铄和第七子、建平王刘宏，两个儿子中挑一个立为太子，但到底立哪一个好呢？他又拿不准主意了。

侍中王僧绰见状，非常着急，赶来面见刘义隆，“建立之事，全看圣上意下如何。依臣之见，此事应速断，不可稽缓。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圣上以义割恩，不要再忍让下去。不然的话，则应对太子坦怀相待，如当初那样尽父子天性，无须再烦疑论。废立之事虽然严密，也会泄露。万不可招致意外之祸，以取笑千载。”刘义隆听了，仍难下决心。王僧绰急了，话冲口而出：“臣恐千载之后，人们会言陛下只能裁弟，不能裁儿。”

“只能裁弟，不能裁儿”，王僧绰的话深深刺痛了刘义隆，他

决意加紧行动。正在此时，刘铄自寿阳入朝，因失旨引起刘义隆的不满，便决定不再考虑立其为太子之事，考虑的重点只剩下另一宠爱的儿子刘宏身上了。但转念一想，刘宏在兄弟长幼之序中排行第七，立他怕引起其他儿子和大臣的不满，因此又犹豫起来。废太子另立之议久未定夺，刘义隆心里又烦又乱。一日在潘淑妃处，便忍不住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听了，立即告诉了刘濬，刘濬又驰告刘劭，而刘义隆却浑然不知，依然日夜苦思冥想，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刘义隆接到侍中王僧绰一份密报：近来太子刘劭天天晚上在东宫犒劳将士，还亲自行酒。此事非同寻常，似将有非常之举，望皇上速作决断。刘义隆心中一震，不由暗暗思量：太子虽然性情刚强，难道真敢举兵反叛？废太子之事真该抓紧计议了，万一太子知道此事，会有大乱的。可是到底立谁合适呢？他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却不知大祸即将临头了。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二十一日，刘义隆在合殿与徐湛之单独密谈了一夜，另立太子的人选还未定下来，他抬头看看窗外，见天已快亮了，伸了个懒腰，对徐湛之说：“劳累了一夜，也该休息了。”徐湛之自刘义隆决定废太子以来，经常夜里与刘义隆屏人密谈，怕有人偷听，就亲自掌烛绕壁检查，直到确信无人，才放心密商，常常是通宵达旦。此刻，他也是又累又乏，听刘义隆一说，倒头便睡，连蜡烛也未来得及熄灭。宿卫的值班卫兵也沉睡在梦乡之中。

不一会儿，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刘义隆睁开朦胧的双眼，只见太子刘劭的心腹张超之持刀杀气腾腾地闯入殿来，一下子吓得睡意全消，仓慌之中忙举起案机抵挡，被张超之

恶狠狠一刀砍来，五个手指齐刷刷一道落下。接着，张超之一刀刺来，刘义隆当即丧命，卒年 47 岁。徐湛之惊慌爬起，直奔北门而逃，未及开门，乱兵冲入，被害身亡。江湛正在侍中省值班，忽听一片喧闹之声，便知刘劭作乱了，叹道：“不用王僧绰言，以至于此。”遂躲入旁边小屋，后被搜出杀害。

刘义隆死后，刘劭即皇位，为他加庙号为“中宗”，谥曰“景皇帝”。三月，被葬于长宁陵。

武陵王刘骏闻听父皇被弑，马上兴兵讨伐，击败刘劭，即皇位，为刘义隆重加尊号，谥曰“文皇帝”，庙号“太祖”。

孝武帝刘骏

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生于元嘉七年（430）秋八月。6岁时，立为武陵王，食二千户。元嘉三十年（453）杀兄刘劭，即帝位。

一、诛弑父兄 即皇帝位

刘骏自幼不得父皇的宠爱，故一直被授以外职，未任京官。10岁，被任为湘州刺史，又先后任南豫州刺史、雍州刺史。元嘉二十五年（448），刘骏19岁，改授徐州刺史。后任衮州刺史、江州刺史等。元嘉三十年，当太子刘劭伙同刘濬谋反，演出了一幕子杀父的丑剧时，他正在远离京师的五洲讨伐“蛮”人。由于他手握重兵，而且又是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不管是从实力上看，还是从兄弟次序来看，都是当时决定时局变化的重要人物。

刘劭深知刘骏对他的威胁，密写手书，令沈庆之将其杀害。沈庆之来到军府门外，求见。刘骏已猜知其谋，非常害怕，派人 对沈庆之说：“王有病，不能相见。”沈庆之不由分说，推门而入。

见到刘骏后，出示刘劭手书。刘骏见难以逃脱，不禁双泪横流，请求入内与母亲路淑媛诀别，然后一死。沈庆之见状，忙将自己欲保刘骏讨伐刘劭之意全盘托出，刘骏听说，忙收泪起身再拜，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当下，二人计议已定，起兵讨伐刘劭、刘濬。沈庆之马上下令，内外勒兵，严阵以待。刘骏又倡议四方藩镇共同举义。一日，刘骏与众僚佐计议起兵之事，府主簿、刘骏心腹颜竣认为：“今四方未知义师之举，刘劭据有天府建康，若举义诸军首尾不能相应，则非常危险。宜待诸镇协谋之后再举事不迟。”沈庆之听罢，脸色一沉，厉声喝道：“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怎能不败！宜斩其首！”刘骏见状，忙令颜竣向沈庆之拜谢认错，沈庆之这才稍稍解怒，对颜竣说：“君只负责笔札之事吧。”刘竣当下决定，军务悉由沈庆之负责。沈庆之为著名战将，在他的指挥下，几天时间里，举兵事宜全部准备停当，人们皆惊叹，称其指挥的是一支神兵。

一切准备停当，刘竣正式宣布誓师举兵。其手下有著名战将沈庆之、柳元景、朱修之等，又令颜竣总录军府内外。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与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也同时举兵响应。

刘骏率军来到他的大本营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后，令颜竣移檄四方，历数刘劭之罪，号召四方举兵讨逆。州郡接檄文后，纷纷响应，四方兵起。南谯王刘义宣派臧质引兵至寻阳，与刘骏共同行动。四月，大将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 12 支军从湓口出发，接着，刘骏与沈庆之率军从寻阳直指建康。

刘骏大军声势浩大，一路上朝廷命官纷纷归降。自寻阳出兵以来，刘骏便重病在身，不能会见将佐，不论在陆路之室还是水路之舟，唯有心腹颜竣可以入见。颜竣忠心耿耿，将刘骏拥于膝

上，精心照料起居。刘骏病势沉重，不能决事，凡内外军政大事需请示者，皆由颜竣决断答复，另外文教书檄之类也皆出自颜竣之手。上至将帅，下至护卫甲士，皆不知刘骏病重，故军心稳定，士气高昂。

大将柳元景经验丰富，知所帅部队舟舰不坚，不利于水战，乃从陆上挺进，不久，大军至建康城外军事要冲新亭，依山筑垒。刘劭亲自督战，指挥水、步军合精兵万人，猛攻新亭。柳元景军人人上阵，奋勇杀敌，刘劭军败，狼狈逃归宫中。

接着，刘骏大军进驻新亭，刘骏正式即皇位，大赦。任命刘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随王刘诞为荆州刺史，臧质为江州刺史，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仆射等，讨伐刘劭有功者，一一加官封赏。

五月初，大军攻克朱雀航，朝廷文武将吏纷纷争相出城投降，萧斌令所统帅队伍解甲归降。随即又攻克东府和台城，刘劭慌忙逃入武库井中，被队副高禽活捉。刘劭与四子均被杀。

刘濬帅左右数十人挟南平王刘铄南逃，遇江夏王刘义恭。刘义恭途中将刘濬及三个儿子斩首。按照命令，刘劭、刘濬父子皆暴尸于市，枭首于朱雀航。对刘宋皇室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二、借鉴前车 拘抑皇亲

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劭、刘濬为名起兵，平定祸乱，

荣登了皇帝宝座，又赢得了“忠”、“孝”的好名声。然而，他却对父皇刘义隆有着一股怨气：不被父皇喜爱；当父皇欲废太子刘劭而另立太子时，竟不曾考虑立在兄弟中排行老三的自己，反而倾向于立老四刘铄。刘骏对此耿耿于怀，即位后的当年十月，便秘密派人将毒药放入食物中，使父皇的掌珠刘铄食后中毒而亡。

刘骏懂得：正是由于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才得到诸王与将领们的拥戴。他决心避免别人利用皇弟、皇叔的身份起兵谋反。故而即位不久，便下诏改封叔叔刘义宣为南郡王，立刘义宣次子刘恺为南谯王，内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不愿进京，上表固辞扬州刺史和次子刘恺的王爵，刘骏无奈，只好另任命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刘恺为宜阳县王。

刘义宣自认为诛讨刘劭立有大功，又身为皇叔，骄恣不羁，独断专行，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不管有什么要求，一定都要皇上满足自己。朝廷所下制度，凡是不同意，全不遵承。对刘义宣的所作所为，刘骏虽非常不满，但也只好暂且忍耐。

江州刺史臧质是武敬臧皇后之侄，自以为是世上难得的人才，足为一世英雄，故暗怀逆志。刘劭之乱时，他认为时机已到，欲推奉庸暗易制的刘义宣，待事成之后再将其颠覆，自己独掌朝政。由于刘义宣已奉刘骏为主，所以其谋未能得逞。在平定刘劭之乱中，臧质也立下大功，因此便居功自傲，自以为年长于刘骏，又是长辈，对刚即位的刘骏很是不恭，州府之政刑庆赏概不咨禀。他听说刘骏荒淫无道，奸淫刘义宣的几个女儿，引得刘义宣切齿痛恨后，认为时机已到，劝刘义宣举兵反。刘义宣的几个腹心将佐也有富贵之心，希望依靠臧质的武力威名成就自己，所以

纷纷劝刘义宣同意臧质之计。刘义宣觉得自己的儿子娶了臧质之女为妻，两家为儿女亲家，将来臧质不会与自己背道而驰，所以很放心，同意举兵起事。孝建元年（454）正月，刘义宣派人秘密赶往寿阳（今安徽寿县）邀南豫州刺史鲁爽于当年秋天共同举兵。鲁爽有勇力，作战勇猛，但嗜酒如命，使者到时，他已喝得酩酊大醉，糊糊涂涂地当日就举兵反叛。二月，刘义宣听说鲁爽已反，与臧质仓惶起兵，并上表，称皇上听信小人谗言，今举兵诛君侧之恶。

刘骏接到刘义宣的上表，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想到刘义宣兼统荆、江、兖、豫四州兵力，威震天下，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想奉所用乘舆法物前去迎接。竟陵王刘诞听说，连忙劝阻说：“怎能将此座轻易交给别人！”由于刘诞的坚决反对，刘骏只好作罢，待惊魂稍定，便连忙派兵遣将，准备迎敌。

大将沈庆之督诸将与鲁爽交战，挑鲁爽，攻克寿阳。大将柳元景、王玄谟等率水陆大军与刘义宣、臧质军进行决战，叛军大败，臧被杀，刘义宣被活捉，后被荆州刺史朱修之杀死。

平定刘义宣、臧质之乱后，刘骏心里更加看清了威胁自己皇位稳固的力量，主要在皇室内，因此更加密切监视叔、弟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制裁也愈加严厉无情。

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在平定刘义宣之乱后被任为雍州刺史。刘浑年轻，只有17岁，游戏无度，与左右作檄文，自号“楚王”，改元永光，备置百官，以此取乐。长史将其手迹封呈给朝廷。刘骏一见，下令废刘浑为庶人，徙往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又派人狠狠责备刘浑，逼令他自杀才算完事。

为了削弱和制约王侯，刘骏欲制定一个裁损王侯权力的条

例。江夏王刘义恭揣知其意，与竟陵王刘诞上奏，建议裁损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一共 9 条。刘骏看了并不满意，暗示有司上奏，增为 24 条。主要有：听事不得南面而坐；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敬等等。

在诸王侯中，刘骏最不放心的是六弟竟陵王刘诞。刘诞待人宽而有礼，与刘骏的荒淫无度形成鲜明对比。平定刘劭之乱时，刘诞在会稽举兵，在东线进攻京师，立下大功。刘义宣反叛时，他又坚决反对刘骏奉乘舆法物迎刘义宣，其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为人所称道。所以朝野人心暗中归向于他。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广畜精甲利兵，势力大增。刘骏对他的名望和势力感到害怕，对刘诞在兄弟中的次序也觉不放心：当时四弟刘铄已死，五弟刘绍出继给刘义真，刘骏之下便是刘诞了。因此，刘骏对刘诞既畏惧又猜忌，不愿让他居中央掌权，派其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仍嫌京口离建康太近，又派他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任南兖州刺史。

刘诞知刘骏猜忌自己，暗地里作自卫准备。大明三年（459），北魏南侵，刘诞在广陵修治城池，聚蓄粮草。这时，民间纷纷谣传刘诞将反，吴郡人刘成上书，诬告刘诞私修乘舆法物，有篡位之心。刘骏接报，正触动了他的一块心病，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派兵前去偷袭，捉拿刘诞。刘诞闻讯，据城举兵反。消息传到建康，刘骏马上宣布内外戒严，派身经百战的大将沈庆之统兵讨伐刘诞，并亲自帅禁卫兵驻扎宣武堂，在刘骏的再三严厉督促下，沈庆之身先士卒率众攻城，城破后，斩刘诞，其母与妻子皆自杀。

刘骏听说攻克广陵，兴奋异常，出宣阳门，下令要左右齐呼

万岁。众人遵命欢呼，只有侍中蔡兴宗面色严肃，一言不发。刘骏见蔡兴宗竟敢违抗他的命令，问：“卿为何不呼？”蔡兴宗正色答道：“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可以皆称万岁！”刘骏听了，很不高兴，但又对蔡兴宗这样一个正人君子无可奈何。

为发泄余愤，报复广陵城居民，刘骏命令沈庆之：城内士民不论大小全部杀掉。沈庆之请求保留五尺以下的男子，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作为军赏，赐给作战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这样，死者仍有三千多人。刘骏又命将死者首级聚在石头城南岸陈列，以作观赏，侍中沈怀文谏阻，但他一概不听。

三、作威作福 奴役群臣

刘骏自做了皇帝，尝到了凌驾于万人之上、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滋味，并一再寻找机会亲尝其味。有一天，母亲路太后前来哭诉，说是王僧达欺侮她的侄孙，刘骏听说了很生气，下定决心一定要治治这个依仗出身高贵而傲慢无礼的王僧达。大明二年（458），事发后，刘骏趁机诬陷王僧达是高的同党，将王僧达收付廷尉，在狱中赐死。王僧达死后，刘骏假惺惺地对江夏王刘义恭说：“王僧达虽然其罪当死，但追思太保（王弘为太保）余烈，使人慨然呀。”说完，低头叹息不已。

王僧达被治罪时，怀疑是刘骏的宠臣颜竣陷害于他，所以在临死前告发颜竣怨恨诽谤朝廷。刘骏一看，心中暗喜：正想整治颜竣呢。刘骏马上要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弹劾颜竣。接庾徽之上奏后，刘骏尚未想马上治颜竣死罪，只打算暂且只免官而已。这一次报复把颜竣吓得整日惶恐不安，频频上书谢罪，请求皇上饶

其性命。这一来更加激怒了刘骏，他下诏恶狠狠地斥责颜竣：“宪司所奏你的罪过，辜负了我昔日对你的期望，你受我荣遇，竟然讪讪怨愤，现又过分思虑烦恼，惧怕自家性命，这哪里是臣下事上之诚节呢！”后来，刘骏派大将沈庆之围攻讨伐竟陵王刘诞时，又趁机让御史中丞上奏，诬陷颜竣与刘诞通谋，将颜竣收付廷尉。颜竣在狱中受尽折磨，被打折双足，后于狱中赐死。根据刘骏诏令，宽免颜竣的妻子与孩子，远徙交州。在徙往交州的路上，押送人员又遵从刘骏旨意，将颜竣之子辟强等男口沉入湖中淹死。

刘骏杀颜竣，是想杀一儆百，吓住身边那些敢于谏诤的大臣。不久，他又借故杀死了周朗。侍中沈怀文曾数次直谏，刘骏对他早就不满。他想到沈怀文平常与颜竣、周朗友善，便故意对沈怀文讲：“颜竣若知我会杀了他，也不敢如此。”沈怀文听了，默不作答。侍中王彧在闲谈中称赞颜竣、周朗为难得的人才，沈怀文在场，也表示赞同，这话传到刘骏耳中，他对沈怀文更加怀恨在心。一日，刘骏出外射雉鸠，兴致正浓时，突然一阵风雨袭来。沈与王、江约好进谏，请驾回宫。他们被召入雉场后，沈怀文先大胆劝阻说：“风雨如此之大，圣上不宜在此久留。”王接着进言：“怀文所启，宜从。”江智渊还未来得及张口，刘骏已勃然变色，怒冲冲地瞅着手中的弩说：“你们是想学颜竣吗？”见众人吓得不敢吱声，又恨恨地说：“颜竣小子，我恨不得先鞭其面！”

对待群臣，刘骏皆视为仆隶一般。狎侮众臣成为他的一大爱好，除大宰刘义恭之外，人人不免受其秽辱。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是先朝老臣，为太原人，被称呼为“老伧”；尚书仆射刘秀之为“老慳”；颜师伯牙齿长露在唇外，就称其为“齿彥”；其余大

臣视其短长肥瘦皆给起上绰号。黄门侍郎宗录秀身体肥胖，拜起动作不便，每次集会时，刘骏都故意多次赐与东西，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跪接谢恩，看他那笨拙的动作以取乐。

江智渊性情恬静淡雅，颇为清高，刘骏对清高之士却很不赏识。每当宴集之时，刘骏常令群臣互相嘲笑，互揭隐私以逗乐。那些善于迎合拍马之辈趁机献笑，丑态百出。江智渊对此深不以为然，总是默默无语。刘骏对此也有察觉。一日，刘骏令江智渊在众臣面前以王僧朗为题取笑其子王戡。江智渊正色答道：“恐怕不宜开这样的玩笑！”刘骏没想到江智渊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发雷霆：“江僧安是一痴人，痴人自相怜惜。”古时候，人们很忌讳别人提自己父母的名字，所以刘骏特意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呼江智渊父亲的名字来羞辱他。江智渊又惊又痛，并不言语，伏席流涕不止，众人不欢而散。从此，刘骏横竖看江智渊不顺眼，借为殷氏立谥号之机，又狠狠地敲打了他一下。江智渊前思后想，越发忧惧交加，不久便郁郁成疾而亡。

刘骏对朝中的正人君子严加迫害，对一部分出身微贱的心腹耳目却极其信任，言听计从。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三人是刘骏任江州刺史时的典签，又同随刘骏举兵讨伐刘劭。刘骏即帝位后，任用三人为御史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诏命，在南朝时是掌握中央实权的官员，多由皇帝亲信的、出身寒人又晓习文法者担任。刘骏亲览朝政，不任用官高望重的大臣，而是重用庶族寒门出身的官吏，以加强皇权。除戴法兴等三人外，当时被视为“人士之末”的巢尚之，也被任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官授职、诛伐赏赐等重大决定，刘骏都要和戴法兴、巢尚之商量而后决定，宫廷内外杂事多委任戴明宝负

责。刘骏性情暴烈，又无容人之量，常因小过而诛杀大臣，巢尚之总是从中多加解释，使不少人幸免一死，所以深得众臣信赖。但戴法兴、戴明宝却借执掌中枢大权、靠近皇上之便，营私舞弊，多纳贿赂。凡他们推荐的官员，刘骏无不批准，因此二人权势日盛，天下幅凑，门外成市，家产累千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刘骏概不追究，听之任之。有时一高兴，对他所宠信的嬖妾幸臣，大加赏赐，甚至倾府藏所有也毫不犹豫，在所不惜。

到了晚年，刘骏又特别贪财。他见担任地方长官的刺史、郡太守之类的官员，每到罢任之时都带回丰厚的还资，便令罢任的地方官奉献还资，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凡罢任的地方官都要上交还资的一半或者更多的部分。因此，地方官们每到一地任职，无不尽力搜括民财，一来可以增加私财，二来可以多向皇上奉献，以取悦皇上，争得进一步升官发财的机会。刘骏还常用一种称为“樗蒲”的赌博方式与大臣们玩耍，每当这时，刘骏便兴致勃勃、精神百倍，直玩到官员们钱袋子底朝天才肯罢休。侍中颜师伯因善于拍马谄幸而得到刘骏的信任。他曾任青、冀二州刺史等职，为官贪鄙，多纳货贿，家产丰饶。一次，刘骏与他樗蒲。开局后，刘骏先掷，得雉，心中很高兴，自认为必赢无疑。谁知颜师伯随后一掷，竟掷出一个卢来，刘骏一看，脸色马上大变。颜师伯见状连忙收回子，说：“差点掷出卢来。”然后重新掷子，刘骏的脸色才慢慢缓过来。这一日，主臣二人直玩得兴尽方罢，颜师伯一次就输了100万。

刘骏还特别酷爱杯中之物，终日酣饮，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伏案昏睡，很少清醒的时候。大臣们对刘骏的情况却不甚知晓，因他为人特别机警，每有大臣进宫求见，都能马上肃然整容，抖

擞精神，不露酒态，因此，内外众臣皆不敢懈怠，仍小心翼翼供职侍奉。

大明八年（464）五月，刘骏自觉病势沉重，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太子刘子业年仅 16 岁，恐怕难以驾驭群臣。经再三思考，他立下遗嘱，由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与尚书令柳元景辅佐朝政，委以大小政事；军事上委托沈庆之，准其参决国家大事；尚书省委托仆射颜师伯；外监所统委托领军将军王玄谟。

当月，刘骏病死于玉烛殿，终年 35 岁。葬于景宁陵。庙号“世祖”，谥曰“孝武皇帝”。

前废帝刘子业

大明八年（464）五月，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因病去世。当天，16岁的太子刘子业在群臣的簇拥下，举行了登极仪式。这位皇帝只在位一年多，即被杀，终年17岁。因既无庙号，又无谥号，故史称“前废帝”。

一、不为父宠 大肆报复

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生于元嘉二十六年（449）正月，小字法师。元嘉二十八年（451），刘骏任江州刺史，出镇寻阳（今江西九江市），祖母路氏与母亲王氏皆随往，刘子业年仅2岁，被留在京师。这一年，文帝刘义隆杀死了弟弟彭城王刘义康，揭开了刘宋皇室骨肉相残的序幕。元嘉三十年（453），刘劭杀文帝刘义隆自立为帝。刘骏起兵讨伐刘劭，刘劭将刘子业囚禁在侍中下省，同时关在侍中下省的还有江夏王刘义恭的12个儿子。刘骏的兵马直捣建康，刘劭在慌惧之中几次欲杀刘子业，但最后还是未敢下手。刘子业4岁时，刘义恭单骑出城投奔刘骏，

刘劭一怒之下将他的 12 个儿子全部杀死。及刘骏入京，杀二兄刘劭兄弟及其诸子，后又杀弟刘诞、刘浑等，对敢于谏诤和得罪自己的臣子也大加杀戮。刘子业出生以来的十几年，耳闻目睹的尽是一些骨肉相残、君臣仇杀的事情。

刘子业少时爱读书，尤好历史，对历代兴衰替代颇为熟悉。他在孝武帝即位的那年，被立为太子。初因年幼，居于永福省，大明二年（458）入居东宫。他生性急躁，常惹其父不满，生母王皇后也逐渐不得刘骏宠爱。殷淑仪因年轻貌美而宠倾后宫，她的儿子刘子鸾出生后，深得刘骏的喜爱，而刘子业在父亲眼中更变得横竖不顺眼了。一次，刘骏起驾西巡，刘子业写信请安，字迹有些潦草，被刘骏狠狠责备了一通。刘子业心中惶惧，连忙认错请罪，刘骏不满地说：“你的字老是不长进，我还听说你平素懈怠，脾气越来越暴躁无常，怎么就如此顽固不化呢！”刘子业听了，心里虽然不高兴，表面上却唯唯听命。后来，刘骏欲废刘子业，另立刘子鸾为皇太子，侍中袁粲极力谏阻，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刘骏也考虑到随意废立太子于社稷不利，于是打消了废掉刘子业的念头。但这一举动对刘子业的震动很大，致使他始终对父亲与八弟刘子鸾耿耿于怀。

刘子业即位不久，即开始了对父亲的报复，他首先下令废掉孝武帝大明五年所立南北二驰道和孝建年间以来所改制度，仍依文帝元嘉时所定制度。不仅如此，他还乘机讥讽父亲孝武帝。有一次，他请人在太庙画为祖宗画像，见到武帝刘裕像，称赞：“好一个英雄，生擒数天子！”见文帝刘义隆像，说“这位也不错，但晚年不幸为儿子砍了头去。”见刘骏像，则斥责画工：“这位是个酒糟鼻，为何不画上？”并命人立即补上。

接着，刘子业开始清除父皇时的重臣。太监华愿儿深得刘子业喜爱，经常得到大量赏赐，而内臣戴法兴常常加以裁减，所以华愿儿非常痛恨戴法兴。刘子业令华愿儿到宫外察听风谣，华愿儿回来报告说：“外面道路皆传言：‘宫中有二天子，法兴为真天子，官为膺天子。’而且官深居宫中，与人物不接，法兴与太宰、颜、柳共为一体，家中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兴是孝武帝左右，久在宫中，恐怕长此下去，此坐席就不是官所有了。”刘子业听了深以为然，立即下诏免去戴法兴的官职，遣还乡间，徙往远郡，后又赐死。巢尚之也被解除了中书通事舍人之职。

员外散骑侍郎奚显度也是孝武帝刘骏的亲信，他对民众特别苛刻，经常毒打被征服劳役的百姓，人们对他切齿痛恨。刘子业早想将其除掉。一次，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显度为百姓之患，应当除掉他。”左右听后，马上唱诺，宣旨将奚显度斩首。

刘子业初战告捷，但他深知要达到亲政的目的才刚刚开始，下一步需搬掉父亲安排的几位辅政大臣。刘骏临终遗诏，由太宰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及沈庆之、颜师伯、王玄谟辅政。

颜师伯是刘骏重用的大臣，多年居权要之职。他骄奢淫恣，目空一切，深遭衣冠之族的忌恨。刘子业先拿他开刀，下诏任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免去其卫尉卿、丹阳尹之职，使其有职无权，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尚书右仆射，分其权任。颜师伯这才知道小皇上不可小看，心中恐惧起来。刘子业杀掉戴法兴，举朝震慑，诸大臣各不自安。颜师伯与柳元景密谋，欲废掉小皇帝，另立刘义恭。柳元景因久未定谋，便去找沈庆之讨主意。沈庆之送走柳元景后，思忖自己与刘义恭的关系一直不是很亲密，立刘义恭为帝

非他所愿；刘骏遗诏中让沈庆之参决大事，而颜师伯却专断朝政，为他所恨。经过考虑，沈庆之断然向刘子业告发了柳、颜二人之谋。接到沈庆之的告发后，刘子业马上亲帅羽林军抓获刘义恭，斩其首，断其肢，掏出肠胃，挑取眼球后用蜜汁浸泡，称之为“鬼目粽”，刘义恭的四个儿子也同被杀害。捕杀刘义恭的同时，刘子业又派人诏召柳元景，并派全副武装的士兵随后赶到，柳元景从容受戮，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及诸侄也惨遭杀身之祸。颜师伯在道路上被抓，立被斩首，六个儿子也遭受牵连被杀。

二、看惯仇杀 杀人如麻

刘子业诛杀了几位顾命大臣后，胆壮气粗，改元“景和”，开始亲理政务。此时，他仍有一事放心不下：刘义恭9岁的世子伯禽为湘州刺史，不杀恐留下后患。于是，他派人前去杀害了伯禽。从此以后，刘子业便肆无忌惮施行暴政，视朝廷公卿大臣皆如奴隶，随意捶打折磨。

新安王刘子鸾当年因生母殷妃而得父亲刘骏宠爱，引得刘子业切齿痛恨。刘子业得势之后，马上派人去赐刘子鸾死。年仅7岁的刘子鸾临死时，悲愤地对左右说：“愿我来世不要再生于帝王之家。”刘子鸾的同母弟、6岁的南海王刘子师和同母妹也同时遭害。刘子鸾兄妹3人死后，刘子业犹觉不解恨，命人掘殷贵妃墓，又要掘埋葬刘骏的景宁陵，太史以掘景宁陵于他不利为由加以劝阻，方才罢休。当初殷贵妃死后，谢庄为其做诔文，其中有“赞轨尧门”之句，刘子业认为是谢庄有意将殷贵妃比为钩弋夫人，欲下令将其杀害。有人劝道：“死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

样的，痛苦也只是瞬间之事。谢庄生而享尽富贵，不知天下之甚苦，今将他关在尚方，使他尝尝天下之苦，然后再杀他也不晚。”刘子业听了这番话，正对了他以折磨人为乐的脾性，于是下令将谢庄关在狱中。谢庄在尚方狱中受尽磨难，直到刘子业被杀后才获释放。

为姐姐淫乱的事情，刘子业杀了她的丈夫宁朔将军何迈。诛杀何迈之后，料定沈庆之必来入谏，便先派人关闭青溪上的几座桥，不让沈庆之进宫。沈庆之听说何迈之事后，果然前去请求面见刘子业，但多处碰壁，只好失望而归。为了彻底堵住这位好谏诤的老臣的嘴，刘子业派沈庆之的堂侄沈攸之赐给他毒药，让他自尽。沈庆之拒绝饮药，沈攸之将他杀死。他的儿子、侍中沈文叔对弟弟、中书郎文季说：“我能死，你能报！”说完拿起赐给沈庆之的药一饮而尽，当场死亡。沈庆之的另一个儿子、秘书郎沈昭明也自缢而死。沈文季见父兄转眼之间相继丧命，大吼一声，挥刀跃马冲出包围，脱身而去。为掩人耳目，刘子业对外诈称沈庆之年老病亡，赠侍中、太尉，谥曰“忠武公”，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领军将军王玄谟也是三世老臣，孝武帝刘骏临终前留下遗诏，要他统领外监。他见刘子业暴戾无常，刑杀过度，便多次流涕谏阻。刘子业大怒，气势汹汹地大声呵斥，王玄谟吓得一声不敢吭，弯腰低头退出。从此，王玄谟终日心惊胆战，神情恍惚，常惊慌地喊：“抓我的兵已到门前了！”这时，外间也风传王玄谟被杀害。蔡兴宗见到王玄谟派来的典签包法容，要他劝王玄谟举事。王玄谟不敢依蔡兴宗之言而行，只是派包法荣转告他：“如此大事不易可行，但也请君放心，我决不会泄露君言。”

王公大臣人不自保，整日担惊受怕，而处境最危险的则是刘子业的几个叔叔。刘子业的弟弟均年幼，对他的皇位威胁不大；几位叔叔年富力强，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为了防备叔叔们为乱，他把他们调入京城，拘于殿内，并百般侮辱虐待。他常让三王追随身边，不离左右。他欲杀害三王，前后达十次。建安王刘休仁多有心计，每当刘子业起了杀念，便机智地谈笑佞谀取悦于刘子业，才一次次使刘子业打消了杀害三王的念头。三王之中，又数湘东王处境最惨。刘子业曾派人挖一大坑，里面装上泥与水，让他脱光衣服，赤身裸体在坑内爬行，像猪一样用嘴吃槽子里的食物，自己在边上看得甚是开心，不住哈哈大笑。一次，湘东王不慎得罪，他马上下令，将其的衣服剥光，绑起手脚，像抬猪一样抬到太官处，并对左右说：“今日屠猪！”建安王刘休仁着急之中，想起刘子业将少府卿刘朦之妾藏于宫中，准备待她生下儿子后立为皇子，于是，便连忙对刘子业笑着说：“猪不应死。”刘子业瞪了他一眼，问：“为什么？”刘休仁笑嘻嘻地说：“待皇子生下后，杀猎取其肝肺。”刘子业听了，这才下令：“暂付廷尉。”第二天，又将他释放。

三、荒淫无道 被刺身亡

早在即位之初，刘子业即欲肆意玩乐。可是慑于太后和老臣的威严和谏诤，尚不太放肆。杀害刘义恭等顾命大臣后，刘子业放心大胆，恣情享乐。他常率领亲信出宫游玩，再也无人敢加以劝阻。沈庆之因告发柳元景等之功，成了刘子业的宠臣，得以同辇陪驾出玩。同车的还常有刘子业的姐姐山阴公主。山阴公主，

名刘楚玉，与刘子业为同母所生，嫁给驸马都尉何戢。公主淫荡无度，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一次，她厚颜无耻地对刘子业说：“妾与陛下虽说是男女不同，但俱是托体于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有驸马一人，事情太不公平。”刘子业听了，哈哈大笑：区区小事，有什么不好办的！于是下令，选取貌美风流的男子 30 人为公主的面首左右，又为其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让她享受与皇子相同的待遇。公主犹不满足，她见吏部郎褚渊长得漂亮，遂起邪念，央求刘子业允许让褚渊为她的侍从。褚渊侍奉公主十多日，多次遭其逼迫，万般无奈，只好苦苦哀求，誓死不从，方才得免。

刘子业比她的姐姐更荒唐。他的后宫里有位“谢夫人”，实际是他的姑姑，文帝刘义隆第十女刘英媚。刘英媚为新蔡长公主，嫁给宁朔将军何迈，后被刘子业偷偷纳于后宫，对外则谎称公主去世，将一宫中婢女的尸体送往何迈府第殡葬。刘子业自以为这一移花接木之术很高明，却哄骗不了何迈。何迈素豪侠，府中多养死士，他积极密谋，准备待刘子业出游时起兵将其废掉，另立刘骏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为帝，但不幸事泄，刘子业亲自将兵诛杀了何迈。

刘子业观察自武帝刘裕以来的诸帝，太子皆未坐稳帝位，文帝太子刘义符被大臣废弑，文帝太子刘劭被孝武帝刘骏起兵杀死；而几位继承帝位的，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第三子，孝武帝刘骏是刘义隆的第三子，看来兄弟中排行老三的是皇位的最大威胁者。当时他的三弟晋安王刘子勋任江州刺史，驻守寻阳（今江西九江），便成了他的心头之患。他采纳大臣之谋，派人送药赐刘子勋死。刘子勋年幼，其部下长史邓琬等闻讯后，愤然而起，欲

拥立刘子勋，起兵讨伐刘子业，并移檄远近。

此时的刘子业，却正在过着醉生梦死、荒淫无道的生活。一日，他下令召诸王妃、公主、郡主等入宫，在他面前列成一排，强令左右侮辱她们。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誓死不从，刘子业大怒，下令杀死了她的3个儿子，又令人鞭打江氏100下。一次，刘子业率人在华林园后面的竹林堂游玩，忽发奇想，命宫人皆赤身裸体互相追逐以取笑，一人不从命，立被斩首。尽兴之后，刘子业夜宿竹林堂，梦见一女子骂他：“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就要完蛋。”第二天醒来，刘子业回想所梦之事，非常气恼，在宫中找到一位相貌与梦中女子相似的宫女，将其斩首。夜里，他又梦见被杀的宫女骂他道：“我已向上天控告你了！”刘子业从梦中惊醒，又恼又怕，命巫师为他占覷。巫师告诉他：“竹林堂有鬼。”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刘子业屏退卫从，亲率群巫与数百名彩女在竹林堂射鬼，一时间乌烟瘴气。

就在此时，宫中主衣阮佃夫、寿寂之、细铠将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等正秘密准备弑帝另立。刘子业率众射鬼完毕，正要奏乐时，突见他平时极厌恶的寿寂之抽刀冲进来，姜产之、淳于文祖等紧随其后，杀气腾腾，面目狰狞，不由大吃一惊，忙引弓搭箭向寿寂之射去，但惊慌之中没有射中。这时，竹林堂内一片混乱，彩女们惶恐万状，尖叫着四散逃命。刘子业丢下弓箭，仓惶逃走，口中大叫几声“寂寂”，被追赶上的寿寂之一刀刺死。刘子业死后的第二天，仍横尸太医阁口，无人照管。后来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将他葬于秣陵县南，没有庙号与谥号，史称“前废帝”。

明帝刘彧

刘彧（439—472），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字休炳，小字荣期，生于元嘉十六年（439）十月，初封淮阳王，元嘉二十九年（452）改封湘东王。后杀侄继位，是为明帝。

一、杀侄继位 悠然登极

明帝幼时，其生母沈婕妤去世，由刘骏的生母路淑媛抚养成人。刘彧少时脾性温和，处事稳重，风姿端雅，深得路淑媛的喜爱。其三兄刘骏即皇位后，尊母亲为太后，刘彧孝敬路太后，常在左右侍奉医药。刘骏性情暴戾、猜忌，诸弟多被无端猜忌甚至遭害，唯刘彧例外，兄弟关系融洽亲热。及刘骏去世，刘子业即位后，刘彧的灾难开始了。当时文帝的19个儿子，在南方的只剩下刘祗、刘彧、刘休仁、刘休祐、刘休若六人，其中刘祗虽然年长，但人才庸劣，刘休范、刘休若年龄尚小，故能被刘子业容忍。刘彧和刘休仁、刘休祐年长，而且历任重州刺史，具有政治、军事经验，并拥有实力较强的军队，身边围绕有一批文武将吏，是对皇位的最大威胁。所以被刘子业

视为心腹之患，常将三人留在身边，不得擅离宫中。三王失去了行动自由，还要时常遭受刘子业的百般凌辱。

三王之中，数刘彧年长，自然成了刘子业迫害的主要目标。每当此时，他心里愤怒到了极点，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恭顺、服从的样子。有好多次刘子业动了杀念，虽未动手，却把他吓得不轻。缘此，他暗中密切注视外间动静，等待时机下手。他的亲信阮佃夫、李道儿等积极活动，在刘子业的卫士中寻找不满者。刘子业喜怒无常，杀戮无度，不但王公大臣，而且左右卫士也人人自危，各怀异志，只因惧怕刘子业的几个爪牙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不敢轻举妄动。刘子业的左右中，有一主衣名叫寿寂之的，特别不合刘子业的眼，整日心惊肉跳，不知何时大祸临头。阮佃夫等得知这一情况，主动与他联系，共谋废弑刘子业，双方一拍即合。此时，民间盛传“湘中当出天子”，刘子业闻知后非常不安，决定杀掉湘东王，再巡视湘州与荆州，以彻底压下这一谣言，巩固皇位。刘彧知形势紧迫，连忙秘密指使亲信钱蓝生密切注视刘子业的行止，以便随时动手。

就在刘子业准备杀刘彧的当天晚上，即景和元年（465）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刘子业在竹林堂亲自射鬼，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会稽公主等都随从前往，唯刘彧不被召，这表明他将大祸临头了。此时的刘彧，一人独困于秘书省，无法和外界联系。焦急中，只见刘休仁一步跨进来，向他施礼称臣。他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刘休仁拉到西堂，登上御座，召见众臣。寿寂之当众宣布：“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众臣虽然心中惶惑，但得知狂暴的刘子业已死，皆人人庆幸，纷纷整衣入宫拜见刘彧。刘彧虽未正式即位，但凡事全称令书施行，已成为

实际的皇帝了。

当夜，刘彧以路太皇太后名义发布命令，历数刘子业的罪行，宣布由湘东王刘彧篡承皇极。第二天，刘子业的几个心腹宗越等入宫求见，刘彧皆以礼相待，好言抚慰，众人稍安。刘彧安抚宗越等人后，又以太皇太后名义下令，赐刘子业的同母弟、妹豫章王刘子尚和会稽公主死。

刘子业死后，横尸太医阁口，无人问津。蔡兴宗见了，忙找到刘彧的妻兄、尚书右仆射王彧，说：“他虽然凶悖无道，但也是天下之主，宜使其葬礼粗足；如像现在这样，四海必会乘机以此为辞兴兵讨伐。”王彧听了，来找刘彧，将蔡兴宗的一席话告诉他。刘彧听了，心中暗暗感谢蔡兴宗的提醒：此时四方州镇对他拥护与否，还是个未知数，需小心谨慎，不能落下任何把柄，给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他忙令人为刘子业收尸，举行了葬礼。

为了进一步笼络和稳定人心，刘彧又特意提拔太后的侄子路休之为黄门侍郎，路茂之为中书侍郎，以宽慰太后的心。

十二月吉日，刘彧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泰始。追尊已去世的生母为“宣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

二、连番征战 同族相残

明帝继位后，很快下诏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刘子勋是孝武帝刘骏的第三子，年方10岁，府州事务全由长史邓琬作主。刘子业未死前，曾命人拿了毒药去毒杀弟弟刘子勋，邓琬起兵反抗，还未来得及有大的军事行动，刘子业就被宿卫将士杀死，明帝被拥立为帝，对刘子

勋加官进级的诏命也随后送往江州。江州佐吏见到令书，都很高兴，一同来见邓琬，邓琬却深不以为然，他认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其父孝武帝刘骏也是排行第三，刘骏又是在江州刺史任上于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夺取帝位的，这一切都证明若举刘子勋起兵，定能马到成功！邓琬作主起兵后，刘子勋的七弟、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頊和六弟、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泰始二年（466）正月，刘子勋在寻阳即帝位，改元义嘉，正式与明帝分庭抗礼，由此就爆发了一场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之间的大混战。

明帝得知寻阳举兵、四方响应的消息后，焦虑万分，急召众臣商讨大计。蔡兴宗建议：“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以至信待人。叛者的亲戚遍布宫省，若对其亲友绳之以法，我朝会立即土崩瓦解，要向四方宣明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必能克敌制胜，望陛下勿忧。”明帝听了，连连称善。于是广施仁政，以“罪不相及”为瓦解敌军、巩固军心的主要政策。

不久，豫州刺史殷琰起兵应寻阳的消息传到建康。明帝知殷琰素无兵权，一直被出身土豪的右军参军杜叔宝所制约，起兵附寻阳非其本意。所以，对殷琰在建康的家族厚加抚慰，无半点难为之意。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明帝亲自调兵遣将，讨伐叛军。以山阳王刘休祐督刘緬等西讨殷琰。又派巴陵王刘休若督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诸军东讨会稽。东讨军是主力部队，将士多为东境人，父子兄弟皆已归附刘子房。明帝为大军送行时，特意普加宣

乐：“朕方务德简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勿要顾虑亲戚。”众人于是大悦，人人奋勇上阵。明帝也果真履行诺言，凡叛者有亲党在建康为官的，皆让其居职如故。

东讨军出师不久，路太后突然去世。据传，自刘子勋于寻阳起兵称帝以来，路太后心里暗暗祈祷孙子们得胜。一日，她请明帝饮酒，在酒中偷放了毒药。明帝正要举杯饮下时，旁边的侍者暗中轻拉他的衣襟，他马上明白了，恭敬地站起，举杯劝太后饮下。当日，路太后就去世了，明帝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不久，明帝接到捷报：东讨军大胜，生擒寻阳王刘子房，斩作主起兵的孔凯等，其余等全被原宥。

东境平定之后，明帝调集增援大军，全力应付长江中游的军事压力。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攻入寻阳，斩 11 岁的晋安王刘子勋，并传首建康。不久，又陷荆州。明帝下令：赐临海王刘子顼、安陆王刘子绥、邵陵王刘子元死。刘子勋的将吏中有不少人才，明帝皆欲揽为己用，曾下旨赦免他们，但不少人忠于旧主，不肯苟活于世，自杀以殉。对这些死节之臣，明帝也下诏追赠。

寻阳王刘子房被活捉后送回京师，明帝饶恕其罪，将他贬为松滋侯，养活起来。对刘骏的其他 9 个儿子，仍如平日一样对待。刘休祐平定寻阳后返回京师，向明帝献计：“松滋侯兄弟尚在，将来非社稷之计，宜早日安排他们的事。”明帝最后下令：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等皆赐死。刘骏的 28 个儿子，到这时全部死光了。路太后的两个侄子路休之、路茂之也同时被杀害了。

泰始六年（470），明帝将自己刚出生的第九子萧赞封为武陵王，出继给刘骏，顶起这一支门户，以表示自己的博爱之情。

三、图谋身后 手足相残

明帝生得白白胖胖，眉慈眼善，风度儒雅，爱好文辞，好读书。即帝位前，曾撰有《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注《论语》两卷，皆行于当世。即帝位后，引进不少才学之士在身边。又让人在华林园含芳堂讲《周易》，常亲自前去听讲。其行为与哥哥刘骏和侄子刘子业完全不同，完全是一个仁慈好学之君。

然而，只有 27 岁的明帝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且并非长寿之人。他最担心太子年幼，恐自己百年之后有人会取而代之，因此对那些对皇位有威胁的人和事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镇压措施，猜忌心也越来越严重。

泰始五年（469），柳欣尉等欲拥立太尉庐江王刘祗。刘祗是明帝的八哥，因为人才庸劣，不被世人看重，几个弟弟也都轻视他。明帝即位后，任他为中书监、太尉，而国家大事却从不与他商讨。刘祗虽然不大聪明，却也知道对此不满，后来柳欣尉等谋反，欲拥立他，他就与其相互呼应起来。明帝接到密告后，下诏降刘祗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并派心腹杨运长领兵监视。后来，明帝又令有司上奏，告刘祗对皇上不满，请求穷治其罪。接到上奏后，他先是假惺惺地不准奏，接着下令免刘祗的官爵，派人持节奉诏逼令他自杀。

泰始七年，明帝病重，对几个弟弟越来越不放心，开始筹划除掉他们。

晋平王刘休祐在兄弟中排行十三，性情刚戾，素无才能，又常常违忤明帝的旨意，兄弟之间关系不洽。刘休祐任骠骑大将

军、荆州刺史期间，贪淫财色，残酷剥削。荆州百姓不堪重剥，怨声载道。因此，明帝调其另任南徐州刺史，但只让其长史、司马等行府州事，让他留在京师。

泰始七年二月的一天，明帝率臣僚出外射雉。傍晚将返时，见有一雉不肯入场，便令刘休祐射这只雉，并对他说：“若不得雉，就不要回来。”刘休祐得令，单人驰马而去，而他的随从都在部伍后面，没有随他前往。看着刘休祐远去的背影，明帝微微一笑，向寿寂之等使了个眼色，寿寂之会意，带几个身强力壮的武士尾随赶去。刘休祐正东张西望寻找跑掉的雉时，忽然见寿寂之等要他即刻下马受死。刘休祐听了，火气直冲，凭借着勇壮有力，挥拳左右排击，众人皆不得靠近。后有一人偷着从后面袭击，才使他掉下马来，众人冲上去七手八脚将他打死。随后，寿寂之派人飞快骑马向明帝报告：“骠骑落马。”明帝听了，心中明白事已办妥，表面上却假作吃惊答道：“骠骑体大，落马可不容易啊。”说完，忙令御医前去看视。这时，刘休祐的左右随从也闻讯赶来，见刘休祐已死去多时了。刘休祐死时年仅 28 岁。

刘休祐死后，始安王刘休仁知道，接下来要遭杀身之祸的，将是他们亲兄弟了。刘休仁在众兄弟中排行仅次于明帝，二人都爱好文辞，从小关系极好，后又共度艰难时日，在前废帝刘子业的暴政时期同遭迫害，刘休仁用自己的机智和诙谐，多次救过明帝。刘子业被杀后，是刘休仁第一个向明帝称臣，把他推上了皇位。泰始初年，当四方反叛时，刘休仁亲督大军与江州方面对阵，为平定寻阳立下大功。他是明帝的得力臂膀，任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等要职，为明帝所倚重，内外大臣也纷纷投靠巴结他，一时成为众望所归。明帝见刘休仁权重望高，渐渐不高兴起来。

刘休仁是个聪明人，忙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一职，明帝也就顺水推舟准其奏。泰始六年，明帝又命刘休仁进位太尉，领司徒，刘休仁再三辞让，不肯接受。

一日，明帝召心腹杨运长密商身后之计。杨运长惯会察言观色，深知明帝有除掉刘休仁以保幼子之意，加上他素有野心，欲明帝死后他好居中秉权，正怕刘休仁使他的阴谋落空，于是他极力支持明帝的主张，要明帝务必除掉刘休仁，以免后患。明帝见杨运长也主张杀掉刘休仁，便暗暗打定了主意。

忽有一日，明帝病情恶化，多次昏厥，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大家都认定明帝死后刘休仁必能执掌朝政，因此大小官吏纷纷到东府造访刘休仁的亲信。而那些正在宫内值日不能外出的官员们，则惶恐不安。明帝病情和缓后听说此事，更加厌恶刘休仁。五月的一天，明帝召刘休仁入宫，对刘休仁说：“今晚先在尚书下省住一宿，明日一早再来见我。”当天夜里，派人带药去赐刘休仁死。刘休仁气得大骂：“主上得天下，是靠谁之力！孝武帝谋杀兄弟而子孙灭绝，今日又重蹈覆辙，宋祚怎能长久！”骂完，气咻咻地将药喝下。明帝派人走后，唯恐有变，乃硬撑病体乘车舆出端门，听说刘休仁已死，进去看视后才放心。随后下诏称刘休仁预谋反叛，谋泄畏罪自杀。他怕众臣不服，又下诏牵强附会历数刘休仁的罪状，以安人心。

巴陵王刘休若在弟兄中年龄最小，是文帝第十九子。刘休祐死后，建康民间流传一谣言，称刘休若有至贵之相。当时，刘休若正任荆州刺史，明帝特意将谣言报知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刘休若果然忧惧交加。接着，明帝调刘休若任南徐州刺史。刘休若的心腹将佐皆认为他若进京，肯定大祸难免。中兵参军王敬先

劝刘休若拥兵据州不受调遣，好处是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刘休若平时谨慎怕事，表面上答应王敬先，待他出门，派人将他抓获，报告明帝后把他杀死了。

刘休若来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听说刘休仁已死，更加害怕。明帝怕他将来倾夺幼主，只有杀了他才能免除后患。可刘休若不在京师，正在南徐州刺史任上，手握重兵，不宜轻易下手。为此，明帝颇费心思。他初欲派人去杀死刘休若，又怕刘休若不奉旨；后又打算召刘休若入京，又恐其猜疑惊骇。经反复考虑，乃定下一计：假装迁刘休若为江州刺史，征其还京拜官。明帝多次亲笔写信给刘休若，言词和气亲热，约他回京赴七月七日宴。刘休若刚一回京，明帝马上派人往其宅第赐死。²⁴岁的小弟弟刘休若死后，明帝只剩下一个弟弟桂阳王刘休范了。因他人才凡劣，不会威胁幼主，所以才免遭杀身之祸。

四、猜忌滥杀 临终托孤

当了几年皇帝的宋明帝，已不像即位初那样励精图治，以国事为重，而是贪图享乐，迷信鬼神，猜忌杀戮大臣了。

一次，明帝令百官献物，大臣们纷纷献上珍器异宝和大量钱币以取悦他，只有始兴太守孙奉伯不识相，仅献琴书而已。明帝大怒，封药赐其死，幸而片刻又消了气，孙奉伯才免于横死。

明帝末年特别迷信鬼神，忌讳很多，说话和文书用词都极讲究，凡祸败病丧及怀疑与此相似应回避者，有数百千种，若有犯者必严加惩罚。皇宫内外常虑触犯忌讳，人人担惊受怕，朝不保夕。

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明帝认为“白门”不吉利，特别忌讳。一次，尚书右丞江谧不慎说出了“白门”二字，明帝马上变了脸色，厉声呵斥道：“白你家门！”吓得江谧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谢罪，过了好久明帝才算稍解怒气，令他离去。

皇宫内的禁忌尤其多，移动一下床、整修一下墙壁这样的小事，明帝都要先祭祀土神，让文士作文词祝策，像搞大型祭祀一样。

由于多年对北魏作战，国库空竭，内外百官的俸禄都成了问题，而明帝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所需的物品，务求精美华丽，每一件都要造正御三十副，御次三十副，副又三十副，加起来是九十副。百姓负担不起，苦不堪言。

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明帝加紧安排后事，清除那些有可能危害或威胁幼子的人，并安插好自己信任的人：

那个勇健凶狠的寿寂之，就是杀掉刘子业使自己即皇位的人，这样的人虽有功但不能信任，尤其不能留给下一代。正好，有司奏寿寂之擅杀逖尉，明帝令将其徙往越州，在半道上将其杀掉。

吴喜骁勇善战，又能体恤民情，联络朝臣，故明帝下诏：吴喜于宅中赐死。一次，他梦到有人告发豫章太守刘 惔欲反。醒来后，明帝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命人到豫章郡去杀死刘 惔。

皇后之兄王景文知明帝对自己不放心，忙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一职，言辞恳切。明帝并不批准。泰豫元年（472）二月的一天，明帝派人带毒药到王景文处，赐其死。当时，王景文正和人下棋，打开来人所带的明帝手书敕令，只见上面有赐死之语，还有明帝的解释：“与卿周旋，欲保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

看罢敕书，王景文神色不变，继续与客人下棋。一局棋罢，又有条不紊地将棋子全敛在棋盒中，这才徐徐说出一句话：“奉敕被赐死。”并把敕书拿给客人看。因赐死只是王景文一人死，并不株连整个家族，故王景文劝住焦、赵二人后，还坐下亲自写信向明帝致谢，然后饮鸩而亡。

不信任的全杀了，信任的是谁呢？

褚渊在明帝即位前曾跟随明帝，他风度温文而雅，学识渊博，处事稳重，但又胆小怕事。明帝很看重他，病重时，将他从吴郡太守任上急召回京。二人见面后，明帝流泪说道：“吾已近危笃，故召卿入，欲使卿著黄罗。”所谓黄罗，即乳母之服，明帝借此言托孤之意。褚渊闻言，忙下拜领命。明帝曾与褚渊商讨诛建安王刘休仁之事，褚渊以为不可，明帝很生气，斥责他说：“卿痴人！不足以计事！”褚渊见明帝动怒，很害怕，不敢再劝，连忙同意诛杀刘休仁，明帝才高兴起来。后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袁粲为人正直，性情恬静，不慕功名权力，明帝对他极为信任，也准备托孤于他。

四月，明帝病危之际，下诏以十八弟、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中将军刘缙加右仆射，并诏褚渊、刘缙、袁粲、蔡兴宗、沈攸之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褚渊平常与萧道成很好，又向明帝推荐，于是又任萧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与袁粲等共掌机事。

当天晚上，明帝逝世，终年 34 岁。葬于高宁陵，庙号“太宗”，谥曰“明皇帝”。

后废帝刘昱

泰豫元年（472）四月，南朝宋明帝病亡。10岁的刘昱继承父位，登极做了皇帝。是为南朝宋的第八代皇帝“后废帝”。

明帝临终时，为年幼的刘昱作了精心安排，由袁粲、褚渊辅政，而事情并非按他的意愿发展。他的宠臣阮佃夫、杨运长、王道隆久居朝中，权势炙手可热，此时仍执掌朝政，货赂公行，袁、褚二人对此无能为力。袁、褚是名义上的辅政，阮、王等实揽大权。

在刘昱在位的不足六年中，国内动荡不安，反叛叠起。首先兴兵夺权的，是他的叔叔刘休范。刘昱即位后，他认为自己处尊亲莫二之位，应入朝为宰辅，谁知却根本没自己的份，不禁愤愤不平，遂起异心，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秘谋起兵。公元473年，刘昱改元元徽，大赦。次年五月，刘休范自江州反，大军顺流而下，直指建康，朝廷惶骇。萧道成在危难中挺身而出，率众将破敌解围，杀刘休范及其党羽，天下又太平起来。

刘昱即位之初，内畏太后，外惮诸大臣，不敢放肆游玩，

自平刘休范后，开始故态复萌，内外都有点约束不住他了。起初，他还只是在宫中胡闹，自元徽三年（475）秋以来，便经常出外游玩。他的生母陈太妃不放心，总是乘车跟在后面监督。时间一长，刘昱逐渐放肆起来了，太妃也制约不了他了。外出时，他常纵马奔驰，身边只带几个心腹左右，把大队部伍远远抛在后面，有时出去十里、二十里不等，有时入市游逛，有时跑到营署，每日不是早出晚归，就是夕出晨归。

谁知接着发生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造反的事件。刘景素是文帝第七子刘宏的长子，在文帝诸孙中以好学、俭素、礼接士大夫而著称。此时，文帝之子皆已去世，孙子中数他年长，而刘昱又游戏无度，不任社稷，所以朝野皆有意拥他即位。而刘昱的母亲陈太妃一家深怕失去外戚地位，对刘景素深恶痛绝。阮佃夫、杨运长等从专权朝政出发，也不愿立年长之君，因此挖空心思欲除掉刘景素。面对阮佃夫等人的威胁，刘景素秘密结交才力之士，又派人频繁往建康探听消息。七月，刘景素据京口起兵反叛，但很快被朝廷大军平定，刘景素被杀。

京口平定之后，刘昱自以为帝位稳固，无有后患，便肆无忌惮地疯玩起来，每日都要出游。他一人纵马驰于前，随从们手执兵器紧跟其后，凡不幸被他撞上的，不论是行人还是犬马牛驴，皆统统变成矛下鬼。建康城里人心惶惶，商贩们大白天都不敢开门营业，街上行人稀少。人们暗地里叫苦连天，暗骂道：“这哪里还像个皇帝，分明是个扫帚星。”

刘昱性喜杀人，不可一日不杀。他备有数十根白植，每一根都起上名字，需要哪根打人就用哪一根。另外，针、椎、

凿、锯之类凶器也时刻不离左右。谁敢忤旨，马上加以酷刑。元徽五年（477）四月，阮佃夫等谋废刘昱事泄，刘昱收捕阮佃夫一伙全部杀死。六月，有人告发杜幼文、沈勃、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刘昱立即亲帅卫士往三家掩捕，不论大小皆被剖解脔割，无一人幸免。沈勃知死期已到，祸不能免，气得用手扭住刘昱的耳朵唾骂道：“汝罪逾桀、纣，无日不杀戮无辜！”刘昱大怒，一刀刺中沈勃，鲜血溅了一身。这一天，刘昱杀得痛快，回宫后下令大赦。

阮佃夫的亲信张羊逃亡在外，后被捕回，刘昱杀兴大发，不准左右动手，亲自驾车将其轧死。听着张羊的惨叫，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左右也只得随他欢呼，如有一人敢一皱眉，马上就会遭到杀身之祸。

对于刘昱的种种恶行，王太后非常不满，常以长辈的名义训诫他。因此，刘昱对太后也嫌恶起来。端午节时，太后赐给刘昱一把毛扇，刘昱拿起一看，眉头一下子皱起来，嫌毛扇不够华丽，马上吵吵着令太医煮药，欲鸩杀太后。幸亏左右及时劝阻才罢休。

一天中午，刘昱大摇大摆进了领军府，见萧道成因天热裸睡，拍醒令其立在墙边，然后在他肚皮上画箭靶，拉弓瞄准欲射。萧道成见大事不好，忙说：“老臣无罪。”刘昱的左右王天恩也陪笑说：“领军肚皮大，是射箭的好靶子。要是一箭就把他射死了，以后就无法再射了，不如用髀箭射好。”刘昱听了令人换箭，一箭便正中靶心——萧道成的肚脐眼。他得意洋洋地一把将弓扔到地上，大笑道：“看我手艺怎样！”

又有一天，刘昱在宫中亲自磨铤，一边磨一边自言自语：

“明日杀萧道成。”因为萧道成平定桂阳王刘休范后，逐渐掌握了朝政，刘昱虽然年龄不大，亦知忌恨萧道成的威名，想把他杀掉。陈太妃听说后，非常生气，把刘昱狠狠骂了一顿，训斥说：“萧道成有功于国，若杀害了他，谁再为你尽力啊！”听了陈太妃的话，刘昱这才打消了杀萧道成的念头。

几次险些遭害，引起了萧道成的忧惧，便与袁粲、褚渊密谋废帝另立。袁粲一听马上反对，而褚渊却默默无语，他的心中早已归向萧道成了。越骑校尉王敬则也暗中投靠萧道成，受萧道成指使，联络杨玉夫、杨万年等十五人，伺机起事。王敬则每晚穿上黑衣，走在路上，为萧道成察听刘昱的往来动静。这一切，刘昱全然不知，依然不分昼夜四处游逛。

元徽五年（477）七月六日晚，刘昱微服行至领军府门前，左右有人建议：“一府皆眠，为什么不从墙上爬进去？”刘昱答：“我今晚欲到一处游戏，等明晚再说吧。”

七月七日是七夕节，刘昱白天乘露车到台城的来冈，与左右赌谁跳得高，玩得非常开心。晚上，到新安寺偷狗，随后去昙度道人处煮熟，与众人吃肉饮酒，大醉而归。回到仁寿殿，临睡前令杨玉夫为他观察天空，等见到织女渡河时再叫醒他，并气哼哼地说：“看见后马上报告我，若看不见，我就杀了你！”说完，昏然入睡。

本来刘昱对杨玉夫挺不错的，近来不知怎么了，一看见他就咬牙切齿说：“明日当杀这小子取肝肺！”弄得杨玉夫惶惶不可终日。今晚摊上这么个鬼差使，弄不好还要掉脑袋！杨玉夫越想越生气，恶念陡升。他见诸阖门皆未关闭，卫士们唯恐遇祸都躲得远远的，便悄悄伙同杨万年趁刘昱熟睡之机，

取下其防身之刀，一刀捅去。这位年仅 15 岁的小皇帝，在睡梦中糊里糊涂做了刀下鬼。

刘昱死后，萧道成以太后的名义下诏，历数其罪行，特追封为苍梧郡王。葬于丹阳秣陵县郊坛西。史称刘昱为苍梧王或后废帝。

顺帝刘准

刘准生于明帝泰始五年（469）七月，是明帝的第三子，人们皆传说他本是桂阳王刘休范之子，母亲生下他后即被明帝幽闭，由陈氏将他抚养成人，所以他称帝后，尊陈氏为太妃。

元徽五年（477）七月八日，11岁的扬州刺史、安成王刘准听到哥哥刘昱被弑，不禁流下一掬悲伤的泪水，随后奉太后诏，换好衣冠，登上前来奉迎的车辆，入居朝堂。七月十二日，刘准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升明”，大赦。

当了皇帝的刘准，处境艰难。刘昱死后，萧道成当即逼迫袁粲等将立幼主事宜交给他办理，所以刘准实际上是萧道成扶上台的。朝中大权从此由萧道成独专，袁粲等有名无实，守虚位而已。萧道成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朝野皆知其有不臣之心。

当年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司徒袁粲为除掉萧道成，在石头城起兵响应，尚书令刘秉等率众赴石头城，与袁粲联合行动。但袁粲等空有忠君除奸之心，却无将兵兴讨

之能，根本不是萧道成的对手，很快便被平定，袁粲、刘秉等全都惨遭杀害。沈攸之虽然是屡经战阵的大将，但不久也兵败身亡。从此，朝廷内外全安插上了萧道成的人，刘宋政权名存实亡。

升明二年（478）九月，刘准下令准萧道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三年（279）三月，以萧道成为齐公，封十郡；四月，为齐王，增封十郡。石头城成了齐王世子宫，一切设备皆如东宫。接着，又加殊礼，冕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进世子为太子。刘准下诏禅位于齐。

刘准退位，标志着统治 60 年的刘宋政权的覆灭，一个新的齐王朝要诞生了。这一天，文武百官齐集宫中，为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送行。该刘准上殿与百官见面了，他却吓得钻进佛盖下面，死也不肯出来。眼见退位仪式无法正常进行，萧道成的亲信辅国将军王敬则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宫中，要用车接刘准出宫，吓得太后忙率太监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把吓得浑身发抖、正在哭泣的刘准找了出来。王敬则一见刘准，就急忙要他赶快上车。刘准擦一把眼泪，问：“我要被杀了吧？”王敬则粗鲁地答道：“不，是出居别宫。你们刘家当年取司马家的天下也是如此。”刘准听后大哭起来，用力弹了一下手指说：“愿后身世世不再生于帝王家！”

退位礼毕，刘准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到萧道成为他准备的东邸。一路上冷冷清清，刘准问：“今日为何不奏鼓乐？”左右听了，皆低头不语。右光禄大夫王琨用手抓住车子的獭尾，恸哭失声：“人们都以长寿为欢乐，老臣以长寿而悲伤，我不能早死，乃频见这种事！”因王琨在东晋世官为郎中，亲见刘

宋代晋，今又见齐代宋，故发此语。王琨悲不自胜，车后的百官也齐放悲声，泪如雨下。

刘准在东邸住了几天，又被迫迁居丹阳宫。萧道成登极后，封其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在宫中可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

建元三年（481）五月，有人在刘准门前打马而过，引起本来就如惊弓之鸟的卫士们一片惊慌，有人竟趁机入宫将刘准杀死了。萧道成听到报告后，正中下怀，不但不加罪，反而厚赏凶手。

刘准死时年仅 13 岁。萧道成以其顺天命人心禅代，故特为刘准加谥号曰“顺帝”。六月，葬于遂宁陵。

高帝萧道成

萧道成，字韶伯，原籍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人。东晋初年，其高祖萧整率家南迁江南，在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定居下来，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庞大的萧氏家族。据称，萧氏先祖为西汉相国萧何，萧道成是萧何第二十四代孙。所以他的父亲萧承之算是刘宋的外戚疏属，由于宋武帝刘裕的继母为萧氏，故萧道成父亲得以在刘宋为官，且因军功屡迁。萧道成也由此走上了通往帝位的坎坷之路。

一、建功立业 谨慎守成

公元465年，南朝宋明帝在前废帝刘子业被弑后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立即爆发了一场大混战，一方是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另一方是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四方州郡大多举兵应晋安王刘子勋，明帝势单力薄，形势危急。

此时的萧道成步步高升，到明帝初年，已官至右军将军。经过多年征战的锻炼，他不仅具备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而且成为了一名目光远大的谋略家。在宋皇室内部爆发的这场大规模混战中，他审时度势，坚定地站在明帝一边，被授以辅国将军，前去讨伐叛军。明帝平定四方之乱后，萧道成与其他忠于明帝的将领迅速崛起，成为国家的重臣藩将。

泰始三年（467），萧道成任南兖州刺史。泰始六年（470），接到朝廷调令，要他回京任黄门侍郎、越骑校尉。萧道成知道明帝近来越来越猜忌诸王和大臣，如遵命回京，大祸可能会接踵而至；如硬不遵命，明帝又要猜忌，必以谋反罪名讨伐，其祸也不远了。冠军参军荀伯玉为他出谋，要他派数十骑入北魏境内，安置标榜，引诱北魏注意，再以边境紧张为由，争取继续留任。萧道成按荀伯玉的建议去做，北魏果派数百游骑沿边境巡行。萧道成将边境吃紧的消息上报朝廷，明帝果命其恢复本任。

忽有一日，萧道成接到报告：明帝派吴喜率军前来。此时，明帝病情加重，为保幼主，已杀了在世的几个兄弟，其他有影响的重臣也是朝不保夕。吴喜率军来，必是凶祸！正在他焦虑之际，又接到报告：吴喜已到。他忙问：“吴喜的将士也来了吗？”回答却更令他惊疑：“不知何故，只有吴喜来赐皇上亲封银壶酒。”正在他惊疑不定时，吴喜进来。看着银壶，萧道成怎么也不肯喝，并下决心逃跑求生。吴喜忙将皇上试探之意告诉他，并先饮一杯酒。萧道成见了，才安下心来，设宴款待吴喜，请他回京多多美言。

不久，萧道成又得到一个消息：吴喜被杀，朝廷又召他

回京。部下闻讯，纷纷劝他不要进京。萧道成这次却显得非常镇静，对部下们说：“诸卿都不明白事理。主上自诛诸弟，是因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与他族无关。我唯应速速出发还京，事缓必被怀疑。今主上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正需卿等出力呢。”说服部下后，萧道成不带一兵一将，火速赶回京师。明帝见他如此，才打消了对他的怀疑。故至明帝去世，萧道成都安然无事，太子即位后，还受遗诏参与机要。

元徽二年（474）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直逼京师。朝廷重臣齐集中书省议事，众人皆愁眉不展，退敌无策。只有萧道成说：“昔日讨伐叛逆者，皆因行动淹缓而致败，刘休范必会接受以前的教训，乘我不备，轻兵直下。今应变之术，不宜远出，若某支偏师失利，必会大沮众心。因此，宜屯兵新亭、白下拒敌，坚守宫城、东府、石头城，以待贼至。刘休范率一支孤军远道而来，后无军需粮米继来，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求屯兵新亭以挡其锋，征北守白下，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我必然破贼解围。”说完，索笔请诸位下议，众人签名注“同”，萧道成的建议被一致通过。独有中书舍人孙千龄阴与刘休范通谋，建议：“宜依旧遣军据守梁山。”萧道成一听，正色道：“贼今已近，岂能到得梁山！新亭既是兵冲，我欲在此以死报国。平日对你我可委曲相从，今日万不能从！”说完，从座位上站起，对刘緬说：“领军已同鄙意，不可改易！”当日，萧道成加平南将军，率前锋兵出屯新亭，张永屯白下，沈怀明戍守石头城，袁粲、褚渊入卫殿省。

萧道成率军至新亭，立即修治城垒，尚未完工，刘休范前军已至新林浦。萧道成先是解衣高卧以安军心，随后派将率水师与敌交战。刘休范舍舟登陆，派将丁文豪攻台城，自率大军猛攻新亭。萧道成率众全力拒敌，敌军攻势越来越猛，将士皆惊慌失色，萧道成鼓励大家：“贼虽多却乱，我们不久就将破贼！”不久，他用越骑校尉张敬儿诈降之计，杀了刘休范。刘休范大军此时不知刘休范已死，其将杜黑驪率众猛攻新亭，刘休范的内弟、主簿萧惠朗率敢死之士数十人突入东门，来到萧道成所在的射堂之下。萧道成闻喊杀之声越来越近，亲自上阵，经过几个回合的肉搏，才杀退敌军，保住了城池。当天夜里，天降大雨，将士们多日不吃不睡，人疲马乏。突然军中马惊，城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马嘶人叫，东西奔走。萧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斥，才稍微稳住阵势，如此一夜达四次之多。

后来，杜黑驪舍新亭渡秦淮河，右军将军王道隆抵挡不住，弃众逃还台城，被追兵杀死。于是道路上纷传“台城已陷”，白下、石头的将士皆散走，张永、沈怀明逃还得免。这时，宫中又传新亭亦陷，太后拉着小皇帝刘昱的手，哭着说：“天下败矣！”

褚渊弟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南军长驱直入，朝廷军心涣散，莫有斗志。南军又诈称刘休范在新亭，士民惶惑，前往新亭垒投名刺求见者达千人。萧道成命人将名刺全部焚烧，登北城告众：“刘休范父子昨已被杀，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仔细认认！名刺已全部焚毁，请勿忧惧。”为解台城之危，萧道成派陈显达、

张敬儿率将士入卫宫省。袁粲慷慨激励诸将，陈显达引兵出战，大破杜黑驃于杜姥宅，张敬儿等又再破杜黑驃于宣阳门，斩杜黑驃与丁文豪，进而攻克东府。

萧道成整军凯旋归建康，百姓沿道聚观，纷纷称赞：“保全国家全仗此公！”由于在平定刘休范之乱中立下大功，萧道成威望大增，被任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又与袁粲、褚渊、刘秉一起，轮流入值决事，当时号为“四贵”。从此，萧道成以中领军的身份逐渐掌握了朝政。

二、废旧立新 清除路障

刘昱凶狠残暴，以杀人为乐，朝廷内外人不自保。萧道成因功高权重而遭其忌恨，几次险遭杀害，故深为忧虑，遂起废立之心。他先密与袁粲、褚渊商讨，袁粲听后反对说：“主上幼年，微过易改。废立之事不易轻举。纵使成功，亦终无全地。”褚渊却默不作答，他早已同意萧道成的主张，只因袁粲反对才不作声。

这时，那些不满刘昱的人纷纷投靠萧道成。越骑校尉王敬则主动为萧道成打探刘昱的行踪，每晚不辞劳苦，身穿黑衣伏在路边观察刘昱的举动。萧道成对他的忠心非常赞赏，特命他暗与刘昱的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十五人联络，伺机行事。

元徽五年（477）七月六日晚，领军府、员外郎桓康等偷听到刘昱一句“我今晚有一去处，这里等明晚吧。”萧道成不觉紧张起来，以为小皇帝要在明晚对自己下手。

第二天晚上，萧道成在府中难以入睡，忽听门外有人大喊“开门”，大门被拍得嘭嘭作响。府内顿时陷入一片惊慌，不敢开门。只听门外又喊：“我是敬则！”有人听出正是王敬则的声音，忙问：“有什么事情？”只听王敬则讲，刘昱已被左右杀死，速请萧公入宫主事。萧道成听后仍不敢开门，怕是刘昱设计骗他。王敬则急了，隔墙扔进一件东西来，府内人急忙捡起一看，原来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萧道成用水洗净后，清清楚楚地看出正是刘昱。于是，萧道成换上戎装，骑马直奔皇宫。来到承明门，对门内诈称是皇上回宫，呼门声甚急。待门一开，众人蜂拥而入。平时刘昱回宫时，守门卫士怕惹祸，皆低头屏息，不敢仰视，所以萧道成一行顺利进宫，无人怀疑。殿内人们见萧道成全副武装入殿，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后听说刘昱已死，皆欢呼雀跃，高呼万岁！

天一亮，萧道成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宫商量大事。萧道成先向三位通报刘昱被杀之事，然后先转向懦弱无能的刘秉问：“君是国家重戚，今日之事，将如何处理？”刘秉看了一眼萧道成，只见他须髯尽张，目光如电，不由地把目光移向一边，囁囁着说：“尚书众事可以交我处理，军旅处分，一委领军。”萧道成又让袁粲拿主意，袁粲也不敢当。王敬则拔出明晃晃的刀，在床侧跳跃咆哮：“天下事皆应归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又取来一顶白纱帽，戴在萧道成的头上，嚷道：“今日谁敢再动，作事须趁热打铁！”袁粲刚想说什么，被王敬则厉声呵斥止住。褚渊说：“非萧公无以了此事。”又亲手将事权授给萧道成。于是，萧道成作主，备法驾往东府迎安成王刘准入宫即位。

袁粲、刘秉眼睁睁看着萧道成把迎立大权抓在手中，还没来得及表示意见，只听“咔嚓”一声，几把长刀已架在他们头顶，二人吓得脸色大变，仓惶出门而去。

当天，萧道成以太后名义下令，历数刘昱罪行，诏立安成王刘准为帝。萧道成出镇东府，任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军国大事一手包揽，又在朝廷内安插亲信，控制大小军政部门。刘秉与袁粲徒有虚位，不得预政。

荆州刺史沈攸之在宋明帝世战功卓著，成为雄据一方的大员。他本与萧道成关系很好，且萧道成的长女嫁给他的第三子为妻，是儿女亲家。然而，萧道成迎立刘准为帝、专权朝政后，沈攸之开始不服气起来，认为自己当年的名望地位都比萧道成高，理应由自己入朝掌权。升明元年（477）十二月沈攸之假称接太后手令：“社稷之事，一以委公。”随后勒兵移檄，派兵东下。又写信给萧道成，指责他不与诸公密议，不请示太后，而是交结少帝左右，亲行逆弑；又在朝内移易旧臣，布置亲党，专擅朝政，有亡宋之心。

萧道成得知沈攸之举兵反，马上调兵遣将，布置讨伐事宜。然后，亲自到石头城去见袁粲，以与同谋，没想到袁粲竟推辞不见。原来，袁粲见萧道成有篡位之心，便欲与刘秉等人除掉萧道成。袁粲准备停当后，欲将起事之谋告诉褚渊，众人认为褚渊与萧道成关系密切，不应告诉他，袁粲不听。褚渊听了袁粲的计划后，马上报告了萧道成。萧道成听后并无惊慌之色，原来他已预有所闻。于是，萧道成加紧部署，派将助袁粲守石头城，又以王敬则为直阁，与卜伯兴共掌禁卫兵，实为监督防守袁粲、卜伯兴等。

袁粲密谋矫太后令，让领军将军刘韞与卜伯兴领宿卫兵于朝堂攻杀萧道成，黄回率军自新亭接应，刘秉、任候伯等赴援石头城。

起事之后，刘秉整天惶惧不安，午后三点，就忙着打点行装。临出发时喝了口汤，竟全洒在胸前，两手不住发抖。天还未暗，他就用车载着全家老少妻妾一大群上了路，后面还跟着几百名部曲。袁粲见刘秉提前而来，大吃一惊：“为何这么早就匆忙而来？今日必败了！”刘秉惊魂未定，气喘吁吁地说：“得见公，万死何恨！”

萧道成很快得到消息，马上秘密派人告诉了王敬则。王敬则先发制人，杀死了刘韞和卜伯兴。萧道成的军队与袁粲的军队在石头城展开激战，很快攻占了城池。刘秉与二子逃走，于路上被斩。袁粲下城，列烛自照，对儿子袁最说：“我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理应如此。”戴僧静逾墙而入，持刀向前，袁最以身护父，被砍伤，袁粲抱着儿子，自豪地说：“我不失为忠臣，汝不失为孝子！”说完，父子俱被杀。兵士见状，莫不流涕。

为全力对付西线沈攸之的压力，萧道成移屯阅武堂，以黄回为平西将军，将重兵西上作战，又派心腹随之同往。黄回平常与同谋反萧的王宜兴不和，怕王宜兴向萧道成报告他曾参与谋反，就借由斩了王宜兴。诸将皆言黄回手握重兵必反无疑，萧道成却非常自信，对诸将说：“卿等有什么可疑的，黄回不会有作为，放心好了！”

沈攸之率大军从江陵出发，在郢城与柳世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0余日未克，士卒离心，逃跑者日日增多，只好

弃郢城，率众过江，至鲁山，军队溃散，诸将争相逃走。待他率残部赶回江陵，方知江陵已被雍州刺史张敬儿攻占，兵士顿时四散。沈攸之走投无路，与儿子沈文和在栎林中自缢身亡。

平定沈攸之叛乱后，萧道成觉得黄回总是靠不住的，便有意伺机杀掉他。但黄回手下有部曲数千人，若派人去抓他，恐会引起乱子。于是，于升明二年（478）四月，召黄回入东府。黄回到后，萧道成并不见他，派桓康带数十人入内，历数其罪状后杀死。

自杀死黄回后，萧道成的主要反对派就被全部消灭光了。从此，他加紧了代宋称帝的准备。

三、四出活动 受禅即位

萧道成要代宋称帝，就需大量网罗有识之士和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时贤参赞大业。如王僧绰之子王俭，虽只有二十余岁，但好学博闻，神采渊旷，少有宰相之志，颇被时论所推重。萧道成以他为太尉右长史，太尉府中大小事都委任他办理，把他当作重要助手和智囊。再如其他出身名门望族的王僧虔、王延之等，也为萧氏所用。除琅邪王氏外，萧道成还很看重在江南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另一支世族高门谢氏。谢庄之子谢朓出为名门之后，在当世有重名，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所以萧道成想取得他对自己称帝的支持。无奈谢朓出不管怎样启发诱导，只是一言不发。

萧道成还利用一切手段争取褚渊的支持。一次，他到褚

府造访，说了一大套闲话后才道：“我做了一梦，梦到我应得官。”褚渊答：“萧公刚加太尉、都督，恐怕一二年间不容移官，况且吉梦也未必应在旦夕”。见褚渊不答应，萧道成无奈而归。后来，亲信任摸准褚的脾气施压，褚才不敢反对。

升明三年（479）三月，萧道成又进为相国，封为齐公，加九锡。齐国的官爵礼仪全模仿朝廷而设。

四月，萧道成为齐王。不久，刘准下诏禅位于齐。司空兼太保褚渊等奉玺绶，帅百官至齐宫劝进，萧道成辞让不受。百官又再三恳请，有人进符命说，“六”是亢位，东汉历196年禅于魏，魏历46年而禅晋，晋历156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共60年。历代皆以六终六受，这就是天命。因此，他们请萧道成顺天时，膺符瑞称帝。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萧道成才勉强答应，择日于南郊举行了即位大典，回宫后宣布大赦，改元“建元”。齐朝正式建立。

四、力戒前车 融睦亲情

萧道成在群臣拥戴下登上皇位，颇为踌躇满志。忽一日接到一份上表，原来是裴𡩇在表中列数他废宋称帝的罪行。为树起新朝威望，萧道成下令立杀裴𡩇。不过，萧道成并非一味滥杀。

太子萧贲请示：谢朓出藐视新朝，是否将其斩首示众？对谢的罪状，萧道成非常清楚。但他知道，新朝初立，基业不稳，暗中反对禅代的还大有人在，谢名重望高，杀了影响不好。因此，他对太子讲：“若杀了谢反而会使他成名，正应容

之度外。”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找了一个借口，把谢朓出免官废于家。

为了稳固基业，萧道成广开言路，要群臣议政，大臣们有的建议废除宋时苛政细制，有的建议停止讨伐交州，有的建议减免宋时的苛捐杂税，限制贵族富民封略山湖侵渔百姓……百官热烈上言，萧道成皆加以褒赏，并下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又下令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

针对宋奢侈浪费之风，萧道成特别强调节俭。一次，他发现主衣库中有玉导，很不高兴，马上命人击碎。又命人翻检有何异物，凡认为能助长豪华奢侈风气的，全部销毁。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萧道成有19个儿子，其中6个早夭，余下的13个儿子，有的勇猛过人，有的谋略出众，几个年长的还为他创业立下了功劳。

太子萧贲自以为随父同创大业，便骄傲起来，朝事不论大小都由自己专断。他所亲信的左右张景真骄侈不法，东宫里许多用物都违反制度。朝臣们都不敢报告萧道成，荀伯玉不忍萧道成被蒙在鼓里，乘太子出建康到武进拜永安、泰安二陵的机会，秘密向萧道成报告了太子的行为。

萧道成听了荀伯玉的报告后，大怒，马上命人检校东宫。太子萧贲拜陵完毕返还，突然见豫章王萧嶷乘快马来迎，要他火速进京，并告诉他父皇发怒的事情。萧贲不敢停留，当夜赶回建康。第二天，萧道成派两个孙子萧长懋、萧子良宣敕责备太子萧贲，并拿出张景真的种种罪证，要他以太子令

杀张景真，萧赜见父亲盛怒，又忧又惧，开始装病不朝。

过了月余，萧道成怒气仍未消，心时筹划着废太子另立次子萧嶷的事。一天，他正闷闷不乐地在太阳殿休息，忽见王敬则独自一人闯了进来，对他跪下叩头说道：“官有天下日浅，太子无事被责，人情恐惧。愿官往东宫去解释清楚。”萧道成听了王敬则的话，心中一动，但仍不露声色，一声不吭。王敬则见他不答话，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声宣布，要左右速侍奉皇上穿戴齐整往东宫去，又命太官准备酒馔，左右侍候车舆。萧道成卧在那里，一点也没动身的意思。王敬则拿过衣服，强披在他的身上，又硬拉着他上了车。他就这样被生拉硬扯地送到了东宫。先见到了太子，又召诸王至玄圃，大设宴席。席上，长沙王萧晃执华盖，临川王萧映执雉尾扇，次孙萧子良持酒杯，长孙萧长懋行酒，太子萧赜、豫章王萧嶷和王敬则自捧酒馔，大家像众星捧月一样侍奉萧道成，使得他心里热乎乎的。他看到，儿孙们是真心希望他与太子调解矛盾，次子萧嶷毫无取代太子之意，又有什么比皇室和睦更宝贵呢？这样，萧道成的气慢慢消了，废太子另立的主意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一次酒宴一直进行到天黑，众人尽醉才罢休。

萧道成登基之初，曾问政于明帝，明帝答：“政在《孝经》。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出于此。陛下如能戒前车之失，加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亦必危。”萧道成听了，感触颇深，叹道：“儒者之言，可为万世之宝！”

建元四年（482），萧道成病重期间，特地把太子叫到跟

前，嘱咐说：“宋氏若不骨肉相图，其他族岂得乘其衰弊而取代之！汝深戒之。”

三月，这位一生叱咤风云的南齐开国皇帝逝世，终年 56 岁，在位 4 年。庙号“太祖”，谥曰“高皇帝。”葬于武进县泰安陵。

武帝萧赜

萧赜是萧道成长子，元嘉十七年（440）生于建康。据说他出生的那天夜里，祖母和母亲梦见有龙踞于屋上，故小名叫龙儿。萧赜 43 岁时继帝位，称武帝，在位 12 年，54 岁逝世。

一、顺继帝位 处置父臣

宋明帝即位后，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由邓琬作主起兵反，一时全国响应，四方兵起。当时，萧赜只有 20 多岁，担任赣县县令。赣县属南康郡管辖，南康郡又是江州的下属郡，故赣县正处于动乱的中心。南康相沈肃之屡命萧赜举兵响应刘子勋起事，但都遭到拒绝。沈肃之见他敢拒不从命，大怒，下令将他押入郡狱。

萧赜被关在郡狱，正在他焦虑之际，族人萧欣祖和门客桓康率众破狱将他救出来。沈肃之闻讯后速率数百人前来追赶，萧赜毫无惧色，指挥众人拼力击败追兵，生擒沈肃之，斩敌百余人。然后，率部曲百余人正式举兵响应朝廷之命。后来，众至三千，攻下南康郡。

明帝平定刘子勋之乱后，萧贲与父亲萧道成都因效忠朝廷立下军功而加官进爵。萧贲也在这次动乱中初露锋芒，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敏锐和军事才能。

萧道成乘刘宋皇室骨肉相残之机逐渐掌握朝政后，萧贲为父亲的得力助手，被委以重任。沈攸之任荆州刺史，将士勇猛，兵甲精良，他本人又久经战阵，军功卓著，因此朝廷对他甚不放心，秘密严加防范。萧道成特派萧贲为晋熙王镇西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防备沈攸之。萧贲在州，修治器械、操练兵马，积极备战。顺帝刘准即位后，萧道成调晋熙王刘燮为扬州刺史，任萧贲为左卫将军，随刘燮返京，并写信给他，嘱咐说：“汝既入朝，当选一文武兼资又汝意合者，委以后事。”萧贲接信，推荐司马柳世隆代替自己，萧道成果然任命柳世隆为长史，行郢州事。萧贲临行前，对柳世隆说：“沈攸之一旦为变，焚烧夏口舟舰，再顺流东下，将不可制服。如果能留沈攸之攻打郢城，必不能猝拔。君为其内，我为其外，内外夹击，必能破敌。”所以，萧贲行至寻阳，接到沈攸之反叛的消息，能那样胸有成竹、指挥有方并非偶然，而是早有准备。后来，沈攸之果然猛攻郢城，遭到了柳世隆的顽强抵抗。30余日未能攻克，后竟至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沈攸之的叛乱被平定后，萧贲封闻喜县侯，任江州刺史。以后又随父亲地位的升迁而步步高升。

齐国建立，萧贲为齐世子，以石头城为世子宫，坊省服章一如东宫。萧道成代宋称帝，他被立为太子，成了齐王朝的当然接班人。

建元四年（482）三月，齐高帝萧道成“驾崩”，萧贲正

式登极。第二年改元永明。

萧赜即位之初，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先父留下的旧臣。他当皇帝时已40余岁，年轻时随父创业，立下功劳，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再加上他性情刚严，遇事有主见，有一番干大事的抱负，所以不甘听命于人，也不愿一切都按父亲生前的安排执政。萧道成临终之时，召褚渊、王俭受遗诏辅佐萧赜。这两个人都是谨慎小心之辈，萧赜对他们倒还放心，知他们不会干预朝政，所以尽管褚渊多次因病上表请求逊位，他都不准。

对受遗诏辅政的褚渊、王俭，萧赜能够容纳，但对其他先朝的旧臣就不能如此宽容了。

吏部尚书江谧在宋末沈攸之反叛时，建议萧道成假黄钺指挥平定叛乱，因而深得萧道成赏识，从此官位通达。萧道成去世后，无遗诏要江谧辅政，他便心怀不满。及萧赜即位，不少大臣都迁升新职，他仍官居旧职，就常口出诽谤之言。一次，萧赜生病，江谧忙不迭地来到豫章王萧嶷府上，客套一番后，就赤裸裸地试探道：“今至尊患不起之症，太子又非才，不知公有何打算？”萧嶷为人忠厚，与哥哥萧赜关系密切，所以面对江谧的挑拨毫不动心，待萧赜病情好转后，马上报告了江谧的不轨言行。萧赜听后，毫不迟疑，下令江谧改任南东海太守，未及出发，又命御史中丞奏江谧前后罪恶，随后下诏将其赐死。

在先朝旧臣中，萧赜最恨的是荀伯玉。荀伯玉曾多年跟随萧道成，忠心耿耿，为萧道成所信任。萧赜即位后，对荀伯玉、垣崇祖表面上很重用，荀伯玉累官至散骑常侍，垣崇

祖累迁至五兵尚书。永明元年（483）四月，萧赜突然下诏，诬垣崇祖招结江北荒人，欲与荀伯玉共同作乱，派兵收杀二人。

车骑将军张敬儿是萧道成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屡立奇功。萧赜对这位武功卓著而又野心膨胀的粗鲁旧臣早不放心。垣崇祖死后，张敬儿开始惶惶不安，萧赜知后对他更不放心。正巧有人报告，说张敬儿派人与蛮人交易。萧赜怕他举兵为乱，便下了除掉他的决心。一日，萧赜在华林园设八关斋（八关即佛教的八戒），朝臣全都来参加。萧赜端坐上首，果断下令，将张敬儿逮捕入狱。不久，与四个儿子同时被杀。

谢超宗与张敬儿是儿女亲家，见张敬儿被杀，心中不满。一日，他去拜见丹阳尹李安民，说：“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不知君有什么打算？”李安民知道谢超宗是在用言激他，故笑而不答。待谢超宗走后，便报告了萧赜。萧赜平常就恨谢超宗轻慢无礼，于是令御史中丞袁彖奏弹谢超宗，然后将其收付廷尉，徙往边地，又于途中赐死。

袁彖在弹劾谢超宗的奏表中，语言不够尖刻，萧赜对此非常不满，又让左丞王逊之奏弹袁彖轻文略奏，挠法容非，免其官，又禁锢十年。

萧赜并非一味排斥父亲的重臣，也很巧妙地利用他们，包括死人。对袁粲、沈攸之等人反叛案的处理即是如此。

袁粲、沈攸之都在宋末起兵反萧道成失败而死，萧道成在世时按叛逆罪论处。但由于他们是打着维护宋朝统治的旗帜起事的，社会上很多人对他们忠于旧主的精神很是赞扬，尤其是袁粲为宋死节、深得世人同情。与此相反，当时的朝廷

重臣褚渊却因出卖袁粲而受人鄙视，他的儿子褚贲耻其父失节，在褚渊死后终身不仕，又将南康公的爵位让给弟弟继承，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萧赜深解此情，他也想利用人们忠于旧主、死不改节的精神为自己服务，便于永明元年（483）四月下诏，称“袁粲、刘秉、沈攸之，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皆命以礼改葬。后来，萧赜让沈约撰《宋书》，沈约不知该不该立《袁粲传》，便向萧赜请示。萧赜答道：“袁粲是宋世忠臣。”同意为袁粲立传。沈约在书中大篇幅登载宋孝武帝、明帝的一些生活丑事，萧赜见了，对沈约说：“我当年曾在明帝世任职，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沈约在书中做了大量删节。萧赜能如此较为公正地对待历史，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因而深得人心。

二、用人不当 治家颇宜

萧赜性情刚毅，处事果断，很有一番干大事的抱负，即位后立志要使国家富强。他最恨的是奢侈浪费，不喜游宴、雕绮之事。不过，他的后宫里有姬妾万余人，他的弟弟、豫章王萧嶷后房也有千余人，皇宫与王府中，大宴小席也是接连不断。

萧赜虽能妥善处理袁粲、沈攸之一案，但却用人不明。萧赜为镇西长史时，宋世府主簿王晏对他百般阿谀奉承，得到信任。萧赜为太子，王晏为中庶子。后来萧赜得罪了父皇萧道成，王晏怕连累自己，便称病不见萧赜，自动与他疏远。萧赜即皇位后，不但不怪罪王晏，反而信任如旧，先是任命其

为丹阳尹，后又让其出任江州刺史，因王晏不愿离开京师，又留其任吏部尚书。二人朝夕都要见面，议论朝事，朝中大臣虽对王晏这种人很看不起，但因皇上器重，所以连萧嶷、王俭等都降意接待他。永明七年（489），王俭去世。礼官欲依东晋丞相王导故事，谥王俭为“文献”。王晏平日与王俭不和，便对萧赜说：“晋世王导得此谥，但宋氏以来，不加于皇室以外之姓。”萧赜听后，便取消了此谥，改谥“文宪”。萧赜又欲以王奂为尚书令，征求王晏的意见。王晏与王奂关系不睦，就又在萧赜面前献计说：“柳世隆有勋望，恐不宜在王奂之后。”萧赜对他是言听计从，果然以柳世隆为尚书令，以王奂为尚书左仆射。

另外深得萧赜亲信的是几位出身微贱的小人，如中书通事舍人茹法亮、吕文显，外监吕文度等。茹法亮等人无法无天、营私舞弊的行为，引得人们痛恨、反感，但由于萧赜对他们大加纵容，别人也不敢反对指责。

不过，比起前朝的父子、兄弟仇杀来，萧赜牢记父亲临终之言，颇能顾及骨肉亲情。一日，萧赜见一份奏章，密报长沙王萧晃从南徐州罢职还都，私载数百人的器仗，被禁司发觉后，全部投入江中。萧赜曾明令禁止诸王蓄积私仗，诸王在京都，只准置捉刀左右 40 人。今见萧晃敢违背命令，不禁大怒，欲纠之以法。豫章王萧嶷闻讯后急忙入见萧赜，一见面便跪下行礼，痛哭流涕道：“萧晃之罪诚不足宥。愿陛下看在先朝的面子上宽恕白象。”萧赜听他提起父亲，又叫萧晃的小字白象，骨肉之情油然而生，也忍不住低首垂泣。

萧赜弟兄 19 人，他为老大，老二萧嶷是同母弟。兄弟二

人自幼和睦，亲密无间。父亲萧道成见萧嶷处事稳重，有容人之量，曾想以他代替太子萧贲，但萧嶷毫无夺位之心，依然恭悌尽礼对待萧贲，故萧贲即位后，两人友爱更深。按照制度，诸王入见皇上必须衣冠整齐，萧贲特准萧嶷参加内宫曲宴时，穿白服裙帽。萧嶷为人谨慎，虑位高权重，常思自退，待萧贲也是恭谨忠笃，尽君臣之礼，只有萧贲亲幸府第，才身着白服乌纱帽侍宴。所以萧贲对他最放心。

萧晃是萧道成第四子，少有武力，爱好武饰。宋末，荊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时，萧晃身着盔甲，带领众多武装卫士，浩浩荡荡在街上骑马巡行，非常威风。萧道成即位后，萧晃在豫州刺史任上，每要处理政务，辄受典签的制约，萧晃一怒之下杀了典签。这件事深深激怒了萧道成，亲自下诏杖责萧晃，从此以后也不再喜欢他了。萧道成临终时，嘱咐萧贲，只能让萧晃在靠近京师的地方任职，勿令远出，以利控制。所以萧贲即位后，先任萧晃为南徐州刺史，继而又征他入京，结果就发生了私带甲仗入京之事。由于萧嶷再三为萧晃说情，萧贲也想起父皇临终时的告诫，于是赦免萧晃之罪。从此一直到永明八年（490）萧晃去世，萧贲都无害他之意，但也不见亲宠，再未让其到京师以外的地方任职。

永明八年（490）八月，荊州府僚佐们密报荊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私作锦袍等物，准备与蛮人交易器仗。萧子响是萧贲第四子，小时候因萧嶷无子，出继给了萧嶷。后来萧嶷有了儿子，上表请求仍留子响为嫡长子，萧贲准许，又特别关照子响可以享受见诸王不致敬的待遇。虽然如此，因已出继，车辆服装皆不同于诸王。萧子响性情暴躁，每入朝时，就

忿怒不已，用拳猛力敲击车壁。萧贲知后，不忍儿子受委屈，特令其车服与诸皇子相同。永明六年（488），萧子响被封为巴东王。七年，任荆州刺史。萧子响自幼勇力绝人，好武，喜欢各种武器，故有欲与蛮人交易器械之事。萧贲很了解这个自幼好武的儿子，觉得他不是那种有野心的人。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先派人前去精加检校。不料，他很快又得到消息：萧子响得知朝廷派人精检，把长史刘寅、典签吴修之等八人叫去质询，一怒之下，竟然把八人全都杀死了！

萧贲闻讯，又惊又气，对众臣说：“子响反了！”随即派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率精兵数百人前去荆州检捕群小。又嘱咐说：“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萧子响闻讯，频频派使者联络表白，又杀牛准备丰盛的酒菜慰劳台军（即禁卫军）。尹略等人既不容解释，不准进宫，又出言相讥，倾倒酒食。萧子响忍无可忍，率所养勇士和州府兵 2000 人出城，他自与百余人操万钧弩，宿江堤上。第二天，府州兵与台军交战，萧子响在堤上发弩射击，台军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乘单艇逃回建康。

萧贲见萧子响竟敢公然动兵，非常气恼，又派丹阳尹萧顺之将兵继至。太子萧长懋平常很忌恨萧子响，便在萧顺之出发前秘密传谕，要他在外面处死萧子响。萧子响带白衣左右 30 人乘小船赴建康，途中遇到带兵前来的萧顺之。子响欲申明理由，萧顺之不听，于射堂将其缢杀。

萧子响临死前亲笔给父亲写信，陈说了自己的委屈，并表示：为了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自己免逆父之谤，甘愿自杀。读着儿子的绝命书，萧贲的心里十分难过。但他见到有司奏

请绝萧子响宗属之籍、削爵土、易姓蛸氏的报告，还是准奏了。

三、谨慎择人 临终警言

到了晚年，萧贲深为接班人的事所困扰。

萧贲不到 20 岁就生下了长子萧长懋，孩子最受爷爷萧道成的喜爱。萧贲为了培养萧长懋，还曾让他慰劳将帅，接触军旅。后又把他送回京师，跟随在萧道成身边。那时，萧道成初创大业，特别重视嫡嗣，见到长子长孙，高兴异常，常令他与文武宾客相往来，又命令荀伯玉：“我出行之日，城中军队悉受长懋节度。我在京城，内外值防与诸门防卫也由长懋负责。”萧道成代宋称帝之前，萧贲从雍州还京。因襄阳是军事重镇，特让萧长懋代父任雍州刺史。

萧道成即皇位后，封萧长懋为南郡王。江南诸朝历代未有嫡皇孙封王，萧道成开此先例，足见对长孙的宠爱。

萧贲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长懋爱好文义，礼接文士，蓄养武人，亲信之徒布在朝廷。萧贲又常把狱讼交给他处理。萧贲到晚年好宴游，将尚书曹事亦分送给太子省视，太子由此威著内外。

萧长懋生性颇喜奢丽，东宫的殿堂皆雕饰绮丽超过了皇宫。一次，萧贲到豫章王萧嶷宅第去，回来时路过太子东宫，只见宫城气势宏伟，规模庞大，不觉大吃一惊，进而又想到如此壮丽的宫室，恐怕全京师的人都见到了，唯有自己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没想到太子竟如此胆大妄为，朝野百僚

又如此惧怕太子，欺瞒自己。萧贲只觉得一股子火气直冲脑门，厉声喝令：“监作主帅是谁？给我收捕下狱！”萧长懋听说父亲动怒，惶惶不知所措，急令部下掩藏罪证。萧贲对太子的所作所为，既恼火又伤心，狠狠地将他责备了一通。

萧长懋身体过于肥胖，所以很少出外游玩，整日呆在东宫。为取乐解闷，他常和部下在宫内玩弄羽仪，制造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乘坐的辇及乘舆。东宫与皇宫近在咫尺，而萧贲连一点风声都未听到。

永明十一年（493）正月，萧贲接到报告，太子病倒了，便亲到东宫探视。不久，太子病逝。萧贲亲往东宫，痛哭尽哀。下诏准太子穿袞冕之服举行葬礼，谥曰“文惠”。

文惠太子死后，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帝位继承人将是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是萧贲次子，与文惠太子同为皇后所生。他自宋末以来，便跟随父亲踏入仕途，经受政治、军事的各种熏陶。齐世，官居高位，多年任宰相，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深受宠爱。他思贤若渴，礼接下士，一时人才云集，八方辐辏。按萧子良的政治经验和威望，被立为继承人似乎不成问题，结果却大出人们所料。原来，萧贲在太子死后仔细检视东宫，发现了太子违反制度的服仪羽仪，大怒。又因萧子良与太子友悌，知情不报，连萧子良也嫌责起来。

经过反复考虑，当年四月，萧贲正式立文惠太子的长子、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东宫文武全改为太孙官属。

七月，萧贲病重，诏萧子良带甲仗入延昌殿侍奉医药。又虑朝野闻讯忧惶，人心不稳，乃硬撑着病体，召乐府奏正声伎。临终之时，萧贲慢慢睁开了双眼，吃力地扫视了一下周

围的人们，气喘吁吁地问：“太孙在哪里？”左右忙答：“太孙尚在殿外。”萧赧定了定神，一字一顿地说：“宣太孙入殿，东宫甲仗随之。”说完，微闭双目静待。不一会儿，太孙萧昭业匆匆赶到，萧赧伸出手，颤微微地拉住太孙，用尽全身气力说了句：“若忆翁，当好作！”又看了看次子萧子良，点点头，随后平静地死去。终年 54 岁。谥曰“武皇帝”，庙号“世祖”。葬于景安陵。

郁林王萧昭业

一、劣童心性 无赖行为

萧昭业是文惠太子的长子，小名“德声”，自少时便由竟陵王妃袁氏抚养。萧赜即位后，其父萧长懋被立为太子，他袭爵成为南郡王。萧昭业少时眉清目秀，举止文雅，口齿清楚，甚得爷爷萧赜钟爱。当时王侯每五日一入宫问讯，萧赜却常单独召萧昭业入宫，关切地询问他的饮食起居和读书情况。萧昭业爱好隶书，凡他写的字，萧赜都看得极为珍重，不准随便传出宫外。文惠太子去世后，萧赜因竟陵王萧子良不报告太子奢侈僭越之事而恼怒，开始嫌责子良，有意立萧昭业为皇位继承人。

永明十一年（493），萧赜逝世，萧昭业继位。萧昭业在爷爷的丧期即位。在百般疼爱他的爷爷的灵前，他放声痛哭，跪在地下久久不肯起来，引得观者无不垂泪，暗赞他孝顺、懂事。但一等入内，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有说有笑，又令乐队奏乐取乐，那些久跟在他身边的人对此丝毫不觉惊奇，一

如当初他为父亲文惠太子守丧时。

萧贲的遗体要移出太极殿了，萧昭业亲自安排指挥。因叔叔竟陵王萧子良在萧贲临去世时受到王融的极力拥戴，萧昭业对此耿耿于怀，特意派将率 200 人全副武装地守在太极殿西阶，监视正在中书省的萧子良。

为了报答那些为自己即位尽力的有功人员，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下诏假称遗诏，以武陵王萧晔为卫将军，西昌侯萧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又让心腹周奉叔、曹道刚临殿中警卫。

即位十余日，萧昭业下令收捕那个欲拥立竟陵王萧子良的中书郎王融。王融被捕入狱后，萧昭业令中丞孔稚珪奏王融险躁轻狡，招纳不逞之徒，又诽谤朝廷，要穷治其罪。萧子良听说王融被捕，心里非常沉重不安。王融是为拥立他而得罪的，现在连他都受到萧昭业的怀疑，处境困难，对王融的事是爱莫能助，连过问一下都不敢。正在他心神不宁之时，忽听到通报：王融派人来见。来人苦苦哀求萧子良救王融一命，萧子良只是唉声叹气，不敢答应。不久，萧昭业将王融在狱中赐死。

一日，萧昭业来到萧贲储钱的斋库，只见里面有钱数亿。萧贲在位期间，上库储钱五亿万，以备军国之用，斋库聚钱也超出三亿万，以作宫廷费用，其他金银布帛不可胜计。萧昭业尽情挥霍，为斗鸡玩，曾花数千钱买一只好斗鸡。又动辄赏赐幸臣群小，一出手就是十几万、几百万。不到一年，武帝萧贲时储的钱财就所剩无几了。

萧昭业喜爱的另一种恶作剧是带皇后何氏和诸宠姬到主

衣库去，打开大门，让她们拿宝器相投击，摔碎以取乐。各种宝器珍玩在他和皇后、宠姬的欢笑声中化为碎砾。在他的允许下，宦官和群小可到主衣库随意拿取喜爱之物。萧贲生前御用的甘草杖，则被宫人寸段，分而玩耍。

萧昭业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隆昌，不再延用武帝年号。

二、害人不成 反被人害

萧鸾受遗诏与竟陵王萧子良一起辅佐萧昭业，萧子良因受怀疑自身难保，深居简出不预国事；萧鸾则以尚书令的身份处理国家大政，培植一己势力。萧昭业逐渐觉得大权旁落了。对他的一些胡作非为，萧鸾又常谏阻，萧昭业多不听从，依然我行我素，在内心对萧鸾很忌恨，总想除之而后快。他深知，靠自己一人绝对不可能成功，必须找个有威望的人来协助。他选择了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最合适。

萧锵是萧道成第七子，雍容大度，很得人心。武陵王萧晔去世后，他就是皇室诸王中最年长的了，因此萧昭业对他很信赖。一次，诸王入宫问讯，萧昭业单独留下萧锵，问道：“公闻萧鸾对法身如何？”萧锵知其意，答道：“萧鸾在宗戚中年龄最长，且受寄于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能依靠的只有萧鸾一人，愿陛下不要以此为虑。”萧昭业听了，默默无言。退朝后，他对宦官徐龙驹说：“我欲与公共计取萧鸾，公既不同意，我不能独办。且再听任萧鸾专权一段时间吧。”

萧昭业所宠幸的有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阁将

军曹道刚、周奉权，宦官徐龙驹等。萧鸾上言请求诛杀徐龙驹。对此，萧昭业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但又不能拒绝萧鸾之请，只好忍痛杀了徐龙驹。这一来，他对萧鸾的忌恨就更加深了。

这时，萧昭业所信赖的萧谡、萧坦之见萧鸾大权独揽，又深得朝野之心，便自动依附萧鸾，劝其废帝另立，成了萧鸾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这一切，他完全被蒙在鼓里，毫不察觉。

一日，萧谡、萧坦之向萧昭业建议，周奉叔勇猛善战，应出镇外地，以为外援。萧昭业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以周奉叔为青州刺史。周奉叔请求封他为千户侯，萧昭业应允。后又因萧鸾的反对，仅封为曲江县男，食三百户。周奉叔知道后，在众人面前大发雷霆，拔刀相威胁。萧鸾连忙好言劝诱，周奉叔才消了气。

周奉叔率众出发到青州上任的那天，萧昭业忽然接到尚书省的报告，说周奉叔轻慢朝廷，已被处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周奉叔所率部伍刚刚出发，萧鸾与萧谡称有敕，召他回尚书省，将他殴杀致死。然后，向萧昭业做了报告。对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萧昭业虽然不满，但也无能为力，不敢说什么，只有可其奏而已。接着，萧鸾又以谋反罪杀了綦母珍之、杜文谦，萧昭业的主要心腹就被逐渐剪除干净了。

隆昌元年（494）四月，太傅、竟陵王萧子良病逝。萧子良对萧昭业有养育之恩，只因萧赜去世前夕王融拥立之事，萧昭业对他怀恨在心，严加戒备。他虽受遗诏辅政，萧昭业又给他加殊礼，让他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但他却

不敢干预朝政，整日忧心忡忡，终致忧虑成疾，一病不起而亡。萧昭业一直担心萧子良有异心，听到死讯后，兴奋异常，为萧子良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葬礼。

萧子良一死，萧昭业的心腹之患就只有萧鸾一人了。萧昭业急找中书令何胤商讨诛杀萧鸾事宜。何胤是何皇后的从叔，被萧昭业所亲信，让他入值殿省。他一听萧昭业要他杀萧鸾，非常害怕，绞尽脑汁找出种种理由劝说谏阻。萧昭业没主意了，只好打消念头。为了削弱萧鸾的势力，他又打算让萧鸾去居西州，中敕用事，凡国家大事由自己决断，不再关谕于萧鸾。

萧鸾惧怕夜长梦多，加紧行动。卫尉萧谡密召诸王典签，要他们不准诸王外接人物，以防止诸王听到风声。由于萧谡历二帝，皆为亲要之臣，诸王典签对他是敬畏交加，听到他的吩咐，无不俯首听命。尚书左仆射王晏、丹阳尹徐孝嗣等也与萧鸾通谋，赞成废掉萧昭业另立。

七月二十二日，在萧昭业正准备秘密杀掉萧鸾的时候，萧谡奉萧鸾之命，率兵入宫，先碰上曹道刚与中书舍人朱隆之，二人未及反抗就被杀死。直后将军徐僧亮见状大怒，急呼宿卫兵众“以死相报”，话音刚落，立即被斩。萧鸾与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秀等朝廷重臣也随后入宫。

这时，萧昭业正在平时举行宴会的寿昌殿，听说外面有变，吓得面如土色，急忙密写手敕，召萧谡入殿应付。然后，又令人关闭内殿各房阁。正在他惊慌失措的时候，萧谡已引兵进入寿昌殿。直到这时，萧昭业才知道引兵废他的正是他

所信任依赖的萧谡。他扭头逃往宠姬徐氏房内，拔剑自刺不中，又以帛缠住脖子。萧谡率兵士冲入延德殿，众宿卫将士纷纷操弓盾欲拒战，萧谡厉声喝道：“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平时皆隶服于他，所以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萧谡入殿，将萧昭业接出。宿卫见萧谡所取之人原来是皇帝，各欲自奋，萧昭业竟默默不语，一言未发。众人见状，失望地各自散去。萧昭业被萧谡等引至延德殿西弄害死，时年 22 岁，葬以王礼。萧鸾以太后令废其为郁林王，废何皇后为王妃，何姬与诸嬖幸皆伏诛。

海陵王萧昭文

隆昌元年（494）七月，西昌侯萧鸾废弑皇帝萧昭业，议立萧昭业的弟弟新安王萧昭文。这样，年仅 15 岁的萧昭文被迎立入宫中，举行即位仪式，当上了傀儡皇帝。

萧昭文是文惠太子萧长懋第二子，曾任济阳太守、南豫州刺史、扬州刺史等职，因年幼由僚佐行府州事，未亲政事。即位后，萧鸾辅政，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要先咨而后行，不得一点自由。

当年十月，刚当了几个月皇帝的萧昭文被迫退位，萧鸾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萧昭文退位后，被降封为海陵王。萧鸾下诏，要海陵王依汉朝东海王刘疆故事，给虎贲、旄头、画轮车，给予优厚的供奉。十一月，萧鸾谎称萧昭文有病，频频派御医前去看视，趁机下了毒手，杀害了萧昭文。

萧昭文死后，萧鸾依汉东海恭王刘疆故事，为他以帝王之礼举行了葬礼。谥曰“恭王”。

明帝萧鸾

一、积极行动 废帝摄政

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侄子，父亲萧道生为萧道成的二哥，卒于宋世。萧道成念其自幼丧父，非常疼爱他，将他抚育成人，待如亲生儿子。萧鸾与堂兄弟们一起长大，事事处处谦让有礼，乖觉听话，办事有条不紊，讨人喜欢。

南齐建立，萧鸾被封为西昌侯，历任侍中、郢州刺史等职。那时王公大臣上朝或出游皆乘牛车，别人都想方设法显示威风，萧鸾则与众不同，乘下帷车，仪从皆如素士，不明真相的人都猜不出他是西昌侯。萧鸾如此节俭，不慕荣华，给萧赜留下了极佳的印象。至萧赜晚年，大肆杀戮那些有可能篡夺皇位的王公大臣，对萧鸾却丝毫未起疑心，临终时还遗诏要他与竟陵王萧子良一起辅佐幼主，担任侍中、尚书令，参与大小朝事。

萧赜刚刚咽气，中书郎王融欲强行拥萧子良为帝，萧昭

业与手下人束手无策，焦急万分，是萧鸾硬闯入宫，扶萧昭业登上皇位。通过这件事，萧鸾提高了威望，朝野内外人心渐渐归向于他。小皇帝萧昭业由此把他视为股肱之臣，朝政不论大小皆委于他。萧子良受怀疑忧虑成疾，不问朝政，唯挂虚名而已，实权完全落在萧鸾手中。后来，萧鸾又不露声色地将萧昭业的心腹杨珉、徐龙驹、周奉叔、綦母珍之、杜文谦等一一杀掉，而多数还是由萧昭业下令诛杀的，弄得萧昭业既心疼又无可奈何。随着萧鸾权势日隆，他与萧昭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白热化了，竟陵王萧子良去世后，二人的冲突就更明显了。

萧鸾深知机不可失。经一番谋划，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先是要卫尉萧谌密召诸王典签，让他们严密监视诸王，不准诸王与外人交往，以免听到什么风声。下一步是争取先朝旧臣们的支持。

正当萧鸾紧锣密鼓加紧准备之时，征南谘议萧坦之向他密报，萧昭业已听到传言，心有疑虑，直阁将军曹道刚正秘密准备，想要杀掉萧鸾等人。萧鸾听了，又惊又急，希望负责宫廷保卫的卫尉卿萧谌举兵废帝马上行动。而萧谌却在那里按兵不动，想等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内迁入京后，借其势力再起事。萧鸾深怕夜长梦多，事情有变，连忙找萧坦之，要他说服萧谌。萧坦之一听，心急火燎地赶去见萧谌，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废天子在古今都是大事。我近来听说曹道刚、朱隆之等已开始怀疑了。卫尉明日若不举事，就再也来不及了！小弟我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听祸败，正应做其他打算了！”萧谌听了，大吃一惊，答应马上起兵废

帝。

到了动手的这一天，萧鸾先派萧谡领兵入宫，自己引兵自尚书省入云龙门，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皆跟随其后。萧鸾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双目圆睁，表情严肃，但内心却紧张、恐惧，以至进了云龙门后掉了三次鞋。萧昭业毫不反抗，束手就擒，萧鸾顺顺当当完成了废帝大事。

萧鸾杀了萧昭业后，刚要找人起草太后诏令，徐孝嗣走近前来，从袖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令，萧鸾接过一看，不由心花怒放。第二天，以太后令发布全国：追废萧昭业为郁林王，废皇后何氏为王妃，迎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

朝中大臣都被召入宫中，听关于废帝另立的宣布。大部分人虽感到震惊，但见木已成舟，又慑于萧鸾之威，只好唯唯听命。

二、杀戮诸王 废帝自立

萧鸾迎立 15 岁的萧昭文为帝后，完全操纵了朝政，萧昭文只是他发号施令的幌子而已。新皇帝刚继位，就发布诏令封萧鸾为宣城郡公，任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故人们又称其为“录公”。

为了树立一己势力，萧鸾任命身有残疾的始安王萧遥光为南郡太守，破格提升中书郎萧遥欣为衮州刺史。二人都是萧鸾的哥哥萧凤之子。他自己的孩子年龄尚幼，所以特别倚重这几个侄子。

对他废帝另立的行动最反感的，恐怕就是高帝、武帝的子孙了。司徒、鄱阳王萧锵是萧昭业的叔叔，萧昭业被废时，他竟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萧昭文被立后，萧鸾权重内外，朝野皆知其有不臣之志。萧锵对此很担忧，便乘车到萧鸾处造访，以探其志。他刚一进门，萧鸾来不及穿好鞋，就急急忙忙跑到车后迎接，又恭恭敬敬引萧锵入内。二人落座，说起国事、家事，萧鸾声泪俱下，痛心不已。萧锵见他如此诚恳，也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

一日，萧鸾忽然接到密报：萧锵与随王萧子隆密谋起事。萧子隆是武帝萧赜第八子，年方 21 岁，有文才，长得身高体胖，萧鸾在萧赜诸子中最害怕他。萧鸾接到密报，既震惊，又窃喜。他一直对萧锵、萧子隆很不放心，知二王在皇室和朝野中极有影响。过去苦于找不到借口杀二王，现在天赐良机，正好下手。当夜，二王被杀，家财皆封籍。

武帝萧赜第七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听到叔叔萧锵和弟弟萧子隆的死讯，气得咬牙切齿，决意举兵攻打京师。

此时，萧子懋的母亲阮氏尚在京师建康，他怕举事后母亲遭害，便秘密派人带信入京迎母到江州。阮氏读信后，忙将此事告诉同母异父的哥哥于瑶之要主意，于瑶之又马上将此事密报萧鸾。萧鸾闻报毫不迟疑，立即假黄钺，派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又遣裴叔业和于瑶之先袭江州府驻地寻阳（今江西九江）。萧子懋闻讯，率府州兵力据城自守。于瑶之的哥哥于琳之在萧子懋府中任中兵参军，他假作关心，劝萧子懋重金贿赂裴叔业，使其退兵以免祸。萧子懋便派他前往。于琳之见到裴叔业，报告了城中的虚实，劝其马上出兵。

裴叔业依其计，派四百人随于琳之入州城，江州僚佐见状，纷纷奔散。于琳之亲带二百人拔刀冲入斋内，命人杀死了萧子懋。

萧子懋死后，萧鸾开始对诸王大开杀戒。他首先派平西将军王广之率队袭击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将毫无戒备的萧贲第五子、年方 23 岁的萧子敬杀死。

接着，派徐玄庆前往江陵，伺机杀害文惠太子第三子、荆州刺史、临海王萧昭秀。萧昭秀只有 12 岁，因得西中郎长史何昌寓保护才暂免杀身之祸，后改封巴陵王。同时，派裴叔业，称奉旨前来杀害高帝萧道成第十五子、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19 岁的萧锐怯懦无能，俯首就戮。

萧鸾又任命吴兴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要他加害萧道成第十八子、郢州刺史、晋熙王萧铄。孔琇之推辞新职，因萧鸾不准，遂绝食身亡。萧鸾只得令裴叔业前往郢州，杀死了 16 岁的萧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也被裴叔业杀死。

中军将军、桂阳王萧铄是萧道成第八子，与鄱阳王萧锵齐名。萧锵好文章，萧铄好名理，故世人将兄弟二人并称为“鄱桂”。萧锵被杀后，萧铄心中不安，特到萧鸾处试探。回府后，萧铄面带悲色，对左右说：“录公待我殷勤有礼，流连不能已，而貌有惭色。由此看必要杀我。”果然，当夜三更中，萧鸾派兵围其宅，将其杀害。

在萧道成诸子中，萧鸾最畏惧江夏王萧锋。萧锋是萧道成第十二子，有才行，勇猛力大。一次，萧鸾与他交谈，说萧遥光有才力，可委大任。萧锋暗刺他说：“遥光之于殿下，犹如殿下之于高皇帝，卫宗庙，安社稷，实可长远寄希望于

他啦。”萧鸾听了，脸色顿变。萧鸾诛杀诸王，萧锋又写信怒斥，所以萧鸾很怕他，不敢像杀其他王那样，夜围住宅而害之，便另生计，派他兼任祠官，以便伺机行事。一天夜里，萧锋在太庙值班，一队兵士冲入，乘其不备将他抓获。萧锋出门登车，兵士们刚欲随后登车，他挥拳左右开弓，将数人击倒在地，后因寡不敌众而被害。

典签柯令孙奉命杀害建安王萧子真，19岁的萧子真是萧赜第九子，吓得浑身发抖，逃入床下，柯令孙伸手将他拉出。萧子真跪地哭泣，请求废为奴隶以求生，柯令孙不听那一套，将他杀死。

萧鸾又派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南兰陵太守、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是萧赜第十三子，虽只有16岁，但英勇果断，为人不凡，城内又有守兵。萧鸾怕他不肯俯首就死，问计于典签华伯茂。华伯茂与茹法亮赶往南兰陵，至郡后，茹法亮向萧子伦宣示赐死诏书，华伯茂亲自手执鸩酒逼其饮下。

萧鸾杀害诸王，皆令典签动手，诸王竟无一人敢反抗。典签为萧鸾出了大力，萧鸾也由此深知典签之弊，为了自己的后代免受其害，特下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以奏闻，不必再遣典签入都。”从此以后，典签的权势渐渐减轻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萧鸾以皇太后名义下令，废掉了傀儡皇帝萧昭文，自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建武。

为使自己称帝更加名正言顺，萧鸾宣布自己为高帝萧道成第三子，又追尊去世的父亲萧道生为景皇帝，母亲为懿后。他的哥哥萧凤死于宋朝，此时也被追封为始安靖王，又改“凤庄门”为“望贤门”，将太极东堂上所画凤鸟题为“神

鸟”。改鸾鸟为“神雀”。

三 重用谏臣 诛灭不轨

萧鸾即位后，政事不分大小巨细，皆要亲自过问、处理。纲目亦过分细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的常行职事也莫不请示汇报，取决于诏敕，文武官员的任用选换也不归吏部管理，由他一人说了算。萧鸾事必躬亲，一是因为他年轻时就颇具吏才，二是他以吏事权诈得国，唯恐臣下也步其后尘。一日，他接到南康王侍郎钟嶸的上书，称古者明君是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萧鸾阅后心中不快，对太中大夫顾暲说：“钟嶸是什么人，竟欲断朕机务？卿认识他吗？”顾暲答：“钟嶸虽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纳之处。况且繁碎的职事，各有所司；今人主总而亲揽，是人主愈劳而臣下愈逸，正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臣匠斫’。”萧鸾一听话不投机，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以节俭不慕奢华而闻名的萧鸾，称帝后更大张旗鼓标尚节俭。他下诏罢武帝萧赜所起的新林苑，将地还给百姓；废文惠太子萧长懋所起太子东田，斥卖于民间；武帝萧赜时的舆辇舟乘上的金银饰物，全部剔除给主衣库收藏，而掖廷的宫殿服御却一无所改。太官元日为他上寿，席上有银酒杯，萧鸾很不高兴，要人马上将其击碎。不过他在宫中设宴，却是银器满席，异常华丽。

像萧颖胄这样直言的大臣，萧鸾晓其忠心，故不但不怪

罪，反而加以重用。治书侍御史薛聪为人耿直，弹劾百官，不避强权。一些犯有过失的大臣，萧鸾想宽恕，薛聪总是毫不相让，据理力争。萧鸾很欣赏他，常说：“朕见薛聪，不能不憚，何况其他人呢？”贵戚勋贵畏惧他，不敢放肆。萧鸾对他特别看重，任其为直阁将军等职，亲卫禁兵全交给他管领。群臣罢朝之后，薛聪总是陪侍帷幄。凡时政得失，动辄匡谏，多被听允。

对其他一些大臣，萧鸾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萧谡助萧鸾废萧昭业，立了头功。当初，萧鸾许诺事成之后，任他为扬州刺史，然而却任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谡非常不满。由于他的功大，兄弟都跟着沾光。萧谡封衡阳郡公，哥哥萧诞封安复侯，任为司州刺史；弟弟萧誨封西昌侯，满门显赫，令人羡慕。萧谡自恃功高，常常干预朝政。

建武二年（495）六月的一天，萧鸾与萧谡及尚书令王晏等几人设宴欢聚，尽兴而散。众人告辞时，萧鸾又留萧谡说话。过了一会儿萧谡告辞，来到华林阁，突然数名执仗卫士走近，不由分说抓住萧谡，把他押回。萧鸾不愿亲自出面，派左右莫智明数说萧谡道：“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卿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也达极点了。卿恒怀怨望，说什么炊饭已熟，合甑给与别人！今赐卿死！”杀死萧谡后，萧鸾还杀了萧谡的弟弟萧誨，又派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让他杀死了萧诞。

一次，萧鸾仔细查看武帝萧赜时的诏书，发现写给王晏的手敕竟有三百余纸，其中有永明八年（490）萧赜手敕，问萧鸾可否代王晏任吏部尚书，王晏回称：“萧鸾清干有余，然

而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王晏是萧赜的心腹，萧鸾要废萧赜的儿子萧昭业，他又欣然推奉。萧鸾即位后，王晏自认为佐命新朝，便常在人前菲薄武帝萧赜，引起众臣反感；他在新朝任尚书令，独断专行，内外要职都安插上他的人，常与萧鸾争用人，令萧鸾感到无法容忍。

对王晏，萧鸾一方面要用他，另一方面又厌恶、猜忌。他想除掉王晏，又怕人说他滥杀功臣，犹豫不定，难下决心。侄子萧遥光看出他的心思，劝他诛王晏。奉朝于文粲密探萧鸾之意，投其所好，告发王晏有异志。萧鸾的心腹陈世范又密告王晏欲趁皇帝南郊祭祀时在途中与武帝故主帅共同起事。建武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萧鸾召王晏入华林园，将其杀死。王晏的两个儿子也同时遭害。北中郎司马萧毅平日好弓马，为萧鸾所忌，便被陷害与王晏同谋，一同被杀。

四、平定叛乱 心安身逝

公元498年，萧鸾病重，为讨个吉利，遂于当年四月改元永泰。

改元不久，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王敬则是高帝、武帝时旧将，见萧鸾诛杀旧臣，心中不安。萧鸾外表上对他很客气、很尊重，而内心却甚为猜忌，密切防备。他曾多次派人去探望王敬则，看其身体如何，一餐能吃多少饭，问其能否带兵等。听说王敬则身体日见衰老，再加上居于内地，威胁不是很大，萧鸾才稍觉宽心。

萧鸾病重不起，对王敬则特别放心不下，便任命光禄大

夫张环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王敬则。消息传到会稽，王敬则性情暴烈，又拥有兵众，屡经战阵，自以为无人能敌，故决定起兵反叛。只用二三天的准备时间，就打出拥戴故豫章王萧嶷之子、南康侯萧子恪的旗号，发兵起事。

萧鸾得知王敬则反，立即命人杀死了王敬则的几个儿子，又调兵遣将进行镇压。王敬则举兵反叛，打着拥立萧子恪的旗号，而萧子恪此时正好又不在京师，朝廷又不知其去向，所以萧鸾特别感到紧张，他强撑病体，亲自主持大务。萧遥光劝他斩草除根，尽杀高武帝子孙，以防不测。于是，在京的王侯全被召入宫。他的儿子晋安王萧宝义和侄子江陵公萧宝览住中书省。高、武帝诸孙都安排在永福省，每人只准带两名随从，超过者依军法从事；年幼的孩子乳母可随入。当天夜里，萧鸾命太医煮药，又令人准备了数十副棺木，只等三更一到，高、武帝诸孙全都要处死。准备完毕后，萧鸾自觉病体沉重，难以支持，便睡下休息，令左右到时再叫醒他。

正当高、武帝诸孙惊恐万状之际，萧子恪为躲避王敬则，星夜兼程赶回京都。得知萧子恪的情形，萧鸾慢慢放松下来，下令给王侯供饭。第二日又全部将他们遣还回第。这样，高、武帝子孙才算侥幸躲过了一场大难。

王敬则率实甲万人过钱塘江，百姓因其是高、武帝时旧将，纷纷担篙荷锬踊跃响应，追随者达十余万众，声势浩大。行至葬有萧道成及先人的武进陵，王敬则恸哭而过，众人莫不感动。此时萧鸾病情已非常严重，朝廷百官闻知王敬则大军向建康突进，莫不震惊。台军与王敬则激战于曲阿长冈埭。

不久，重病在身的萧鸾接到捷报：台军大败王敬则军，王敬则在战阵上被杀。那些跟随王敬则造反的晋陵民众，按律当斩者甚众，晋陵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动，不足穷法。”萧鸾深知宽容得人心之重要，下令不究叛民之罪，避免了一场血腥大屠杀。

王敬则之乱平定之后，萧鸾一病不起。永泰元年（498）七月，萧鸾病逝，终年 47 岁。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葬于曲阿兴安陵。

东昏侯萧宝卷

永泰元年（498）七月，齐明帝萧鸾病逝，太子萧宝卷即位。萧宝卷是萧鸾次子，其兄萧宝义自幼残废，故得父亲宠爱。原名明贤，萧鸾在萧昭业在位时辅佐朝政、大权在握，特改为宝卷；萧鸾称帝后，他被立为太子，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一、排斥诸王 诛杀六

贵

公元 499 年，萧宝卷即位的次年正月，改年号“永元”。他即位时只有 16 岁，所以按照其父遗诏，由顾命大臣辅佐朝政。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值日于内省，分日帖敕，时称“六贵”。

萧宝卷为太子时，不好学，贪玩，嬉戏无度。性情重涩，少言寡语。即位后，他不爱结交朝士，只亲信宦官及左右捉御刀者和应敕者。即位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并不能随心所欲

地游玩行事，这约束力来自“六贵”，主要的又是二江。

江 昶、江祀兄弟的姑姑，是萧鸾的母亲，所以萧鸾特别看重他们，虽然临终时顾命群公，而最信任的却是江氏兄弟，兄弟俩因此对小皇帝也最严厉。萧宝卷要行之事，徐孝嗣不敢阻拦，萧坦之偶尔劝阻几句，江 昶却不同，是坚决制止，弄得萧宝卷浑身不自在，心中忿忿然。他非常信任的左右茹法珍、梅虫儿等，每欲弄权，也常遭江 昶裁抑，故茹法珍等人对他也是切齿痛恨。

萧宝卷愈来愈不听约束，任用群小，游戏无度，江 昶便决计废帝另立。他的意思是立明帝萧鸾第三子、萧宝卷的同母弟江夏王萧宝玄。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刘暄的反对。刘暄是萧宝卷、萧宝玄、萧宝寅的舅舅。萧宝玄任郢州刺史时，他任郢州行事，对年幼的萧宝玄过分苛刻。因此，萧宝玄对刘暄非常不满。刘暄知萧宝玄对他不满，故时刻提防，不同意立其为帝。他的意思是立建安王萧宝寅，这样，他既可以居母舅之势操纵朝政，又与萧宝寅了无嫌隙，无所顾忌。

到底立谁好呢？江 昶又同萧遥光密谋，而萧遥光想立自己为帝，当他把打算微微透露后，江毫无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告退。江 昶把废立之谋告诉弟弟江祀，江祀倒觉得少主难保，劝他立萧遥光为帝。

刘暄知江氏兄弟有立萧遥光之意，很不高兴，因萧遥光若立为帝，他就要失去母舅之尊，所以坚决反对。这样一来，江 昶迟疑不定，久而不决。萧遥光大怒，派左右黄昙庆密于青溪桥刺杀刘暄，黄昙庆见刘暄卫士随从众多，未敢动手。

刘暄发觉萧遥光欲暗害他，暗暗合计一番，马上向萧宝

卷告发江氏兄弟欲立萧遥光为帝。萧宝卷一听，耳边立刻响起父亲临终遗言：“作事不可在人后。”他立即命令：收捕江氏兄弟！

杀害江氏兄弟后，萧宝卷召萧遥光入宫，将二人之罪告诉他。萧遥光大惊，回到中书省后就号啕大哭，装起疯来，从此称病不入台城。

江氏兄弟一死，再无人敢对萧宝卷管头管脚的了，遂无所忌惮、随心所欲胡闹起来。他日夜与近习在后堂鼓叫戏马，常常五更就寝，至晡（午后三时至五时）才起。群臣朝见之日，他在傍晚时分才懒洋洋地来到，有时就干脆借口天色已暗，不再上朝，遣群臣回家。台阁奏案常一月或数十天才报，有的甚至不知去向。宦官们包鱼肉回家，用的全是中央五省的黄案。整个朝廷乱成了一团。

正当萧宝卷玩得昏天黑地之时，萧遥光加紧了武装起事的准备。他当初密谋与弟弟荆州刺史萧遥欣共同起事，由萧遥欣引兵自江陵急下攻建康，他于内接应。不巧，萧遥欣病卒，计划无法施行。后来，荆州兵将不少人护送萧遥欣的灵柩回京都，萧遥光一见有了主意。当初其弟豫州刺史萧遥昌去世后，部曲全归萧遥光，现在荆州又有不少人来到京都，何不借二州兵力来一个武装起事？

萧遥光正忙于密谋，忽接到圣旨，要他入宫，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萧宝卷诛杀江氏兄弟后，怕萧遥光不自安而闹出什么事来，就准备任其为司徒，给他一个高位，让他回家安心养病。萧遥光心中有鬼，不敢入宫，于下午晡时在东府东门纠集二州部曲，以讨刘暄为名起兵。听说萧遥光反叛，台

城中人心惶惑，不知如何是好，萧宝卷忙诏令徐孝嗣入台城，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后台军终于击溃了叛军。萧遥光见大势已去，回到小斋帐中，秉烛自照，神不守舍。台军冲入，萧遥光慌忙灭掉蜡烛，爬到床下藏起来。军人推门而入，把他从暗中牵出斩首。

平定萧遥光之后，萧宝卷下诏赏赐有功人员。萧坦之因报告萧遥光造反有功被升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但由于他做事刚狠自专，萧宝卷的手下对他又怕又恨，因此常在萧宝卷面前攻击他。萧遥光死后 20 余日，萧坦之和儿子萧赏全都被萧宝卷派来的士兵杀死。

茹法珍等又在萧宝卷面前诬告刘暄有异谋。萧宝卷于是下令杀死刘暄。

“六贵”中只剩下司空徐孝嗣了，他文士出身，事事处处不敢违抗萧宝卷及其手下近习的意愿，故名位虽重，仍能为萧宝卷所容。由于他名高望重，有人极力劝他废掉昏暴残忍的萧宝卷。徐孝嗣虽有此想法，却迟迟不见行动。而此时众嬖幸对徐孝嗣也开始讨厌起来。

一日，萧宝卷下诏召徐孝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侍中沈昭略入华林省。三人入华林省后，茹法珍受命送来了药酒。徐孝嗣、沈文季默默不语，沈昭略大怒，骂徐孝嗣道：“废昏立明是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说完，拿起盛酒的小瓿投在徐孝嗣脸上，说：“让你做个破面鬼！”徐孝嗣并不恼怒，只管埋头饮酒，酒至斗余而卒。其子徐演、徐况，萧宝卷也不放过他们，将二人杀死。

至此，“六贵”全被杀害，众臣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二、平叛除障 肆意秽行

永元元年（499）十一月，太尉陈显达于江州举兵反，京师震惊。陈显达是高、武帝时旧将，明帝萧鸾在位时诛杀旧臣，陈显达内怀危惧，小心谨慎，曾以已达 70 高龄为由请求告退，萧鸾不许。萧宝卷即位以后，他惧祸不愿留在建康，被任为江州刺史后，欣喜万分，连忙登程赴任。萧宝卷屡诛大臣的消息不断传到江州，陈显达心里非常紧张。待“六贵”死尽，朝野又传闻朝廷将遣兵袭击江州，陈显达不愿坐以待毙，立即举兵；又致信朝中重臣，历数萧宝卷罪恶，声称欲奉建安王萧宝寅为主，待平定京师后就西往郢州迎接大驾。

萧宝卷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众军抗击陈显达。不久即传来消息，陈显达率军击败朝廷军队，乘胜进袭宫城。宫城大骇，闭门设守。陈显达亲率数百步兵在西州前与台军激战，几个回合下来，陈显达大胜。后来朝廷大军继至，陈显达寡不敌众，败退下来，被刺落马斩首。

诛灭陈显达，萧宝卷以为从此无人约束与威胁自己了，愈发骄纵不羁，京师百姓深受其害。他渐渐迷上了出外游走，一个月要出游 20 余次。每次出游，左右盛气凌人，尽驱沿途人家，只留下一座座空宅。百姓一闻鼓声大作，顾不上穿衣登靴，立刻呼儿唤女逃离住宅，一旦行动迟缓被萧宝卷等遇上，即刻丧命。京师百姓遭其骚扰，苦不堪言。四民废业，婚冠丧葬皆不得依时而行事，甚至死了人都无法埋葬，只好弃尸路边。

萧宝卷的另一爱好是骑马，专门由东治营兵俞灵韵教他。他在郊外置射雉场²⁹⁶处，经常奔走往来于各场，毫无倦意。

“远君子，近小人”也是萧宝卷的主要特点之一。他所宠信的有左右31人，黄门10人。直阁、骠骑军徐世标是他的杀手，每有杀戮之事，皆由徐世标执行。陈显达反，虽用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却掌在徐世标手中。后来，徐世标得罪了萧宝卷，被禁卫军杀死。宦官王宝孙只有十三四岁，号为“侏子”，最有宠，连梅虫儿之辈也在其下。他参预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诏敕，甚至敢骑马入殿，诋诮天子。公卿大臣见了他，无不恭恭敬敬，屏息静气。

对所宠幸的潘贵妃，萧宝卷是有求必应，凿金为莲华贴地，令潘妃在上面行走，他在一边赞赏：“此为步步生莲花。”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也极受萧宝卷宠信，与茹法珍一起被称为“阿丈”，另外梅虫儿、俞灵韵为“阿兄”。他曾与茹法珍等一起到潘宝庆家，亲自汲水，帮助厨子做饭。潘宝庆狗仗人势，玩弄权术，诬陷商人有罪，往往是一家被陷，邻里数家一起遭殃。又请求将没收的田宅资财赐给他。为了防止后患，又杀尽被害之家的男口。搞得民不聊生。

萧宝卷身边的提刀左右及应敕者，皆是其亲信，在朝中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被呼为“刀敕”。“刀敕”们的家，成了萧宝卷经常去游宴的地方，遇有吉凶之事，也必去庆吊。整个朝廷是小人得势，皇帝昏狂无道，大臣朝不保夕，百姓苦不堪命，社会动荡不安，一场大的危机一触即发。

三、无道引祸 侥幸取胜

豫州刺史裴叔业当年为萧鸾诛杀诸王出了大力，官居重位。萧宝卷即位后杀戮大臣，身为边镇重臣的裴叔业心中不安起来，怎样才能既避免杀身之祸，又能保全荣华富贵呢？经反复权衡利弊，裴叔业终于在永元二年（500）正月奉表降魏。

裴叔业投降北魏的消息传到建康，满朝哗然。萧宝卷命平西将军崔慧景率水军讨伐寿阳。大军出发之日，萧宝卷命设长围，亲自出面为崔慧景送行。他身穿戎服坐于楼上，召崔慧景单骑入见，不得带一人跟随。二人交谈数言，崔慧景就显得有些心神不定，急忙告辞而去。及出城，崔慧景不觉喜形于色。大军行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以外数十里处停下，崔慧景召集诸军主，对他们说：“吾荷三帝厚恩，又担当顾托之重任，今幼主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吾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诸君意下如何？”众皆齐声响应。于是，回军广陵，司马崔恭祖开城门迎接，随后又挥师准备渡江直指建康。

崔慧景既举兵，马上派人奉迎江夏王萧宝玄为主。因为萧宝玄娶徐孝嗣之女为王妃，二人感情融洽。萧宝卷诛徐孝嗣后，诏令萧宝玄离婚，萧宝玄虽表面服从，心中却忿忿不平，所以崔慧景认定他必会赞成举事，故奉他为主。没想到萧宝玄却立斩来使，又发动将吏守城。萧宝卷闻讯大喜，忙派人前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助守。崔慧景将要渡江，萧宝玄秘密派人前去联系，杀司马、典签与朝廷使者，开门迎

崔慧景入城，把萧宝卷打了个措手不及。

崔慧景指挥大军顺利过江，萧宝玄乘八人抬的平肩舆，手拿绛麾，随军赶往建康。萧宝卷急忙调兵遣将迎战，但诸将都不是崔慧景的对手，全被杀得溃不成军，只好紧闭宫门，不敢出战。崔慧景引军将台城紧紧包围住，又称宣德太后令，废萧宝卷为吴王。

正当台城岌岌可危时，外面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局势暂时得以缓和。原来，陈显达举兵反时，萧宝卷又效法其父，召诸王入宫。巴陵王萧昭胄和弟弟永新侯萧昭颖一想起永泰年间的恐怖情况，就忍不住颤抖起来，兄弟二人化装成和尚，藏匿于民间。崔慧景引兵包围台城，二人恢复本来面目，前来投奔。崔慧景本来奉萧宝玄为主，见到萧昭胄，又想奉其为主。因为萧昭胄是萧子良之子，是武帝萧赜的孙子，而萧宝玄是明帝萧鸾之子，拥立武帝之孙好像更加名正言顺。但到底拥立谁，崔慧景又一时难下决心。这时的崔慧景已开始骄傲起来，认为台城旦夕可拔，就不大急着攻城，而是整日和处士何点一起谈论义理、佛教。他那里高谈阔论，兴致勃勃，不管军事，手下将领开始不满，军心也有所涣散。

萧宝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急召豫州刺史萧懿赴援建康。密使赶到时，萧懿正在吃饭，一接诏令，立刻投箸而起，率数千人渡江赶赴建康。夜里，台城军队见外面燃起一片火把，知道援军已到，大受鼓舞。萧懿一仗击败崔慧景之子崔觉，又乘胜进军，崔恭祖投降。崔慧景兵败如山倒，只好弃众而逃，后被渔人斩首。

萧宝玄兵败后逃亡数日才降，萧宝卷把这个同母弟召入

后堂，几天后，令人将其杀死。

崔慧景包围台城达 12 天之久，建康人都以为他必胜无疑，因此，跟随他造反的人很多，萧宝卷下诏赦免其罪，而此时嬖幸专权用事，不依诏令，我行我素，杀人越货，乱诬贼党。

四、兵临后宫 被杀毙命

平定崔慧景后，萧懿以功升任尚书令。表面看官高位重，但实际上由于放弃了兵权，成了无权无势的空头尚书令。有人见萧懿德高望重，其弟萧畅任卫尉，负责宫廷保卫工作，就劝他趁萧宝卷出门之际，举兵废帝另立，萧懿不从。

嬖臣茹法珍、王□巨之等畏忌萧懿，便在萧宝卷面前挑拨说：“萧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处境危险，命在旦夕。”萧宝卷虽贪玩，但在猜忌重臣方面特别有灵气，听人一说，马上警觉起来，果断地下了收捕萧懿及其诸弟的决心。十月，萧宝卷于尚书省赐药给萧懿，萧懿饮药而死。同时，朝廷又紧急搜捕萧懿在京都的弟弟和侄子，杀害了其弟萧融，其他人皆藏于民间，幸亏无人告发，才幸免于难。

萧懿一死，其弟萧衍以雍州兵力起事。萧宝卷忙派辅国将军刘山阳率三千人前往江陵，欲会合荆州军，袭击襄阳。然而，雍州刺史萧衍联合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设计杀死刘山阳，荆雍二州共同举兵而反！荆、雍二州为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地广粮足兵强，荆雍联合，声势浩大，不可轻视，所以萧宝卷急忙下诏讨伐荆、雍，宣布中外戒严，一时全国笼罩在一片

紧张气氛之中。

永元三年（501）三月，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即皇位，改年号为“中兴”，遥废萧宝卷为涪陵王。这样，南齐有了两个朝廷，一个是萧宝卷为首的朝廷，另有一个名义上以萧宝融为首的西台。

萧衍率大军东下，与萧宝卷的军队展开激战。而萧宝卷却不以战事为意，依然游乐如初。

正在这时，京师里又发生了一起事变：桑偃与萧寅密谋立巴陵王萧昭胄。萧昭胄与弟弟萧昭颖在崔慧景起兵围建康时曾前往投奔，崔慧景失败后，兄弟二人向台军自首，萧宝卷未治其罪，仍准他们以王侯还第，但二人心中一直不安。桑偃当年是萧子良的防阁将军，见萧宝卷昏狂无道，遂与萧寅密谋，欲趁其出游之机将兵奉萧昭胄入台城，闭上城门，然后号令天下。但事不凑巧，正碰上萧宝卷建造芳乐苑，一个月也未出游，此计无法实现。桑偃又打算召募勇士百余人，从万春门强行突进，擒住萧宝卷，萧昭胄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不同意。因此，他们的废立之谋久久不得实现，其中一个人怕时间久了阴谋暴露，就主动去告发他们，萧寅发现后，派人将其杀死。后来，官府从死者身上搜出了他们的密计，萧昭胄兄弟与桑偃等皆遭杀害。

这时，西线战事已非常紧张，萧衍率军在加湖（今湖北黄陂县东南）一战击溃了萧宝卷的军队，又进逼江州。大将江州刺史陈伯之被迫投降，萧衍乘胜直逼建康。萧宝卷闻知事情紧急，这才停止玩乐，慌忙作固守的准备，左右二尚方与东西二冶里扣押了大量犯人，按萧宝卷的命令，不少囚犯

被放出来充实军队，不可活者斩首，朱雀门内每日都杀百余人。

萧衍大军来到建康附近，萧宝卷命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率精兵 10 万余人于朱雀航南列阵，宦官王宝孙手持白虎幡督战，又开航水以绝退路，准备背水一战。两军经过激战，王珍国等渐不能支，开始败退。萧衍军长驱直至宣阳门。

不久，东府城、新亭、琅邪等城守将纷纷降于萧衍，张环弃石头城还宫，台城已失去屏障，萧宝卷命烧六门内诸营署、官府，驱逼士民全部进入宫城，闭门自守。宫城被萧衍军似铁桶般严密包围起来。处于长围之中的萧宝卷并不着急，他与左右商量，认为陈显达当初是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也只有十几天即败走，所以这次也只准备了 100 天的粮食和柴草。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萧宝卷仍白天睡大觉，晚上起来玩乐，完全像平时一样。萧宝卷后堂储有不少木头，有人请求拿去加强城防，他舍不得，要留下以后建宫殿。对金银雕镂杂物，更是加倍向民间索求，结果引得众人怨忿，皆不愿为他出力；加上城围日久，人人厌倦，皆盼城中早日发生一个大变故，只是无人敢挑头而已。

茹法珍、梅虫儿见城中人心涣散，为萧宝卷献计：“大臣不留意，致使长围不解，宜全部杀了他们。”此时负责城中军事的是王珍国，张稷为副将，二人惧祸，暗中定计杀萧宝卷迎萧衍大军入城。

十二月的一天夜里，后阁舍人钱强偷偷令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张稷引兵入殿，御刀丰勇之在内接应。萧宝卷刚在

含德殿作笙歌取乐，躺下后尚未睡熟，忽听门外有异常响动，知大事不好，忙从北门逃出，欲回后宫，但大门已闭，无路可逃。宦官黄泰平迎上前来，用刀砍伤其膝盖，萧宝卷应声倒地。兖州中兵参军张齐一刀下去，萧宝卷便身首两地。19岁的萧宝卷首尾只当了4年皇帝，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

萧宝卷一死，张稷召百僚入宫，用黄油裹萧宝卷的首级，以尚书右仆射王亮为首的百官皆在信笺上签上名字，连同萧宝卷的首级一起郑到萧衍处。

萧衍率军进入京师后，执掌朝政，以宣德太后的名义下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废萧宝卷为“东昏侯”。

和帝萧宝融

萧宝融是齐明帝萧鸾第八子，建武元年（494）封随郡王，永元元年（499）改封南康王，任西中郎将、荊州刺史，镇守江陵。

永元三年（501）正月，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大赦。萧衍率大军自襄阳出发，东讨萧宝卷。萧宝融与萧颖胄留守江陵。三月，14岁的萧宝融在江陵即皇位，改元“中兴”，大赦，立宗庙与南北郊，州府城门全依建康宫城，置尚书五省，设百官，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又下诏废萧宝卷为浔陵王。

萧衍连下郢州、江州，萧宝融下诏给萧衍，若平定京师，可便宜行事。这时，萧衍的弟弟萧澹自襄阳率兵赴江陵，萧宝融任其为荊州刺史。从此，萧宝融完全在萧衍的掌握之中。

十二月，建康城禁卫军倒戈，杀萧宝卷，迎萧衍入城。第二年，萧宝融遣使慰劳建康。萧衍在京，专权朝政，以大司马进相国，封梁公，又进封梁王，诛杀齐明帝萧鸾诸子，篡位之心昭然若揭。

三月，萧衍派人迎萧宝融东归，行至姑孰，萧宝融下诏禅位于梁。四月，萧衍称帝，奉萧宝融为巴陵王，在姑孰设宫，一切待遇从优，皆仿齐初萧道成称帝时奉宋帝为汝阴王

之礼。后来，萧衍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将萧宝融移去居住。沈约献计，古今这种大事，不能图虚名而受实祸。萧衍采纳他的意见，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进生金令萧宝融自杀。萧宝融似乎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并不惊慌，他镇定自若地说：“我死不需要金子，有醇酒就足够啦！”说完，取酒酣饮，直醉得不省人事，昏昏睡去，郑伯禽随后将他杀死。南齐最后一位皇帝，就这样死去了，年仅 15 岁。死后被追尊为“齐和帝”，葬于恭安陵。

武帝萧衍

梁武帝名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仕齐至雍州刺史，后因齐统治集团内乱而起兵，于齐中兴二年（502）禅代称帝，建立梁朝，在位达48年之久，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

一、屡立奇功 雍州起

兵

萧衍出身于贵族之家，其父萧顺之是齐高帝族弟，因功封临乡县侯，历官侍中、卫尉、领军将军等。宋大明八年（464），萧衍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

萧衍自幼酷爱读书，博学多通，加上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在文学方面展露头角。当时与之交往甚密的有沈约、谢朓、王融、范去等七人，他们经常出入于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被世人称为“八友”。八友之中文才以沈约最长，有《宋书》、《齐纪》等书传行于世，然而若论胆略才识，却又首推

萧衍。

萧衍因出身贵族之家，初入仕途，便当了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王俭一见萧衍立即感到他谈吐不凡，便对他特别器重，请他当上了户曹属官。由于萧衍办事果敏，深得上司同僚敬重，所以不久便当了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其后三年曾回建康为父守丧，期满后拜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永明十一年（493），齐武帝病重，王融打算趁武帝去世之机立子良为帝，私下已经准备好了武帝遗诏。后来，王融事败，被下狱赐死。此事萧衍已推知，范云由是益知萧衍才识非浅，不禁对他更加敬佩。

齐朝新皇帝即位后不问政事，只知饮酒作乐，纵欲怙非，不肯从谏。萧鸾气愤不过，决定将其废去，另立新主，遂召萧衍商议。萧鸾首先开言：“现在主上失德，我已决意废旧立新。”萧衍说道：“废旧立新是件大事，恐怕会引起诸王反对。”萧鸾说：“我看诸王大都庸弱无能，不足为虑。只是随王子隆，有文有武，现又据荆州要地，如能将他召回京城，事情就好办了。不过，他不一定肯来，怎么办才好呢？”萧衍答道：“随王虽有美名，其实也是草包一个。他手下没有什么谋士，所依靠的只有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而已。这两人都是唯利是图之辈，如果能给他们高官厚禄，没有不肯来的！至于随王，届时只须信函一封，便可把他召来了！”萧鸾深以为然，遂依计而行，于隆昌元年（494）夏天废去郁林王，另立新安王，仅隔三月，又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在齐朝这场宫廷政变中，萧衍因功被封为中书侍郎，接着又迁为黄门侍郎，以其运筹帷幄之才，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次年，北魏孝文帝亲率 30 万大军循淮河东向直攻钟离，齐明帝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率兵救钟离，又闻刘昶、王肃率众 20 万攻义阳，平北将军王广之与萧衍奉命率兵往救义阳。王广之引兵距义阳百余里，众军听说魏军强盛，都不敢前进。萧衍遂自请先进，广之乃将手下精兵拨出一部分给萧衍。萧衍领兵乘黑夜悄悄由小道直抵贤首山，离魏军仅隔数里，将旗帜遍插山上。天明，义阳城中望见援军，勇气倍增，立即出城攻打魏营，并因风纵火，烟焰冲天。萧衍亲自扬麾擂鼓吹角，众军奋勇向前，魏军突遭内外夹击，支持不住，被迫逃窜。萧衍回都，因功拜太子中庶子。

建武四年（487）深秋，魏军再次攻齐，连下新野、南阳，兵锋直达雍州（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齐明帝连派萧衍和左军司马张稷及度支尚书崔慧景等率兵救援雍州。次年三月，崔慧景与萧衍转战至雍州西北的邓城，恰遇魏军数万铁骑忽然到来，将小城团团围住。萧衍见城中缺粮少械，遂与慧景商议：“我军远来，本已饥饿疲惫不堪，如果再知道城中缺粮，一定会发生兵变。依我之见，倒不如趁敌军初到，仗着锐气，冲杀一番，或许能够挽回局面。”慧景心中发怯，但又不好表露，只是敷衍道：“北方游虏，从不夜间围城，待天晚自会退去。”不想魏兵愈来愈多，大有拔城之势。崔慧景见形势不妙，竟从南门带其部曲逃走，其余各部见没了总指挥，也都相继逃跑。萧衍禁遏不住，只好令将军刘山阳率领数百人断后，且战且退。过闹沟时，沟上木桥皆被踩断，齐军争着过沟，自相践踏，再加上北魏追兵从后面射箭，齐兵死伤无数，好不容易逃至樊城，才得以因城固守。此次战后，齐明

帝为加强雍州防务，特选萧衍为辅国将军兼领雍州刺史。萧衍因此有了一块坚实的根据地，为以后夺取萧齐天下奠定了基础。

齐明帝萧鸾在位五年就因病而死，太子宝卷继位，是为东昏侯。东昏侯即位以来，诛杀大臣无数，文武群臣皆不自安，江州刺史陈显达起兵反叛，不过数日即被扫平。豫州刺史裴叔业闻此大为惊疑，便遣亲信马文范潜赴襄阳，问萧衍自安之计，萧衍回复说：“如果朝廷确实怀疑将军，我看不妨将家属送至都城，作为人质。万一朝廷意外相逼，可将所部20000兵马直出横江断他后路，则天下事可一举而定。如若将军北投魏主，他必然会派员接收，而另置河北一州给将军，试问河南公还能当得成吗？”裴叔业闻报仍然犹豫不定，一面遣子芬之人质建康，一面又暗地派人与魏相通。后芬之自己逃回寿阳，叔业乃奉表降魏，魏封叔业为兰陵郡公、征南将军，仍领豫州刺史，都督豫雍等五州军事。齐朝闻报，乃遣萧懿为豫州刺史，负责征讨叔业事宜。

萧衍得知萧懿出兵，连忙派亲信虞安福前去游说，让其讨伐昏君，无奈萧懿不听。平定叔业之乱后，齐廷拜萧懿为尚书令，其弟萧融并有威权。时东昏侯经常出宫，游戏无度，有人劝萧懿趁其出门时举兵废之，懿又不听。十月，东昏侯赐药令萧懿自尽。

不久，萧懿凶信传至襄阳，萧衍即于当夜请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来府中商议废昏立明之事，大家闻听，踊跃欢呼，于是当即建牙集众，得甲士千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从此便开始了又一场夺

皇位的战争。时间是永元二年（500）十一月。

二、灭齐建梁 位登九重

东昏侯知雍州情形后，当即下令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兵3000至荆州，与南康王宝融会师攻袭襄阳。萧衍探得情报，派参军王天虎由雍州去江陵，沿途与州府书，内容都是“山阳西上，将要攻袭荆雍二州。”时南康王年方13岁，以萧颖胄为长史，大小事皆决于萧颖胄。天虎去后，萧衍对众将佐说：“荆州风俗向来惧怕襄阳人，再加有唇亡齿寒之虞，萧颖胄一定会与咱们合作。这样，我们合荆、雍之兵，鼓行而东，就是韩信、白起再生，也不能为建康谋划了！”谁知颖胄得书，却是迟疑不决，萧衍乃复命天虎带书再赴荆州。天虎既行，萧衍密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上次派天虎去荆州，沿途州府皆有书。今令天虎急赴荆州，只给颖胄兄弟两封空函，与他人只说‘天虎口传’，而人问天虎，天虎却不知所答。天虎是颖胄的心腹，人必以此疑颖胄与天虎共隐其事。刘山阳惑于众口，必然也会怀疑颖胄，如此仅凭两封空函即可收服荆州了！”

果然萧颖胄杀刘山阳后，将其头给萧衍送去，两人经商议决定即时起兵。

为了号召天下，萧衍上表南康王宝融，如其自上尊号，宝融不许。萧颖胄遂使建康降将托称宣德太后敕令，谓南康王应篡承皇祚。宝融至此才答应等第二年春天受命。

中兴元年（501）春天，南康王宝融称相国，命萧颖胄为

左长史，号镇军将军，萧衍为征东将军。萧衍乃兵发襄阳，二月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

三月，南康王宝融即位于江陵（今湖北江陵），是为和帝，改元中兴。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时萧衍驻于夏口，和帝派御史中丞宗央慰劳衍军。萧衍部下宁朔将军庾域私下对宗央说：“主帅黄钺未加，如何能总率侯伯？还请你代为主帅请命。”宗央还江陵报与和帝，不久和帝即遣颖达来助萧衍，并传敕假衍黄钺。萧衍欣然领命，遂出沔江，命王茂、萧颖达等进逼郢城。郢城守将薛元嗣不敢出战，只是闭城严守，并遣使至建康求援。诸将皆欲取城，萧衍不许。

如此两月，倏忽即过，郢城虽未攻下，但萧衍胸有全图，并不着急，静候时机。

齐王派军将吴子阳等进军武口，救援郢州。消息刚到，萧衍即令军将梁天惠等屯浠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阳垒夹岸相对，以待东军到来。子阳见势驻军加湖，距郢城约30里，依山傍水，筑寨自固。萧衍命王茂率师夜袭，子阳不备，败逃而去。鲁山守将房增寄本已有病，闻此消息不日而死。余部推孙乐祖为首，继续防守，无奈粮草已尽。萧衍一而派军截其归路，一面致书劝降，孙乐祖左右无计，只好举城归顺。此时郢城已闭门二百余日，疾病流行，士民男女十万人仅余二、三万人。薛元嗣见援兵已去，鲁山又降，也只好出降。

诸将至此连战数月，皆欲于夏口休整，萧衍反对，说：“我们现在不乘胜直指建康，更待何时！”张弘策、庾域等表示赞同。于是诸军即日上道，由弘策谋划军旅事宜，一切安

排极为妥当。

这年十月，萧衍率军抵达建康城下，于朱雀桥南同齐军展开激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齐军遂土崩瓦解，衍军乘势入石头城，筑起长围，将齐宫城围得水泄不通。

齐朝当此危急之时，茹法珍等尚不忘进谗：“宫围不解，全是大臣不用心造成，这样的文臣武将真该杀他几个才对。”征虏将军王珍国闻言非常气愤，即密派亲信持一明镜送给萧衍，意为“其心可鉴”；萧衍会意，取“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将一断金交来人报于珍国。珍国即与兖州刺史张稷合谋，于夜半带兵入云龙门，至含德殿，将正在笙歌夜饮的东昏侯宝卷杀死。然后召文武百官，令于降书上署名，又用黄油裹东昏侯头，交国子博士范云送给萧衍。范云为西邸八友之一，一向与萧衍非常友好，此时即留萧衍处谋划。萧衍接到降书，马上派弘策先行入宫，封存府库图籍，并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儿等 41 人。然后萧衍入屯阅武堂，连下三令，其一为大赦天下，“凡昏制谬贼，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原，悉皆除荡”；其二为“东昏时诸谄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辩，依事议奏”；其三为“收葬义师，瘞逆徒之死亡者。”

萧衍占领建康后，即派诸将征讨四方，各地刺史、太守相继投降。次年正月，迎宣德太后入宫，临朝称制，进萧衍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可以带剑上殿，无需叩拜仪式。其时萧颖胄已经因萧衍战无不克自己却无所建树，忧愧生疾而死，萧衍由此掌握全部军国大权，下一步就要废主宝融，受禅称帝了。

萧衍当上大司马，已是众望所归，登基称帝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但萧衍仍不敢贸然行事，故也不好向臣下提起。一日骠骑司马沈约转弯抹角谈及此事，萧衍装做不明其意，故意含糊其辞，挡了过去。又一日，沈约干脆明白提出其当继承大位。萧衍听了，沉默半晌，才说：“且待我三思”。后，应允。沈约出去后，萧衍又召见范云告知此事，范云意思与沈约大致相同，萧衍大喜，即让范云与沈约明早一同来见他。

次日，沈约先至朝殿，见范云尚未到来，竟先行进入。萧衍即令沈约负责筹划代齐事宜，沈约从怀中取出三纸，一为加九锡文，一为封梁王文，第三纸竟是内禅诏书，萧衍大为惊叹，没有更改一字即表示同意。范云来到殿门，不见沈约，乃徘徊于寿光阁外，后经问明殿门卫士，才知沈约已经先入，心中很不是滋味。又过了一会，沈约出来，举手向左，就是将来让范云为左仆射的意思，范云解此意，当然转惊为喜。这时萧衍又将范云召入，将沈约所制三文交给范云，范云亦赞叹不已。

过了几日，即有诏进大司马萧衍位相国，总百揆，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置梁国百司。萧衍先是上表不从，至二月见无人出面反对，才欣然接受诏命。此时有湘东王宝璠，早在东昏侯受诛时就冀望能登上帝位，谁知后来只当了个太常，心中很是不满。至萧衍进位相国，更是口吐怨言。事为萧衍所知，当即诬称宝璠谋反，将宝璠及其弟宝贤尽皆杀死。又过数日，和帝再下诏增封梁公十郡，进爵为王，所有梁国要职，皆仿天朝成制。至是萧衍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范云没当上左仆射，心中快快不乐，总想伺机于萧衍受禅时再立一功。谁知迁延几十天，竟不闻萧衍再提受禅之事。细究其因，原来萧衍入宫之后，除东昏侯的潘贵妃被领军王茂诛杀之外，尚有余妃和吴淑媛两个美女，全都据为己有。由是萧衍竟为女色所迷，所有政事一概置之度外了。范云对此非常着急，遂特邀领军王茂一同入殿来见萧衍，向其陈明利害。萧衍听后乃决计篡齐，准备受禅。为清除称帝隐患，萧衍又借口邵陵王宝信、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三人与湘东王宝融至谋反有关，于一日之内下令自尽。其时三王年龄都不过 10 岁上下。还有庐陵王宝玄，虽软弱无能，也不免忧惧而死。再就是鄱阳王宝寅，年方 16 岁，跳墙逃出，昼伏夜行，最后到达寿阳，被北魏扬州刺史王澄收留。至此，明帝诸子只剩下晋安王宝义和齐和帝宝融。萧衍这才奉表宝融，请其东归建康。宝融乃诏令萧衍之弟萧憺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等六州军事。萧憺虽年纪不大，但却少年老成。当时荆州正处军旅之后，公私空乏，他励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体问兵死之家，诚接天下贤士，于是人人得尽其意，民心尽归萧氏。及宝融启程以后，东西遥相呼应，声称上天之意，已让萧衍为帝。又作“行中水，为天子”的讖语，让各地儿童传唱，造成舆论攻势。在此态势下，宝融手下中领军夏侯祥接沈约、范云书，教他迫帝禅位。夏侯祥见风使舵，至姑熟（今安徽当涂）逼齐和帝下诏禅位。和帝之诏到了建康，宣德太后亦下令表示同意，萧衍至此反故作谦恭之态，几次抗表谦让，于是豫章王元琳率齐宫 819 人，范云领梁臣 117 人，一并再三上书称臣，乞请践祚，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讖 64 条，

萧衍才勉强接受。于是选吉日良辰，即位南郊，祭告天地，登坛受百官朝贺。改齐中兴二年为梁天监元年，大赦天下。时间为公元502年四月。

即位次日，下诏废齐和帝宝融为巴陵王，居姑熟，一切礼遇皆仿齐初。又下诏封诸弟为王，沈约为尚书仆射，范云为吏部尚书，其他文武百官亦各有封赐。封官设职完毕，萧衍即遣亲信郑伯禽赴姑熟，以生金进巴陵王。萧衍托称宝融暴亡，追尊为和帝，按皇帝之礼大殓，将其葬于安陵。又下诏改晋安王宝义为巴陵王，仍奉齐朝宗祀。宝义自幼有废疾，口不能言，故于明帝诸子中独能得全。

三、无意政治 有心入佛

萧衍登基之后，鉴于齐亡教训，总是勤于政务，孜孜不倦。即令寒冬腊月，也是五更即起，批改公文，以至双手破裂。又注重纳谏，特诏令于东府前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凡布衣处士，欲指陈时事，有所建议，可投书于谤木函中；凡功臣材士，如有功劳未达，才不尽用，可投书于肺石函中。萧衍还率先勤俭。“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其所用衣物，均已洗濯数次，平常吃饭只以菜蔬豆羹粝食为主。并且每日只吃一餐，遇有事务繁忙，便喝点稀汤充饥。每当简选长吏时，务必求选廉平，并亲自于殿前召见，勉之以为政清廉之道。又特下诏全国，如小县令有才干政绩者，即迁大县；大县令有才干政绩者，即迁二千石。当时朝臣中有二人皆以廉洁著称，遂分别提拔为内史、太守。由是上行下效，吏治有了不少起

色。

萧衍和历代君主一样，也对开国元勋大加疑忌。梁朝开国功臣首推张弘策、范云和沈约。张范二人开国之初即相继谢世。唯沈约是萧衍好友，又助萧衍受禅登基。本应好好重用，但事实却非如此。萧衍先是重用徐勉、周舍，又继之以重用谢朓，最后起用寒士朱异，让其执掌权要 20 余年。沈约不被重用，虽不与计较，但常被诃责，不久即病重而死。

萧衍对开国元勋如此刻薄，对皇室权贵却是恩礼优加，关怀备至，甚至显得愚懦不堪。这突出表现在对其弟萧宏和其子萧综的态度上。

临川王萧宏是萧衍的六弟。萧衍尽管知道萧宏曾藏匿杀人凶犯，欲财聚货，甚至派人刺杀其本人，但对萧宏并不追究，仍封官加职。然而，不久，萧宏变本加厉，肆意妄为，竟与萧衍之长女永兴公主勾搭成奸，而且两人密谋篡逆，派二僮行刺萧衍，不料二僮稍事磨蹭，错过时机，被舆卫捉住斩首。永兴公主自觉无颜再见父亲，回宫即自尽身亡。临川王萧宏闻知事败亦忧惧成疾，不久亦死。

豫章王萧综是萧衍次子，其生母吴淑媛是齐东昏侯宫姬，萧衍纳之为妃后，极为宠爱，仅七月即生萧综。天监三年（504）封为豫章郡王，邑二千户，至普通二年（521），入朝为侍中，镇右将军。吴淑媛色去宠衰，心怀怨望，便将随萧衍七月生综之事告知萧综。综由此认为自己是东昏侯之子。普通元年（525），魏元法僧降梁，陈庆之等为之接应，结果被魏所败。萧衍乃命萧综出镇彭城，都督诸军。不久魏调临淮王为东道行台，率兵进逼彭城。萧衍恐怕萧综失利，即召综

还朝，综却于此时投奔魏军。魏朝见萧衍次子来降，非常高兴，当即授萧综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阳王，邑七千户。萧综这时改名为缵，特地为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萧衍闻次子投魏，大为惊愕，遂削其爵土，撤除属籍，改其子孙为悖氏，并废吴淑媛为庶人。后来陈庆之随元颢伐魏，萧衍听说萧综有南归之意，令吴淑媛以综儿时衣服让庆之捎去，综却坚决不回。未几吴淑媛病故，萧衍又生怜惜之心，诏赐复综爵，谥吴淑媛为敬，又封综子萧直为永新侯。

萧衍为梁帝，初雅重儒术，设国子监，增广生员，立五馆，设五经博士。萧衍本人虽日理万机，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一看就是半夜。亲撰《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计 200 余卷，王侯朝臣质疑，萧衍皆亲为解释。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者不可胜数。然萧衍进入暮年，尤经萧宏、萧综两次事件打击，竟逐渐看破红尘，转入佛门，成为中国古代皇帝中唯一的在位和尚皇帝。为便于祭拜佛祖，萧衍令于宫城附近修筑同泰寺。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殿宇弘敞。为来往便当，又令于宫城中开大通门直对寺门，萧衍早晚即可由此门入寺拜佛参禅。

普通八年（527）三月，萧衍亲临同泰寺，为表忠心事佛，竟舍身入寺，做了三天的住持和尚，然后才返回宫中，并下令改元为大通。萧衍信佛之后，不仅自己断绝女色，不食荤腥，而且下诏全国，今后祭祀宗庙神灵，不许再用牛羊猪等，只能用蔬菜水果。此令一下，朝野为之震动。都说祭祀尚不可杀生，那么肉也不可再吃了。如此群情汹汹，竟引动朝廷

商议，拟用大脯代牛。报与萧衍，萧衍坚决拒绝用牲。最后经再三请求，才许用面粉捏成牲像祭祀。臣下无法，只好遵令而行。

当时有南印度僧菩提达摩闻听梁朝重佛，不远万里，由海路乘船至广州。萧衍听说有远方高僧到来，立即命令地方官吏马上将其护送入都，亲自于内殿召见，谈论佛理。然而没过多久，达摩见话不投机即告辞出来，后来渡江至嵩山少林寺传经授徒，竟成为中国禅宗第一世祖。

萧衍礼遇高僧不成，于是转尊俗僧慧约为师，亲自受戒，并令太子王公以下，皆以慧约为师。此令一下，朝官权贵受戒者竟达 50000 人之多。萧衍又把佛经弄来精心研读，这样一来遂使朝纲废弛，宵小弄权。此时贤相周舍、徐勉已相继逝世。只有尚书令何敬容与寒士出身的侍中朱异，表里用事。何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闻且聪明识治，虽然趋势信佛，但也未妨碍政务。唯朱异善窥人主旨意，能阿谀以承上旨，任官 30 年，广纳货贿，蒙蔽朝廷，萧衍偏独信用，以致朝政更加昏暗。

大通三年（529）九月，萧衍再幸同泰寺。脱去御衣充服，于寺中沐浴完毕即换上法衣袈裟，宛如一位入寺多年的老僧，当晚即在寺中僧房居住、素床瓦器私人执役，与寺中主持相似。次日天明，设四部无遮大会，萧衍着法衣亲自开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僧、尼）讲经。讲毕即再次将肉身舍入寺中，自号三宝奴。如此过了十天，王公大臣聚钱一亿万，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众僧于其时实在不好说什么，只有木然无语，算是做了答复。又过了一天，文武百官集于同泰寺东门，

奉表请皇帝还宫。萧衍答书语意恳切，竟对群臣用“顿首”之辞，声称既已舍身入寺就无返俗之意。群臣连上三表，萧衍才好不情愿地回到宫中。

大同三年（537），萧衍令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发现佛爪发舍利，萧衍以为佛家盛事，亲赴该寺再作法事，并诏令大赦天下。中大同元年（546）春天，萧衍再至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开讲《金字三慧经》，又舍身寺中，并许以所王境土供养三宝。过了一月，王室公卿以钱二亿万奉赎。萧衍又推辞一番才停讲经义，下诏改元并大赦天下。萧衍回宫当晚，同泰寺发生火灾，浮图被毁。萧衍闻报说：“这是妖魔所为，应广做法事祈禳。”群臣无一反对，都说应该如此。萧衍乃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鄣生，应大兴土木，重建浮图倍盛往日！”遂兴造十二级浮图，后因侯景之乱而止。

距上次舍身同泰寺仅一年，萧衍因侯景来降，认为是佛祖保佑，于是又演出一场舍身闹剧。此次舍身入寺至群臣奉赎还宫，历时 37 天。不仅如此，年逾古稀的萧衍此时还刚愎自用，不知纳谏。当时有散骑常侍贺琛上谏书一篇，竟致萧衍大怒，责其空作漫语，徒沽直名。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其败亡之状是可想而知的。果然就在萧衍做皇帝后的第 47 个年头，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

四、侯景作乱 武帝饿毙

侯景本是已经同化于鲜卑的羯族人，曾作过怀朔镇的外兵史，和高欢极为友好。怀朔六镇起义失败后，侯景降于契

胡部落的首长尔朱荣。后在镇压葛荣时为先锋，因功至定州刺史。及高欢灭尔朱氏后，侯景又依附于高欢，并深得赏识，历任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等职。

侯景因功自傲，常轻视高欢之子高澄。高欢死后，高澄想将侯景调回夺其兵权。侯景自思素与高澄不睦，心不自安，于是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对侯景之降态度非常谨慎，除明面给侯景以太傅、上谷公、河南行道台等高官厚爵外，一面分派大军陆续接收侯景所辖州县，一面接连召景入朝长安，也想趁机夺其兵权。侯景看到这种形势，于是决计上表萧衍，请降梁朝。

萧衍接到侯景上表，立即召群臣廷议后，并诏授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并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兵 30000，分赴悬瓠，接应侯景。时有平西将军谡议周弘正，素知侯景性情，及至朝廷受侯景之降，不禁叹道：“乱事就在眼前了！”

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以朱异等人乱政，兴师除奸为名，在寿阳举兵造反。萧衍闻报，毫不惊慌，传旨授台州刺史鄱阳王萧范等人为东西南北四道都督，由侍中、邵陵王萧纶为统帅，持节督军合讨侯景。侯景闻大军将至，即率军东进，连下谯州、历阳，兵锋不日即达江边。

侯景率部众渡过秦淮河后即将台城团团围住，擂鼓鸣角，全力攻城。羊侃诈称得邵陵王书，说援兵不日到业，守城将士内心少安，于是奋力守城。两下相持数日，侯景为号召天下，把萧正德扶为皇帝，自任大丞相。

邵陵王萧纶军至钟离，得知侯景已经渡江，便昼夜兼程，

回军入援。不料过江时风起，人马淹死十分之一、二。乃率步骑精锐 30000，自京口西上。但因迷路迂回 20 多里，至次日拂晓始至钟山立营。侯景见萧纶突然到来，不禁大为惊骇，急忙分兵三路攻击萧纶。萧纶击败侯军，进至爱敬寺。侯景也收兵驻于覆舟山北。到了傍晚，侯景收兵徐退，萧纶部将安南侯萧骏以为侯景怯阵，即带兵追赶，侯景回军反攻，击败萧骏。骏逃入纶营，侯景趁势杀来，竟将萧纶战败。萧纶仅收余部不足千人逃往朱方（今江苏武进县）。

侯景打败萧纶之后，再次向台城发起攻势。此时羊侃已经病死，城中将士更加恐慌。正当危急之时，右卫将军柳津从容镇定，率众抵抗，城防赖此复安。又过几日，诸路援军已到，公推柳仲礼为大都督，指挥全局。柳仲礼部分诸将择地扎营，又专令衡州刺史韦粲驻守青塘，并亲入韦粲大营对他说：“青塘正当石头中路，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此重任，非兄不能承当。你要是觉得兵力不足，我可以派人相助。”语毕即传令直阁将军刘叔胤助战。

太清三年（549）正月，韦粲遵令出发，恰遇大雪，迷失道路，等到了青塘，夜已过半。寨栅尚未建好，就被侯景发现。侯景率兵来攻，刘叔胤不战而逃，韦粲等力战阵亡。柳仲礼这时已迁营大桁，闻韦粲败讯，当即投箸披甲，率手下百骑往救，大败景军。仲礼正追杀侯景，不防侯景部将支伯仁从后面猛砍一刀，正中仲礼左肩，部将急救回营。从此侯景不敢南渡，仲礼却也气馁，再不谈论战事，整日以饮酒嫖妓为乐。到了三月，侯景见各路援军已无斗志，遂尽力昼夜攻城。城中宋将董勋和熊昙朗见大势已去，暗中接应侯景入

城。

不久，景派王伟来见萧衍，萧衍令侯景在太极东堂陛见。其时侯景带 500 甲士自卫，萧衍神色安祥，问话说：“你在军中时间很久了，一定很辛苦吧？”侯景不敢仰视，汗流满面。萧衍见了不觉好笑，继续问道：“你是哪一州人，怎么敢兴兵犯阙？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惶恐不知所对，其部将任约在旁边代答说：“臣景妻子儿女全被高氏屠杀，今天唯以一身归服陛下。”萧衍又问：“刚渡江时有多少人马？”侯景稍缓过劲来，亲自答道：“千人。”“围台城时呢？”“十万。”萧衍再问：“现在已有多少人呢？”侯景回答：“率土之内，莫非已有。”萧衍用抚慰的口气说道：“你既然有忠事我朝之心，就应约束军士，不得骚扰百姓。”侯景允诺而去。

侯景退出后对亲信王僧贵说：“我常常跨鞍马征战，矢刃交加，从无愧心。今见萧衍却有惧怕之意，难道果真是天威难犯么？”话虽如此，侯景入城后，还是派军士入值省中，他们或驱驴牵马，或佩剑带刀，出入宫廷，无所顾忌。萧衍见而怪之，左右说是侯丞相的甲士。萧衍大怒说：“不就是侯景吗？怎么说是丞相！”此话传到侯景耳中，大怒，立即派私党监视萧衍一举一动，即使平常饮食，也都加以克损。萧衍有所要求，多不能得到满足，因此忧愤成疾，竟至不能起床。勉强延至五月，萧衍卧于净居殿，口中觉苦，索蜜不得，自呼：“荷！荷！”无人应答，随即瞑目而逝。享年 86 岁。庙号“高祖”，谥号“武帝”，葬于修陵。

简文帝萧纲

一、被立太子 暗蓄精锐

梁武帝无子，曾以六弟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养子。后来，丁贵嫔怀孕生子萧统，梁武帝遂将正德送还萧宏。而将萧统立为太子。萧统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他聪颖好学，十几岁就能尽通经义并善作诗文，成为一代才子。梁武帝对萧统非常宠爱，成年后曾让他料理朝政，平断刑狱，结果是有条不紊，公正合理，深受士民尊崇。

普通七年（526），萧统生母丁贵嫔病故，萧统哀痛万分，一连几日水汤不进，原来肥胖的身躯竟瘦了一半。后来丁贵嫔入葬，偏有一个自称会看风水的道士，说此处坟地将不利于太子，如能预先厌禳，或许可以免灾。萧统听到道士的话，非常恐慌，于是制作蜡鹅等物埋于墓侧。此事本是东宫秘事，不想有宫监鲍邕之因失宠于太子，产生嫉恨之心，于是密告梁武帝。梁武帝派人发掘，果然得到蜡鹅等物，大为震惊，即欲穷究其事，后经右光禄大夫徐勉劝谏，才只诛杀道士，没

有怪罪于太子。太子萧统虽未遭谴，但因无由自明而终日忧愤，郁郁寡欢。至中大通三年（531），竟得一种绝症，不久病逝。梁武帝亲临哭哀，赐谥“昭明”。此即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昭明太子。死时年仅 31 岁。

昭明太子故世后，武帝征召萧统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至建康，想要立为太孙，但终因与萧统父子有嫌而未成事实。这时候梁武帝次子萧综已叛逃北魏，武帝乃立第三子晋安王萧纲为太子。

萧纲字世缵，小字六通。3 岁时封晋安王，5 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萧纲自幼敏睿，识悟过人，6 岁便能写一手好文章。萧纲年 11 岁，梁武帝便派他料理庶务，亲历藩政，结果所在皆有政绩。因此武帝宠爱有加。虽然如此，萧纲被立为太子，人们仍然纷纷议论，认为不合礼法。侍郎周宠曾是萧纲主簿，见此景况即上书萧纲，劝他效法春秋大贤公子目夷，辞去太子名号。萧纲热中权势，对周宏谏议置若罔闻。其后不久，梁武帝因朝野舆论鼎沸不止，特地进封萧统长子萧欢为豫章王，次子萧誉为河东王，幼子萧察为岳阳王。

当时梁武帝其他皇子也因萧纲既非嫡长子，又非嫡长孙，总觉得自己与萧纲资格相等，故都觊觎皇位，猜忌东宫，由此竟造成了梁朝萧氏家族内乱的根源。诸皇子之中尤以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最为骄宠，曾于宫中仿制帝王舆驾乘坐游玩。梁武帝闻听此事，勃然大怒，立即命将萧纶免官削爵，投入狱中，然不久即释出为扬州刺史。萧纶出都后更放肆无忌，竟令人在集市上抢夺物品，以致商人为之罢市。扬州府丞何智通上书参奏萧纶，萧纶闻信竟派人将智通刺杀。梁武帝因

此复将萧纶召回，免为庶人，禁锢于府第之中。然仅过数月，又封赐萧纶爵位，授丹阳尹。太子萧纲见萧纶有嫉妒之心，恐怕将来不利于自己，便上奏请萧纶为南徐州刺史。梁武帝准其所奏。萧纶之外，还有庐陵王荆州刺史萧续，湘东王江州刺史萧绎，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皆仿效萧纶，权侔人主，威福自专。太子萧纲深明此种情势，故常挑选精兵强卒，以备将来不测之用。

二、困守台城 软弱无能

太清二年（548）秋天，侯景起兵，自采石渡江，朝廷急命戒严。太子萧纲此时身著戎服入见父皇，请求指示方略。梁武帝早已心无所主，只好支吾敷衍说：“这是你的事情，何必再来相问。现在我就将内外军事一概托付与你，你可便宜从事就是了。”萧纲即留在中书省指挥军事，命自己儿子宣城王扬州刺史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由尚书羊侃为副职佐治，分派各将士守城，复令聚集各寺院府库储藏，置于德阳堂，充为军事之用。

侯景谋反之初，已经与临贺王萧正德交结。太子萧纲不知其情，仍命正德屯守建康要户朱雀门，正德乃趁机秘密与侯景互通音信，派南塘游军沈子睦放下吊桥接应侯景入城。

侯景迅速进围台城。纵火焚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侃率兵在城门上钻孔喷水灭火。萧纲也亲临赏赐将士，鼓舞士气。侯景受阻后，又筑长围，困住台城，断绝内外交通。

前时有临川太守陈昕，出守采石时被侯景擒获。侯景设

宴请昕同饮，要他收集部曲为景所用。陈昕严词拒绝，侯景恼怒，让仪同三司范桃棒将他监守起来。陈昕借机以祸福利害劝说桃棒，使率所部袭杀侯景及谋臣武将王伟、宋子仙等，投降梁朝。范桃棒被陈昕说动，遂释放陈昕，让他于黑夜缒城入报桃棒愿为朝廷外援。梁武帝闻言大喜，敕令铸造银券赐桃棒，许以平定侯景后即封桃棒为河南王，并赏金帛女乐。太子萧纲却疑他有诈，犹豫不决。结果不久，范桃棒谋反事被部下告知侯景，侯景大怒，令将桃棒捆住，两边用力拉杀而死。陈昕不知桃棒遇害，如期出城赴桃棒处，半路被侯景截住。侯景逼令陈昕谢书城中，诈称降梁。陈昕势死不从，反痛骂侯景。侯景大怒，将陈昕杀死。

其时援军已至。各路援军会于青溪之东，商议进攻策略，久久不能决定。这时，高州刺史李迁仁、天门太守樊文皎率兵五千人来援，见众军屯兵不进，遂自率所部冲向敌营。文皎武艺高强，骁勇善斗，一路所向披靡，直达菰首桥东。侯景部将宋子仙设下埋伏，特意诱文皎独自深入，然后围兵合击，文皎左右冲突不得，终至力竭身亡。李迁仁见文皎战死，连忙率部遁还。各军闻李樊败讯，未免心中不安，由是几十万援军竟不能有半点作为。其时台城内粮食已经不多，百姓、军士靠煮铠甲、熏鼠、捕雀而食。不少兵士在殿前将战马宰杀，有的还掺上人肉，吃食者往往因此得病。所增侯景军也发生了饥荒，周围全是援军，兵士四处掠食而不可得。这时又有探子来报，说是荆州援军亦不日来到，侯景不免畏惧。王伟此进献策说：“现在台城一时很难攻下，萧梁援军四至，我们又缺少粮食，不如假装求和来缓和局势。侯景听从王伟计

策，遣部将任约、于子悦至台城下拜表求和，乞赐还原镇。太子萧纲因为城中穷困窘迫，入内禀告梁武帝，劝他允许议和。梁武帝闻言大怒，说：“和不如死！”萧纲又反复陈说，梁武帝踌躇良久，才对萧纲说：“随你自己策划吧，只是不要贻笑于后人！”萧纲乃升殿宣布许和。

侯景见梁中计，又要求割江右四州之地，并请由宣城王大器出城护送景部渡江，意在取得人质，拖延时日。中领军傅岐坚决反对大器出城，说：“难道有贼起兵犯阙而与之议和的道理吗？这不过是侯景退我援军所耍的花招罢了。再说宣城王是皇室嫡孙，国家命脉所关，怎么能出城为质呢？”梁武帝认为傅岐言之有理，于是以大器弟石城公大款为侍中，出质景营，并敕令诸军不得进击侯景。侯景得寸进尺，扬言非宣城王出送不可，又加以种种要索，全然没有要退兵的样子。萧纲明知其诈，但事已至此，只好尽力周旋。

不久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等率众三万至马印州，侯景军怕会理军逼近与己不利，又上书说：“请北军速还秦淮南岸，不然妨碍我过江。”萧纲闻报不得不从，令会理军还驻江潭苑。过了五天，侯景再上朝廷书，说：“刚才接历阳来信，说高澄已经占领寿阳、钟离，如此我已无所投足，求借广陵、谯州暂住，等夺回寿阳后即奉还朝廷。”书中还表示：“北军既然已在秦淮南岸，臣即于京口渡江。”太子萧纲接书后立即答应了侯景的要求。

侯景自会盟后将东府粮米尽入营中，此时见援军虽多却不相统属，一如乌合之众，于是在王伟和萧正德怂恿下，决意败盟，遂上书条陈梁武帝十大过失，战端由此再启。援军

统帅柳仲礼坚不主战，诸将连日请战，皆不允许。南康王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决计将大营移于东府城北，约定夜间进军。谁知到了次日天明，尚不见鸦仁率军到来，事为侯景察觉，即派宋子仙来攻，赵伯超望风逃走，会理军因此大败，战死及渡水溺死者达 5000 余人，侯景将人头积于阙下，城中守军更加畏惧。侯景又命决玄武湖水灌台城，并亲自督兵攻城，昼夜不息，如此十日，台城终于被侯景攻破。

三、傀儡皇帝 受制侯景

侯景入城先见梁武帝，然后至永福省拜见太子萧纲。萧纲侍卫闻侯景到来，都吓得四处逃散，只有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殷不害在萧纲身边侍奉守卫。待侯景入殿，徐摛见他直立不拜，当即厉声对侯景说道：“侯王应当以礼见太子，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侯景先见萧纲并无畏惧之意，又听徐摛责问，不由连忙伏身下拜。萧纲从容问及种种事情，侯景皆辞屈不能回答。

侯景退出后，令撤去武帝及东宫侍卫，纵乱兵抢掠乘舆、服饰，宫人皆惊散净尽。侯景又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派王伟守武德殿，于子悦守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立为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建康城中百姓皆因侯景军骚扰不堪而四处逃难。

梁武帝受制于侯景，心中甚是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梁武帝驾崩后，侯景扶太子萧纲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为防变故，侯景自昭阳殿出屯朝堂，分兵守卫京城各方。又表

请萧纲下诏，凡北人陷入南方为奴者，一概释放，所免者数万，其中有勇力的，多被侯景收录为己用。

萧纲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封诸子为王，又以南康王会理为司空、兼尚书令，企图牵制侯景，然而会理为人懦弱，虽有讨贼之心，但终究不能有所作为。

大宝元年（550）正月，有广陵人来疑，对广陵太守祖皓说道：“侯景部将南兖州刺史董绍先轻而无谋，人情不附，袭而杀之，乃壮士之任。今天我们想纠集义勇，奉戴府君为首。如果成功了，可成齐桓、晋文之勋，即使失败了，也算得上梁室忠臣。”祖皓点头称是，二人便暗地纠合一百多名勇士，袭破广陵，杀死董绍先，驰檄远近，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并连结东魏为奥援。侯景闻报，即遣郭元建平乱。祖皓婴城固守，元建久攻不下，侯景令侯子鉴率舟师八千，从水道进攻，又自率步骑一万从陆路出征，两路合攻广陵。祖皓苦守三天，城破后犹进行了激烈巷战，最后因力尽被擒。侯景令将祖皓绑在墙之上，让军卒朝他射箭，不一会祖皓身上乱箭如刺猬一般，然后又被车裂而死。城中百姓士人无论老幼，亦一概活埋。

侯景凯旋回都，萧纲为虚应故事，特赐御宴为侯景洗尘。侯景酒过三巡，起身离座，跪在萧纲面前要求娶溧阳公主为妻。溧阳公主是萧纲爱女，年才14岁，早已被侯景看中。今日侯景乘酒力跪请，萧纲无法，只得应许。侯景又要求当即嫁娶，宴后即将公主带回府中。不久逢三月楔节，侯景请萧纲在乐游苑举行楔宴。宴席中萧纲回宫，侯景即与公主共据御座，文武群臣列坐侍宴，如同真皇帝一般。萧纲闻报，也

只是无可奈何。

这一年，江南因连年旱蝗，百姓流亡，以致于以草根树叶、鸡头米等充填饥腹。不久草木净尽，饿殍遍野。即是豪室富家，也因无食而鸟面鹄形，无力动身，以至身穿罗绮，胸怀珠玉，终日伏于床帷之中听天由命。史载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高如丘陇。然而侯景毫不为意，反在石头城设一大碓，凡兵民犯法者即令推入碓中捣死。他还常戒诸将说：“破栅平城，立屠勿赦，使天下知我威名。”诸将有此命令，每打胜仗，必纵兵烧杀掳掠，无所不及。有时竟以杀人为戏。为防人串通造反，侯景还下令禁人见面说话，有犯者连其外家三族都要受诛。如此一来，百姓虽怯侯景但终不肯心悦诚服。侯景又命部下将帅全称行台，归降诸官都称开府，其亲军吏号为左右厢公，勇力过人者名为库直都督。直弄得天下皆知有侯景作乱，不复闻萧梁信息了。萧纲受制于侯景，一至于此。

四、无力回天 被废惨死

就在萧纲即位改元这一年，因萧氏诸王侯之间内争，许多州郡多被侯景部将宋子仙与任约所攻占，侯景权势由此日增。这年九月，萧纲被迫进侯景为相国，封二十郡，称汉王。

侯景此时踌躇满志，即有废去萧纲帝位的思想。不巧其部将任约与徐文盛在贝矶大战，结果任约战败，徐文盛乘胜进军芦洲，又与任约相持。侯景闻报急命宋子仙领兵二万援助任约，又自率一军屯于晋熙。南康王会理因侯景出都，城

中空虚，便与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萧勖、东乡侯萧面密谋，欲起兵诛灭侯景乱党。因为王伟是侯景第一心腹并且正在都中留守，于是决计先拿他开刀。不料萧正德侄子建安侯萧贲与始兴王萧憺孙子萧子邕竟将会理等人密谋告诉给王伟。王伟大惊，决定先发制人，立即率党羽收捕会理等人，然后遣人报知侯景。侯景接报又惊又怒，当即一个“斩”字，于是数人皆被杀害。而萧贲、萧子邕则因告密有功受到封赏，恩赐改姓为侯，并进爵号为王。

萧纲自即位以来，侯景对他防备甚严，一般人都不能入内，又有武林侯萧谿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因是文弱书生得以出入宫闱。然所谈论的话题不过学术诗词而已。及会理谋败，王克、殷不害畏慎惹祸，主动疏远皇帝，只有萧谿不以为意，仍每天朝请，不离帝侧。侯景因此嫉恨，暗中怂恿萧谿仇人刁成将他刺杀于广莫门外。

大宝二年（551）三月，任约再次告急，侯景不得已再次留王伟守护都城，自己率师西上。为防止再出现乱事，侯景携太子大器从军作为人质。然而侯景此次出师多有不顺，至五月败归建康。侯景当初立萧纲，本意是想拓定中原后称帝。然自从得了溧阳公主后，贪欢误败，屡受王伟谏诤，侯景以此告公主，公主遂怒王伟。王伟恐被谗言离间，乃劝说侯景除帝自立，侯景此时也因猛将宋子仙战死，军事颇不得利，知不能久存而产生暂娱目前之意，遂决计篡梁称帝。

至八月间，侯景令前寿光殿学士谢昊代草诏书，说是“弟侄争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绪，召乱致灾，宜禅位于豫章王栋。”诏书刚刚草就，侯景即遣党徒吕季略带入，逼迫

萧纲署印。然后又令卫尉卿彭隽等带兵入宫，拥萧纲至永福省，废为晋安王，并派兵幽禁。其内外侍卫尽行撤除，墙上墙下布满积棘等物。萧纲在建康诸子及宗室王侯 20 余人均被侯景杀害。侯景遂拥萧栋即位，改大宝二年为天正元年。

这年冬十月，王伟先怂恿侯景派人至吴郡、姑苏等地将萧纲余下诸子尽行诛灭，然后又劝侯景杀死萧纲。于是囑令设宴，使伶人作鼓乐，与彭隽等人极饮。宴中，萧纲知死期已至，故意尽醉，一会就醉卧帐中，王伟令彭隽携土袋入内，连人压在萧纲身上，俄而气绝。死年 49 岁，在位仅 2 年。

萧纲死后，王伟即撤宫门为棺，埋葬于城北酒库中，然后回报侯景。侯景为稳定人心，又亲自为萧纲拟定谥号，称为明皇帝，庙号“高宗”。次年，王僧辩等率军入都，移其棺柩葬于庄陵，追谥为“简文皇帝”，庙号“太宗”。

豫章王萧栋

侯景本想待拓定中原以后，再自立为帝。因而先是立萧正德，后是奉萧衍、萧纲父子作傀儡皇帝。后来形势日益恶化，尤其大宝二年（551）夏巴陵大败，猛将宋子仙等战死之后，侯景开始担心自己不能久据建康，便想早日篡位，过过皇帝瘾。

大宝二年（551）八月，侯景命寿光殿学士谢昊起草一份诏书，大意是“弟侄争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绪，召乱致灾，宜禅位于豫章王栋。”然后逼萧纲照抄一遍。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侯景便遣卫尉卿彭隽等帅兵入殿，废简文帝萧纲为晋安王，将其软禁于永福省。为了防止意外，将原有内外侍卫全部撤走，另派亲信突骑守卫，院墙上亦布满多刺的枳棘，以防逃跑。然后，派人抬着御辇去把豫章王萧栋迎来登基。

萧栋之父豫章王萧欢，是昭明太子萧统长子。萧栋是萧统嫡孙，属于所谓“正绪”。故侯景以其取代萧纲的“非正绪”。

侯景立萧栋为帝，不过是为了虚应故事，好接着走下一步篡

位。萧栋登位之后，侯景便加速行动，先杀了太子大器和在京的王侯 20 余人，又杀了在外地的简文帝诸子。九月间，再把简文帝本人也杀死。萧纲父子扫除殆尽，侯景认为条件成熟。于十一月九日命萧栋给自己加九锡，其汉国置丞相以下百官。十天之后，遂逼萧栋下诏禅位。侯景称帝，改元太始，国号为汉。萧栋被封为准阴王，与其弟萧桥同被囚禁于密室之中。

第二年（552）三月，王僧辩率梁军收复建康，侯景逃走。如何处置傀儡皇帝，是个敏感的问题。当初，王僧辩奉湘东王萧绎之命自江陵率兵东讨侯景时，曾请示萧绎：“平城之后，当以何礼待嗣君？”萧绎说：“六门（台城有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听得明白，他可不愿担个弑君恶名，故而回答道：“讨贼任务，由臣承担，成济（杀魏高贵乡公曹髦）之事，请举别人。”萧绎遂秘密指示宣猛将军朱买臣去干此事。及至建康收复，嗣君萧纲早已死去，只有萧栋及其两个弟弟还活着，见不再有人看管，就相互搀扶着走了出来。三人重见天日，十分庆幸。萧桥、萧繆说：“今日始免横死矣！”萧栋却不那么乐观，他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难知，吾还是很害怕！”萧栋的担心是对的。第二天，兄弟三人在路上恰好遇到了正在四处寻找他们的朱买臣。朱买臣佯装十分热情关心的样子，把三人叫到船上饮酒，未等吃完，便将他们全都沉于水中。

武陵王萧纪

萧纪字世询，梁武帝第八子。

自幼好学，有文才，不尚浮华。天监十三年（514）封为武陵郡王。历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丹阳尹、会稽太守、东扬州刺史等职。大同三年（537）起调任督益梁等13州诸军事、安西将军、益州刺史。到他称帝时，已在蜀经营了15年之久。

他在蜀期间，南开宁州、越隲，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织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才用充裕，兵甲殷积，有马八千匹。文治武功，颇为显著。

侯景乱梁，建康陷落，武帝饿死台城之后，湘东王萧绎于梁大宝元年（550）四月起兵江陵，讨伐侯景。萧纪一向认为萧绎的文治武略不如自己，听说萧绎要讨伐侯景，颇不以为然。当年五月，萧纪派世子园照帅兵三万先行沿江东下，声称受湘东王节度，实质是探听动静。萧绎也深知八弟颇有野心，因而待园照到达巴水，便授之为信州刺史，命他屯于白帝，没让他东下。十一月，萧纪亲帅大军东下，萧绎命特使给萧纪送去一封亲笔信，劝他退兵。声称：你我就像孙权和刘备，应当各自管好自己的地盘，

永保兄弟之深情，常以书信相往来。接信之后，萧纪果然暂停止了东下，算是默认了七官提出的东西分治方案。

从大宝二年（551）十一月益州刺史刘孝胜等劝进之后，萧纪便开始大造乘舆车服，准备登基。第二年四月，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天正，立长子园照为皇太子。王僧辩之弟司马王僧略和直兵参军徐怿认为此时称帝过于匆忙，再三谏阻，都被萧纪杀死。同年八月，萧纪用太子园照之谋，留萧 勃为益州刺史，守成都，以子宜都王萧园肃为副，协助守城，然后便亲自帅兵东下，拉开了兄弟相残的战幕。

同年十一月，萧绎见侯景已平，大局初定，亦在江陵即位称帝，改元承圣。承圣二年（553）三月，萧绎得悉蜀军东下，欲与他争天下，恨得咬牙切齿。他让方士画萧纪像于木板，然后亲自用铁钉钉其肢体，指望用这种传统的暗算敌人的厌人之法置萧纪于死地。又遣使向萧纪报告侯景已平，要萧纪退兵。使者走到巴东，被园照扣住。园照反其道而行之，向萧纪谎报说：“侯景未平，荆州也为景所破，望速东讨。”萧纪果然督促众军加速东进。萧绎又遣使向西魏求援，西魏太师宇文泰见这是坐收渔利之机，欣然同意发兵，于是，派大将军尉迟迥率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昼夜兼程，南下袭蜀。萧纪所置潼州刺史杨乾运因求为梁州刺史不得，沙州刺史杨法琛因求为黎州刺史不得，均对萧纪不满。乾运与法琛遂皆潜通于魏。承圣二年（553）五月，尉迟迥在两人配合之下，长驱直入，进围成都。

承圣二年（553）六月，萧纪进至西陵，萧绎护军陆法和早已筑二城于峡口两岸，运石填江，铁锁横断，阻击蜀军。萧纪遂筑连城，攻断铁锁。陆法和连连告急，萧绎因王僧辩正率主力在

长沙讨伐陆讷，只得从狱中放出俘来的侯景大将谢答仁，封他为步兵校尉，让他领一支兵去救法和。又派人将王琳送往长沙，使其召降陆讷，然后，复了王琳官爵，派他领兵亦去救援峡口。安排好救兵之后，萧绎修书一封，派散骑常侍、光州刺史送郑安忠携书去见萧纪，传达旨意，许其还蜀，专制一方，希望不伤和气。萧纪回信仍以兄弟相称，表示不承认君臣名分。不久，在长沙讨伐陆讷的军队相继西上，萧绎亦随之胆大气粗起来。于是，再次修书与萧纪，说皇位应当归他。萧纪屯兵峡口既久，又连战不利，后方魏军深入，成都危急，正在忧闷之际，见到此书，忙遣其度支尚书乐奉业去江陵求和，希望依前旨还蜀。奉业知道萧纪必败，到了江陵，反倒告诉萧绎：“蜀军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在即。”萧绎遂拒绝议和。

萧纪在蜀十几年，搜刮了许多金银锦帛。他以黄金一斤制成一饼，每百饼为一筐，共有金百筐、约万斤。银五倍于此，锦帛不计其数。他出征便随军带着，每次打仗，将它们悬示将士，却又不肯真的拿来作奖赏。如今形势危急，宁州刺史陈智祖便建议他用这些金银锦帛来募集勇士，补充兵员。萧纪爱财如命，根本不听。再有请求议事者，干脆称疾不见。于是，将卒日渐离散。

承圣二年（553）七月，巴东民苻升等斩萧纪所置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萧绎。绎将谢答仁、任约又连拔萧纪三垒，纪所筑十四连城皆降于绎。萧纪退路被截断，只得顺流东下，绎将樊猛穷追不舍。萧纪部众溃散，仅投水死者即有八千余人。萧纪及侍从均被樊猛围困。樊猛知萧绎指示意思只要死的，不要活的，即将萧纪及其幼子园满杀死。此时，陆法和也捉住了太子园照兄弟三人，送往江陵，与先已下狱的园正关到一起，断绝饮食，使其

饥号而死。

萧纪死时，年仅 46 岁。萧绎下令，除去萧纪所属宗室户籍，赐姓饕餮氏，意谓其贪财贪食，故而不获寿终。

元帝萧绎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生于天监七年（508）八月，6岁时封湘东郡王。曾一度离京做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后入都为侍中、宣威将军。普通七年（526），年仅18岁的萧绎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太清元年（547）又任九州军事都督、镇西将军兼江州刺史。其长兄萧统逝世、梁武帝立其三兄萧纲为太子时，萧绎心怀不满，遂有异心，最终登极称帝。

一、勤王健康 内讧家国

萧绎自幼聪悟俊朗，天才英发，5岁时即能口诵《曲礼》，观者无不惊叹。成人后更是博览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萧绎虽然如此才华横溢，但做为皇子，为争权夺利，对其兄长们友悌谦恭的感情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所有的只是冷漠和敌视。太清元年（547）春天，萧绎五兄庐陵王萧续在荆州任上因病而死。

以前，因萧续曾向梁武帝报告过萧绎的过失，萧绎即与他断绝音信。现在萧绎听说萧续病死，且闻诏命让他代萧续为荆州刺史，竟高兴得又蹦又跳，以致将木底鞋折坏。

侯景乱起，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移檄湘州刺史河东王等诸王发兵勤王。为了表示积极主动，萧绎亲自督率三万大军由江陵向东进发。然而到了武城，却顿兵不前，坐怀观望。十二月，萧绎得到各路援军已到建康的消息，才令世子方等率步骑一万、竟陵太守王僧辩率舟师一万分两路入援建康。

萧绎入援时，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慤（萧绎伯父萧懿的儿子）出兵西峡口，入江陵城等待消息。及至援军还镇敕命传来，萧慤造想等萧绎回来商议后再回信州。谁知这一滞留，竟惹出一场萧氏内讧。原来梁武帝令湘州刺史张缵去代岳阳王萧察为雍州刺史，而以河东王萧誉为湘州刺史。萧誉先入湘州，张缵因其年少，礼节上不太重视，被萧誉所嫉恨，想去雍州赶任，又怕萧察不肯让印，左右无奈，决定去江陵投告湘东王萧绎。此时，张缵为了报复给萧绎一封密信，内称河东王萧誉要进攻江陵，岳阳王萧察也与他同谋。萧绎见信，将信将疑。不久，又有裨将朱荣遣人报告，说是桂阳王萧慤留在江陵，准备与河东、岳阳二王里应外合。萧绎闻言大惊，令将十几万石米粮凿船沉入水中，然后匆匆赶回江陵，不分青红皂白，便将萧慤杀掉。

太清三年（549）六月，萧绎自称奉有密诏，召集诸王兴兵讨侯景。河东王萧誉闻信大怒，说：“大家都是刺史，我为什么要隶属于他？”萧绎接连三次遣使催促，萧誉坚决不听召唤。萧绎便遣世子方等率兵二万讨伐萧誉。结果方等战死。

萧绎又命竟陵太守王僧辩与信州刺史鲍泉立即攻打湘州。

王僧辩以部下尚未集结为由，与鲍泉至江陵请示缓期进军。萧绎怀疑僧辩有观望之心，手按利剑向僧辩砍去，正中他的左大腿。王僧辩当场昏厥，苏醒后被送入监牢。僧辩的母亲流涕谢罪，自称老身教子无方，萧绎才消了气，以良药为僧辩治伤。鲍泉见这种阵势，不敢多言，独自带兵讨伐湘州。

河东王萧誉听说鲍泉前来，急忙遣使向岳阳王萧察求援。萧察留谘议参军蔡大宝守襄阳，自率二万多人马进讨江陵，目的逼鲍泉回军。萧绎因此非常害怕，命人去监狱向王僧辩询问退敌计策，僧辩条陈方略，萧绎极为赞赏，遂释放僧辩，令为城中都督，负责护城事宜，不久，萧察抵达江陵城下，作十三营围攻城池，不巧天降大雨，平地水深四尺，围城将士因此士气大减。这时萧绎又暗地交结老友新兴太守杜崱，共同图谋萧察。杜崱的哥哥杜岸用五百骑兵袭击襄阳。萧察闻听此消息，连夜赶回襄阳。

江陵解围，湘东王萧绎松了口气。因鲍泉带兵久攻湘州不克，萧绎又任命平南将军王僧辩为都督，令舍人罗重欢同去助战。岳阳王萧察因前次战败，恐势单力薄不能自存，便向西魏求援，表示愿作附庸。西魏丞相宇文泰答书允许，萧察便派正妃王氏和世子萧察入西魏为质，请求出师。宇文泰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十五州军事，负责南征事宜，杨忠进展顺利，出师不久即尽有淮南、江东之地。

大宝元年（550）二月，杨忠乘胜至石城，打算进逼江陵。萧绎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舍人庾恪主动请求劝杨忠退兵，萧绎忙令他赴敌营联络。庾恪见了杨忠，说道：“萧察伐叔，于义不符，贵国却出兵帮助。这怎么能使天下归心？”杨忠答道：“我军是来征讨不服，并非帮助萧察。如果湘东王愿意表示归顺，我

便可立即还兵。”萧绎乃送儿子方略为人质，卑辞求和，请作西魏附庸。杨忠与萧绎结盟而还。

萧绎处理好与西魏关系，便专心攻打萧誉，萧誉急向邵陵王萧纶求援。萧纶想救萧誉，又怕兵粮不足，便写一封信给湘东王萧绎，力劝萧绎罢兵。萧绎接信后回了一信，反复声明萧誉罪大恶极，已经不可赦免。并表示平定了萧誉，就去征讨侯景。

这年四月，王僧辩猛攻长沙，河东王萧誉部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捉住萧誉。萧誉当即被斩杀，然后将头颅送往江陵。萧绎令来人带回长沙与身同葬，进王僧辩为左卫将军，镇西长史。

萧绎灭掉了侄子萧誉之后，才正式为梁武帝举丧。为了表明孝思，特地令工匠用檀木刻成武帝像，置于百福殿，遇事必先在像前祈祷，然后才决定实施。又因当时皇帝萧纲受制于侯景，不肯奉大宝年号，仍沿称太清四年。举丧过后，萧绎移檄远近，宣布大举讨伐侯景。这时，只有荆、益二州力量较为雄厚，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派世子圆照率兵三万，受湘东王萧绎指挥。圆照军至巴水，萧绎怕他建功立业，尾大不掉，特授为信州刺史，令屯白帝城，不许东来。六月，萧绎授陈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七月，萧绎又任命王琳为宣州刺史。

与萧绎整治武备同时，邵陵王萧纶也大修铠杖，宣称将要讨伐侯景。萧绎怕他因此强盛，不利于自己，便于八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等率舟师东进江、郢二州，扬言抗拒任约，并声称迎邵陵王还江陵，授给他湘州之地。王僧辩军至鹦鹉州，郢州司马刘龙虎等暗中送人质于王僧辩。萧纶闻知此事，即遣儿子威正侯萧石质率兵攻刘龙虎。龙虎败逃，降于王僧辩。部下将士争请出战，萧纶一概不许，与萧石质从仓门登舟北上，王僧辩因此入据郢州。

萧绎见报大喜，升南平王萧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以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萧纶与左右近臣轻舟奔武昌涧饮寺，僧人法馨将萧纶藏于岩穴之下。萧纶长史韦质等人听说萧纶住处，迎他出来作为号召，有流民九千人归附，屯于齐昌。不久遣使向齐求和，齐封萧纶为梁王。这时任约进寇西阳、武昌，萧绎以庐陵王萧应与部将文盛率兵抗拒。萧纶驻扎于距西阳（今湖北黄冈）80里的马棚，任约派200铁骑袭击，萧纶没有防备，单身策马落荒而逃。其时萧绎也已与齐连和，故齐人观望，不助萧纶。萧纶行至汝南，魏汝南城主李素是他的旧吏，所以开城门迎萧纶进去。任约因此据有西阳、武昌。

大宝元年（550）十一月，武陵王萧纪率诸军发于成都，萧绎派人送信给萧纪，意为各安境界，书信恒通；萧纪接信，不再考虑东进。过了几天，南平王萧恪率文臣武将拜表推萧绎为相国，总百揆，萧绎不许。大宝二年（551）三月，齐授萧绎为梁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这时，萧纶已在汝南战死，萧绎对手去了二人，萧氏内讧至此告一段落。

二、讨伐侯景 数劝称帝

太宝二年（551）四月，湘东王萧绎以王僧辩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星、定州刺史杜龢、宜州刺史五琳、彬州刺史裴之模共击侯景。僧辩大军至巴陵，却闻郢州失陷，乃飞报萧绎。萧绎闻郢州失守，写信给王僧辩说：“贼既然攻下郢州，必将沿长江西下，你不必远行进击，但守住巴陵，以逸待劳，定可获胜。”

为确保巴陵无虞，萧绎又命罗州刺史徐嗣微、武州刺史杜山，自武陵引兵援助僧辩。

侯景命丁和领兵五千守大本营，以宋子仙率军一万为前驱，直指巴陵，又以任约带兵远征江陵，侯景自率大军水陆继进。在侯景强大攻势下，沿江城防大都望风请降。王僧辩在巴陵令将士偃旗息鼓，安若无人。不久，侯景渡江，督率士卒攻城，凶猛异常。这时只听城中一声呐喊，尖石如雨点般飞下，打死打伤士卒无数，侯景只好退却。王僧辩又遣轻骑出敌，十余次皆胜。侯景亲于城下身披甲胄作战，僧辩却在城上奏乐乘舆巡城。侯景不禁叹服其勇。

岳阳王萧察听说侯景已克郢州，立即遣蔡大宝领兵一万进据武宁，并遣使至江陵，说是来援湘东。众将皆议答以侯景已破，无须来援。萧绎说：“现在让其退军，是促他速进呀！”即令人传语蔡大宝说：“岳阳接连来信请和，说是不相侵犯，为什么你忽然占据武宁？如果决计一战，我当遣天门太守胡僧佑率精甲铁骑二万五千人驻扎 建水，待时进军。”萧察闻报，立即召蔡大宝还师。

萧绎退却萧察，又令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援助王僧辩，惠正自己缺谋少略，不堪大任，推辞并举荐胡僧佑代替。这时，胡僧佑正因忤旨之罪入狱，萧绎即下令释放，任他为武猛将军，令赴援巴陵。僧佑领兵至湘浦，闻报前面有任约，即避道西。任约以为僧佑畏己，驱众急追至芋口，僧佑悄悄引任约兵至赤沙亭时，正巧有信州刺史陆法和引兵来会。两人设伏等待任约。任约自恃其勇，驰驱而来，胡陆两支伏兵猛然冲击，将任约紧围核心，活捉了去，送往江陵。侯景昼夜攻巴陵不下，军中粮食已尽，又加

疾疫流行，士气已经大降。闻听任约兵败，大惊失色，连夜焚营逃遁，临走留宋子仙守郢城，别将支化仁守鲁山，以丁和为郢州刺史，协助防守事宜。

萧绎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胡僧佑等也都晋职加爵，使引兵东下。陆法和送任约至江陵，请求归还本镇，并对萧绎说：“侯景已是瓮中之鳖，不久即可平定。但蜀贼（武陵王萧纪）将至，不可不防，请让我守险以待。”萧绎认为法和的话很有道理，便遣法和屯驻峡口，防备萧纪。王僧辩至汉口，首战告捷，活捉支化仁送往江陵。第二日攻克郢州罗城，宋子仙退据金城，僧辩四面筑垒环攻。宋子仙因蹙不堪，表示愿献郢城，条件是让他活着回建康。王僧辩假意允许，命拨船百艘以示诚心。子仙信以为实，驾舟待发，后面杜龛率精兵千人急追而来。宋子仙且战且走，至白杨浦，被大将周铁虎截住，一阵厮杀，子仙与丁和战败被擒，送往江陵。萧绎从二人口中得知世子方诸和鲍泉已经死于城破之时，怒不可遏，即令将二人斩首。

侯景回建康之后，自知时日不多，在王伟怂恿下，废去简文帝萧纲，奉立新主萧栋即位。东道行台刘神茂听说侯景败归且废去萧纲，即誓师反景，据住东阳，与江陵遥相呼应。王僧辩自郢城东下，与陈霸先会师于屯邱，得霸先接济粮米30万石，军威大振。侯景顾不得外面形势，更想要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于是逼萧栋禅位，自称汉帝，升坛受贺。将萧栋贬为淮阳王，幽禁监锢，改天正元年为太始元年。

侯景称帝以后，令中军都督李庆绪率兵攻打刘神茂。结果神茂连战连败，不得已乞求投降。李庆绪将神茂送至建康，被侯景用特制大锉碓，由足至头，寸寸锉碎。

天正二年（552）春天，萧绎令王僧辩率军东讨侯景。此时陈霸先已经率甲士三万，舟船二千，由南江而出。王僧辩与他会师于白茅湾，两统帅筑坛歃血，共读盟文，流涕慷慨，全军为之士气大振。

不久，王僧辩命杜龛等入据台城，军士剽掠居民，百姓男女裸露，号泣满道。当晚，军中失火，太极殿及宝器羽仪，尽皆焚烧无遗。王僧辩报捷江陵，奉表劝进，且迎都建康。这已是第三次劝进，萧绎复答缓议此事。先前王僧辩东行之时曾问萧绎，平贼之后如何对待萧栋等人后，即表示不愿担杀萧栋之名，请其另用他人。萧绎乃密谕宣猛将军朱买臣处置。均被朱买臣沉于水中。

侯景率众逃跑，被侯瑒追上，一阵冲杀，仅余心腹数十人。侯景先前带有两个幼子，为逃命亦推入水中，乘飞舟欲东渡入海。侯景爱妾的哥哥羊鹜，见侯景穷蹙无路，决计反叛，乃乘景白日睡觉之机，令舟夫转舵驶向京口。侯景醒来察觉询问，羊鹜即拔刀对景，将侯景击毙，将尸首献于建康。僧辩枭景头颅，传往江陵，将尸身陈列市曹，百姓争食其肉，溧阳公主亦参与其间，一会儿便骨肉皆尽。萧绎得侯景头，悬市三天，用漆烫过，藏于武库。然后按功行赏，以南平王萧恪为扬州刺史；进王僧辩为司徒、领卫将军，封长宁公；以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城县侯。侯景部将任约、谢答仁予以赦免。

至陈霸先与王僧辩班师，公卿百官又一次奉表劝进，萧绎乃准如所请，即位江陵。即位之日，萧绎竟不升正殿，只在偏殿中召集百官，草草行礼。

三、内外交困 忧患身死

萧绎称帝之时，江陵以东，仅以长江为限，江北之地尽属北齐；江陵以西，至于峡口，西蜀则为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据守，岭南则由萧勃自主，阳奉阴违，不听号令。

萧绎称帝之后没有几天，内乱外患就再度兴起。先是，王僧辩怕建康宫殿破焚罪名落在自己的头上，便将因平侯景功高但不听约束的王琳塞责，请萧绎诛杀王琳。萧绎欲擒故纵，下诏调王琳为湘州刺史。王琳自疑及祸，使长史陆纳先率部众赴湘州，然后自去江陵面君谢恩。王琳一到江陵，便被卫军拿下投入狱中。萧绎另派始安王萧方略为湘州刺史，以廷尉董罗汉为长史，由太舟卿张载陪同入巴陵安抚王琳部下。陆纳与士卒面向建康大哭，不肯受命。张载厉声喝叱，陆纳即令士卒将张载与董罗汉拿下，只放萧方略归报江陵。萧绎派宦官陈旻劝谕，陆纳当着陈旻的面将张载剖腹抽肠，系于马足，策马而行，须臾肠尽气绝，又割心焚骨，对火舞蹈。

萧绎闻报大惊，立即令宜米侯萧循为湘州刺史，带兵往讨陆纳，又征王僧辩率师会讨。王僧辩与萧循会合，共逼长沙城下，连攻数十日不克。萧绎将王琳送至长沙，令晓谕部众。陆纳率众在城上叩拜，且哭诉道：“朝廷若赦王郎，我们情愿投诚。”僧辩不许，自送王琳回江陵。其时，武陵王萧纪已由西蜀发兵，萧绎为安定内部，不得已赦免王琳，仍遣为湖州刺史，陆纳闻命即降。萧绎不久即征王琳西上拒蜀。

武陵王萧纪是梁武帝第八子，大同三年（537）入蜀为益州

刺史。萧纪在蜀地 17 年，内劝农桑，外通商贾，财用丰饶，器甲殷积，渐生称帝之意。侯景杀简文帝萧纲之后，萧纪遂于 552 年称帝，改元天正，并于次年率军东下。陆法和于峡口设立二城，锁江断峡，飞报江陵乞发援师。萧绎大惧，忙遣使劝说萧纪退兵，又遣使西魏，请出兵助讨萧纪。遂发兵径袭成都。

萧绎见弟锐意东进，乃从狱中释放任约，授为晋安王司马，使助陆法和拒敌。不久又用谢答仁为步骑校尉，率兵助战，且写信给萧纪，劝他立即止兵，不要伤了兄弟和气。萧纪接信不答，仍然攻伐不息。无奈顿兵日久，每战不利，又闻西魏军已围成都，被迫遣度支尚书乐奉业赴江陵求和，请依前书还蜀。萧绎知萧纪必败不许求和。

这年秋七月，巴东百姓符开斩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王琳；谢答仁与任约连破三垒，两岸十四城俱降。游击将军樊猛将萧纪团团围住，猛攻萧纪，蜀军溃败。不久，将萧纪及其幼子圆满杀死。陆法和亦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送往江陵。萧绎将圆照与圆正等关入狱中，绝食而死。

萧绎即除八弟，诏诸军各还本镇。萧绎欲还都建康，遂召集大臣商议，众臣皆不敢先言。萧绎又会术士杜景豪卜卦，见卜卦不吉，又因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故从僧佑等言。诏王僧辩还镇建康，陈霸先还镇京口。

料理完毕，萧绎派侍中王琛山使西魏，西魏宇文泰亦遣侍中宇文仁恕来梁聘问。仁恕至江陵，正遇齐使亦至，见萧绎待己不如齐使，回去告知宇文泰。宇文泰但笑不语。不久萧绎派人招聘，请据旧日版图，重定疆界。宇文泰冷冷地对梁使说：“你们还想开拓疆土么？但能保住江陵，就算万幸了。”梁使未免忿然，词

语多有不逊。宇文泰对左右说：“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这不是说的萧绎么？”由是决计图梁。梁王萧察闻听此事，更加给宇文泰送去重礼，并屡请出师日期。魏将马伯符原为梁臣，探听到消息遣人送书告梁，萧绎不以为实，置之不问。

这时有广州刺史萧勃，因是陈霸先推荐而非萧绎任命，心中不安，启求入朝。萧绎迁萧勃为晋州刺史，而因王琳部众强盛代为广州刺史。王琳与主书李膺友善，私下对李膺说：“不如以琳为雍州刺史，镇守武宁，我自放兵屯田，为国御侮，君臣一德，内外无忧，难道不是良策么？”李膺服琳所言，但却不敢奏明萧绎，王琳乃陞辞而去。

承圣三年（554）十月，西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率众五万由长安出发，入寇江陵。十一月，萧绎亲自乘马出城，督军插木为栅，周围 60 余里。又命领军将军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为副；令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亮为副。其他王公以下，各派职守。不久又命太子元良巡阅城楼，令居民助运木石。防备初有头绪，西魏大军已经到来。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等出城交战，各有杀伤。不分胜负。

萧绎此时想起王琳，复征琳为湘东刺史，使引兵入援，然而路途遥远，丝毫不能应急。西魏统帅于谨令纵火焚栅，波及城楼 25 座，和几千家平民百姓。萧绎至所焚城楼，望见魏军渡江筑起长围，叹息不知所为。又过几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任约于江南马头筑垒，遥应江陵。

西魏倾力攻城，有人偷开西门迎入魏军。萧绎与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晋熙王大圆作人质，

向于谨请和，于谨不许。其时城南已破，而城北诸将犹苦战不止。至晚，闻城陷，渐次散去。萧绎知大势已去，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¹⁴万卷，自己也要投火自焚，被左右宫人阻止。萧绎恨恨不已，又令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于谨征太子为质，萧绎派王褒护送太子。于谨的儿子因王褒善书，给他纸笔，让他写一条幅，王褒不加思索，竟写下“柱国常山公（于谨）家奴王褒”字样。于谨令王褒召萧绎出迎，萧绎乃撤去羽仪之物，着素衣乘白马出东门，至白马寺北，魏军夺其骏马，用一匹劣马代替，并使大个有力的士兵用手扼住其背。途中遇到于谨，强令跪拜，萧察亦在旁斥辱，萧绎无可奈何，只得忍气吞声。于谨使萧绎至龙泉庙，将武陵、河东二王子孙从狱中放出，皆锁械严酷，疮痍腐烂，令萧绎就近看视，说：“他们都与你有骨肉之亲，而忍虐如此，怎么能做君主呢？”萧绎面红耳赤，无以为答。

梁王萧察请将萧绎交与他看管，于谨答允。萧察乃带萧绎归营，囚于黑布幔之下，萧绎受辱不堪。过了几天，于谨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入据金城。长孙俭特去看萧绎，萧绎对他说：“城中埋金千斤，我想送给您。”长孙俭便带萧绎入城，绎对俭哭诉萧察侮辱形状，且对俭说：“刚才所说，实不得已欺骗足下，难道有天子埋金的吗？”长孙俭乃将萧绎置于主衣库。

十二月，于谨派人逼萧绎作书召王僧辩，萧绎辞以不可。萧绎又向长孙俭求宫人王氏、荀氏并幼子犀首，长孙俭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时于谨正筹划如何处置萧绎，萧察知道后，坚决请求杀掉萧绎，并遣尚书傅准监刑，用土袋将萧绎压死。时年47岁。萧察令用布缠尸，外用薄席为殓，草葬于津阳门外。次年四月，追谥为“孝元皇帝”，庙号“世祖”。

汉帝侯景

一、看风使舵 叛魏归梁

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固阳北）人，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早年做过怀朔镇功曹史，和高欢是好朋友。

北魏末年，北方大乱。侯景投到尔朱荣部下，曾任先锋，在镇压葛荣起义中立过军功，被提拔为定州刺史，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高欢灭尔朱氏，侯景又归了高欢。因为是少年时代的好友，高欢对他很器重，任为丞相长史、兼定州刺史。后来又陆续当过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成为高欢最为得力的帮手。

侯景模样并不起眼，右足偏短，曾被人骂为跛足。骑马射箭不是他的长处，但为人聪明而善于谋略；虽然生性残暴，但治军严整，掳掠所得都赏赐将士，因而部下都愿意为之卖命，奋勇作战。高欢手下高敖曹、鼓乐等将领都是勇冠一时的名将，侯景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说他们勇而无谋。

侯景早就有横行天下的野心。他对有勇有谋的高欢还算尊

重，对其子高澄却很不服气，曾经对人说：“高王（指高欢）在，吾不敢有异心。王死之后，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高澄当然也不无察觉。

中大同二年（547）正月，高欢病危，见儿子高澄十分忧虑，问道：“你如此忧虑，好像不单是因为我生病之故，是因为担心侯景叛变吗？”高澄点头称是。高欢又说：“侯景专制河南有14年之久，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虽能用他，你却难以驾驭。能敌侯景的，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提拔他，就是为了留给你去用的。”面授机宜之后不久，高欢便呜呼哀哉了。高澄立刻以高欢名义写信召侯景回邺都，想夺他的兵权。却不知道侯景曾与高欢约定，凡高欢亲书都要加小点作为记号，如今侯景见来书没有小点，知是伪书，又听说高欢病危，便不服调遣，拥兵自固。同时派人上表梁武帝，表示愿以河南十三州之地归附梁朝。武帝不顾群臣反对，决定接受，授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并于三月派羊鸦仁等率兵三万运粮接应侯景。梁兵还未来到，东魏已经派兵来攻，侯景又向西魏求救，宇文泰知道侯景奸诈多变，一面接受归附，一面派大军陆续接收侯景占据的七州十二镇，并要求侯景入朝长安。侯景见东西魏之间得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决意归降梁朝。武帝于八月派侄儿萧渊明率梁军主力五万北伐东魏，梁军在彭城南18里的寒山堰被慕容绍宗所率东魏大军战败，几乎全军覆没，主帅渊明也被俘虏。侯景在谯城与慕容绍宗相持数月之后，也因粮尽而败，带着800步骑赚开了寿阳城，梁武帝只得让他当了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

二、野心勃勃 叛梁篡位

东魏在得胜以后，让被俘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愿意交换俘虏，以通和好。以此来挑拨梁朝与侯景的关系。侯景得知之后，接连上表反对武帝与东魏连和，武帝却既不听，又不加以防范，一心只想求和。侯景又伪造东魏书信，派人送往梁朝，要求以贞阳侯换取侯景。武帝不知是计，复书答应：“贞阳旦至，侯景夕返”。侯景得书，对左右说道：“我早就料到吴老公薄心肠！”其心腹王伟也说：“如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只有靠大王想法谋取生路了！”侯景于是开始积极准备叛乱。

侯景得知梁武帝侄子萧正德一直心怀不满，阴谋夺取帝位，派人与萧正德联络，表示愿意拥戴他为帝，萧正德亦同意作为内应。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遂起兵叛乱，取谯州、攻历阳，于十月兵临长江。

梁武帝不知萧正德与侯景勾结，命正德为都督京师诸军事，负责保卫建康。萧正德乘机派数十艘大船，把侯景从北岸的横江接运到南岸的采石，这时，侯景还只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

侯景迅速进围台城，到第二年（549）三月，台城被围已近五个月。当初城内有二万兵卒，如今饿死的加战死的去了六七成，尚能作战的四千人也都骨瘦如柴，直喘粗气。城内横尸满路，无人收拾。各路援军虽然云集在建康周围，不下二三十万之多，兵力远远超过侯景之兵，然而，各军将帅号令不一，大都观望不战。侯景见状，全力攻城，终于攻陷台城。

侯景进建康前，已于太清二年十一月立萧正德为帝。进建康

后，有了更理想的傀儡萧衍，便把萧正德降为侍中、大司马，自任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握军政大权。不久又嫌萧衍不听话，把他软禁起来，连饮食也加以裁减，只有两个月功夫，就把这个 86 岁的吴老公活活饿死。然后，又立太子萧纲当了傀儡皇帝，为简文帝。侯景自己当相国、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又娶了简文帝之女溧阳公主为妻。大宝元年（550）三月过楔节，侯景请简文帝在乐游苑设帐宴饮三日。简文帝回宫之后，侯景便与公主一起在御床上南面而坐，令群臣列坐左右侍宴，试尝了一次当皇帝的滋味。

侯景本以为南朝怯弱，容易攻取，打算先取了梁朝，再拓定中原，然后称帝。可是形势的发展却和他的愿望相反，在江南各地的征战遇到了猛烈的抵抗。大宝二年（551）夏，巴陵一战，主力被歼，猛将多死，别说拓定中原，连在建康还能待多久都成了问题。因此，侯景决定及早篡位。

按照历来改朝换代总要先行废立的惯例，侯景先在大宝二年八月废了简文帝，另立豫章王萧栋为帝；十月，又命人用土囊将简文帝压死。十一月，迫萧栋禅位，正式当皇帝，改元太始，国号汉。

三、残酷无道 浩劫江南

侯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下令把原先被没为奴隶的北方人统统释放为身份自由的良民，并且提拔他们担任各种官职。朱异家中有个脸刺字的奴隶带着同伴前来投奔，侯景封他为仪同，并把朱异家产全部赏赐给他。这一下

轰动了建康内外，三天之内，就有成千个奴隶前来参加侯景的队伍，侯景一一给以优厚的待遇，使他们个个感恩戴德，愿意为之效命。

侯景还重用逃到南朝来的北方人，光北魏宗室元氏就有十多人被封王，利用他们来统治江南人民。

侯景对于江南人民的反抗，加以残酷的镇压。他攻破东府城时，把守城将卒三千人全部杀死。在他的督导下，诸将每次胜仗之后，便专以焚掠为能事，视杀人如儿戏。进入建康后，在石头城立了一个大春椎，谁敢于反抗，便将其放进捣杀。又造了个大硿碓，把犯人由脚到头，寸寸斩断。还逼建康市民围观，以此威吓百姓。又严禁二人以上交谈，违者不仅本族受罚，连妻子一族也要受株连。

建康盛时曾是一个拥有二十八万余户、上百万人的繁华城市，经过这次战乱，存留下来的人连百分之一二都不到。本来最富庶的东土会稽一带，经过侯景的攻掠破坏，在大宝元年（550）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饥荒，十之七八的人被饿死，连草根树叶都被扒光吃净。繁华的江南大地，竟出现了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堆的惨景。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迁居江南的侨姓士族也遭到严重的打击。据北齐颜子推说，晋初南下的百余家北方侨姓士族凡是在建康的，经过侯景之乱，已经覆灭略尽。在战乱中，那些散处各地的高门士族，因为骨脆肤柔、体羸气弱、不堪行走、不耐寒暑，因而死去的为数也不少。江南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落，和侯景之乱是有一定关系的。

四、恶有恶报 下场可悲

侯景虽然占据了建康，却并未能征服整个江南。在向各地扩张过程中，遇到了梁军和各地地主武装的强烈抵抗。大宝二年（551），侯景攻陷江州、郢州之后，乘胜西进，水军号称20万，旌旗千里，声势之盛为南朝所未见。可是进至巴陵，便被萧绎大将王僧辩击败，侯景得力猛将宋子仙等被杀，任约等被俘。侯景从此一蹶不振。

第二年（552）二月，王僧辩与陈霸先在白茅湾会盟，誓师东下。三月，在姑熟的江中水战，侯景大将侯子鉴部被歼，梁军进抵建康。侯景亲率万余人拼死抵抗，亦被击败。

侯景在晋陵收得部分残兵后，前往吴郡，在松江被梁将侯王真追上，将其尚有的战船二百艘、兵卒数千人全部消灭。侯景无法，把两个儿子推到江中溺死，带着心腹数十人坐一条船，打算沿江东下入海逃命。途中，跟随他东走的羊侃之子羊鸱乘其入睡之时，令舵工调转船头，将船驶回京口。船至胡豆州（今江苏镇江北），侯景一觉醒来，询问岸上之人，得知旧部郭元建还在广陵，便命船直驶广陵，企图依托郭元建之兵东山再起。这时，羊鸱已拔刀在手，一面叱令船工继续驶往京口，一面用长矛将其刺杀。其尸送到建康，王僧辩命人将首级传送江陵，截其手送往北齐，又暴尸于市。

贞阳侯萧渊明

萧渊明生年不祥，是梁武帝萧衍长兄萧懿的儿子，原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太清元年（547）八月，受命为大都督，率兵北伐东魏。萧渊明根本不懂军事，诸将与他商议军事，他都不知如何对答，只会说个“临时制宜”。率兵屯彭城附近寒山，兴师动众筑起了一道土堰，阻断泗水，却又不肯乘水攻城。待到东魏名将慕容绍宗率领十万大军来救彭城，羊侃劝他乘敌远来立足未稳，发兵突袭，他又不听，结果坐以待毙，在当年十一月兵败被俘。

此后，一直居住在晋阳，长达8年之久。后梁朝内江，宗室诸王纷纷被拥为帝。因此，齐王高洋便决定把他送回建康去当皇帝，以便使梁朝成为齐的附庸。

可是，萧渊明还没有到建康，王僧辩等已在建康拥立了萧方智。齐王高洋决定先礼后兵，于是修书一封，派殿中尚书邢子才快马驰往建康，送交王僧辩。萧渊明也同时写信要求王僧辩迎接。王僧辩自然不会轻易把权力让给他。

齐主高洋见软的不行，便动了硬的。以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大行台，率兵南下。这年三月，萧渊明在齐军护送下到达东关，梁吴兴太守裴之横率兵迎战，兵败被杀。王僧辩见齐军来势凶猛，十分害怕，一边领兵出屯姑熟，作迎战准备，一边就开始考虑接纳萧渊明。到了五月，王僧辩同意接受萧渊明为帝，派使者送信给他，确认了君臣名分，同时派使节向齐奉表称藩。又把儿子王显及显母刘氏、侄子王世珍送往萧渊明处作为人质，并派左民尚书周弘正前往历阳迎接车驾，以示诚意。诸事谈妥之后，王僧辩便派出龙舟仪仗到江边迎接。萧渊明在江北和齐上党王高涣盟誓之后，于采石渡江，与王僧辩在江宁相会，然后一起进入建康。三天后，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天成。以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萧渊明称帝之后，立即开始报答北齐的“恩典”，下令解除对郢州（治夏口，今武昌）齐军的包围。齐主则因郢州城在江南，难以守卫，也趁势送个人情，将它还给了梁，因为梁已称藩于齐，又下诏将虏获的梁朝百姓全部遣返江南。齐梁关系一时显得相当热乎。

过了三个多月，形势突变。当年共同讨灭侯景的王僧辩和陈霸先本是亲密战友，元帝萧绎死后又共同商定立晋安王萧方智，但却因为萧渊明发生了分歧。陈霸先多次从京口派人去建康，反对接纳萧渊明，王僧辩却独断专行，还是让萧渊明当了皇帝。陈霸先素有政治野心，看出这是一个争夺权力的好借口，便开始秘密准备。这年八月，听说齐师云集寿春，准备入寇梁朝，王僧辩赶忙派人通知陈霸先准备迎战。陈霸先乘机以入援为名，于九月举兵进入建康，王僧辩毫无防备，遂即被活捉后缢杀。月底，萧

渊明被迫退位。十月，陈霸先便让 13 岁的晋安王萧方智即帝位。以萧渊明为司徒、建安公，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掌握实权。

此后，梁齐多次交兵，梁军稍占上风。到绍泰二年（556）五月，齐主高洋表示只要梁朝放萧渊明去齐，齐即退兵。陈霸先立刻派船把渊明送往北齐。可是经过这一年的折腾，萧渊明早已身心交瘁，背疽发作，没过几天遂即死去。

敬帝萧方智

萧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梁元帝萧绎的第九子。他生于大同八年（542），8岁封兴梁侯，10岁封晋安王。次年出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承圣四年（555）二月，萧方智由寻阳来到建康，在王僧辩、陈霸先二人拥护下即位为梁王，当上了梁朝的末代皇帝，年13岁。军国大权完全操在王僧辩手中。

北齐为了把梁变为其属国，一心想把先前俘获的梁贞阳侯萧渊明送回建康当皇帝。承圣四年（555）五月，王僧辩把萧渊明接到建康当了皇帝，晋安王萧方智则改立为皇太子。

此事却遭到梁朝另一位实力人物陈霸先的反对。这年九月，陈霸先在京口发难，举兵袭击建康，杀了王僧辩，迫使萧渊明退位。十月，萧方智即位为帝，改元绍泰。以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杨、南徐二州刺史。

太平元年（556）九月，萧方智又进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自此之后，陈霸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第二年（557）九月，陈霸先又进位相国，总百揆，封陈公，备九锡之礼，陈国设置百官，俨然如皇帝一般。又过一个月，陈霸先再进爵为王。四天后，萧方智即被迫禅位。陈霸先贬萧方智为江阴王，梁朝遂灭。

陈永定二年（558）四月，萧方智被陈霸先派人害死，年仅 16 岁，谥号“敬帝”。

宣帝萧詧

萧詧字理孙，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自幼好学，善于文辞，尤其长于佛经义理，因而深得武帝萧衍赏识。梁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死后，武帝立三子晋安王萧纲为太子，使昭明诸子都失去了嗣位的机会。为此，萧詧一直愤愤不平。武帝也总觉得有点愧疚，因而将他们先后安排到人物殷阜的会稽一带做官。萧詧从中大通三年进封为岳阳郡王后，就先后担任过知石头戍事、南琅邪、彭城二城郡守和东扬州刺史等职。尽管武帝对他们经常给予特别关照，萧詧却并不以为满足。中大同元年（546）十月，萧詧又调任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雍州治所襄阳，形势险要，又是武帝创业基地，世道太平可以奠基树本，天下大乱可以进图霸业，萧詧决定在此大干一番。因而，他克己为政，延纳规谏，务修刑政，多施恩惠，安抚百姓，颇有治绩。

也许是武帝看出萧詧野心不小，所以在太清二年（548）把

他的二哥河东王萧誉派去当湘州刺史，让原湘州刺史张缵代替其当雍州刺史，打算釜底抽薪，削弱他的势力。可是，此事非但没有办成，反倒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原来，张缵自恃才望，见萧誉来上任，十分冷淡，连应有的迎接礼仪都不举行。萧誉乃宗室亲王，怎肯受此冷遇，便以交待州府事务为理由，将张缵留住不放，并且想方设法凌辱。张缵见事不妙，便找个机会逃出长沙，想去雍州江陵投奔老朋友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打算将来再徐图报复。

太清二年（549）三月，机会果然来到。当时，侯景攻陷台城，以武帝名义诏令各路援军返回本州镇。萧誉从巴陵回长沙，信州刺史、桂阳王萧 憺打算在江陵等萧绎回来见过之后再回信州，张缵乘机给萧绎写信挑拨说：“河东王扬帆上行，欲袭江陵，岳阳王在雍州，共谋不逞。”张缵又指使江陵游军主朱荣遣使向萧绎报告：“桂阳王留在江陵，欲作誉、憺内应。”萧绎连接警报，大吃一惊，连忙凿船沉米，斩缆断索，从陆路赶回江陵，不分青红皂白，便把萧誉杀掉。

萧绎和萧誉本来已有矛盾，萧誉曾数次违背萧绎的旨令，多所龃龉。萧誉既与萧绎为敌，又见二哥萧誉已被萧绎所灭，怕势单力薄，不能自存，便向西魏求援，表示愿作魏的附庸，西魏丞相宇文泰欣然接受。这时，萧绎已派司州刺史柳仲礼率兵进攻襄阳，宇文泰便命天府仪同三司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领兵南下救援萧誉。杨忠连克义阳、随郡，大败柳仲礼，尽俘其众。安陆、竟陵也相继投降。于是，汉东之地尽归西魏。大宝元年（550）二月，杨忠乘胜进抵石城，准备攻击江陵。萧绎赶紧把儿子方略送去作为人质，请求当西魏附庸，杨忠这才凯旋班师。

萧警保住了襄阳，开始图谋当皇帝。自武帝在太清三年（549）五月死了之后，虽然侯景扶植萧纲接位，但萧氏诸王大都不肯承认，萧警看出这是天赐良机，便暗示部下纷纷议论，要他即位称帝，然后他又以没有玺命为理由，表示不敢接受。宇文泰派驻襄阳的特使荣权明白萧警的意思，立即回长安报告。宇文泰觉得扶植一个傀儡皇帝有利于削弱梁朝，便让荣权和郑孝穆两个带着策命，于大宝元年（550）六月回到襄阳，立萧警为梁王，设置百官，作为称帝的第一步。萧警受宠若惊，于七月去长安朝见，宇文泰盛情招待，住到九月，才返回襄阳。

两年以后，萧绎平定侯景，在江陵即位称帝，改元承圣。第二年又消灭了武陵王萧纪的势力，梁朝的日子似乎又过得兴旺了一些。可是，地盘和侯景之乱以前相比，却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富庶的益州、汉东等地，都已落入了西魏手中，对此萧绎并不甘心。承圣三年（554）三月，魏、齐同时遣使到江陵聘问，萧绎对魏使的接待就不如对齐使那样热情，还要求与西魏按照旧图重定疆界，言辞也颇不逊。宇文泰见萧绎如此无礼，便开始秘密准备伐梁。当年十月，宇文泰派柱国将军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率兵五万，大举伐梁。萧警亦领雍州兵马与魏军会合，联兵进攻江陵。十一月，梁湘州刺史王琳入援江陵，行至长沙，派长史裴政由小道先去江陵报信，裴政走到百里州，被魏军俘获。兵卒将他带到萧警面前，萧劝他投降，裴政为了达到报信的目的，假装同意。萧警便将他带到江陵城下，要他向城内喊“王僧辩听说江陵被围，已自立为帝。王琳势单力弱，不能前来援救。”此时，裴政却不顾一切地向城中大喊：“援军大批来到，你们一定要坚持！吾虽被擒，也要碎身报国。”萧警大怒，下令

马上将他处死。这时，西中郎将参军蔡大业劝道：“裴政颇有民望，杀了他，荆州怕就难以攻下了。”萧詧一想，此话有理，为了争取民心，便下令放裴政入城。第二天，魏军攻破江陵，萧绎出降。萧詧见到这个杀害二哥萧誉的仇人，分外眼红，当即命骑兵把他带到自己军营，囚于黑布帐幔之下，着实羞辱了一番，到十二月，又将萧绎杀死。

西魏大将于谨等将府库珍宝搜刮一空，尽驱梁王公百官及男女百姓数万口返回长安。临走前，立萧詧为梁王，让他居住江陵东城，又设置防主，率魏兵居于江陵西城。留给萧詧的，只有一座江陵空城和荆州一州之地，其余各地包括萧原有的襄阳在内，全部归魏所有。

第二年（555）正月，萧詧正式在江陵即位称帝，是为宣帝。年号大定，国号仍称为梁，史称为后梁。萧詧虽然称了皇帝，对魏上疏时，仍继续称臣，并用魏年号。后梁的官爵均依梁朝旧制，只有勋官兼用魏制。宣帝所依靠和信任的文臣武将主要有两人：一个是蔡大宝，任侍中、尚书令，此人颇有谋略，熟悉政事，文辞敏捷；另一个是王操，任五兵尚书，掌管军事。

后梁建立的最初几年，与梁将王琳仍时有交锋，双方互有胜负。后梁大定元年（555）五月，王琳派遣部将侯平率舟师攻陷后梁武、巴二州。大定四年（558），宣帝又乘王琳主力东下与陈军交战、后方空虚，派大将军王操率兵略取长沙、武陵、同平等郡。第二年，王琳部将雷又柔又袭夺了后梁的监利郡，直到大定六年（560），王琳在芜湖与陈军决战，被歼灭殆尽，投奔北齐，战事才告平息。

宣帝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在位期间生活俭朴，不好酒色。

虽好猜忌，而能知人善任，待部下宽厚，因而都愿为其出力拚命。但作为一个小小的附庸皇帝，只能仰人鼻息。江陵残破，疆土狭小，干戈不息，眼见岁月消逝，却又无力改变，因而一直郁郁不得志。大定八年（562）正月，宣帝疽发于背而死。时年 44 岁，葬于平陵，谥号“宣皇帝”，庙号“中宗”。

明帝萧岿

萧岿字仁远，是后梁宣帝第三子。大定八年（562）正月，宣帝病死，按照北周大冢宰宇文护的旨意，萧岿继位为帝，年号天保。

萧岿为人仁慈，有度量，机敏善辩，长于文学。在位期间，生活俭朴，不事奢侈。很会驾驭臣下，因而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境内相对安定。但是，对外却始终处境被动。作为附庸，它不仅要听命于宗主国北周和后来的隋朝，而且要应付敌对的陈朝。由于地狭人少，兵力薄弱，对陈战争往往败多胜少，其领地亦不断被陈朝所蚕食。到天保八年时，只剩下江陵一地了。

天保九年（571）十二月，周武帝觉得后梁尚有存在的价值，便下诏把江北岸的基、平、都三州拨归后梁，使萧岿得以苟延残喘。

天保十八年（580）五月，周宣帝病死，八岁的静帝继位，丞相杨坚以外戚辅政，掌握实权。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叛乱，反对杨坚。此时，萧岿派出

的中书舍人柳庄恰好来到长安，杨坚语意深长地对柳庄说：“我以前当开封将军时，参加江陵之战，深蒙梁主关照。如今皇帝年幼，世道艰难，先帝把幼主托付给我。梁主累世忠诚朝廷，希望互相勉励，如岁寒之松柏”。柳庄回到江陵，后梁诸将正纷纷劝萧岿举兵响应尉迟迥等，以为进可以尽节于周，退可以席卷山南汉沔之地。萧岿正犹疑未决。柳庄立即表示反对众人意见，他先把杨坚所言一一传达，萧岿决定依柳庄的意见行事。不久，尉迟迥果然失败，萧岿不禁庆幸自己没有走错这步棋，他高兴地对柳庄说：“当初若依了众人之言，社稷早已没有了！”

天保十九年（581），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因为萧岿在关键时刻表现良好，因而特派使者赐给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第二年，文帝杨坚派使臣去江陵为次子晋王杨广选妃，经过占卜，所有美女都是不吉，萧岿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在其舅父张軻家中住着，何不让她一试？于是派人把女儿接来，让使臣占卜凶吉，恰好得了个“吉”，文帝遂将她策命为晋王妃。后来杨广嗣位为炀帝，萧氏便被立为皇后。由于萧氏被选为王妃，萧岿也就更加得到信任，所以杨坚在这一年下令取消江陵总管，萧岿总算能够亲自处理后梁国政了。

天保二十二年（584）正月，萧岿又去长安朝见。文帝下诏：萧岿位在王公之上，又赐给缣万匹，珍玩若干。萧岿临回江陵时，文帝亲自送别，并表示要“挥师长江，送你返回建康！”

然而，萧岿却未能等到那一天。第二年（585）五月，便因病死去。时年44岁，葬于显陵，谥号“孝明帝”，庙号“世宗”。

后主萧琮

隋开皇五年（585）五月，后梁孝明帝萧岿病故，文帝杨坚命其子萧琮嗣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广运。

萧琮字温文，为人倜傥不羁，博学好文，亦善弓马。他常令人伏地持帖作箭靶，奔马射之，十发十中。因为箭法高明，连持帖的人也毫不害怕。最初封为东阳王，后来立为皇太子。他即位时，后梁已是形同隋朝一州。随着隋朝愈益强大，陈朝更加衰弱，这个小小的附庸对于隋朝已经毫无利用价值。因而，隋文帝开始勒紧绳索，随时准备将它废除。

萧琮即位当年（585），企图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派大将军戚昕率领水师袭击陈朝荆州治所公安，结果劳而无功。从此以后，便再也不敢向陈朝挑衅。

广运二年（587），文帝下诏废掉梁国，以萧琮为上柱国，莒国公。后梁遂亡。

隋炀帝即位后，萧琮作为皇后的弟兄，甚被重用。曾任内史令，改封梁公，他的宗族也都随才擢用，萧氏昆弟纷纷在朝做官。不过，萧琮生性淡雅，从不把官职放在心上，退朝以后，便纵酒娱乐。他自认为萧氏乃帝王之族，虽然已经失国寄人篱下，见到北方权贵，也并不放下架子。只有贺若弼和他是好朋友，可后来他恰恰受到好友的连累。隋大业三年（607）七月，贺若弼以私

下议论炀帝得失，为人告发，被炀帝诛杀。此时，民间纷纷谣传：“萧萧亦复起。”炀帝听说以后，以为萧氏家族有图谋复辟之嫌，遂罢萧琮官。萧琮整天赋闲在家，不久便忧郁而死。

武帝陈霸先

一、平叛讨乱 初露头角

陈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生于天监二年（503），少年时就胸怀大志，长于谋略，不喜欢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为了实现救世济贫的志向，陈霸先饱读史书和兵书，至于纬侯、孤虚、遁甲之术也多有涉猎。

他身材高大魁梧，练就一身好武艺，再加处事明达果断，故深为时人所推服。

陈霸先初登仕途，不过是乡中里司小官，后来到了梁都建康做油库吏，因其识文断字，不久迁为新喻侯萧映传教。陈霸先忠于职守，深受萧映赏识。梁大同年间，萧映被朝廷任命为吴兴太守，即指名带陈霸先赴任，后为萧映转任广州刺史，又举荐陈霸先为中直兵参军，监理宋隆郡，并令招兵买马，所部达千人。不久陈霸先又因讨平安化二县之功升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

大同八年（524），交州刺史萧谿因侍部属与百姓暴虐刻剥，颇失众心。当地豪族李贲趁机连结几州豪杰起兵造反。广州刺史萧映急忙召陈霸先平乱。陈霸先率三千精兵迅速赶到广州城下，

经过几次激战，杀死杜天合，生俘杜僧明。霸先见僧明骁勇过人，义而释之。僧明感其德，由此成为陈霸先手下一员骁将。捷报传至朝廷，梁武帝萧衍非常高兴，下诏授陈霸先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三百户，并遣画工描绘霸先容貌以随时观看。

第二年春天，南方有李贲自称越帝、起兵造反。朝廷诏令陈霸先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交州刺史共同征伐叛逆。陈霸先领旨即广招勇兵悍卒，整修冶炼军用器械。大同十一年（545）六月，大军抵达交州，李贲以三万人马于苏历江口立城栅相拒。陈霸先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连连获胜。李贲畏惧逃至嘉宁县屈獠地区。此地崇山峻岭，形势险要，众军搜捕不得，只好驻守周围。

次年秋天，李贲率三万人马由屈獠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舰，充塞湖中，征讨诸军望其阵势，全部心怀怯意，驻守湖口而不敢进逼。陈霸先对诸将说，所以我们只要同心协力誓死攻取，就一定能够获胜。倘若一味无故停留，机会就要失去了！”诸将闻言，全都面面相觑，谁也没有答话。这天夜里江水暴涨，水位上升七丈，汹涌澎湃，奔流迅激，注入湖中。陈霸先部勒本部兵马，顺流先进，众将亦鼓噪向前。李贲叛军措手不及，死伤无数，不得已窜入屈獠地区。至太清二年（548）三月，李贲势穷力竭，被獠人斩杀送至交州。陈霸先将李贲头颅传送建康，梁武帝授霸先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由是陈霸先威震南方，闻名京师。

太清二年（548）冬天，侯景乱起，陈霸先率部数年征讨。其间，他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善察民情，屡得义士；整军有方，退敌有谋，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侯景。侯景平后，其部将郭元

建在广陵求降，王僧辩遣使安抚，并派陈霸先率军受降。陈霸先至欧阳，齐将辛术已占据广陵，霸先收降元建部曲三千人后，返回建康。萧绎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进封长城县令。不久，萧绎即帝位于江陵，因陈霸先平侯景之功进位司空，镇守京口，其余称号不变。

二、功高震主 受禅建陈

承圣三年（554）十二月，梁元帝萧绎死于西魏之手。陈霸先与王僧辩等商议，决定迎立晋安王萧方智。次年二月，年仅13岁的萧方智由寻阳来到建康，登上帝位。给陈霸先加了个征西大将军的头衔。

陈霸先因在平定侯景之乱时与王僧辩配合默契，故与王僧辩关系密切，这时北齐把贞阳侯萧渊明送了回来，王僧辩又决定立萧渊明为帝，陈霸先派使者往返数次苦争保留萧方智帝位，王僧辩坚决不同意。陈霸先由此开始与王僧辩发生矛盾，于是密作战备器械。不久侯安都率水军至石头城北，随即弃船登岸，攻入城内，直达王僧辩卧室；陈霸先也用计赚开南面城门进入城内。当时王僧辩正在处理政务，外面报告发生变故，忙从厅内驰出，与儿子同至门外，随从约数十人，与侯安都殿开激战。不一会陈霸先率军赶到，王僧辩寡不敌众，夺路逃窜，登上城南门楼，陈霸先令将士聚柴放火，王僧辩被迫下楼就擒。陈霸先害怕夜长梦多，当晚即将王僧辩父子绞杀狱中。

萧渊明听说王僧辩被杀，自知帝位难居，主动逊国回邸。十月，陈霸先扶持萧方智复位，改元绍泰。以萧渊明为司徒，封建

安郡公；陈霸先仍官司空，加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兼扬徐二州刺史。

这时，由王僧辩一手提拔起来的吴兴刺史杜龢见王僧辩被杀，立即起兵反抗，义兴太守韦载和王僧辩之弟、吴郡太守王僧智也以本郡响应，据城抗拒陈霸先。陈霸先派部将周文育进攻义兴，义兴所属县中多有陈霸先过去的士兵，他们善用弓箭，远近闻名。周文育进攻不利，只好率军退却，韦载便在城外据水立栅，两下相持，不觉几十天过去。陈霸先得悉周文育出师受挫，心中焦躁，即令侯安都与杜陵防卫建康，自己亲率大军前往接应。

陈霸先军至义兴，两日即拔去韦载水栅。然后，陈霸先派韦载族弟，带书信入城给韦载，招他投降。韦载因势穷力拙，无法坚持，于是出城投降。霸先对韦载好言安抚，引置左右，谋议军国大事，留其弟监守郡事，以周文育兵攻吴兴杜龢，以宁远将军裴忌赴吴郡讨王僧智，霸先自己则因建康告急，卷甲返回京师。

原来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有一从弟名叫徐嗣先，乃是王僧辩的外甥。僧辩被杀后，徐嗣先逃至徐嗣徽处，怂恿嗣徽举州降齐。及至陈霸先东讨韦载时，徐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举兵响应杜龢、韦载。北齐也以兵马粮草相助。徐嗣徽见京师空虚，即率精兵五千直奔建康，攻克石头城。

陈霸先回师建康后，即拟攻取石头城。尚未出战，又闻齐已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率兵万人来援徐嗣徽，并于湖墅运粮三万石，马千匹入石头。霸先忧心忡忡，问计于韦载，韦载说：“如果齐军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大事去矣。现在应速至淮南沿侯景旧垒筑城，保护东方粮道，然后分兵断绝敌人运输道路，使他们进无粮草器械，如此

不过十天，齐将脑袋就可送来了。”霸先点头称是，又派仁威将军周铁虎断其运输，擒获齐北徐州刺史张领州，械送建康，再使韦载至淮南筑起城垒，遣人驻守。齐军亦在仓门、水南设栅据守，过了几天，徐嗣徽被陈霸先亲率精兵打败，留下柳达等人守石头城，自己去采石迎接齐军。

这年十二月，陈霸先遣侯安都率水军攻打秦郡，破徐嗣徽栅栏，俘获数百人。陈霸先也在治城架起浮桥，渡河攻齐仓门水南二栅。齐兵大败，溺死者千数，号哭声震动天地。这时，徐嗣徽与任约引齐水陆兵马万余人还据石头城，霸先派兵赴江宁，据住险要地势。嗣徽等不敢再进，驻于江宁浦口，被陈霸先派侯安都率水军袭破，嗣徽等逃走，只剩下柳达摩，孤军守石头城。霸先召集水陆各军，四面围攻石头，城中无水，一升水竟可换绢一匹。达摩无计可施，遣使请和，要求霸先送子为质。霸先召诸将会议，都认为建康虚弱，粮运不继，应该允许求和。霸先只得答应。并令从子昙朗与永嘉王萧庄，出质齐营，与达摩会盟城外。盟后达摩引兵自去，徐嗣徽、任约皆随之入齐。

再说宁远将军裴忌奉陈霸先之命，去吴郡讨伐王僧智，赶到城下正值黑夜。裴忌令将士鼓噪攻城，王僧智由睡梦中惊醒，疑是大军到来，忙起身从后门逃出，乘小船投奔吴兴杜龛。这时，周文育正与霸先侄子陈茜合攻杜龛，文育暗中交结杜龛部将杜泰，让他作为内应，怂恿杜龛出城。一天，杜龛与杜泰出城与文育交战，杜泰故意按兵不动，杜龛战败回城，杜泰借机劝杜龛投降，龛有勇而无谋，答应出降。回去告知妻子王氏，王氏说：“陈霸先杀我父亲，如此深仇大恨，怎么可以求和！”即取自己私房所存金银手饰、布帛，悉数赏与军士，令与文育决一死战。杜

龛军士得了赏赐，无不奋力死战，竟将文育军杀退十里。杜龛平常即好饮酒，此次得了胜仗，开怀大饮，醉得不省人事。杜泰趁机开城门迎文育军入城。王氏急呼杜龛，杜龛不醒。王氏无奈，自剪头发，扮做尼姑，混出城外逃命去了。文育军士搜至府中，杜龛仍醉卧床上，即令军士把他背出，至项王寺前一刀斩杀。王僧智见吴兴已经无法存身，趁乱与其弟由后门出逃投奔了北齐。

此后，陈霸先又相继讨灭了东扬州刺史张彪、江宁令陈嗣和黄门侍郎曹郎等反叛势力。至此，石头、采石以南，已全部平定。不料北线的战火又点燃了起来。

太平元年（556）三月，北齐派萧轨为征南大都督，与徐嗣徽、任约合兵十万人入寇，由栅口直向梁山。遭到陈霸先帐内荡主黄丛的阻击，齐军战败，退保芜湖。霸先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前往梁山协助侯安都守城御敌，不久，霸先也亲往梁山巡视。齐军心怯，不敢进逼，安都却趁此机会率骑袭击齐行台司司马恭，获得大胜，俘虏以万计。齐军由此气馁，当下致书霸先，说是奉齐主命来召建安公萧渊明，并非与南朝争胜。陈霸先接书，答应送渊明回齐，却不料此时渊明背上生疽，病不能行，几天即死。齐军待渊明不出，不好言退，索性鼓军再战，其兵发自芜湖，经丹阳至秣陵故治。

陈霸先令诸将屯守方山、马牧、大航南边，共同抵御齐军。为严肃军令，陈霸先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兽阙下刑牲告天，责齐人背约，语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者皆不能仰视，台下将士观此无不感奋，摩拳擦掌，要与齐决一死战。

过了两天，齐军于秣陵跨淮筑桥，进兵方山，将侯安都、周文育等军逼回建康。然后齐军又自方山进至倪塘，游骑达于台城

之下，建康此时内外戒严，陈霸先亲自督禁兵出屯长乐寺，与周文育兵合于一处，与齐军对垒列阵。

转眼进入六月，齐军由钟山转至幕府山，又转至玄武湖西北，打算占据北郊坛，霸先亦麾军移驻北郊坛北，与齐人相持。适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丈余，齐军日夜坐于泥淖之中，手足皆烂。而梁军居于高地，又经常调换，所以无虞，只是因四方壅隔，粮运不继，发生了粮荒，将士们面有菜色。正好陈茜运来三千斛米，一千只鸭。霸先即令炊米煮鸭，用荷叶裹饭，夹入鸭肉数块，分发军士。大众饱餐一顿，即于次日黎明，由霸先亲自率领出幕府山进击齐军，大败敌军。

陈霸先率军凯旋还师，将齐帅萧轨等尽行斩首。陈霸先获此胜仗，威振京师，被任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长城公。不久，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封义兴郡公。陈霸先踌躇满志，大权在握，自然生起帝制自为的念头，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太平二年（557）八月，进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给羽葆鼓吹一部；

九月，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之上；

十月，进爵为王，以会稽、晋陵、豫章等十郡，益封陈国，并前为二十郡。

就在这个月，梁敬帝萧方智被迫“禅让”，陈霸先即位称帝，改元永定，宣布了又一个新王朝——陈朝的诞生。

三、征敌伐逆 力瘁身死

陈霸先虽然当了皇帝，却并没有过上一天舒心安稳的日子。

曾经当过梁湘州刺史的王琳一向不大听话。陈霸先曾以司空征辟，王琳却不仅不受征调，反而大造船舰，准备进攻陈霸先。霸先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舟师至武昌，进击王琳，结果安都、文育等将领悉数被擒。

王琳把安都、文育等人用一条长链锁住，置于后舱，令亲信宦官王子晋看守，自己领兵驻于湓城白水浦。安都、文育甜言蜜语，许以重赂收卖王子晋。子晋为利所诱假装用小船垂钓，靠近后舵，将安都等三人移入小船，连夜载渡上岸，从荒野草丛中偷偷逃回陈军驻地。陈霸先得知安都军败，非常惊慌，后见安都等逃回建康请罪，不禁转忧为喜，当即下诏赦免败军之罪，各还其官如故。

永定二年（558）正月，王琳兵据湓城，有众十万。为东进建康，特授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悉达乐得两边接受，其实迁延观望，皆不应征。王琳欲引兵东下，却被悉达截住中流，琳派人诱说，悉达始终不从。王琳无计可施，只得派记室求援于齐，且请以梁元帝萧绎的孙子永嘉王萧庄主梁。齐从其请，发兵送萧庄于江南，继承梁祀，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王琳奉庄即位称帝，改元天启。

陈霸先命司空侯瑱，领军将军徐度、率舟师为前军讨伐王琳。这次出师时候安都等人尚未回建康，陈霸先亲自至石头城送侯瑱出征。这时，江州刺史周迪打了一个胜仗，捉住王琳战将

李孝钦、余孝顷等，霸先见是个好机会，便派吏部尚书谢哲去劝王琳归顺，王琳大约因为战事不利，周文育、侯安都等人又都逃走，便答应西还湘州。八月，谢哲还报，霸先即令众军还师。

刚过一个月，因为余孝顷之弟及子仍顽抗不降，陈霸先又命周文育统帅将士，前往讨伐。王琳派曹庆率兵两千来救余孝劼。曹庆令部将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领将士攻打周迪与吴明彻，周迪等战败，文育闻报退屯金口。

熊昙朗见周文育军事失利，便设计让帐内伏兵将文育杀害于座上。昙朗吞并了文能的部众后，又去袭击宁州刺史周敷，后被周敷所败。昙朗单骑逃奔巴山，不久被村民所杀。

陈霸先在文育被害之前，又派了侯安都率兵去接应。安都半途得知文育已死，即引师退还，恰好遇上王琳部将周灵、周协，略一交手，便将他们捉住。这时孝劼弟孝猷率所部四千家也来归降，安都又乘胜进军至左里，击败了曹庆和常众爱，活捉王琳从弟王袭、主帅羊日东等 30 余人，众爱逃入卢山，不久也被当地百姓所杀。同年六月，安都凯旋回朝。然而，不断的忧患和战争，使陈霸先精疲力尽，就在这个月，他病倒了，不到半月便去世，时年 57 岁。是年八月，葬于万安陵，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

文帝陈茜

陈茜是陈霸先哥哥陈道谭的大儿子，字子华，长得一表人才，有胆有识，知书识礼，举止文雅，从小就得到陈霸先的喜爱。

陈茜初登仕途，就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当时吴兴所辖宣城有纪机、郝仲等各聚众千余人，骚扰百姓，陈茜到任后即率兵征伐，马到成功。承圣二年（553），梁元帝萧绎授陈茜为信武将军，监南徐州事。承圣三年，陈霸先北征广陵，以陈茜为先锋，每战必捷。霸先更加器重陈茜，遇事总要和他商议。

绍泰元年（555），王僧辩废萧方智，立贞阳侯萧渊明。陈霸先决定讨王僧辩，召陈茜商议。陈茜说：“僧辩的女婿杜龢现在是吴兴太守，如果他听说建康有变，必然会侵犯我们老家，祸及那里的人民。”霸先遂密令陈茜回吴兴长城，立栅筑垒防备杜龢。十月，王僧辩被杀，杜龢果然发兵掩袭长城。当时陈茜才纠集了几百人，战备又少，将士都非常害怕，陈茜却谈笑自若，从容部署，毫不惊慌，一下子就安定了大家的情绪。杜龢部将杜泰知道

栅内兵员不多，率众日夜全力苦攻，陈茜激励将士，身当矢石，坚守了几十天。杜泰见沾不了便宜，只好引兵退走。后来陈霸先派周文育率兵攻杜龔，陈茜随军同去。杜龔兵力雄厚，又占据冲要地形，易守难攻。陈茜派部将刘澄、蒋元举率先强攻，击败龔军，为消灭杜龔立下了头功。

太平元年（556）二月，王僧辩党羽东扬州刺史张彪，也起兵反叛，围攻临海太守王怀振。怀振派人求救，陈茜与周文育奉命前往赴援。二人轻兵直抄会稽张彪老巢。军至会稽，张彪部将沈泰开城门投降，陈茜入城尽收张彪部曲家室。张彪闻信赶来，被陈茜击败，逃入若耶山中。陈茜部将章昭达入山搜捕，在山民协助下将张彪杀死，传首建康。陈茜因功授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陈茜又派兵扫平了各地深山老林中的山越，因此威名大振。

陈霸先受禅建陈后，陈茜被封为临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东将军。

永定三年（559）六月，陈茜在南皖镇守，从豫章得胜回师的侯安都前来拜访。两人相见，正亲热叙谈，忽然传来陈霸先去世的噩耗。陈茜与侯安都惊愕异常，当即整装奔还建康。

陈茜回到建康，入居中书省。侯安都与群臣商议奉陈茜为帝，陈茜坚辞不可，侯安都入见陈茜说：“今日能够继承大统的，除王还能有谁呢？王应当顾全大局，切不可因拘守小节而误了国家大事！”陈茜点头答应，遂正式即位称帝。

盘踞在长沙的王琳原是反对陈霸先的骨干，这时听说陈霸先已死，嗣主陈茜初立，国事未定，决计乘机大举。齐仪同三司刘伯球，也率水兵万余人前来助战，行台慕容恃德之子慕容子

会，亦领铁骑二千屯于芜湖西岸，遥为呼应，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陈将侯瑱毫不慌张，沉着应战，大获全胜，敌人或降或逃。至此，江南之地皆为陈所有。

陈茜的太平日子过了不到半年，陈朝又与北周发生了一场冲突。天嘉元年（560）八月，北周军司马贺若敦率众一万，掩袭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抵挡不住，撤还巴陵，贺若敦也不追赶，引军救援正遭到陈军攻击的巴、湘二州，乘胜深入，驻军湘州。至十二月，周军开始动摇，巴陵城主尉迟宪投降陈朝；接着，独孤盛率部由杨叶洲潜逃。贺若敦成为孤军，不得已亦于次年正月拔营北归。至此，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宣都各郡全部平定，巴陵地区还在被北周控制数年之后，复归南朝所有。

湘州战后，北周见陈国势正强，不欲再起战端，便于次年（561）六月派殷不害出使建康，与陈议和，答应归还安成王陈顼，陈则将黔中及鲁山郡让与周朝。与周言和同时，陈与齐的摩擦也逐渐缓和。

陈茜在对北朝的周、齐采取“和”的方针的同时，对南朝内部的地方势力继续实行了“战”的方针。天嘉二年（561）十二月，陈茜派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伐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留异。留异曾多次派长史王渐入朝，王渐每次回去都说朝廷虚弱，留异深信不疑，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虽然表面上仍上表称臣，实际上却暗与王琳通使来往。王琳兵败以后，陈茜派左卫将军沈恪去代替留异，留异乃发兵下淮抗拒，沈恪战败退回钱塘。其后留异虽然上表谢罪，但也深知朝廷必将发兵征讨，所以加紧进行备战。当时留异认为官军必由钱塘沿江西上，故防守侧重于水路。不料天嘉三年（562）三月，侯安都走陆路由诸暨出永康，

距东阳郡仅百里。留异大惊，急奔桃枝岭，于宕口立栅抗拒。侯安都督军进攻，被流矢击中，鲜血流至脚踝，仍指挥自如，颜色不变。这年夏天，安都又因山筑堰，使水位上涨，船舰进去，正好和留异城墙一样高，下令士兵用拍竿去碎城堞，攻入城内。留异与次子忠臣逃奔晋安，投靠女婿陈宝应。留异党徒向文政据守新安，陈茜派贞毅将军程文季率三百骑兵攻打，文政战败投降，陈茜即以程文季为新安太守。

天嘉四年（563）十二月，陈茜令护军章昭达进军建安，往讨陈宝应；并诏益州刺史余孝顷督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由东道配合昭达。第二年十月，陈宝应据守晋安、建安二郡，水陆设栅，抵御昭达。昭达攻陈宝应初战不利，顿兵上流，命军士伐木作筏，待机而动。适逢天降大雨，江水猛涨，昭达督军放筏进攻，连拔宝应水栅。又出兵攻其陆军，刚刚交锋，余孝顷率兵赶至，两下合力夹攻，宝应大败，逃往莆田，不久昭达追至，宝应束手就擒，留异及其族党也全部受缚，送往建康，皆被处死。只有留异长子贞臣因为是陈茜的女婿，得以免死。

正当陈茜致力于讨平陈宝应等地方势力的时候，他与侯安都之间的矛盾也在迅速激化。安都自认为有拥立之功，日渐骄横，经常招聚宾客，骑射赋诗，动辄千人。部下将帅亦多目无法纪，恃强凌弱，一出问题，便跑到安都家中藏身。陈茜为人本好严察，听说安都庇护罪犯，不免产生猜嫌之心，安都却毫无觉察。侯安都还镇以后，陈茜屡次派人审问安都部下，搜查逃犯叛逆之人。侯安都闻信内心不安，派别驾周弘实去走中书舍人蔡景历的后门，请他多多关照，并向他打听消息。谁知蔡景历将这种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都报告了陈茜，为了讨陈茜的欢心，又说侯安都要

谋反。陈茜抓住了把柄，便等待机会收拾侯安都。天嘉四年（563）五月，侯安都由京口还建康，把队伍驻扎在石头城。六月，陈茜召安都在嘉德殿宴会，并传其部下将帅会集于尚书省听令。就在宴会上，陈茜令禁军将安都拿下，并收缴了其部下将帅的马匹武器。随后，陈茜将蔡景历表状出示于群臣，并下诏揭发安都罪恶。第二天，陈茜赐安都自尽。

至此，陈朝外与北齐、北周和平相处，内则诸逆俱平，朝野无事。陈茜可望做个太平天子了。谁知好景不长，天嘉七年（566）四月，陈茜的陈年老病忽然变得严重起来，而且药石无效，过了几天，便离开了人世，年仅 45 岁。

至天康元年（566）六月，葬陈茜于永定陵，谥号“文皇帝”，庙号“世祖”。

废帝陈伯宗

陈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陈文帝即位初，就被立为皇太子。陈伯宗自幼不甚聪慧，文帝深为忧虑。天康元年（566）四月，陈文帝病危，担心太子伯宗年幼柔弱，守不住皇位，便以孔奂为太子詹事，以陈頊为司空、尚书令，让他俩和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共同辅佐伯宗。过了几天，陈文帝驾崩，太子伯宗在大臣拥立下即位。

第二年（567）正月，陈伯宗改元光大。不久，三个辅佐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迅速激化。自陈伯宗即位后，刘师和、到仲举便以辅弼重臣身份，经常住在宫中，参与一切事务的决策。安成王陈頊也带了 300 人进驻尚书省，其权势赫然万人之上。因此，陈伯宗不过是个傀儡皇帝。

天康三年（568）正月，陈頊进位太傅，领司徒，并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佩剑上殿，入朝不拜。始兴王陈伯茂见陈頊专政，气愤不平，经常恶言辱骂。陈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篡夺皇位，自己来当皇帝。光大二年（568）十一月，陈頊以太皇太后名义，

召集群臣，发布诏令。陈伯宗当天便被废为临海王，搬出皇宫。其弟陈伯茂也被黜为温麻侯，随即又被陈顼派人暗杀。第二年（569）四月，陈伯宗也不明不白地死去，时年才 19 岁。因他既无谥号，又无庙号，所以史称“废帝”。

宣帝陈顼

陈顼字绍世，小字师利，是陈废帝伯宗的叔父。他身材高大，足有二米多，长得虎头虎脑，仪表非凡。不仅健壮勇敢，善于骑射，有一身好武艺，而且为人宽容，多谋善断，因此，深得陈霸先的器重。

承圣元年（552），陈霸先平定了侯景之乱，梁元帝怕他势大难制，便征霸先子侄入侍，名义上侍奉皇帝，实则当了人质。22 岁的陈顼因此和霸先的儿子陈昌一起去了江陵。到江陵后，梁元帝以陈顼为进阁将军、中书侍郎，毛喜也被授为尚书功论侍郎。过了两年，江陵被西魏攻陷，陈顼与陈昌都被掳到长安。陈顼在那里一住就是 7 年，所幸有毛喜陪伴，还不算寂寞。到天嘉三年（562），陈文帝以鲁山郡作交换，周朝才同意让陈顼回到南朝。陈文帝见了陈顼，很是高兴，当即授陈顼为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不久，又授使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

陈顼在陈伯宗即位之后不久，便同中记室毛喜等策划如何独断朝纲。他先在毛喜等人协助下，诛杀刘师知等辅佐大臣，又

派兵平定了华皎叛乱，威权日重，朝野慑服。陈顼见时机已到，便于光大二年（568）十一月，废陈伯宗为临海王，接着他于次年正月即位称帝，改元太建。

这年九月，陈顼怕盘踞广州十几年的欧阳纥势力过于强大，难以控制，便下诏征欧阳纥入朝为左卫将军。欧阳纥知道这实际是要削他实权，很不愿意受征还都。这时其部下不少人都劝他造反，于是举兵攻袭衡州刺史钱道戄。道戄闻变急忙报告建康，陈顼派中书侍郎持节去广州安抚。欧阳纥不允。同年十月，陈顼下诏命章昭达率军讨伐欧阳纥。欧阳纥亦加紧备战，联络各处力量，扩大反叛势力。第二年二月，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今广州）共同反叛朝廷。冯仆参加叛乱后，派人报告母亲洗夫人，洗夫人气愤地方：“我家忠于朝廷，已经两世，不能因为怜惜儿子而背叛国家！”随即发兵拒绝叛军入境，并亲自率领各部落酋长前去迎接章昭达。欧阳纥得知章昭达率军来到，慌张得不知所措，叛军见状四散奔逃，欧阳纥被生擒送往建康。陈顼大喜，即令将欧阳纥在市中斩首示众。

陈顼见欧阳纥已经平定，便决计休养生息，不复举兵。因此分别派人与周齐聘问通好，过了两年太平日子。在这期间，陈顼鼓励垦荒，减轻租赋，生产稍有恢复。与此同时，北周武帝在位，厉行改革，实力迅速增强，只有北齐国力逐渐呈衰弱趋势。陈顼因此有意伐齐，召集群臣商议。公卿大臣吵吵嚷嚷，大多不赞成北伐，唯独镇前将军吴明彻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伐齐。陈顼拿定主意之后，便于太建五年（573）三月命吴明彻率众十万伐齐。

吴明彻先后攻下历阳城，收降合肥，又率大军攻克仁州、峡石，进逼寿阳。齐朝派巴陵王王琳与扬州刺史王贵显共保寿阳。明彻乘王琳初到，军心未稳，连夜攻城，至半夜即攻破外城，齐兵退保城内之相国城及金城。明彻引肥水灌城，大水渗入城中，潮湿不堪，将士多生病腹泻，手足肿烂，死了有十之六七。这时齐又派大将军皮景和率数 10 大军救援寿阳，齐军于尉迟胡刚被打败，心中害怕，距城 30 里，便顿兵不进。陈军诸将听说齐大军来到，也很紧张，吴明彻却非常镇定。第二天，吴明彻披挂整齐，亲自督阵，指挥陈军从四面猛攻，一鼓作气，拿下了寿阳内城，活捉王琳、王贵显等，皮景和知寿阳已陷，连夜拔营北逃，粮草辎重全部丢给了陈军。于是，淮、泗一带尽为陈所有。

寿阳平定，吴明彻派人将王琳等人押送建康。王琳一向刑罚不滥，轻财爱士，深得将士拥护。明彻怕夜长梦多，发生哗变，赶忙又派亲信追上去，将王琳斩杀于道，只将头颅送往建康。王琳老部下、原梁朝骠骑仓曹参军朱瑒致书徐陵，求王琳头颅为其安葬。徐陵得书，报知朝廷，陈项亦为之感动，诏令将王琳并熊昙朗等头颅皆还与其亲属。朱锡将王琳尸首埋于八公山一侧，前来奔丧的王琳老部下竟有数千人之多。

太建九年（557）十月，北方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强大的北周已经灭掉北齐。陈项企图趁火打劫，夺取徐、兖，于是诏令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率军北伐。吴明彻在吕梁大破周兵，进围彭城，久攻不下。

次年二月，吴明彻筑堰截清水（今泗水）灌彭城，将舟

舰布列城下，日夜猛攻。彭城守将梁士彦一面加强防御力量，一面派人向周廷告急。周派大将军王轨出兵往援，王轨领命即率兵轻装急行，直趋清水入淮处，用铁锁连贯几百个车轮，沉于清水，又在水中横放许多粗大树木，阻断陈军归路。陈军将士十分惊恐，纷纷主张破堰拔军，用船载马撤退。吴明彻正苦于背痛，便同意了撤退。萧摩诃于是率马军连夜起程。明彻待摩诃走后，也决堰乘水势退军。谁知到了清口，水势减弱，舟舰被车轮堵住，不能过去。王轨引兵围击，陈军大败，吴明彻被生俘，三万将士及器械辎重皆被周兵俘获。北伐诸军，仅萧摩诃与将军任忠等率所部兵马逃回淮南。吴明彻被俘往长安后，周武帝敬其勇武过人，封他为怀德公，位同大将军。吴明彻却并不高兴，不久便忧愤而死。

伐周失败，陈项不免想起两人，一为蔡景历，一为毛喜。蔡景历前时因谏请班师被罢官。陈项现在后悔当初没听他的话，于是重新起用景历为鄱阳王谘议参军。几天后又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复还封土爵号，入朝任度支尚书。伐周之议，老臣毛喜也曾表示反对，陈项这时感触颇深地对毛喜说：“卿之所言，验于今矣！”又对散骑常侍袁宪说：“不用毛喜计策，遂令有今日之败，朕之过也。”由是待毛喜更加亲近。

太建十一年（579）十一月，周派柱国梁士彦率兵伐陈。陈项闻报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共同抵御周军。陈军分数路北上，前丰州刺史臧文奏率步骑 3000 赴阳平郡，任忠率步骑 7000 赴秦郡，仁威将军

鲁广达率众入淮，樊毅率 20000 水军由东关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步骑赴历阳。不过 10 天，周军已克豫州、霍州。陈项急令始兴王陈叔陵为大都督，总督水陆众军，但却不能遏制周兵。至十二月，南北袞、晋三州及盱眙、山阳等 9 郡百姓纷纷南逃，周又顺利取谯、北徐二州。于是长江以北尽没于周。

其后陈项虽励精图治，但终因陈朝元气已伤，不能再振军威。至太建十四年（582）正月，陈项忽然生起病来，过了 5 天，便死于宣福殿，时年 53 岁。谥号“孝宣皇帝”，庙号“高宗”。

后主陈叔宝

一、身经大难 位登九重

陈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陈宣帝之长子。承圣二年（553）十一月生于江陵。第二年江陵失陷，其父陈顼被囚于关右，留叔宝于穰城。至天嘉三年（562），陈周和好，叔宝与生母柳氏由中记室毛喜接回建康，被立为安成王世子，时年仅9岁。元康元年（566），授叔宝为宁远将军，置佐史。光大二年（568），又授为太子中庶子，不久迁位侍中。太建元年（569）正月，父亲陈顼登基称帝，被立为皇太子。

至太建十四年（582）春正月，陈高宗病逝，陈叔宝身为皇太子，本应立即继承皇位，不想兄弟之间却又发生一大变故。原来，陈高宗共有42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叔陵“少机辩，徇声名，强漂无所推屈”很与常人不同。太建六年（569），受封始兴郡王，授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其时叔陵年仅十六岁，就已经“政由己出，僚佐莫预焉。”陈叔陵虽有奇才，但却恃才自骄。他在地方任职期间，性情严刻，征求役使，没有限度，至

令诸州镇闻其将至，皆震恐股栗。叔陵精力旺盛，夜常不寐，燃烛达旦，专召僚佐侍坐，谈论民间琐细事情，戏谑无所不为。又不喜欢饮酒，总预备些佳肴珍味，昼夜吃嚼不停。其为政亦多不视事，犯有笞罪的人也被关入监狱，一连几年不加审讯。因其残暴无礼，州县内没有敢上报朝廷的，所以高宗也不知晓，反于太建九年（577）迁叔陵为扬州刺史，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次年又入治东府。叔陵于内舍曾自执斧斤，为沐猴状百般游戏；又好游于冢茔坟墓之间，遇有著名人物坟墓，即令左右挖掘，取其石志古器，及尸骨体骸，持为玩物，藏于库中；府内民间青年妇女，略有姿色，即强纳为妻妾。还有叔陵之叔伯兄弟伯固，是陈世祖第五子，体形矮小，却善为戏谑，被陈高宗喜爱。伯固本来与太子叔宝关系甚密，每日必见。后伯固认为叔陵更能有所作为，便讨好叔陵，成为一对难兄难弟。叔陵虽有以上恶行，但却也会装模作样，每次入朝，总是在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朗诵，洋洋自若。至太建十一年（579），其生母彭氏病逝，叔陵请求葬于梅岭。那里有晋太傅谢安坟墓，叔陵即挖出谢安棺槨，于原穴埋葬其母。又装作哀痛形状，自称刺血抄写“涅槃经》，为母超荐，暗中却让人每天送进美食，照吃不误。并私召左右妻女，强迫奸淫。事为高宗所知，高宗却只免去御史中丞相王政官职，对叔陵不绳之以法，仅责让一通而已。

至陈高宗病重时，太子陈叔宝与始兴王叔陵，长沙王叔坚一起入内侍疾。叔陵见高宗病已不治，即生出杀太子夺皇位的念头。因见宫中只有典药吏带有一把药刀，叔陵便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拿起看了看，对典药吏说：“这把刀太钝了，应该磨一磨，才好使用。”典药吏不知什么意思，只好唯唯诺诺。过了两天，陈

高宗病逝，宫中准备丧事，人来人往，忙碌不堪。叔陵仓猝之中令左右去宫外取剑，左右不知其情，拿来朝服木剑，交与叔陵。叔陵大怒，随手一掌，将拿木剑的人打倒。这时叔坚正在旁边，见此情景怀疑有变，便时时注意叔陵，看他有什么举动。

第二天，陈高宗小殓，陈叔宝伏在地上嚎啕痛哭，陈叔陵即找出锉药刀，从陈叔宝背后砍将下去，正中脖颈，叔宝猛叫一声闷绝于地。叔宝生母柳皇后惊骇异常，急忙赶来救护叔宝，也被叔陵连砍几下。叔宝乳母吴氏见状急忙扑到叔陵后面，抱住叔陵右肘，陈叔宝这时已经复苏，趁机仓惶爬起。叔陵仍在紧紧抓住叔宝衣服，被叔宝奋力争脱。长沙王陈叔坚闻讯而来，抢步上前，一手卡住叔陵喉咙，一手夺去锉药刀，将他牵到一根殿柱前，用衣袖将他捆住。这当儿陈叔宝已被乳母吴氏扶入内殿躲避，叔坚乃寻找叔宝，请求如何处置叔陵”。叔陵见叔坚离去，使劲挣脱束缚，急忙冲出云龙门，驾车飞速赶回东府，召令左右截住青溪道，赦免东城囚犯，发放金帛赏赐，使充当士卒抵御禁卫军。又派人去新林召集所属部队，自己亦披挂整齐，戴白布帽，登上西门城楼招募百姓及诸王将帅，竟没有一人响应，只有新安王陈伯固单骑应召，协助叔陵指挥将士。

当时陈朝大将皆率军沿江防守，台城内军备非常空虚。陈叔坚见陈叔陵逃走，急忙告知柳皇后，使太子舍人司马申用太子名义召右卫将军萧摩诃。摩诃入宫受命，立即率步骑数百人攻打东府，屯于城西门。叔陵即遣亲臣戴温、谭骐麟赴萧摩诃处，摩诃把二人执送台城。陈叔宝即令斩首，送至东府城下示众，城中大骇。叔陵自知其事不成，急入内府，将爱妃张氏及宠妾七人沉于井中。自率步骑数百人与伯固连夜渡江，想去新林乘舟奔隋。行

至白杨路，后面京城禁军赶到。伯固见追兵逼近，当即避入一条小巷，叔陵亲自拍马拔刀追回，拟与追军决一死战，无奈部下已经弃甲溃散。摩诃部将陈智深迎着叔陵，一枪将叔陵刺落下马，陈仲华上前将其斩首。伯固也被乱兵所杀。两首传于宫中，陈叔宝才择日登基，颁诏大赦，改元至德。以功授叔坚为骠骑将军，领扬州刺史；萧摩诃为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封绥远郡公，邑三千户。叔陵平时所聚金帛累千巨万，悉数赐于摩诃。

二、风流天子 词章出众

陈叔宝即位之初，因脖子剑伤未愈，于承香殿休息治疗，百事庶务，内决于柳太后、外决于长沙王陈叔坚。叔坚因诛叔陵立功，加上大权在握，逐渐骄纵，势倾朝廷。叔宝闻此不免猜忌，但因讨逆之功，兄弟之亲，含忍过去。这时偏偏有都官尚书孔范与中书舍人施文庆，都是东宫旧人，有宠于叔宝，忌恨叔坚，天天在叔宝面前诉说叔坚过失。叔宝乃决定夺叔坚之权。先令叔坚以骠骑将军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此为陈至德元年（583）春天事情。到了秋天，叔坚因故尚未赴任，陈叔宝怕叔坚在方镇造反，又改任皇弟叔文为江刺刺史，召入叔坚，当面慰留，仍复其司空一职，实已夺取其兵权。叔坚既失叔宝恩宠，内不自安，乃为左道厌媚以求福禄。雕刻成木偶，穿上道士服装，中设机关，能自跪拜，使在日月下醮祷求福。当年冬天，有人上书叔宝告发其事，叔宝召叔坚，囚于中书省，令内侍宣敕责问。叔坚回答说：“臣之本心，实无他意，不过前亲后疏，故求神灵保佑再得亲媚罢了。今既犯天宪，罪当万死。但臣死之后，必然见到

叔陵，望陛下先宣明诏，责之于九泉之下。方免为叔陵所侮。”陈叔宝闻此言念及叔坚拥护有功，乃赦其罪，免去官职，仍以王位还第。

陈叔宝自免去陈叔坚朝廷职务，由祠部尚书江总转任吏部尚书，参与朝廷。但江总乃文学之士，每日里饮酒赋诗，故机要全掌于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之手。司马申有智有谋，一应军国大事，指挥决断，无有滞留。但也未免因才能权势颇作威福，又善揣叔宝心意，凡忤己者，必以微言诋毁；附己者，必因机缘而进之。因此，朝廷内外，都不敢逆其意旨。只有侍中毛喜自恃朝中元老，从不阿从司马申。不久，毛喜被谪为永嘉内史。

自陈叔坚、毛喜等大臣相继被贬谪杀戮，陈朝谏官皆若虚设，无人进言。陈叔宝乃得以恣意妄为，无所顾忌，每日里饮酒赋诗，做些风流韵事。叔宝皇后名沈婺华，是仪同三司望蔡贞宪侯沈君理的女儿，母亲乃是陈高祖之女会稽穆公主。公主早亡，时皇后尚年幼，而哀毁过度，如同成年人一样。陈高宗闻其孝行，大为惊异，于太建二年（571）纳为太子妃。其父沈君理逝世，请求居于别殿，日夜哀痛，叔宝不甚高兴。再加沈皇后性格端静，居处俭约，更不合叔宝心意。于是别纳龚、孔二女为贵嫔，将沈皇后全置于脑外。龚贵妃入宫时带一张姓侍女，年仅10岁，娇小玲珑，后被叔宝看中，纳为贵妃，生下一男孩名陈深。张贵妃名张丽华，有天生一头七尺长发，色黑如漆，光可照物，并且脸若桃花，肤凝如脂，两池秋水，含情脉脉，深得叔宝宠幸。当年叔宝在承香阁养病，几乎全靠张贵妃一人服侍。叔宝病愈后又借皇帝之威于民间广采美女，得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及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陈叔宝因此更加荒耽酒色，无暇

过问政事。所有百官奏事，皆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进请，陈叔宝倚在“隐囊”之上，将张贵妃抱坐怀中，共决可否。李蔡二人有不能记述的，即由张贵妃逐条裁答，无所遗漏。因此张贵妃得以干预外政，宠幸冠于后庭。宦官近侍无不与她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爵，贿赂公行。陈叔宝反觉张贵妃精明能干，一应赏罚诏命，皆决于贵妃。贵妃因而更加骄纵，凡大臣有不从己者，必于叔宝面前毁谮。群臣害怕，无不从风谄附，张贵妃之权势因此薰灼四方，使天下人只知有张贵妃，不知有陈叔宝了。

妃嫔宫女之外，还有几个佞臣，竞相谄媚，阿谀迎合。其中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深知陈叔宝恶闻过失，所以每遇有谏止叔宝者，必以种种罪名斥退，然后曲为文饰，称颂赞美，把过失全说成美德。叔宝因此转怒为喜，对孔范宠遇优渥，言听计从。又有中书舍人施文庆，聪敏强记，心算口占，非常条理，所以也得叔宝宠幸。文庆又引荐沈客卿、陈惠朗、徐哲、暨惠景等人，叔宝一概录用。客卿为中书舍人兼掌金帛局，因叔宝大兴土木，供亿浩繁，国库大为空虚，客卿便建议军人、文士也应纳关市之税，并将税率提高。叔宝闻言，认为是好计谋，即令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惠景为尚书令、仓都令史，掌管其事。阳、暨两人出身小吏，考核帐簿，纤毫不差，但却不识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使百姓嗟怨不已。如此一年下来，收入超过往常几十倍。陈叔宝大喜，极称施文庆有知人之才，故更亲信，大小之事，无不委任。孔范又自称其文武之才举朝莫及，曾对叔宝说：“朝外诸将，起于行伍；不过一匹夫之力。深谋远虑，难道他们能做到吗？”陈叔宝半信半疑，问于施文庆，文庆畏惧孔范权势，

便点头称是，司马申也从旁赞美，陈叔宝遂对孔范信而不疑。自后遇将师少有过失，即夺其兵权，交以文吏。其中领军将军任忠，战功卓著，亦被叔宝夺去部卒，交给孔范等人分管，将任忠迁为吴兴内史。于是文武解体，士庶离心。

至德三年（585）春天，又有丰州刺史章大宝据州造反，陈叔宝急忙派兵平叛。章大宝是章昭达的儿子，在州任职时骄纵不法，百姓怨酷，陈叔宝命太仆卿李晕代其职务。章大宝闻李晕将至，派人在半路截杀，起兵反叛，派其部将杨通攻建安。建安内史吴慧觉据郡城抵御，杨通累攻不克。过了不久，朝廷大将陈景祥率兵迫近，叛军人情离异，大宝计穷，与杨通逃入山中。很快被追兵抓获，送往建康，途中病死，传诏夷其亡族。

陈叔宝有太子陈胤，性格聪敏，爱好文学，颇肖乃父，然亦颇有过失。詹事袁宪痛世诤谏不听。沈皇后无宠，经常派亲近随从去东宫看望太子。太子亦常使人入省母后。事为叔宝所闻，遂疑其心怀怨望，很不高兴。张、孔二贵妃又日夜谗构皇后太子，说他往来秘密，恐有异图。孔范等人又助纣为虐，遂使叔宝产生废太子立张贵妃子始安王陈深的念头。

祯明二年（588）五月，将太子陈胤废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太子。至是沈皇后亦成为眼中钉，肉中刺。叔宝急欲废去而立张贵妃为皇后，然其事尚未行，亡国之祸就已降临了。

三、亡国之君 诗酒残生

太建十三年（581），周被隋所代。隋因国力未厚，采取与陈

通好政策，所以隋陈边境虽有小的磨擦，但基本上还是和好的。陈高宗死后，隋朝遣使赴吊，国书中自称姓名，并有“顿首”字样。陈叔宝认为这是隋朝畏怯，不免因而生骄，答书词语多有不逊。隋主杨坚见书不悦，出示朝臣。群臣乃献策伐陈，后因营建新都与征伐突厥，而将征陈之事暂时搁置。

祯明二年（588）春天，陈叔宝一面派散骑常侍袁雅等出使隋朝，一面又令另一散骑常侍周罗睪率兵出屯峡口，侵隋峡州。隋主杨坚刚派散骑常侍程尚贤来通好于陈，忽闻陈已出兵峡口，勃然大怒，遂决计伐陈。

陈叔宝闻隋将大举伐江南，不免恐慌，忙派散骑常侍许善心赴隋修和。隋主杨坚不再理会，反遣使送陈玺书，历数叔宝二十过恶，并以晋王杨广负责征讨隋军事，以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

这年十一月，杨素率军由三峡至流头滩，陈将军成昕守狼尾滩，不料被其夜袭，全军覆没，只有陈昕单身逃走。狼尾滩失守，隋军乘流西下，沿江镇戍，相继奏闻，却被施文庆、沈客卿扣住，不使陈叔宝闻知。这时陈叔宝正忙于明年元会，召南平王陈疑与永嘉王陈彦入建康，并令沿江船舰尽从二王入都。至是江中竟无一艘战船。

陈叔宝这时尚不知军情紧急，反虑湘州刺史晋熙王陈叔文久据上流，大得人和，而欲以施文庆率二千精兵前往替代。施文庆非常欢喜，但又怕出朝后有人同陈叔宝说他坏话，故请叔宝许以沈客卿代己在朝执事。护军将军樊毅，闻隋军逼近，对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军事要地，应各出五千精兵、配以二百金翅舟沿江防御，以备不虞。”叔宝不听忠言，不增兵防御，不

作战备，奏伎、纵酒、赋诗依旧如故。

祯明三年（589）正月，陈叔宝朝会群臣时大雾迷漫，吸入鼻中，辛酸不堪，叔宝昏睡，日中才醒。这一天，隋将贺若弼已引兵过江，韩擒虎亦渡过采石。第二天，采石守将徐子建派人急赴建康告变。陈叔宝闻报召集公卿商议了一天，后颁诏说：“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诏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大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监军，派南豫州刺史樊猛率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率兵出镇南豫州。并重立赏格，僧、尼、道士，尽令服役。不久，隋将韩擒虎攻破南豫州，虏去樊猛妻子儿女，叔宝恐怕樊猛生有异心，即想以镇东大将军任忠代替樊猛职务，先派萧摩诃晓谕樊猛。樊猛不悦，其事遂罢。又有鲁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留守，与弟世雄所部同降韩擒虎，派人致书招降广达。广达正屯守建康，将来书呈奏，并自劾赴廷尉请罪。陈叔宝传敕抚慰，加赐黄金，仍使还营督军。

又过了几天，隋军已进据钟山，陈人大惊，降者相继。这时建康尚有十余万甲士，兵多将广，犹可决一雌雄。然而陈叔宝素来怯懦，不懂军事，见此危急情势只知日夜啼哭，台中庶民，尽委施文庆。文庆忌诸将有功，对叔宝说：“这些人平常就不听您的，当此危急之时，怎么可以相信呢？”于是诸将凡有启请，皆搁置不行。萧摩诃屡次入内请战，陈叔宝皆不允许。这日，叔宝召萧摩诃与任忠入内殿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有言：‘客贵速战，主贵持重。’现在国家兵多粮足，还应固守台城，沿淮立栅，北军虽来，不与交战；但分兵阻截江路，不使其互通音信。再给

我精兵一万，金翅舟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且扬言欲往徐州，断他归路。北军前不得进，后不得归，必然自致惊乱，不击自去。待春水上涨，上江周罗睺等众必沿流赴援，表里夹攻，即可破敌。”这一计策虽好，然而叔宝却终不能从。过了一夜，叔宝又突然出殿说：“兵入相持，胜负未决，令人心烦，可呼萧郎出战。”任忠叩头，苦请坚守勿战。孔范在旁边插言说：“请让我带兵与北军决一死战，将来定能为陛下刻石于燕然。”叔宝旨召摩诃，说：“公可为我决一胜负。”摩诃戚然说道：“从来出兵打仗，无非为国为身；今天之事，兼为妻子儿女罢了。”叔宝即多出金帛给予诸军充作赏赐，派鲁广达居于白土岗，在诸军之南，依次有任忠、范毅、孔范、萧摩诃在最北。诸军南北绵延二十里，首尾进退不能相知。

其时形势已十分危急，陈叔宝却又因见萧摩诃妻室年轻美貌，与之通奸。事为萧摩诃所知，遂无战意。唯鲁广达率军力战，打败隋贺若弼军，杀死二百多人。陈军争抢人头，献于建康请功。隋军趁机复出，直冲孔范大营，范部溃走，陈军大乱，萧摩诃也被隋军俘虏。任忠急入台城，对陈叔宝报称败状，并说：“陛下保重，臣无所用力了。”叔宝大惊，拿出两膝黄金，使任忠出外募人再战。任忠踌躇了一会，说：“陛下只有备舟楫，往就上流诸军，或许可以脱难。臣愿以死奉卫。”叔宝少觉安慰，即令任忠出外准备，自令宫人装束等待。谁知任忠见大势已去，竟自赴石子岗，投降韩擒虎，引隋军入朱雀门。陈军欲战，任忠挥手斥之说：“老夫尚降，诸君何必多事。”守城将士闻言一哄而走。城内文武百官也皆逃匿。只有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带几个人在省中。贺若弼与鲁广达激战至晚，生俘广达，夜绕北掖门而入，

闻韩擒虎已得陈叔宝，即呼令相见。叔宝惶惧异常，汗流浹背，两腿战栗，向若弼拜了两拜。若弼笑说：“小国之君，相当大国之卿，拜也属于常礼。但入朝不失作归命侯，何必这样害怕呢？”各处陈军尚与隋师力战，后晋王杨广命陈叔宝作书，招谕各地，诸城守将大都闻风解甲。有部分不从者，不久亦被隋军扫平。

先前，陈叔宝派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出使于隋，特令袁彦画杨坚像带归。陈叔宝展图观看，大惊失色，说：“我不想再见此人！”现在做了俘虏，也无可奈何，于阳广门观拜见隋主。杨坚先宣诏抚慰，又传敕责其君昏臣佞。叔宝惶恐伏地，不敢答置一词。后来听到杨坚发下赦书，竟高兴得舞蹈谢恩，叩拜再三。

过了几日，陈叔宝见隋朝优待有加，便屡次向监守官求一官号。杨坚闻此，脱口说道：“叔宝全无心肝！”又问监守叔宝平日做什么。监守回答：“日夜饮酒，少有醒时。”杨坚又问：“一天能饮多少呢？”监守答说：“与其子弟，一天约饮一石。”杨坚大惊，说：“一石怎么能行，应让他节饮才好。”过了片刻，杨坚又说：“任他去吧，不然叫他如何度日！”

至仁寿四年（604），陈叔宝病死于隋都洛阳，时年52岁。隋朝皇帝杨广因宠爱其妹宣华夫人，追赠为长城县公，又据叔宝生前行为，追谥曰“炀”。因“炀”字后为杨广本人占用，故史称陈叔宝为陈后主或长城公。

道武帝拓跋珪

拓跋珪，字涉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历史上称为魏道武帝。

一、立志复国 改代为魏

据说，拓跋珪出生时，体重就比平常的婴儿重一倍，很早就会讲话，因而甚得祖父代王什翼犍的喜爱。他6岁时，什翼犍即因部落内乱被害身亡，代也被分为二部，由刘库仁和利卫辰分别统领。拓跋珪与母亲归属于刘库仁部。这时的拓跋珪，虽年龄尚小，又寄人篱下，但已显露出卓然不群的风姿。

拓跋珪母子在库仁部安居几年后，刘库仁被燕将慕容文等杀害，刘库仁的儿子刘显自立为主，并密谋杀害拓跋珪。拓跋珪事前已得密报，便与母亲贺氏商定计谋，夜备筵宴，请刘显入饮，将刘显灌得酩酊大醉。拓跋珪趁机与几个旧臣轻骑逃至贺兰部，投奔舅舅贺讷，贺讷见拓跋珪少年老成，智识不凡，又惊又喜，对他大力扶持，希望他能再兴家国，光复故土。

拓跋珪在贺兰部励精图治，深得众心，使得远近趋附。诸部大人共同请求贺讷，愿意推举拓跋珪为主。贺讷自然赞成，便于太元十一年（386）正月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大会诸部，召开部落大会，即位为代王，年号登国。拓跋珪登位之后，任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统部众。又命汉人张衮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长孙嵩的弟弟长孙道生等侍从左右，作为智囊参谋。于是，灭亡十余年的代国在拓跋珪的领导下又得以重兴。拓跋珪嫌牛川地处偏远，难以有大作为，即位不久，就将都城迁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占有了河套以东的广大草原地区。同年四月，改代为魏，自称为魏王。年仅16岁。

新兴的北魏政权四周强邻虎伺，南边有独孤部，北边有贺兰部，东边有库莫奚部，西边河套一带有铁弗部，阴山以北有柔然部和高车部，太行山以东和以西还有慕容垂的后燕和慕容永的西燕。拓跋珪利用后燕和西燕的矛盾，与后燕结好，牵制西燕的侵犯；其后又与西燕联盟，遏制了后燕的扩张，从而保持了南部的安全。与此同时，他专心致力于内部的经营。

但是，内乱还是在他登位不久便发生了。当时，拓跋珪的叔父、什翼犍的小儿子窟咄为了争位，与刘显部勾结，企图取拓跋珪而代之。引起诸部大骚动。拓跋珪因恐内难未绝，暗算难防，不得已再逾阴山，往依贺兰部，又派人向燕求援。拓跋珪与拓跋窟咄分别是在后燕和西燕支持下进入河套以东草原地区的。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是战马的主要供应地。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燕主慕容垂马上派儿子率兵救援。但在拓跋珪向后燕求援的同时，窟咄也已联络了贺兰部帅贺染干夹击

拓跋珪。这时拓跋部前有窟咄，后有染干，两面受敌，形势十分危急，部众也都惊恐万分，没有斗志，连北部大人叔孙普洛都逃往铁弗部避难去了。年轻的拓跋珪临危不乱，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险境，避开染干，急行军数百里，到达桑干河支流上游地区，等待有利时机。一面又派人与慕容垂之子取得联系，相约夹击窟咄。太元十一年（386）十月，拓跋珪与慕容垂之子两军会合，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大败窟咄。窟咄带领残兵败将西逃，依附于匈奴铁弗部，后来被铁弗部杀死。

高柳战役的胜利使拓跋族转危为安，拓跋部落联盟得到巩固和发展，王权也得到强化。第二年，拓跋珪又乘胜出击，打败了占据马邑（今山西朔县西北）的独孤部刘库仁之子刘显和刘卫辰两个部落。占领了从五原到固阳塞一带（黄河河套）的产粮地区。太元十五年（390），征服了占据阴山北麓的贺兰部。太元十六年（391），又征服了占据河套以西的匈奴铁弗部。这样，在五年之间，拓跋珪消灭了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草原上几支最强的对手，势力日盛。随后，拓跋珪又兼并库莫奚、高车、纥突邻等弱小部落，不仅得到了大量的土地，而且俘虏了大批人口和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马、牛、羊等牲畜，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实力。

太元十九年（394）六月，慕容垂出兵灭了西燕，占有了今山西中部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华北地区能与后燕争强斗胜的就只剩下了北魏了。被对西燕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后燕统治者，满以为可以同样一举而消灭北魏。于是，便在太元二十年（395）七月，由太子慕容宝统帅精骑八万，直趋河套，进攻北魏。这时的拓跋部还过着游牧生活，听到慕容宝来攻，拓跋珪就徙部落畜产远避到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宝军至五

原，却找不到拓跋珪军队的主力。这时传来慕容垂病死的谣言，后燕军心动荡。慕容宝急于回去继承帝位，于是下令撤兵。拓跋珪率精骑渡河急追，至参合陂，连夜包围了燕军的营寨。燕军毫无准备，又急于东归，士无斗志，在拓跋珪大军的突然袭击下，全军覆没，除慕容宝单骑逃脱外，燕军的四、五万人几乎全部束手就擒，粮货兵械也全部落入拓跋珪的手中。拓跋珪下令将被俘的几万燕军全部就地坑杀。这一仗的结果，改变了北魏和后燕的力量对比。太元二十一年（396），慕容垂又亲率大军前来报仇，直扑云中，拓跋珪依然下令避其锋头，率众北退阴山，保存实力。慕容垂虽然一度攻下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却始终未能找到与拓跋珪决战的机会，最后因病重不得不引兵而还，后死于途中。从此，后燕在军事方面的颓势，再也未能挽回。这时的拓跋珪，年方 25 岁。在慕容垂死后不久，拓跋珪遂挟其优越的骑兵，长驱进入中原。

太元二十一年（396）七月，拓跋珪在盛乐称帝，改元“皇始”。八月，又乘慕容垂新死、后燕内部混乱之机，亲率大军 40 余万进攻后燕。九月，魏军攻下后燕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十月，道武帝率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附近），北魏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后燕守宰或弃城逃跑，或望风而降，只有邺与信都及燕都中山三城闭城固守，道武帝亲自督兵围攻中山，数日不下。道武帝自思急攻则伤士卒，缓攻则费粮糈，于是便派兵先平信都、邺城，然后还取中山。慕容宝仍凭城固守，双方在中山城僵持了近一年，到晋安帝隆安元年（397）九月，中山城中粮已将尽，道武帝又令抚军大将军拓跋遵袭取中山周围，割取禾稻，中山饥荒更甚。很快，中山城破陷落，后燕灭亡。

道武帝平中山之后，又分兵略地，将黄河中下游的后燕故地全部占领。慕容族的残余势力远避其锋，一支由慕容宝率领，退到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建立了北燕政权，另一支以慕容德为首，在滑台（今河南滑县附近）建立了南燕政权。这样，道武帝自公元386年即代王位，到公元379年平中山灭后燕，在短短的十年中，将北魏发展成北方一个最强大的政权。

二、倾心汉化 致力封建

天兴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在做好了各项准备后，迁都平城，即皇帝位。他采纳汉族士人崔宏的建议，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于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因而他自称为黄帝的后裔。道武帝十分向往汉族的文明，因而在他建设平城时，仿照长安、洛阳、邺城等中原各大名城设计蓝图。他多次召见负责监造的大臣，亲自询问营建的各个具体项目。最后建成的平城，动用了数百万根木料，有十二座城门，在城内及近郊有宽敞的宫殿、幽静的鱼池和美丽的亭台，都被冠以富丽堂皇的名称，如紫极殿、云母堂、金华室等等。

道武帝复国之时，进入中原的各族都已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拓跋部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追随中原各族，向汉族学习。有过灭国之苦的道武帝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于是，他便采取了许多措施，促使拓跋部的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化过渡。

首先，他发展农业，重视屯田。登国元年（386），道武帝就在盛乐一带“息众课农”，注意发展农业，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河套以北。登国九年（394）三月，又命拓跋仪在五原至固阳一

带的河套平原开始屯田。道武帝对屯田控制得很严，特设督屯官。督屯官和屯田民都无土地所有权。屯田上的收益除一部分归国家外，其余按一定比例分给屯田民。由于屯田的百姓并非全是无偿劳动，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所以这一措施很得民心，因而收获量也很大。为促使拓跋部畜牧经济逐渐转向农业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道武帝加速汉文化的第二个有力措施就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从登国元年（386）到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多次下令，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组织，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大人脱离关系，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变成国家的地缘关系的编户齐民。这样，拓跋部的成员除极小部分作为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上升为官僚贵族外，绝大部分就随着分土定居而成为负担赋税和兵役的农民。所以，道武帝在实行“分土定居”的政策以后，拓跋部的封建化程度也就日益加深了。

道武帝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计口受田，发展生产。北魏初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因而俘获了大量的人口。道武帝在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带走后，除了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使他们沦为奴隶以及牧子、隶户、杂户外，其余的大多数人则是被作为“新民”随其内徙。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照人口授给他们田亩，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种田地，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

三、祸起萧墙 被杀身亡

道武帝晚年开始盲目自信，刚愎自用，性格变得十分猜忌和多疑。他常常担心别人觊觎他的皇位。天兴三年（400），他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这是不对的。汉高祖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而妄图非分，是要遭殃的。”另一道诏书则反复说明：名利和爵位是末，道义才是根本，本末是不可以倒置的。诚谕群臣要讲道义，不要贪名争利。道武帝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做为精神药石。但这副药石也并不能使他得到完全安宁。他不断猜疑臣下对他不忠，担心他们谋图不轨。那些功高名重的大臣、将帅和拓跋王族更成了他的猜忌对象。一旦被怀疑，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道武帝有一位堂兄拓跋仪，本是北魏最著名的将领，在参合陂之役和灭燕战争中功盖诸将，不论是在拓跋贵族还是汉族的大臣中，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也就日益为道武帝所猜忌。天赐六年（409）掌占卜的官员对道武帝说：“今年天文有异常的变化，可能会有大臣叛乱。”道武帝对大臣更加疑虑，一时间弄得朝廷人心惶惶，大将重臣均有朝不保夕之感。拓跋仪担心祸将及己，惶恐不安，于是单骑出逃，但最后还是被道武帝派人追获赐死。

早在窟咄与道武帝争夺王位时，高邑公莫题曾用箭射信给密咄说：“拓跋珪还是个三岁牛犊，岂能任重载之车！”表示愿意支持窟咄。这封信被道武帝截获，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天赐五年（408），有人告发莫题住宅豪华，为人骄傲，蔑视皇上，道武

帝就借这一缘故派人将当年用过的箭给莫题送去，并责问道：“你看我这个三岁牛犊现在到底如何呢？”莫题父子自知活不成了，相对而泣，不久便被处斩。

越到后来，道武帝的疑心就越重，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臣处死。北部大人贺狄干被后秦囚禁于长安多年，回到平城后，道武帝见他穿的是秦人的衣服，说话有秦人的口音，便认为他仰慕后秦，将贺狄干连同他的弟弟一起杀了。大臣司空庾岳被人告发衣服华丽，行为举止仿效帝王，也马上就被处斩。在朝廷议事时，道武帝也动辄杀人。他忽然想起某位大臣的过失，就将其推出处死，甚至见人脸色失常，气息不顺；或听人言辞逆耳，声音高昂，便认为是心怀恶意，下令当场处死，并将死者全部陈列在天安殿前，因而朝廷上下，人不自保，大臣百官均自虑祸患，不理朝政，弄得里巷之间，盗贼公行。

道武帝晚年时常服用寒食散，期望长寿成仙。而实际上这种寒食散是用朱砂、石英等矿物质制成的一种有毒方药。在药性发作时，他的性情更加狂躁，喜怒无常，往往几日不吃饭，几夜不睡觉，独自对着墙壁自言自语，他常常亲自动手，将人毒打致死。他好乘人力辇车，乘车时手执宝剑，从后敲击拉车人头部，死一个换一个，有时每天死者有几十人。

他越是杀人，就越担心别人谋害他，因此经常变换他的寝室，连他的大臣亲信都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只有他的宠姬万人知道他的住处。谁知万人偏偏又和他的二儿子拓跋绍私通。拓跋绍生性凶狠残暴，是贺太后的妹妹贺夫人的儿子。天赐六年（409）十月，贺夫人失宠被囚禁时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营救她。当天夜晚，拓跋绍以万人为内应，寻到道武帝的住处，将

其刺死。这时道武帝才 39 岁。永兴二年（410）九月，谥为“宣武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烈祖。泰常五年（420），改谥为“道武皇帝”。至太和十五年（491），又改庙号为“太祖”。

明元帝拓跋嗣

北魏登国七年（392），道武帝的宠妃刘贵人生下一子。这是道武帝的长子，故喜出望外，马上下令天下人共庆，并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嗣，立为太子，希望他能嗣承自己的大业。这个孩子后来继道武帝之位，为北魏第二个皇帝——明元帝拓跋嗣。

一、登基理政 与民休息

拓跋嗣从小聪明大度，举止合礼，甚得道武帝的喜爱。天兴六年（403），被封为齐王，拜相国位，加车骑大将军。起初，道武帝因怕将来后党专权、引起宫廷内乱，在刘贵人生下拓跋嗣后不久，便将她赐死。并在后来告诉拓跋嗣说：“以前汉武帝要立他的儿子做皇帝，便把孩子的母亲杀了，主要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以免外戚叛乱。你将来要继承我的基业，因而我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主要是为你以后的统治做长久的打算。”拓跋嗣十分孝

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不能自止，惹得道武帝大为恼怒。拓跋嗣从父亲那儿回到宫中后，思念母亲，日夜哭泣。道武帝知道后又要召见他。拓跋嗣准备进见时，他的左右劝他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去了或许有意外，不如先外出躲避一段时间，等皇上气消了再来也不迟。”于是拓跋嗣便离开宫中，到外地巡游。

天赐六年（409），道武帝被他的二儿子拓跋绍杀害。拓跋嗣听到消息后赶回都城，联络诸大臣杀死了拓跋绍，平息了宫廷政变，登上了帝位，改元永兴。

拓跋嗣登位后，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兴三年（411），拓跋嗣下诏说：“衣食充足，方知荣辱。假如人们饥寒交加，早晨害怕家中的粮食难以维持一天，心中着急的只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那里有余暇谈论仁义之事呢？只有男耕女织，内外相辅，才能家给人足。”

他还下令精简宫女，让大批宫女出宫配给鳏民。神瑞二年（415），又下诏说：“古人有言，百姓富足则君王有余，从没有百姓富足而国家贫穷的。近年来霜旱频繁，粮食歉收，百姓有很多忍饥挨寒难以生存。国家应该发放布帛和库存的粮食，来赈济贫民。”在大将奚斤打败越勤倍泥部落后，又将越勤倍泥部落的二万余家迁到大宁川附近，由国家按人口授给农器，分给农田，强迫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拓跋嗣自己也常常外巡、四方视察，亲自接见民间的长老，问民疾苦。为防止地主官吏贪污害民，他除专派中央官员巡行四方，监督考察外，又下令假若守宰不遵法令，百姓可以直接进宫上告。守宰的财产，假若不是自己家中生产的，则全部做为赃物没入。对没有按时交纳完成政府赋税的刺史

守宰，严加惩处，不准他们再向百姓征发，而用他们家中的财产抵偿。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使大量流民内附。神瑞二年（415），河南流民前后有五千余家归附，氏族豪强徐骏奴、齐元子等也率部落三万余家遣使内附，河东胡、蜀五千余家也相继归降。

二、外抚内和 巩固根基

道武帝虽以其武功文治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但当时北方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小的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拓跋嗣登位后，因感北魏初入中原，尚需巩固统治，站稳脚跟，所以在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同时，对外也采取了抚和的政策。义熙十年（414），派遣马邑侯元陋孙出使秦，悦力延出使柔然，于什门出使北燕，又诏使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古真与东晋太尉刘裕相互交通消息。拓跋嗣派遣使者的目的，自然是希望相互交好。

当时，在周围的这些割据政权中，夏和柔然是北魏的两个劲敌。拓跋嗣即位不久，柔然就侵犯北魏边境。永兴二年（410），北魏大将长孙嵩被柔然围在牛川，拓跋嗣亲自出征，敌将才率众退走。

神瑞二年（415），平城附近连年霜旱，不少人饿死。许多人却主张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讨，崔浩说：“迁都邺城，虽然可以避过今年的饥荒，但并非长久之计。

一则分众南迁，兵力分散，会使四方产生轻侮之心，而且百姓水土不服，因疫病而死伤的一定很多。再则平城的防守减弱后，假若夏举兵南侵，平城必然危机，而朝廷远在千里，很难救援，一定会使我们大受损伤。”拓跋嗣听取了崔浩的建议，为防止柔然的南侵，仍然都于平城，只将饥民徙往定州、相州、冀州三州就食。

泰常八年（423），南朝的刘宋与北魏争夺河南之时，柔然又趁机举兵进犯北魏边境。拓跋嗣下令从赤城（今河北赤城县）到五原修筑了一条长城，绵延两千余里，设置了许多镇戍，防止柔然南下，拱卫平城。拓跋嗣在位期间，隆基固本，对柔然及周围的割据政权，一直采取的是防御、和抚的措施。

三、安排后事 欣然知辞

拓跋嗣也与他的前辈一样，为了长寿成仙，时常服用寒食散。毒性渐积，频频发作。拓跋嗣自己甚为忧虑，唯恐死后再引宫中内变，便在泰常七年（422）秘密询问崔浩说：“近年屡现灾异，我的病又几年不愈，假若我有什么不测，应当怎么办呢？”崔浩回答道：“应当早立太子，挑选贤能者做他的师傅，忠信大臣做他的宾友，逐渐让他接手国家大事。这样，一方面皇上可以颐神养寿，优游无为，另一方面，一旦皇上万岁之后，也可以使国家有成定之主，百姓有所依属，自然不会有什么动乱了。”崔浩认为皇子拓跋焘已年近12岁，可担大任，应立为太子。拓跋嗣又暗中询问南平公长孙嵩，长孙嵩也认为拓跋焘年长且贤能，一定可以服人。

于是拓跋嗣听从两位大臣的建议，于同年五月立拓跋焘为皇太子，让他居正殿临朝听政，做为国家的副主。并安排长孙嵩及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代人丘堆为右弼，辅佐拓跋焘处理国政大事。拓跋嗣自己则避居西宫，暗中观察、考评。他见拓跋焘年少颖悟、沉稳果决，诸大臣也全力扶持，心中十分高兴，对旁边的侍臣说：“长孙嵩德高望重，历事四世；奚斤智高辩捷，远近闻名；安同晓解民情，明练世事；穆观长于政事，了解我的意旨；崔浩博闻强识，能通晓天人之际；丘堆虽然没有大的才能，但公正严谨。我让这六个人辅助太子，自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可以放心与你们一起巡行四方，讨伐叛逆，招降柔顺，横行得志于天下了。”拓跋嗣另外又派典东西部刘洁、门下奏事古弼、直郎卢鲁元等忠正勤勉的官员，让他们听命于太子，分典机要。他有意锻炼太子，当群臣有什么疑难的事情上书请他裁决的时候，避而不答，对大臣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应当去问你们的国主。”

泰常八年（423）一月，拓跋嗣病死于平城西宫，时年 32 岁。葬于云中金陵，谥号“明元皇帝”，庙号“太宗”。

太武帝拓跋焘

拓跋焘，字佛狸，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长子。少时聪明能干，豁达大度。泰常七年（422），15 岁的拓跋焘被封为太平王，立为皇太子，又被授予相国加大将军官衔，管理政事。不久，拓跋嗣患病，便让他统摄朝政。第二年（423），拓跋嗣病亡，拓跋焘即皇帝位。

一、少年嗣位 一统北国

拓跋焘即位当年始光元年（424），柔然首领大檀统率骑兵六万，侵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杀人掠地。年仅 17 岁的拓跋焘闻讯后亲自带兵，日夜兼程，只三天两夜即赶至云中。队伍未及休整，大檀的大股骑兵就扑过来，将拓跋焘的兵马团团困住，情势十分危急，北魏士卒已恐慌起来。拓跋焘在马背上镇定自若，分划布置。士兵见自己的年轻统帅临危不惧，情绪也很快

安定下来。在拓跋焘的指挥下，首先射杀了柔然的前锋部帅，大檀见形势不利，只得率军撤退。第二年，拓跋焘又亲自发兵五路，征讨柔然。为了取得速战速决、出敌不意的效果，他果断下令将军中辎重全部留下，只带十五天的干粮，轻骑前进，穿过沙漠出击柔然，大檀闻讯后惊慌失措，率众向北逃窜。

拓跋焘主动出击柔然，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神䴥二年（429）。当时朝廷内外重臣都不同意这次军事行动。张渊、徐辩等以天象不利为理由，预言出征柔然必败。支持他北伐的汉族大臣崔浩也用天文占卜，逐条反驳张、徐。这时正巧刘宋也准备进犯北魏，拓跋焘当机立断，对大臣们说：“刘宋自顾不暇，北犯构不成大的威胁。即便能来，我们若不先将柔然消灭，也会腹背受敌。”下令发兵征伐柔然。这次出击使柔然大檀措手不及，仓促烧毁帐舍，带着部众向西狂奔。拓跋焘指挥部队，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纵横分兵搜讨其残部。被北魏前后降服的柔然有三十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达几百万头。敕勒部（高车部）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这些降附的部落都被拓跋焘迁到漠南几千里的边境上，在北魏的军事监督下，从事农耕和畜牧。他们每年向北魏交纳大量贡税，致使北魏毡毛皮货堆积如山，马牛羊的价格也大大跌落。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战争也在打退柔然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

神䴥五年（432），拓跋焘又率军亲征割据辽东、辽西的北燕，瓦解了由北燕控制的大郡，将其三万余户迁到幽州（今北京附近）。太延二年（436），拓跋焘再次出兵北燕，北燕王冯弘逃奔高丽，旋即被杀，北燕灭亡，北魏取得了整个辽河流域。这时，整个黄河流域仅剩了一个割据河西的北凉政权与北魏相持。蒙逊

在位时北凉的势力还较强，拓跋焘也与其维持着表面的交好。蒙逊死后，儿子牧犍继位，昏庸无能，国政渐荒，拓跋焘见时机已到，便在太延五年（439），罗织了牧犍十二条罪状，亲自率军讨伐。牧犍自知难以抵挡，便与大臣一起，自缚其手，向拓跋焘请罪。拓跋焘一面给他松绑，以礼相待，一面统军入城，收抚户口20余万，派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命牧犍带领宗族及凉州吏民三万户，迁徙到京都平城，北凉遂亡，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二、兴学修律 整肃风纪

随着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拓跋焘明确意识到：只有通过兴办学校、开馆授经，提高鲜卑族官员的汉化水平，才是接受中原汉族封建统治思想和理论的最有效手段。因而在他继位不久，在南征北讨的同时，于始光三年（426）在京师城东办起了太学，并在学内祭祀儒学祖师孔子和他的弟子颜渊。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又下诏说：北魏长期以来多因忙于武事而未及文教，不利于整顿乡风民俗和制定行动的规范准则。从现在起，自王公大臣到卿大夫，王公贵族的子孙都要进太学接受教育，学习经史。对于皇位继承人的汉化教育，拓跋焘更为重视。他亲自选派精通经史的儒学大师高允做为太子拓跋晃的师傅。在高允的教授下，太子晃对儒学经史有了很深的造诣，并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拓跋晃死后，拓跋焘又聘请名儒李灵教授皇孙拓跋浚。

北魏统一北方后，出任地方官吏的，大多是拓跋贵族。他们

没有什么法律观念，平时任意贪污勒索。拓跋焘把修订律法、整顿吏治看作是汉化的标志和确立统治秩序的关键。神䴥四年（431），他就下诏让司徒崔浩改定律令；20年后，又命令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拓跋焘对他们说：制定刑罚，宽、严、疏、密一定要适中，对不利于百姓的地方要加以增删。让游雅等根据这一原则，修订了391条律令。

拓跋焘多次下诏，告诫地方官吏设法减轻人民负担，诏令他们要严于律己正身，不得玩忽职守。自己也首先带头节俭，平时的吃饭穿衣，仅仅是充足而已，不讲华丽排场。当时，众大臣曾请求加固京城和修膳皇宫，并且还从《易经》中引证说：“王公贵族设置险峻的城堡，用来守卫他们的国家。”又用汉代萧何的话作为证明说：“天子把四海作为他的国家，假若皇宫住室不壮丽的话，就不能显示他的威严。”拓跋焘回答说：“古人也有一句话叫做‘国家安全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城墙的险峻坚固’。夏的城墙倒是用蒸过的土修建的，坚硬得像石头一般，可我一样将他消灭了。国家的安危，难道在于城墙吗？现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正是需要民力的时候，大兴土木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萧何的话，也并非都是正确的。”拓跋焘平时赏赐的，也全都是真正为国尽忠尽力、舍生忘死之人，至于亲戚宠臣，都不曾赐给多余的物品。

拓跋焘又针对官员中徇私情、废王法、官官相护等恶劣的官场作风，在太延三年（437）下诏宣布：全国的吏民都可以检举、告发不按法办事的官吏。又在各州郡设刺史，以监督、考察地方官员。太平真君四年（443），拓跋焘决定让16岁的太子晃作他的副手，总揽国家大事。又下诏让年事已高的诸功臣元勋享受优

厚的待遇退休养老，提拔贤俊的年轻人充实百官队伍。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措施，使比较保守的老一代鲜卑旧臣下来，补充上了受过汉文化教育的青年贵族，对于北魏的政权建设及发展步伐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听信谗言 失子亡身

拓跋焘晚年，用太子拓跋晃为副手，总摄国政。拓跋晃聪明干练、为政精察，将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拓跋晃与拓跋焘宠信的一个宦官宗爱以前就有不和，宗爱见拓跋晃日益得到拓跋焘的信任，害怕以后拓跋晃登上帝位后对自己不利，便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说太子为了早日登基，密谋杀父。拓跋焘虽然信任太子，但这种性命攸关之事岂肯马虎，一怒之下，便将拓跋晃手下的十几个帮助处理政务的大臣全部处斩。害得拓跋晃一惊之下，日夕恐惶，卧病不起，正平元年（451）六月竟然病殁了。

拓跋晃死后不久，拓跋焘查知并无反叛之事，知道太子无罪，很为他的早逝悲伤，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又封晃的儿子濬为高阳王，对他格外钟爱。宗爱见拓跋焘对这件事非常后悔，害怕他怪罪自己，便暗自设计，趁拓跋焘酒醉独卧永安宫之时，将其勒杀。拓跋焘死后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隐王拓跋余

正平二年（452）二月，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中常侍宗爱谋杀。随后宗爱秘密派人把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安南王拓跋余接入宫中，然后矫称赫连皇后之令，召大臣兰延、和苻、薛提等入宫。延等一进入宫中，宗爱预先埋伏下的 30 个宦官便拿着兵器将他们一一收缚、斩杀。接着，又杀了秦王拓跋翰，立

拓跋余为帝，改元承平。

拓跋余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太平真君三年（442）被封为吴王，正平元年（451）改封南安王。他自知不是按正常次序登上帝位，恐怕众人不服，因此对群臣不论是否有功，一概厚加赏赐，以此笼络人心。他又放纵自己，整天沉湎于声色，常作长夜之饮，声乐不绝。以致旬月之间便把国库积蓄用个精光。他尤爱游猎，毫无节制，遇到紧急大事连他的人影也找不到。有时边境告急，他也照样不管。弄得上下离心，百姓愤恨。

拓跋余为了报答宗爱拥立之功，任命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宗爱总揽朝政之

后，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不久便搞得人人忌惮。拓跋余也开始怀疑他又想搞政变，打算削夺他的权力。宗爱知道后，十分愤怒，当真开始密谋害死拓跋余。当年十月，拓跋余去平城东之白登山祭祖庙，宗爱指使其心腹宦官小黄门贾周等于夜间将拓跋余刺杀。拓跋余谥“隐王”。

文成帝拓跋濬

拓跋濬生于太延六年（440），是拓跋晃的长子。拓跋焘因深悔由于自己的怀疑猜忌使拓跋晃恐惧卧病而亡，故而对拓跋濬特别宠爱。幼时的拓跋濬聪明颖达，常被拓跋焘带在身边，亲加教导，号为世嫡皇孙。太平真君五年（444），拓跋焘车驾北巡，到各处察视民情。

一天，正在行路突然遇到一个官吏捆绑着一个奴仆，正准备处罚他。见到皇帝驾到，忙跪奏道：“这个奴仆犯了大罪，小臣正要惩处。”这时，年仅5岁的拓跋濬从皇帝旁边的一辆车中伸出小脑袋，说道：“这个奴仆今天正巧碰到了我，也许是天意，你将他放了吧！”官吏按照命令将犯人松绑放掉了。拓跋焘惊讶地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自语道：“这孩子年纪虽小，举止却以天子自处呢！”年纪稍大，便让他参决国家大事。

正平二年（452）十月，魏帝拓跋余被宦官谋杀，拓跋濬在众大臣的帮助下登上了帝位。这时的北魏虽已统一了北中国，日渐强大起来，但因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营四方的统一战争，使国力

颇为虚耗。内侍宗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连弑两帝，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因而文成帝登基之后，首先宽刑简政，以稳定民心。

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447）曾下令尽诛沙门，焚毁佛经，严禁民众信佛。一时间天下经书遭焚，和尚尼姑受到诛杀。但佛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然而，民间仍有许多人暗中归佛。文成帝即位后，接受群臣的进谏，决定对佛教的流行听其自然，稍加规限，下诏命令各州郡县可以各建一处寺院，百姓有自己愿意出家为沙门的听其自然。但出家人数大州不能超过50人，小州不能超过40人。文成帝还亲自为沙门师贤等5人剃度，并让师贤担任僧人的总摄，管理僧人事务。这样，无形中便消匿了沙门与政府的对抗情绪，又使政府对僧尼有所控制。

文成帝接受了祖父拓跋焘滥杀的教训，对谗言详加案验，不因轻信而大加杀伐。当时，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在任时贪污索贿，压榨百姓。有个叫马超的指责他，被许宗之派打手毆杀。事情发生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的家人上告，便恶人先告状，上书说马超谤毁朝政，谋图不轨。文成帝看到书奏后说道：“这一定是谎话。我为国家之主，对马超并无任何危害，他又怎么要来讲谤我呢？必定是许宗之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故意诬陷马超。”便派官员到定州详细调查了案情，然后将许宗之处斩。

北魏官吏没有俸禄，全靠掳掠，征服战争结束后，便靠贪污。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三个刺史，两个为鲜卑贵族，一个为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只要不短欠政府的收入，无论他在任所上怎样贪污受贿，北魏的统治者都是听之任之，并不认为这是罪恶。战时的掳

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更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兴安三年（454）鄯县（今在河北任丘县北）人民起义，文成帝亲自带兵镇压，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惨杀，15岁以下的男孩子则被罚充役。和平元年（460），邻近两县的百姓把贪污压榨百姓的县令杀死。文成帝又经过多次的四方巡行察视，确实看到了许多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之机放高利贷、买贱卖贵，然后坐地分赃大发贪污之财的情况，便于和平二年（461）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绢十匹以上的便处以死刑。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贪污的症结，但也使官吏不得不有所收敛。

文成帝在位的时候，正值年轻气盛、想大干一番事业的年龄。但是因为太武帝拓跋焘时统一四方的战争使国力损耗颇大，所以文成帝登位之后，始终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但身为善弓马、好骑术的鲜卑族人，文成帝也没有忘记习武。他在位时，每年的农闲季节都令群臣讲武武艺。他与众大臣在灵丘（今山西灵丘）南面的山下习武，让群臣仰射山峰，山高四百余丈，群臣的箭射到中途便势竭而坠，没有一个能超越峰头的，而他手执一张千斤硬弓，弯弓发矢，脱弦而出，越过山峰30多丈，到了山南220余步方才坠下。文成帝十分得意，便在射箭的地方立碑记载，留做纪念。

和平六年（465）五月，文成帝病死于太华殿，年仅26岁。谥为“文成皇帝”，庙号“高宗”，葬于云中金陵。

献文帝拓跋弘

献文帝拓跋弘，文成帝长子。兴安三年（454）出生于阴山之北，母李贵人。北魏当时为了防止后党专权，凡是王妃生的男孩，向例是一立太子，即将其母赐死。所以太安二年（456），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时，李贵人便按照故例安排后事之后自尽了。

拓跋弘自小聪明大度，举止合礼，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更成熟，很得父亲献文帝的喜爱，专门派汉族士人对他进行教育。拓跋弘自己也很喜欢读书，礼敬师友，对大多数儒学经典都有涉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一、崇文重教 兴学轻赋

和平六年（465）夏五月，文成帝因病崩于太华殿，拓跋弘即皇帝位，改元天安。因为当时他年龄尚小，便由皇太后冯氏辅佐执政。第二年，后宫的李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宏，由冯太后收入自己宫中，亲自加以抚养，让拓跋弘亲政。拓跋弘亲政之后，

回忆自己出生不久，母亲便自尽了，十分伤感，便追尊生母李贵人为元皇后。

拓跋弘自小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对中原文明十分渴慕。也深知北魏若想在中原立足，稳固统治，就必须首先接受汉文化。因而在他即位之初，天兴元年（466）九月就下诏设置乡学，让贵族子弟及士望之流入学受业，学习儒学经典，进而培养经艺通明者，以为王府所用。后来，又采纳了中书令高允等人的建议，让高允议定郡县学制，不仅对老师和学生有固定的名额配置，而且对师生均有资格和条件的具体规定。要求博士、助教要选博通经典，行为忠正清廉的。学生要取在州郡中有清望，为人修谨，能循名教的。这样，就使北魏地方官学的设置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系统。地方官学虽然从汉代就开始了，但一直到拓跋弘时才真正系统化。北魏设立郡县乡学，也是自拓跋弘才开始的。

北魏从天安以来，连年遭受旱灾，又加上青州、徐州一带一直在与南朝进行拉锯战，因而山东的百姓天天疲于赋税、徭役，十分困苦。拓跋弘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按照贫富将百姓分为三个等次，按能力来输租。上三品的将租交往平城，中等的交给别的州郡，最困难的则只要交给本州即可。这样根据负担能力的不同来分配租役，使山东大部分百姓能够完成租役后尚可度日。

由于拓跋弘采取了保境安民的宽简政策，黜贪尚廉、整肃纲纪，同时又减轻赋税，并大力兴办学校，任用汉族士人，推行教化。所以在皇兴年间，北魏出现了一个比较兴旺的局面。

二、喜玄好佛 成年逊位

拓跋弘虽然刚毅果决，即位几年就把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使北魏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但他自少喜好黄老、浮屠之学，在位的时候便常常与朝士及僧人一起谈论玄学佛理，不屑于富贵权势，希望能摆脱俗务，出世独修。做了几年皇帝，早已不耐烦了，皇兴三年（469），就将襁褓婴儿册封为储贰，定好了继位之人。等到皇兴五年（471），又觉皇太子拓跋宏年仅五岁，难以接班，便想把帝位禅让给叔父京兆王子推，自己抽身出来修身养性，参悟禅理。于是便召集公卿大臣，讨论禅位之事。大臣们一听都目瞪口呆，不知皇帝究竟意欲何为，没有一个敢先开口的。只有子推的弟弟任城王子云抗言进谏道：“皇上现在坐致太平，君临四海，怎么能够对上违背祖宗传下的重任，对下丢弃亿万百姓而不顾呢？而且皇帝之位父子相传，这是自古以来的定制。皇上假若一定要摒弃俗务，专门静修，也应该让皇太子继承正统。如果随意转授旁支，恐怕会引起祸乱。”太尉源贺也相继应声道：“任城王所说的很对，希望陛下能够采纳！这是国家兴亡祸福的大事，皇上不可不慎重考虑。”拓跋弘不禁变色，似有怒意。中书令高允等也都劝阻禅位。拓跋弘见群臣都反对，便慢慢说道：“按照你们的奏议是宁可立太子的，不过太子现在还幼弱，全依仗你们扶持了。”拓跋弘辞位之心已坚，唯恐大臣再反对，所以不等大臣们发话，便又接着说道：“陆叡素来忠信正直，必能保全我子。你们也不必再说了。”众人见事情既已无可挽回，都默然无语。拓跋弘便马上任命陆叡为太保，让他与太尉源贺

一起准备禅位诸事。皇太子拓跋宏虽然年幼，却很有孝心，前一年拓跋弘生病，身上长了一个痈疮，疼痛难忍，拓跋宏亲自用嘴为父亲吮脓拔毒。现在听到父皇要禅位的消息，悲泣不止，进宫向父亲推辞。拓跋弘问他为何如此？拓跋宏回答说：“我现在还很幼弱，怎么能够替代父皇承接王统，担当大任呢？心中十分忧切，因此泪下。”拓跋弘感叹地说：“你既然现在就能如此懂事，一定能够统治好天下。我的主意已经定了！”皇兴五年（471）八月，遂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拓跋宏，改元延兴。拓跋弘为太上皇帝。

退位以后，拓跋弘搬到崇光宫中，房屋住所一切简朴自然，不加修饰，连房子的梁椽也不施斧凿，门前的阶梯也是土阶，很有太古遗风。另外，又仿效西印度的传闻，特定在宫苑中建造鹿野浮图，与禅僧一起居住在里面，研究佛学义理，参悟禅机。只有国家大事，才让上报知闻。

当初，北魏南部尚书李敷与仪曹尚书李诜，自少时就相交好，与卢度世等都因才华卓著被文成帝和献文帝宠任，参与机密，共主军国大事。以后李诜被任为相州刺史，在任时贪污受贿，被人告发，李敷帮他遮掩，没有将此事上报。后来拓跋宏终于听到了消息，便将李诜囚禁起来，派人调查他的案情属实，罪当处斩。

当时李敷的弟弟李奕在宫中充任宿卫，与冯太后两情相悦，在宫里暗中往来，众人畏惧冯太后的威严，不敢窃议，所以李奕在宫中出入无忌，与冯太后偷情，就只瞒着拓跋弘一人。这时有人暗中告诉李诜，说他假若能把李奕与冯太后的私情揭发出来，便可以免除死罪。李诜犹豫不决，后来，他便听从了女婿的劝告，

罗列李勣、李奕兄弟二人罪行，共 30 多条，一起上报朝廷。拓跋弘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下令将李勣、李奕兄弟处斩。

冯太后本来与李奕私情甚密，突然间事发，情人被斩，不由得痛恨交加，对拓跋弘怀恨在心，不久便找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心腹在拓跋弘的饮食中暗下鸩毒。拓跋弘毫不知晓，吃下后须臾毒发而亡。死时才 23 岁，追谥为“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在云中金陵。

孝文帝元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献文帝拓跋弘长子，天安二年（467）八月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皇兴二年（469）六月，被立为皇太子。拓跋宏的母亲李夫人在他被立为太子时被赐死。拓跋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皇兴五年（471）八月，拓跋宏刚长到5岁，父亲献文帝拔跋弘便把皇位让给了他，是为教帝。

拓跋宏继位后，由陆叡等诸大臣辅政，父亲作为太上皇亦过问军国大事。5年后，文帝被冯太后毒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

一、少小即位 大器早成

冯太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弘和伯父冯跋是北燕王国的国君。父亲冯朗投降北魏，做秦、雍二州的刺史，后来被杀。冯太后生于长安，父亲被杀后便投奔姑母。她的姑母是魏太武帝的妃子。故冯太后能在宫中接受教育，知书达

理。14岁时，文成帝即位，她被选为妃子，后来成为皇后。文成帝死后，献文帝拓跋弘即位，她就成了皇太后。和平六年（465），文成帝死后，丞相乙浑乘机专权，任意杀害异己，决断国事。这时献文帝还只有12岁，冯太后24岁，她杀死了丞相乙浑，掌握了国家大权，临朝称制。一年后拓跋宏出生，她将拓跋宏收入自己宫中，亲加抚养，把政权交给献文帝。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幼年继位，冯太后便再次临朝称制。

冯太后自己粗通文墨，十分注意对拓跋宏的培养教育，专门给他安排了汉族士人做师傅，学习儒家经典。拓跋宏聪明勤奋，喜好读书，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拓跋宏秉性孝谨，因3岁时母亲便被赐死，他始终不知生母是谁。他从小跟着冯太后，便将冯太后看做亲生母亲一样。冯太后开始并不喜欢拓跋宏，因为他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曾在严寒时候，把他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面，只让他穿着单衣，并且三天没给他饭吃，打算将他废掉。幸而大臣上疏力争，方才把他放出。后来又有一个太监向冯太后讲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大为生气，用杖把拓跋宏打了一顿，拓跋宏无故受杖，却毫无怨恨，也没有加以申辩。自父亲献文帝死后，拓跋宏越发孝顺冯太后，无论大小事情，都要报知冯太后。冯太后逐渐开始指导年少的拓跋宏处理国家大事。

二、厉行改革 利国利民

北魏建国后，对文武百官一直不设俸禄。在征服战争时期，将士以掳掠为生；统一中原后，官吏便靠贪污盘剥百姓过日子。

北魏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贪污给政府造成的危机。远在太武帝时，便开始了对贪污的惩罚，之后北魏各代帝王也都分别下令严禁贪污，但因始终没有解决官吏的俸禄问题，所以贪污现象屡禁不止，并且越来越严重，引起了人民不断的反抗。太和八年（484），拓跋宏在冯太后的辅助下，拓跋宏正式下令实行俸禄制。规定犯赃绢一匹以上的处死刑，“枉法”者无论多少，一律处死。自太和八年（484）六月正式“班禄”，到这一年的九月，刺史以下的官吏因犯赃被发觉的 40 多人，都处了死罪。其中有一人叫李洪的，是拓跋宏的舅公，任秦、益二州刺史，既是显宦，又是贵戚，地方官员不敢给他定罪。拓跋宏便令将他从任所押到平城，召集了众大臣，自己亲自审问，然后赐死，以显示自己“班禄”及禁绝贪污行为的决心。一时间，受禄的官吏人人自警，北魏的吏治也出现了比较清明的气象。

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连年混乱，田园荒芜，人口锐减。豪强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农民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往往荫附于豪强之家，或逃亡流徙，使北魏政权直接控制的耕地和人口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的财政来源，冯太后、拓跋宏不顾豪强大族守旧势力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势力，同他们争夺耕地和农民。太和九年（485）十月，大臣李安世向拓跋宏上书，提出均田建议。拓跋宏马上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全国实行均田。规定凡 15 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露田男子每人 40 亩，妇人 20 亩，到了年老不能劳动或死后，再把土地还给政府。男子每人还可有桑田 20 亩，用为种植桑、榆、枣树，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子 10 亩，妇人 5 亩。桑、麻

田均可世代相传，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户限四牛。又规定了新的租调制度，一夫一妇每年帛一匹、粟二石，这个数量比原来要少。这样有利于吸引原来的荫户和流浪者，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由于农民都能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对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收入的增加也是有利的。

三、倾心汉化 易服改制

拓跋宏从小熟读儒学经典，仰慕汉族文明。在位期间，兴礼乐，正风俗。分遣牧守祭祀尧、舜、周公，又谥孔子世圣尼父，另在中书省悬设孔子画像，亲自拜祭。又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尊司徒尉元为三老，尚书游明根为五更，仿效汉族三代成制。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亡，拓跋宏完全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几天不进饮食，后来众大臣上谏苦劝，勉强吃一点，但也只吃很少一点白粥。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的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拓跋宏却以为祖宗们南征北战，重视武略，不重文教，现在情况不同了。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而希望在“文治”上下功夫。

北魏虽自建国以来就定都平城，但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夏与柔然还时时威胁着北魏，迁都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北方统一后，迁都洛阳已成为当时形势的要求了。

拓跋宏知道，迁都是一件大事，必然遇到贵族、大臣们的反对。于是，他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假称要调兵遣将，大举进攻

南齐。这时，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大臣信以为真，纷纷表示反对。拓跋宏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们想出来挡驾吗？”拓跋澄也不甘示弱地说：“社稷虽然是归你所有，我们作为社稷之臣，对国家的危难，也不能知而不言呀！”退朝之后，拓跋宏又把任城王召来，对他说：“刚才所谈的事，实在难办得很。我们的国家虽然起自北方，建都平城。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搞文治的地方。我这次名义上是进攻南齐，实际上是想借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呢？”拓跋澄这次领会意图，表示支持迁都。他认为东周和东汉正是在洛阳兴盛起来的，现在假若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单凭武力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拓跋宏又问：“北方人因循守旧，不想变革，怎么办？”拓跋澄坚决支持拓跋宏的改革计划，他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你就下决心吧，他们又能怎样呢？”拓跋宏听了非常高兴地说：“任城，你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太和十七年（493），拓跋宏不顾众大臣的反对，率领 30 万大军南下，九日便到了洛阳。接着，拓跋宏令大臣李冲、穆亮等人营建洛阳，派拓跋澄回平城，向留守平城的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又颁发诏书，把迁都的事通知全国。由于平城贵族留恋故土，不想南迁，拓跋宏又亲自回到平城，召集文武百官，晓以利害。不久，就正式迁都洛阳。

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为了把改革继续下去，决心改变鲜卑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学习和采用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太和十八年（494），拓跋宏下令，禁止鲜卑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太和十九年（495），拓跋宏又下令禁止鲜卑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话。太和二十年（496），拓跋宏又把鲜卑族

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他在诏书中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北魏的祖先是黄帝的子孙，在五行中属于土，土又是“黄中之色，万物之元”，所以将拓跋氏改为元氏。随后，将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五穆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其他的鲜卑复姓也都一一做了改变，把鲜卑族 118 个姓全部改为汉姓。同时，拓跋宏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洛阳人，死了也不准运往塞北。

四、发展文化 遗泽后人

拓跋宏从小就接触汉族文化，羡慕汉族文化，为人聪明，又能刻苦学习，因而他的汉文化素养很高。他对古诗很有研究，文章也写得很好。据说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写诗作文，写完后可以一字不用改。他一生写了上百篇文章。自亲政以后，他还经常和大臣们和歌作诗，并且亲自给别人改诗。有一次，他见到路旁有十几棵树，诗兴大发，立即写诗一首。然后，又让弟弟彭城王拔跋勰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一边向他走，一边作诗，拓跋勰果真写作出了一首诗，他非常高兴。

拓跋宏不仅自己喜爱汉族文化，还经常让鲜卑贵族读书写字，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为此，他还下令专门设置了皇子学，让王公贵族的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在他的倡导下，鲜卑人在文化上进步很快。有一次，拓跋宏对鲜卑大臣陆说：“过去我们总说鲜卑人性格粗鲁，何必学习呢？这句话看来是不对的。现在很多鲜卑人都能读书识字了，关键在于学不学。”由于拓跋宏积极兴办学校，征集天下书籍，进行研究和整理，使北方的文化

开始出现了复兴的气象。

在拓跋宏统治时期，佛教有很大的发展。仅洛阳就有 100 多所寺院，和尚尼姑 2000 多人。整个北魏，寺院达 6478 所，僧尼有 77200 余人。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建造了许多石窟，其中最著名的有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敦煌、云冈石窟建立较早，龙门石窟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开始建造的，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相继营造长达 400 多年。龙门石窟的窟顶及四壁都雕饰得十分精丽，佛象也塑造得非常优美。其中，宾阳中洞（也称宾阳洞）是元宏迁都洛阳后建造的石窟之一。洞前壁左右原有两幅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粗犷刚劲，局面宏大，是北魏风格的代表作。

在拓跋宏的重视和倡导下，北魏的书法达到极高水平，刻在墓碑上的字体，刚劲有力，气势雄厚，别具风格，后人称为“魏碑”体，直到现在还深受书法爱好者的重视和喜爱。

五、南征北战 英年早逝

拓跋宏在一次南伐时曾写了这样的诗句：“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意思是中国的广大地区都归我管辖了，只有江南一小块还没能由我统治。拓跋宏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自亲政以后，几乎年年兴师南伐。

太和二十一年（497），南齐又有内乱，拓跋宏认为有隙可乘，大发冀、定、瀛、相、济五州丁壮，得 20 万人，由他亲自督领，自洛阳出发，号称百万，连下新野、南阳、彭城。齐主萧鸾忧惧成疾，于太和二十二年（498）七月病歿。这时魏军气势正盛，本

该乘机南攻。但偏偏北魏自己也出了问题，拓跋宏不免心焦，所以拓跋宏在这年九月听到萧鸾病殁的消息后，便以“礼不伐丧”为理由，下令撤兵。

拓跋宏因操劳过度，在撤军途中病倒。到了十月，才从悬瓠出发，北伐高车。走到邺城，正是十一月。这时江阳王元继已解决了高车的叛乱，拓跋宏便在邺城过冬休息。第二年（499）正月，才回到洛阳。这时，南齐太尉陈显达、平北将军崔慧景，率兵四万攻魏，企图收复被北魏占据的雍州诸郡，魏将无英迎战，屡为所败。三月，拓跋宏再次亲自率兵南征，驻于马圈（今河南省邓县东北），并命令广阳王拓跋嘉，从小路绕至敌后，前后夹击，齐军两面受敌，大败而逃。

拓跋宏虽然取得胜利，但跋涉奔波，不免又有一番劳顿，于是再次病倒。病情迅速加重，赶紧北归，走到谷塘原，拓跋宏自己知己难望痊愈，便对鼓城王拓跋勰说：“我的病更加恶化，肯定是不行了。天下尚未统一，太子幼弱，一切都依靠你了，希望你能全力辅佐太子！”随即又命拓跋勰起草诏书，以待中、北海王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奖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让他们同太尉咸阳王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澄等共同辅政。四月，拓跋宏便死于谷塘原，年仅33岁。谥号“孝文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

宣武帝元恪

魏宣武帝元恪，是魏孝文帝元宏第二个儿子。太和七年（483）夏天，出生于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人们传说元恪的母亲高夫人是在睡梦中与太阳变化的神龙交感，而孕生元恪的。元恪貌美而文雅，爱读经史，温和柔顺，于是被孝文帝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死后，16岁的元恪登上皇帝的宝座。第二年改年号为“景明元年”。

一、扩都拓边 踌躇满志

孝文帝迁都以来，五、六年间，洛阳已成为当时北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然而，依然不能忘怀故土的鲜卑旧贵族，在孝文帝死后，又一次萌动重返塞上的欲望。他们向元恪禀称，孝文帝迁都时曾许诺说冬天住在河南新都，夏天则回到代北故乡。元恪起初有些犹豫，最后接受了元晖的意见。景明二年（501），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元恪采纳辅政亲王元嘉的建议，征发民夫五万

多人，扩建汉晋以来的洛阳旧城，在城外四面增建 320 新坊。景明三年（502），巍峨壮丽的新宫殿落成，元恪在太极前殿宴飨群臣，他自己格外兴奋。

元恪统治初期的景明年间（500—503），对峙于江南的南朝正值齐末东昏侯萧宝卷的昏暴统治。齐雍州刺史萧衍勒兵东袭建康（今南京），并代齐而建立梁政权。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攻伐，恰给元魏南侵以可乘之机。曾随孝文帝南征的元澄、元英、邢峦等王公将军大臣，都极力劝说元恪不要犹豫缓图，坐失良机。从景明至正始年间（500—508），北魏与南朝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北魏的疆域大大向南拓展，扬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郢州（治信阳，今属河南）、荊州（治穰城，今河南邓县）及益州（治晋寿，今四川昭化）东西毗连数千里，成为北魏版图的南边重地。北魏的国势盛极一时，元恪为此踌躇满志。

二、姑息污吏 宠信外戚

然而，此时北魏的机体已为贪官污吏所蛀蚀。元恪的叔父，受孝文帝遗命的辅政亲王咸阳王元禧，虽然身为宰辅之首，却推诿政务，无所是非。在元恪为孝文帝居丧的日子里，元禧即潜受贿赂，阴为威惠。他秉性骄奢，贪淫财色，家中有娇姬美妾数十人，仍然差人四处搜求美女。在远近各地有数百成千的僮隶奴婢为他经营着刻剥黎民的田地及盐铁产业。另一位辅政亲王北海王元详是元恪最小的叔父，他凭借尊崇的地位，大搞起营运贩卖、侵剥远近的“官倒”生意。他修建府邸所费巨万，并且强占民宅，被占人家即使有待葬的棺柩停放在家，也迫令人家立即搬出停放

在街巷上，至使死者亲属人人哀嗟，道上行人也多怨愤。

元恪即没有及时严厉惩治在他当政之初恶化起来的贪污腐败现象，贵族官僚的贪欲就越发膨胀起来。元恪的弟弟京兆王元愉及广阳王元怀竞慕奢丽，贪纵不法。将军邢峦在南征汉中时掳掠良民美女用为私有奴婢。元恪的宠臣元晖、卢昶先是怂恿监察官御史中尉崔亮纠劾邢峦，元、卢并许诺如果纠劾邢峦事成，他们将请皇帝给崔亮升官。邢峦害怕起来，马上挑选掳掠的绝色美女 20 多人送与元晖。元晖受此美贿，欣喜非常，便又背着卢昶在元恪面前为邢峦开脱，元恪也就听之任之。另一位贵族元丽在镇压秦州、泾州起义民众的过程中，枉掠无辜百姓 700 多人为奴仆。元恪也因为嘉赏元丽“平贼”的功劳，特别吩咐有关监察机构不要追究元丽枉法贪暴的恶行。

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把汉末魏晋以来并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士族门阀制度也生搬硬套过来，为北魏贵族官宦划定姓族门第等级。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是植根于历史形成的文化士族的基础上的，朝廷在选任人物时，虽重门第，但同时也还注重人品才学。即便如此，门阀制度毕竟阻遏了寒门士人施展抱负的门径。而鲜卑族本是没有学术文化传统、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民族，孝文帝为使缺乏文化素养的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不低于汉族士家大姓，实行只认门第而不重才学人伦的姓族制度。姓族制度为贵族官僚们保障着世袭特权，因而也保障着贪官污吏们谬种遗传。元恪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两下诏书，却互相矛盾，改革门阀制度的动议，竟滑稽地演化成一条巩固门阀制度的政令。

元恪在位的后半期，外戚高肇专权，朝政更加腐败。高肇是元恪母亲文昭皇太后（高夫人）的哥哥，是个不学无术而胸怀邪

恶的人。元恪做了皇帝，封高肇为平原郡公，封高肇的弟弟高显为澄城郡公。高肇、高显原先生长在边远地方，受封爵之日，在皇家花园初次拜见外甥皇帝时，神情紧张，举止很不自然。然而转瞬之间，富贵显赫。高肇很快就充任起帝国宰辅重臣。由于首席辅政亲王元禧的谋反，元恪便渐将对亲王们的信赖，转移于舅氏高肇一人。出身卑微的高肇对皇族亲王们满怀嫉恨，他利用外甥皇帝的宠信先进谰言逼杀了位居其上的北海王元详，同时要元恪对诸亲王严加防范。京兆王元愉对高肇的擅权不满。永平元年（508）八月，元愉在冀州刺史任上谋反，他宣称得到密报说高肇要谋杀皇帝，于是便在信都城南举行祭天大礼，宣布自己即位当皇帝。元恪派大兵镇压了弟弟元愉的反叛。在讨伐元愉期间，高肇又收买小人诬构彭城王元勰暗通元愉谋反。九月的一天，元勰也被迫饮下元恪“赐死”的毒酒。

三、残害皇族 身死皇宫

元勰的无辜被害，使朝廷内外莫不丧气。元恪叔祖亲王元匡指斥高肇凭藉权势与夺任己，简直与指鹿为马的赵高相差无几。趋附高肇炎势的朝官们立刻攻击元匡，说元匡“诬毁宰相，讪谤明时”，罪当处死。这一次元恪发慈悲“恕”了叔祖亲王元匡的“死罪”。清河王元怱是元恪的弟弟，他向元恪慷慨陈辞，斥高肇是僭乱朝政的大奸臣。元恪只是笑而不答。曾受孝文帝遗命辅政、也是元恪叔祖的任城王元澄，担心高肇构祸于己，于是整天佯狂昏饮，以表示自己的荒败。

官吏贪暴，政治黑暗，加之连年发生旱涝自然灾害，迫使人

民起而抗暴。在元恪统治的 16 年中。就有十次以上反抗暴政的人民起义。太和二十三年（499）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义，自称“明法皇帝”。正始三年（506）春，秦州民众起义，定年号为“建明”。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义，自号“净居国明法王”。但这些起义均被镇压。

延昌四年（515）正月，元恪在他统治帝国的第十七个年头刚刚开始的时候，病死于皇宫式乾殿。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世宗”。

孝明帝元诩

永平三年（510）三月，皇子元诩出生于洛阳皇宫宣光殿。宣武帝元恪此前曾先后有过几个皇子，但都在幼年夭亡。元恪虽然不愿相信前皇后于氏及其所生皇子的死都是现今皇后高氏谋害的传闻，但他也看得出高氏确实生性妒忌。元诩为胡妃所生，对于元诩的抚育问题，宣武帝格外小心。他规定挑选可靠的乳母抚养元诩，而皇后高氏及胡妃都不得接近皇子。元诩是宣武帝唯一没有夭亡的儿子。

延昌四年（515）初，宣武帝病死，6岁的元诩做了皇帝。娃娃皇帝没法主持朝政，元诩的生母胡氏便以皇太后的身份总揽政务。元诩在位13年（515—528）的大半时间，实际上是胡太后操纵着魏帝国的政治权柄，而她最终完成的业绩则是杀死做为皇帝的亲生儿子，并使魏帝国土崩瓦解。

元诩继位的初期，匡辅朝政者中尚有曾积极参预孝文帝改革的老臣任城王元澄，以及颇有学养而秉性忠诚的清河王元怱等人。元澄对于胡太后大兴佛寺、滥作施赏的劳民伤财深为忧虑，

他上书进谏，希望改善政治，加强军备，鼓励农业生产，以期增强国力，继承孝文、宣武二帝的遗愿，以统一九州为大任。但是这位老亲王的忧国之言对于胡太后来说只是耳旁风。她似乎给了老亲王最优隆的礼遇，无论大小政事都要元澄参与商议。但元澄竭诚尽智的谏诤却又从不被她采纳。反对挥霍的老亲王元澄死了，胡太后却为他举行极其铺张奢侈的葬礼，她率领百官一千多人，亲送元澄灵輿到郊外，她的哭号感动得所有送葬者一齐落泪，并直使他们无不美称老亲王丧礼的“哀荣之极”。

清河王元怱是宣武帝元恪的弟弟，他的学识品行在宗室亲王中出类拔萃。元诩即位，元怱为太傅。对于胡太后任举亲近，元怱时有抵制。才疏学浅的元叉因是胡太后妹夫而得宠任，骄横恣纵，但却一再遭到元怱的挫抑。宦官刘腾虽是目不识丁而奸谋有余之人，但因为太后主持兴造太上公寺、太上君寺等为太后死去的父母祈福的寺庙，也特受太后进宠。刘腾为亲属谋官的事遭到元怱的阻抑。于是，元叉、刘腾密谋，诬陷元怱企图毒杀幼主元诩而自立为帝。元诩信以为真，便听从元叉、刘腾的谋划，诱元怱入朝，由元叉、刘腾拘禁并杀害了这位亲王太傅。

元叉、刘腾谋杀了元怱，又将胡太后幽禁于北宫。这一年改年号为正光元年（520），此后四、五年间，元叉、刘腾内外专权，与夺任己。元叉、刘腾都是贪财好色之徒，暴掠荒淫无度。刘腾逼夺邻居而广开自家宅第，受纳剥削，岁入巨万。元叉竟在宫中辟有自己的库房，珍宝财物充盈其中。他还时常派人将美艳女子隐藏在装运食物的车中出入宫禁，供他在宫中玩乐。朝政操纵在元叉、刘腾之流的手中，政事荒怠，纲纪不举，州镇守宰也多任非贤能，贪污暴掠，天下受苦。

正光四年（523），刘腾死后，胡太后与心腹臣僚密议，她要重执朝政。已经十四岁的小皇帝仍然稚弱怯懦，他不知道究竟该凭依于谁，他既参与母亲皇太后企图重执政柄的密议，又把皇太后的密谋和自己的忧怖之心向姨父元叉哭述一通。元叉却未在意。胡太后终于与丞相、高相王元雍合谋解除了元叉一切军政之权。孝昌元年（525），胡太后重新摄政，她一如既往，甚而变本加厉地来加速魏帝国的糜烂腐朽。

武泰元年（528）初，元诩的妃子潘充华生下一个女儿，胡太后宣称潘妃生了皇子，于是大赦、改元以示庆祝。已经 19 岁的孝明帝元诩对于胡太后的揽权已心怀不满，密令驻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军阀尔朱荣率兵来洛阳胁迫皇太后，不料消息泄露。胡太后深感不安，她不愿被已成年的儿子剥夺掉独揽朝政的大权，与情夫郑俨、徐纥合谋，毒杀了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元诩。元诩死后被谥称“孝明皇帝”，庙号“肃宗”，葬于定陵。

孝庄帝元子攸

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因贪秉朝政，竟毒杀孝明帝元诩，另立孝文帝曾孙、年仅3岁的元钊为帝，朝廷内外为之愕然。拥有强兵、驻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契胡族酋长、大将军尔朱荣乘机发难，谋行废立，欲操纵朝政。

尔朱荣要推翻胡太后所立的皇帝元钊，就须在元氏宗室中另立君主，笼络朝野人心。尔朱荣迷信铸像占卜，以铸像的成否来卜定诸亲王中谁该做皇帝，结果是唯独长乐王元子攸的铜像铸成。

元子攸是彭城王元勰之子，孝明帝元诩的族叔，孝昌二年（526）受封为长乐王。武泰元年四月，尔朱荣向洛阳进军。元子攸及其兄弟潜出洛阳，投奔已抵河内（今河南沁阳）的尔朱荣军营。尔朱荣拥立元子攸为皇帝。受胡太后的命令守卫洛阳的将领因倾向于元子攸，对尔朱荣军不作抵抗，尔朱荣军顺利渡过黄河，屯驻在洛阳城外的芒山之北、河阴之野。

此时的尔朱荣要想颠覆北魏帝国，将不费举手之劳。尔朱荣部下武卫将军费穆鼓动尔朱荣乘此威势，灭魏称帝。尔朱荣也确

有称帝自立之心，于是便策划了一场杀戮魏室王公卿士的河阴惨案。元子攸被软禁，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尔朱荣掌握之中的傀儡帝王，忧愤无计，只能向尔朱荣表示愿意让出皇帝的宝座。尔朱荣不想接受“禅让”而希望自己也是应天命而登极的人君，于是求验于铸像占卜，结果铸不成。特别迷信占卜的尔朱荣因而失去了自信，甚至为河阴血案愧悔不安起来。忠于魏帝国的谋士们乘机劝说尔朱荣仍奉元子攸为君王。元子攸这才被送进洛阳皇宫，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义元年。

元子攸面对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他只能依赖尔朱荣的势力，内外支撑着魏帝国衰朽的框架。尔朱荣受封为太原王，柱国大将军，后又因镇压了规模浩大的河北起义，更进官为大丞相。尔朱荣的两个儿子也晋爵为王。尔朱家族的势力不断膨胀。

永安二年（529）五月，投奔南梁的魏宗室北海王元顼借助梁兵北上，攻陷洛阳。元子攸北渡黄河逃遁。元顼称帝，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后尔朱荣与元天穆率兵会合元子攸回攻洛阳，元顼抵抗失败，在南逃的途中被杀。元子攸重入洛阳，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这是北魏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勋爵，尔朱荣威权日盛。

元子攸不甘心自己只扮演傀儡君主的角色，他曾对左右亲近者愤然地说：“我宁愿像曹魏末代的高贵乡公（曹髦）那样与权臣一拼而死，也不愿意像汉献帝一样苟活在世上。”尔朱荣的河阴杀戮，也始终是压抑在元子攸和一些亲王旧贵族心头的恐怖的阴影。城阳王元徽等与元子攸密谋除掉尔朱荣。永安三年（530）九月，元子攸诈称皇子诞生，尔朱荣、元天穆等须入宫朝觐。尔朱荣族弟尔朱世隆在朝中任职，他已风闻皇帝有谋杀尔朱荣的意图，因而派人急报尔朱荣不要入朝。尔朱荣自恃威强，不

相信元子攸敢算计他的性命，所以仍径往朝覲。元子攸伏兵于明光殿东廊，待尔朱荣及其子尔朱菩提与元天穆等入殿，伏兵抽刀而起，尔朱荣情急窘迫，直奔元子攸御座。元子攸先已横刀膝下，乘机亲手刺杀了尔朱荣。尔朱菩提、元天穆同时被伏兵所杀。

但仅仅诛杀尔朱荣等人，并不能将尔朱氏势力一时除灭。尔朱世隆与尔朱荣妻得知尔朱荣被杀，立即率部曲家兵焚西阳门逃出洛阳。尔朱世隆在洛阳城外纠集一股武装反攻都城，发誓要为尔朱荣报仇。这次仓促的攻战没能成功，尔朱世隆退兵北上太行。十二月初，尔朱荣侄儿尔朱兆举兵南下，再攻洛阳。洛阳陷落，元子攸被掳往晋阳。尔朱兆扑杀皇子，污辱妃嫔，纵兵掳掠，然后北还。十多天后，元子攸被缢死于晋阳三级寺。两年之后，魏孝武帝追谥元子攸为“孝庄皇帝”，庙号“敬宗”，迁葬其遗骨于洛阳靖陵。

长广王元晔

元晔，字华兴，小名盆子。高宗文成帝的弟弟南安王元桢之孙。秉性轻躁。孝庄帝时，元晔受封为长广王，出任太原太守。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杀权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尔朱荣族弟尔朱世隆、侄儿尔朱兆等称兵复仇。十月，尔朱世隆、尔朱兆奉元晔为皇帝，年号建明，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尔朱氏有八人自封为王。以元晔为傀儡皇帝的尔朱氏集团南与洛阳魏孝庄帝相对抗。十二月，尔朱兆攻陷洛阳，魏孝庄帝被擒杀。建明二年（531）二月，尔朱世隆等认为元晔在魏宗室血统中本枝疏远，因而废元晔，改立元恭为帝。元恭即位后，封元晔为东海王，食邑万户。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十一月，元晔被杀。

节闵帝元恭

元恭，字修业，魏孝文帝弟广陵王元羽之子，宣武帝时袭爵为广陵王。孝明帝正光年间，元叉专权，元恭深为不满，因而称病佯哑不语，住在洛阳城外的龙华寺，不参预政事。永安年间，有人向孝庄帝说元恭是佯哑不语，其实心怀不轨。元恭惧祸逃遁到上洛山中，但不久即被地方官执送洛阳，并被拘

禁多日。孝庄帝也怀疑元恭是诈为喑哑，便派人深夜盗掠元恭的衣物，又拔刀摆出要杀他的架式，元恭仍不言语。孝庄帝因此相信元恭是真的成了哑人，也就释放了他。

建明元年（530）十二月，尔朱兆攻陷洛阳，孝庄帝被擒杀。此时元恭佯哑遁世已经八年，但舆论却颂扬他潜默晦身，有过人的器量，有天子之气等等。尔朱氏集团攻占洛阳后，便嫌元晔在魏宗室血统中本枝疏远，因而欲废元晔，更立元恭为皇帝，以虚应人望所推。但尔朱世隆等又担心元恭真的已经哑了，便派人向元恭转述要奉他为皇帝的意图，并胁迫他开口表态。佯哑多年的元恭巧借孔夫子的话说道：“天何言哉！”以此表明自己并没有真

哑，对于让自己做皇帝也没什么意见。次年二月，尔朱世隆等废元晔，立元恭，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

尔朱家族是一群野蛮的暴徒，他们割剥四海，各自专恣，所在皆以贪虐为能事。曾举行六镇起义、河北起义的三州六镇兵民，在河北起义失败后，被迫迁徙到山西一带的人数仍有一、二十万。这些流民深受尔朱氏集团凌虐，又因山西地区连年霜旱，生活非常困苦，因而仍不断有人举行武装反抗。尔朱兆与部将晋州刺史高欢商量对策，高欢说“恰当的办法是选择可靠的人来统率他们。”尔朱兆同意高欢的意见，就让高欢统领流民。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曾是葛荣部属。他统率鲜卑流民，将流民编成军队组织，争取了流民的信赖。随后，高欢又请求尔朱兆让他率流民去太行山以东地区就食。尔朱兆的幕僚提醒尔朱兆不要把三州六镇兵民交给高欢指挥，否则就如借蛟龙以云雨，必将形成一股不可驾御的力量。尔朱兆不听劝告，仍然同意了高欢的要求。高欢掌握了一支流民队伍，便密图依靠这支力量倒戈与尔朱氏相对抗。

高欢在太行山以东河北地区又得到当地豪门大族的支持，便与尔朱氏决裂。普泰元年十月，高欢拥立元朗为皇帝，年号中兴。高欢自任丞相、大将军等职。中兴二年（532）闰三月，高欢在韩陵（今河南安阳境）大破尔朱氏联军。四月，高欢进入洛阳。元恭被废，囚禁于崇训佛寺。一个月后被毒死于门下外省，终年 35 岁。史称他为“前废帝”，又称“节闵帝”。

安定王元朗

普泰元年（531）十月，高欢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安定王元朗为皇帝，改年号为中兴。

元朗为章武王元融之子，在宗室中是比较疏远的一枝。此时年仅 19 岁，年初刚刚出任冀州勃海郡守。元朗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皇帝人选，不过高欢为了师出有名，所以还是匆匆把他推上了台。

由于尔朱氏集团不得人心，高欢起兵之后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中兴二年（532）闰三月，韩陵（今河南安阳境内）一战，大败尔朱氏军队。四月，高欢进入洛阳，控制了局势。此时，高欢开始考虑换马，觉得安定王元朗是宗室疏属，不能再当皇帝。高欢先派仆射魏兰根去观察元恭的为人，打算继续尊奉元恭为帝，魏兰根见元恭神采奕奕，相当高明，怕日后难以控制，便和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悛等劝高欢废了他，高欢遂将元恭废掉。高欢又以汝南王元悦乃孝文帝元宏之子，是嫡枝，打算立他，可是又听说他狂暴无常，只得放弃了这个打算。由于诸王大多逃匿，难以搜求，只有平阳王元修藏匿于农家田舍，高欢便派人把他找来，立为皇帝，令元朗将皇位禅让给元修。五月，元朗被封为安定郡王。十一月，元朗被杀，时年 20 岁。第二年葬于邺城西南之野马冈。

孝武帝元修

中兴二年（532）闰三月，高欢击溃专擅国权的尔朱氏集团。四月，高欢入洛阳，既废尔朱氏所立傀儡君主元恭，又以血统疏远为由废元朗帝号，另立魏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为皇帝。这一年先后改用了三个年号，初改太昌元年，到了年底改称永兴元年，没过几天又改号永熙元年。

元修任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封食邑十五万户。“天柱大将军”这一北魏帝国史无前例的头衔是此前为专权的大军阀尔朱荣所特设，高欢不愿在职衔上刺眼地显示出他是继尔朱荣之后的又一位新军阀权臣，所以坚决辞让不受，并请减封五万户，以表示自己不贪权禄。但北魏的政权实际上被高欢掌握，他坐镇晋阳、遥控洛阳，元修也只是充当个傀儡皇帝而已。

元修平常少言寡语，但好武事。他被拥立当皇帝这年23岁，血气方刚，不甘心只充当个傀儡君王，与高欢之间的矛盾不久就突出起来。元修借故杀了高欢的亲信高乾，高乾的弟弟高昂和高

慎都投奔到高欢那里。洛阳与晋阳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

元修宠任原尔朱氏部将斛斯椿，由斛斯椿筹划扩充禁卫武装。斛斯椿常借随元修游猎为名，指挥训练禁军。元修又想利用拥兵关陇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为势援，任用贺拔岳的哥哥贺拔胜为荊州（治穰城，今河南邓县）刺史。永熙三年（534）初，贺拔岳被依附高欢的侯莫陈悦杀死，元修又在关中扶植宇文泰的势力以对抗高欢。

永熙三年五月，元修采纳斛斯椿的谋议，下诏征发河南各州兵马，声称要亲率大军南伐萧梁，实际上是企图向北攻袭晋阳。七月，元修在洛阳城北郊外集结诏命贺拔胜率部行动。高欢虽在晋阳，却很了解洛阳的政局底细。他知道斛斯椿等怂恿元修，盛暑征兵，民怨恶，士气不壮。遂先发制人，率二十万大军分路南下，宣称要去讨伐南方萧梁和关中、荊州的地方势力。高欢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击溃斛斯椿的弟弟豫州刺史斛斯元寿等，斛斯椿便不敢继续抵抗。元修也只好随斛斯椿逃往关中，投奔长安的宇文泰。贺拔胜兵败逃奔萧梁。高欢入洛阳。十月，高欢又拥立年仅 11 岁的元魏宗室元善见为帝，并迁都到邺城（今河北临漳）。

元修在长安，宇文泰也只把他当做傀儡皇帝。元修非常不满。永熙三年冬末，宇文泰杀元修，另立元宝炬为皇帝，都长安。史称迁都邺城的魏朝为东魏，建都长安的为西魏。北魏帝国至此分裂。

孝静帝元善见

永熙三年（534）十月，高欢平定了被他拥立的安定王元朗能人的政变，复又拥立魏宗室后裔，年仅 11 岁的元善见为帝，称孝静帝，改年号为天平元年，并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

高欢因为是靠讨伐叛逆的尔朱氏、复辟君位起家的，所以一直不敢轻易篡位称君，表面上对元善见还是十分礼貌的。事无大小，高欢都要上奏元善见，得到许可后才敢施行。元善见每次设宴款待群臣，高欢总是带头下跪祝寿。元善见去寺院做法会，高欢总是手捧香炉，一步一趋地跟在元善见的辇车后面。其它大臣见丞相如此谦恭，也都不敢对孝静帝元善见耍什么威风。

高欢去世后，高澄继承他的所有职位，继续垄断东魏朝政。

孝静帝并非苟安之人，意图秉政。常侍、侍讲大臣荀济明了孝静帝的心思，偷偷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等人密谋讨伐高澄。他们在皇宫日夜挖掘秘密地道通向城外，计划和孝静帝

逃出皇宫后，组织兵马，和高澄决一死战。地道挖到城门外，即将露出出口时，过路人听到脚下土地响声，报告了高澄。高澄大吃一惊，全身披坚执锐，气冲冲闯进皇宫，责问孝静帝：“陛下为什么要谋反？我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难道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这大概是陛下左右的嫔妃们怂恿您这样干的吧！”高澄说罢，就要左右士兵捕杀孝静帝的嫔妃。

孝静帝怒不可遏，厉声反问：“自古以来只听说臣下谋反，还没听说过皇上谋反。你想要谋反，尽管干好了，何必装模作样！我真恨不得把你宰了，你死了，国家就安宁，你不死，国家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我自己性命都旦夕难保，那还顾得上什么嫔妃，要杀要活，随你的便！”

高澄驳得哑口无言，一声不吭，悻悻而还。第二天，高澄明白裂痕已无法弥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孝静帝软禁起来。时机一旦成熟，就杀君篡位。

武定七年（549）八月，正当高澄伙同崔季舒等人密谋篡位行禅礼事的时候，一个往日与高澄有私仇的厨奴利用进饭菜的机会，把高澄杀了。高澄一死，等候多时的高澄胞弟高洋立即继承父兄的权位，统摄朝政。

孝静帝听说高澄被人刺死，心中暗喜，得意洋洋地对身边的大臣说：“高澄之死是天意啊！看来上帝是要把权力归还给我了。”话音刚落，高洋手提宝剑，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八千多人闯进皇宫，个个手按宝剑，怒目相对，如临大敌。高洋双拳一抱，对孝静帝说：“臣下有家事还没处理完，须立即回晋阳一趟，现来告辞。”说罢昂首阔步走出皇宫。孝静帝目瞪口呆，满怀喜悦顿时化为乌有，胆战心惊地说：“这人又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看来我必死无疑了！”

高洋一回晋阳，立即纠合魏收、张亮等人筹办禅代事宜。万事俱备后，高洋领十万大军杀回邺城。张亮、赵彦深等人闯入皇宫，对孝静帝说：“五行相运，有始有终，丞相高洋德高望重，才智超人，万方归心，希望陛下仿效尧舜，禅位给丞相。”

孝静帝知道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不慌不忙地答道：“高氏父子篡位之事酝酿已久，既然如此，按照惯例你们先得写一份禅代制书给我。”杨愔把早已准备好的制书递上，孝静帝在制书上签名后，问道：“你们把我安排到哪里住？”杨愔答道：“丞相早已在城北为陛下准备好一套房子。”

孝静帝进入后宫，和嫔妃们抱头痛哭。他叫太尉高韶把玺绶交给高洋。高洋当即行禅代礼，登基为帝，建立新朝，国号“齐”。

高洋初即位的时候，对孝静帝还比较客气，封他为中山王，食邑一万户。在封地内可以悬挂天子旌旗，用天子年号，文书可以不称臣。孝静帝的三个儿子也都封官食邑。孝静帝整日无事，只是和妻子饮酒赋诗，聊以解愁，日子倒还平静。一年以后，高洋根基已牢，孝静帝已成了一个累赘。天保二年（551）十二月，高洋设宴款待孝静帝，在杯中偷偷下了毒药。孝静帝毫无察觉，酒入腹中，随即毒发而死。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害。只存一代的东魏政权就此结束。

文帝元宝炬

北魏宣武帝执政时，亭兆王元愉因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不满而被软禁在宗正寺中。始平四年（507），夫人杨氏生下一子，父母希望他长大后能像火炬一样重新燃起元氏盛光，照亮中原大地，便给他取名宝炬。

元宝炬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元愉就因谋反罪被杀。10岁那年，宣武帝命归九泉，元愉一家得以平反昭雪。从此，元宝炬开始勤奋读书。十六、七岁的元宝炬已经修炼得满腹经纶，而且出落得一表人材，孝明帝对他十分赏识，提升他担任直阁将军。当时胡太后专权，她的那些男妓在宫中胡作非为，引起宗室的普遍不满。孝明帝不甘于受胡太后的奴役和摆布，同元宝炬密谋杀掉胡太后。不料事机败露，元宝炬被革职，不久又做邵县侯，封为南阳王。孝武帝继位后，他晋升太尉、太保、尚书令等要职。这时，丞相高欢举兵反叛，永熙三年（534），高欢攻下洛阳，孝武帝逃往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建立了东魏。

今年年底，孝武帝在长安被毒死，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改年号为大统，建立西魏。立妃子乙弗氏为皇后，长子元钦为太子，又封宇文泰为丞相，安定公。

西魏建立初期，国土只有今陕西、甘肃的一隅之地，势单力薄，经济脆弱，对外还要时刻提防东魏的进攻和少数民族的侵扰，充满着忧虑和危机。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元宝炬和宇文泰君臣首先抓紧内部调整，革新财政，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从而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宇文泰的主持下，西魏政府制定了 24 条新制，在实施过程中又增补了 12 条，共 36 条，形成明文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执行。他们任用苏绰这样有胆识的政治家改革财政制度，在全国普查人口，一一登记入册，并实行租赋预算的方法，来平均赋役。同时，大量裁减不称职的官员；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充分挖掘土地的潜力，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均田制。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活跃了经济，加强了国力，使西魏初步具备了与东魏抗衡的条件。

宇文泰是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深知要想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占据稳固的席位，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统十六年（550），宇文泰在军事上推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在全国设立了 8 个柱国大将军，自任最高统帅。广陵王元欣挂了虚名，每个大将军又领两开府，每个开府共 24 军，这种新的军事制度称为府兵制。这一改革使西魏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了。

就在这一年，东魏高洋废掉孝静帝自立为帝，建立了北齐，宇文泰立即率兵讨伐，大军进到建州，宇文泰见北齐军容严盛，不敢轻举妄动，只好等待时机。不巧又逢雨雪连绵，瘟疫流行，被迫无功而归，老百姓看北齐能够自立，也就安定下来。于是洛

阳以南、平阳以东地区都归了北齐。

大统十七年（551）三月，西魏皇帝元宝炬病死，终年 45 岁，葬于永陵，谥号“文皇帝”。

废帝元钦

西魏废帝，元钦生于孝昌元年（525），父元宝炬，母乙弗氏。7岁那年，父亲就把他托付给北魏大将宇文泰，让元钦跟着宇文泰过军营生活。大统元年（535），元宝炬登基，建立西魏。11岁的元钦以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丞相宇文泰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他。

大统十七年（551）三月，西魏文帝元宝炬驾崩，皇太子元钦继承皇位。尽管他雄心勃勃，大权却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岳父宇文泰丞相之手中。元钦只能一切遵循旧序，而丞相宇文泰则专心于军事，趁着梁朝侯景之乱，积极扩展疆土。

宇文泰见西魏逐渐兴盛、内部安定，决定让小皇帝多管一些政事。元钦二年（553）二月，宇文泰辞去丞相、大行台之职，只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

就在此时，一个谋杀宇文泰的阴谋被发现，主谋尚书元烈被宇文泰处死。元烈被处死之后，元钦加紧密谋，打算诛杀宇文泰。

元钦急于谋杀宇文泰，又苦于身边无人，竟欲联合岳父大人

的三位女婿李基、李暉、于翼。结果，被三人事先告密。宇文泰见元钦不识好歹，大发雷霆。元钦三年（554）二月，元钦遂被废立，发落到雍州。两个月后，又被毒死。终年 30 岁，谥号“废帝”。

恭帝拓跋廓

西魏文帝元宝炬当皇帝时，他的四公子元廓才七、八岁。他生性怯懦，长大后整天沉湎于酒色。元宝炬死后，哥哥元钦继承皇位，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被宇文泰废杀。元钦三年（554）二月，元廓被拥立为帝。他是个名符其实的傀儡，国事全由太师宇文泰料理。

按照宇文泰的意思，皇族元氏又恢复了鲜卑姓，称拓跋氏，元廓也改为拓跋廓。其余改为汉姓的鲜卑族也一律恢复旧姓。还给一部分汉族文武官吏改易鲜卑姓。西魏恭帝三年（556）正月，宇文泰仿照周礼的记载建立六官，自任太师，太冢宰。他要用有生之年为宇文氏登基夺位做好准备，为此，他把宗室诸王统统降爵为公。又在同年三月，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应该立谁为世子，那种声势并不亚于议立皇太子。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宇文泰采纳了尚书左仆射李远的建议，立宇文觉为世子。

同年九月，宇文泰到北方视察，在归途中得了重病。他自知难以康复，急忙召侄儿中山公宇文护到身边。叔侄俩在泾州会面，宇文泰躺在床上握着宇文护的双手叮咛道：“我不行了，几个儿子年纪还小，国事就全托付给你啦。你要努力完成我的未竟之业。”宇文护含泪点头。不久，宇文泰病死于云阳。宇文护扶持 15 岁的宇文觉承袭父位，继任太师、柱国、大冢宰。

同年十二月，宇文护迫使拓跋廓把皇位给了宇文觉。次年（557）正月，宇文觉即位称帝，建立北周；拓跋廓被封为宋公，一个月后又被杀，谥号“恭帝”。

文宣帝高洋

文宣帝高洋是北魏大将高欢次子。一天，高欢想考察一下孩子们的胆识，便把他们叫到一块，然后拿出一团乱丝，叫他们想法把它清理好。很多孩子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唯独高洋沉思了一会，然后突然拔出宝剑，将乱丝一斩为二，朗声向父亲说：“治理乱世就像治理这团乱丝一样，必须勇敢果断。”

高欢欣慰地笑了，转身对大臣说：“这些孩子中，唯独这孩子将来会超过我的。”果然在其父其兄死后，高洋代魏建齐，在北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帝国，这个人就是高欢次子高洋。

一、少年英武 代魏建齐

武定七年(549)，年仅29岁的大丞相高澄被他的厨奴刺死，事出仓卒，朝中一片混乱。这时，19岁的高洋挺身而出，安慰大家说：“几个不法之徒叛乱，大将军受害，算不了什么大事，大

家不必惊慌。”高洋雷厉风行，一方面亲自指挥卫队搜捕刺客；另一方面亲理朝政，大小军国之事，井然有序。混乱的政局又得到控制。

高洋继承父兄职位后，一心想将东魏取而代之。当时，他的心腹高德政、徐之才、宋景业等人都敦促高洋尽早登基，但反对高洋“禅让”的人也很多。高洋曾为此事去征求母亲娄氏的意见。娄氏坚决反对：“你父亲像龙，哥哥像虎，他们这样有能耐的人都不敢妄自篡位，你是什么人物，敢仿效舜禹禅代？”

长史杜弼也反对高洋篡位，他说：“西魏是我们棘手的敌人，您一旦‘禅代’称帝，西魏很可能挟天子率军东向，那时您如何处置？”徐之才却反驳说：“他宇文泰东征西讨，目的还不是自己想当皇帝？对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为了尽量争取当朝大臣的支持，高洋特派高德政去都城探探大臣们的意向，结果是大臣们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高洋心急如焚，也等不及高德政回话，径自率领大军向首都挺进。既然文取不行，只好以武力相逼了。

武定八年（550）五月，高洋一到邺城，就派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侍郎赵彦深等人去见孝静帝，要他遵循天意，仿效尧舜，禅位给齐王。然后由杨愔把早已拟好的禅位制书递了上去。孝静帝含泪在制书上签了名，又与嫔妃告别之后，即被赶出皇宫。高洋遂登基称帝，年号天保，国号齐。

二、骁勇善战 威震四方

北齐占据的面积很辽阔，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

苏北和皖北都在它的版图之内，西临西魏，南傍梁朝，北靠契丹、柔然、山胡、库莫奚等少数民族。

天保元年（550）十一月，高洋即皇位的消息一传到西魏宇文泰耳朵里，宇文泰便亲率大军东进，他想试探这位年仅20岁的新皇帝是否像他老对手高欢一样骁勇善战。西魏大军一直推进到建州（今山西绛县东南），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和才能，高洋趁机纠合六州鲜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漫山遍野，刀枪林立，鼓声喧天。宇文泰不由感叹万分：“高欢并没有死啊！”说罢急忙班师。宇文泰觉得自己力量不如北齐，所以也一直偃兵息武，不敢轻易东向。高洋时期，东西之间基本趋于平安无事，南北之间却时常烽火遍野。

天保六年（555），南梁大将王僧辩在内讧中被陈霸先谋杀，王僧辩外甥徐嗣先闻讯后忿忿不平，秘密串通谯州（今安徽蒙城）、秦州（今江苏六合）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今安徽当涂）刺史任约，将所辖各州献给北齐。他们乘陈霸先离开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去义兴（今浙江宜兴）的机会，率领五千精兵偷袭建康，血战一天，攻下了建康城郊的石头城，高洋知道后大为高兴，立即派出五千精兵渡过长江，声援徐嗣徽等人，南梁局势一时十分危急。

陈霸先匆忙赶回建康，和群臣商议如何应战。大臣韦载说：“建康虽然岌岌可危，但北齐还没有占领建康以东和淮南地区，所以还有取胜的希望。现在应该兵分二路，一路赶紧把守淮南，保卫运河粮道；另一路从北齐部队背后包抄过去，切断他们的粮食运输线。这样，北齐兵就可能不攻自乱。”陈霸先立即按韦载建议布置兵力。

南梁兵力布置完毕后，陈霸先便对北齐发起了反攻。结果大败北齐。

在高洋的戎马生涯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悲惨的战绩。高洋一时怒起，将南梁人质陈昙朗杀死，以解心头之怒。平静后又认识到自己实力确实难以制服南梁，因而在位期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战争。

天保六年（555），北齐为了加强北疆防御能力，动用数万民工，在西起恒州（今山西大同市）东到幽州（今河北居庸关）绵延 900 多里的地方，建筑长城。

三、暴虐无道 死于淫逸

高洋即位六、七年后，随着四邻安定、大权统摄，意志开始松弛，由勤勉走向荒淫、暴虐。高洋常常涂脂抹粉，穿着妇女的衣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或者招纳一大批妇女进宫，供自己和亲信日夜放纵。宠妃薛嫔容貌倾国，姿色万千。高洋和她如胶似漆、整日厮守在一起。一天，高洋喝得酩酊大醉，忽然想起薛嫔曾和昭武王高岳有过暧昧关系，一时妒心大发，抽出匕首把薛嫔杀了，然后把尸体揣在怀里，又醉醺醺地去找人喝酒，酒过三巡，高洋忽然从怀里把尸体掏出，然后若无其事地将尸体一支解，把薛嫔的髀骨做成一个琵琶，自弹自唱起来。在座者个个毛骨悚然，全身战栗。

天保十年（559），高洋忽然问身边的大臣：“当年汉武帝为什么经吕后之乱后还能中兴？”大臣问答说：“那是因为当年吕后上台，没有将刘氏斩尽杀绝，所以后来刘氏又中兴了。”高洋深

以为然，想起自己虽然代魏立齐，但北魏的皇族元氏还大量存在，是个隐患，便下诏将姓元的全部杀死。前后杀害 721 人，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尸体全都扔进漳河。

高洋晚年由于过于荒淫、暴虐，身体虚亏，在天保十年（559）十月得病死去，终年 31 岁，葬于武宁陵，庙号“显祖”，谥号“文宣帝”。

废帝高殷

天保十年（559）十月，高洋驾崩，15岁的高殷按遗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登基为帝。

高殷祖父高欢、父亲高洋都是完全鲜卑化的汉人，但是常常轻视汉人，侮谩儒经。高殷却大相径庭，是一个儒化很深的少年皇帝。还是孩童时，便由国子博士李宝鼎和邢峙辅导学习儒经。高殷天资聪慧，不几年便对各种经义十分熟稔。天保七年（556）冬，高洋在宫廷举行了一次儒经辩论会。12岁的高殷在众多宿儒中间，一会儿口若悬河阐发微言大义；一会儿四出诘难，辩驳群儒。令人惊叹。天保九年（558），高洋外出晋阳巡察，太子高殷监国。高殷不失时机，亲自主持一次《孝经》讨论会。

高殷十分敦厚、善良。有一次，高洋命令他用剑去把一个囚犯的头取下来作乐，但高殷迟迟不忍心下手，催逼再三，高殷手中的剑就是抬不起来。高洋气得扬起马鞭，狠狠抽打高殷，高殷被打得遍体鳞伤，从此常常精神错乱，气悸口吃。

为了防止篡位之事发生，高洋临死前诏令尚书令、尚书左仆射等人辅佐幼主高殷。在高殷支持下，杨愔准备通过进行全面的改革来整顿政治秩序，加强皇权。为了以身效法、榜样天下，杨愔首先奏请高殷免除他的开府封王爵赏，然后诏

令全国 70 岁以上的军人授予名誉职位，60 岁以上的军官以及重病不胜其职的，一律让他们退休，并且大张旗鼓将那些天才无德、靠贿赂、奉承尸位官爵的人全部黜免。杨 愔的整顿，朝野为之哗然，那些被黜免下来的佞幸之徒心怀怨恨，纷纷投靠到二王（高演、高湛）手下，当时朝内亲王权力很重，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和太皇太后实际控制了北齐的军政大权。高演一直在忙于培植势力，一旦羽毛丰满就准备夺取皇位。杨 愔的改革，促使两派矛盾朝白热化。

乾明元年（560），杨 愔和高殷密议委任二王为刺史，意在架空亲王势力，加强皇权。平秦王高归彦最初也是高殷、杨 愔同党，后来权衡利害，觉得高殷年幼，势孤力单，因而背叛高殷，将密谋全部泄露给了二王，二王勃然大怒，将计就计，利用去尚书省“拜职”赴任的机会，拥兵数千，在宴席上将杨 愔等人当场拿下，拳杖交加，杨 愔等人被打得血流满面。砍掉了高殷的左右手后，二王披坚执锐，押着杨 愔等人去见高殷。走到东阁门，都督成休宁拔出宝剑，厉声阻止二王等人闯入，但周围的卫士一见二王到来，知道幼主已经不可依靠，都纷纷扔下手中的武器，成休宁一看孤掌难鸣，只好长叹一声作罢。二王等人进入昭阳殿，向太皇太后条陈杨 愔等人的“罪状”，太皇太后气得大骂高殷母亲李皇后：“我们鲜卑人难道还要受你这个汉人老妇的摆布！”李皇后赶忙跪在太皇太后面前谢罪。高殷仓卒不知所措，更兼兵临城下，太皇太后站在二王一边，结果被裹胁下诏，封高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相府佐史进位一等。一切军政大事由大丞相高演决断。这位即位才一年的少年天子就这样结束

了他的政治生涯，杨 愔等人随即被斩首。

乾明元年（560）八月，太皇太后将高殷贬为济南王，移居别宫。皇建二年（561），孝昭帝高演秘令高归彦去将高殷杀害，时年 17 岁。

孝昭帝高演

一、修己勤政 从谏如流

皇建元年（560）八月，高演当皇帝后，立即大刀阔斧，整顿政治秩序。他下了一系列诏令：官奴婢 60 岁以上的一律免为自由人；廷尉、中丞等执法官必须以法量刑，徇私舞弊者处以死刑；国子寺可广招学生，讲习经典，置立官员，进行督课。

自高欢以来，粮价腾升，贡粮转运困难。高演上台后，在黄河北进行大面积屯田，结果每年从屯田中可获得十多万石粮食，河北等地粮荒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为了缓解贡粮运输困难，高演又在河北等地设立粮仓储存粮食。经过高演的整顿，年旷日久的粮食危机终于得到解决。

在北齐皇帝中，礼贤下士，从谏如流，高演是突出的一个。有一次，高演在朝廷里把一个犯人杀了，血溅廷柱。高演问王晞：“这人应不应该死？”王说：“应该死，但可惜死的地方不对。我听说‘在刑场上杀人，死得其所。’朝廷是议政的神圣地方，怎

么能擅自在朝廷里杀人呢？”高演马上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为大家作个榜样，不允许这种事再次发生。”

高演经常自我反省，并要求大臣们帮助他反省。他对大臣库狄显安说：“我执政不久，缺乏经验，请你们大胆说出我做得还不够的地方。”库狄显安说：“陛下有时胡说八道。”高演有些惊讶：“说下去！”库狄显安接着说：“过去陛下见到文宣皇帝殴打臣下，总是苦苦规劝，认为人主不该这样。现在您也常常殴打臣下，您以前说过的话不是等于胡说八道吗？”高演握着库狄显安的手，连声道谢。

为了及时了解民情，反省自己，他特意命令一些大臣如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劼等人，可以随时径直进入高演卧室，讨论历代礼乐、职官、田市、征税和政治得失，逐一分析哪些不合于当代，但现在还在沿袭的；哪些是自古以来就有利于天下，但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哪些政策得当，哪些不得当。这些大臣和高演商谈起来，总是天一亮就进宫，天黑才出来。

二、偃兵息武 愧生改储

高欢时期，北齐和北周连年干戈不息。到高演执政的时候，双方实力发生了变化，北齐反而比北周强盛。虽然北齐拥有强食北周的实力，但高演认为现在国内急需的是稳定、建设，而不是去拓地夺民。因而高演执政时期偃兵息武，与四邻各国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

皇建二年（561）九月，高演出于政治利害关系把高殷杀害。没过几天，心情平静下来以后，高演又愧疚起来，觉得自己对不

起兄长高洋。这种内疚的心情整日整夜折磨着他。不久，他神志开始有些错乱了，眼前总是出现高洋等持剑为高殷报仇的幻像，‘高演夫人连忙叫人来“驱鬼”，将煮沸的油在宫殿内外扬洒，命令太监、仆役们个个手持火炬，整夜围着宫殿站立，防止“鬼魂”侵入宫殿。

经过一番“驱鬼”，高演似乎觉得心理轻松了一些。十月，为了散心，他便和几个随从一道去郊外打猎。跑着跑着，一只狡兔突然从树丛中冲出，高演的马受惊跳起，把高演从马上重重摔下，肋骨折断。

高演受伤以后，病情急剧变化。以前的幻像又现了。他整日整夜不吃不睡，只是跪在地上，叩头求饶。神志稍一清醒，他就想起自己一旦死后应该由谁来继承皇位的大事。本来已立自己的儿子百年为皇储，但细细一想，又有些心惊肉跳：我欺负高殷年幼势单，杀君篡位。谁又能保证我死后长广王高湛不会把我的儿子杀了，自己当皇帝呢？何况高湛并不是那种仁义之人。斟酌再三，他觉得万全之策改立皇储，另立高湛为皇位继承人。皇建二年（561）十一月，高演诏令长广王高湛继承皇位。又给高湛写了遗书一封，哀求高湛：“我死后你要好好对待我的妻子儿女，千万别学我的样。”处理完后事，高演溘然去世，终年 27 岁。葬于文靖陵，谥号“孝昭皇帝”。

武成帝高湛

高湛为高欢第九子，北齐第一个皇帝高洋及第三个皇帝高演的胞弟。皇建元年（560）伙同高演发动政变，杀死高殷，被封为右丞相，领京畿大都督。次年继高演位称帝，是为武成帝。

一、力消君侧 杖杀侄子

皇建二年（562）十一月，高演去世，遗诏广长王承统。随即，广长王高湛继承皇位，改皇建二年为大宁元年。

高湛即位初，危机四伏，许多亲王贵族对高湛心怀不满，个个伺机叛乱。平秦王高归彦是五朝元老，善于见风使舵，号称“不倒翁”。高湛即位后，高归彦荣升为太傅兼司徒。高归彦根本不把乳臭未干的高湛放在眼里，平时上朝总是带着三名部曲，全副武装入宫。家里常常宾客如云，大臣竞相巴结讨好，一时天下不知皇帝权大还是太傅高归彦权大。

高湛知道高归彦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让其发展下去，必然招致灭顶之灾。于是秘密和魏收、高元海等人商议，免除高归彦

的中央官职，叫他到冀州去当刺史。高归彦知道大势不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一个深夜率领一队精锐骑兵，偷偷杀回邺城郊外。高湛听说高归彦兵临城下后，大惊失声，连忙命令参军把高归彦部队团团围住。高归彦大声呼喊：“孝昭皇帝刚去世的时候，六军百万雄师都在我手里掌握，我若想叛乱，早在那时就行动了。我现在只是前来清君侧，希望皇上能把高元海等佞幸小人清除，别无他意。”高湛不由分说，下令攻击，将高归彦活捉，装入囚车，用木板叉住两颊，使他不能发声。然后押送刑场，将高归彦连同子孙十五个人全部屠杀。

高湛称帝以后，高百年满腹忧虑，一腔怨忿，无从发泄。一天到晚，总是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在纸上胡乱画满无数个只有皇帝才能专用的“敕”字。高百年的老师贾德胄偶而发现书桌上写满的“敕”字，大吃一惊。他心想，这事若被人告发，不仅高百年会身首异处，自己作为高百年的老师也逃脱不了厄运。既然如此，不如主动向高湛告发，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还可以落个忠心不二的美名。于是，他把字纸塞在袖子里，去朝廷向高湛告发。事有凑巧，当日天空出现两条长虹，横贯蓝天。高湛以为这是人间有两主的兆告，又听说高百年有不满之心，雷霆大发，下令把高百年召来。高湛叫高百年当场再写一个“敕”字，然后把贾德胄拿来的那张纸相验照，果然出自一人之手。高湛冷冷一笑，下令七、八个打手一拥而上，拳杖交加，高百年沿着长廊躲闪，鲜血把整个长廊溅得腥红。

高百年被害的当天晚上，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仿佛千军万马从天空中杀将下来，高湛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报应，吓得跪在雨水中，叩头不已。

二、御外安内 父子禅代

北齐初年，实力一直强于北周。自从北周柱国大将杨忠执政后，东西方势力大为改变，北齐由从前的优势走向消极被动的防御。每年冬天黄河一结冰，高湛便令士兵将河冰击破，以免北周入侵。河清二年（564）十二月，杨忠利用黄河结冰的机会，纠集突厥木杆可汗、地头可汗和步离可汗，将20万大军向北齐扑去。杨忠一鼓作气，接边拔掉北齐二十多座城市，大军直逼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市南）。当时正逢连日大雪，平地雪深一尺多。高湛当时正在晋阳城，一看杨忠大军压城，匆忙上马想要逃离晋阳。大臣高孝琬和段韶等人拦马下跪，请求高湛在国难关头千万别离开前线，否则会动摇军心。高湛见大家都苦苦哀求，只好提心吊胆地留了下来，且登上城头，鼓舞士气。

杨忠大军千里跋涉而来，又逢大雪连绵，旷日持久呆在野外，对北周十分不利。于是杨忠下令以步兵为前锋，二十万大军向晋阳发起猛攻。段韶向高湛建议说：“步兵的力量是有限的，加上大雪蔽日，我们现在如果要迎击，他们肯定会以一当十的。我们不如以逸待劳，闭关不出，冻他们几天，等他们士气消沉一些，我们再反攻也不晚。”过了几天，北齐兵开始反攻，北周大败。

经过这场浩劫，北齐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土地荒芜，政府财政日见拮据。为了拯救危局，高湛于清河三年（564）下令继续推行北魏孝文帝以来的均田制。推行均田制度后，大量流落他乡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土地，安居乐业。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大量上升，北齐的国力也相对充实了些。

河清四年（565）四月，高湛禅位给儿子高纬，河清四年改为天统元年。高湛成为北齐第一个太上皇，荒淫残暴，更加肆无忌惮。天统四年（568）十二月，太上皇驾崩，终年 32 岁。葬于永平陵，谥号“武成皇帝”，庙号“世祖”。

后主高纬

一、吃喝玩乐 无愁天子

天统元年（565）四月，年仅10岁的高纬即位。列祖列宗的昏暴、奢靡的恶习在他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高纬小时候有个奶妈，叫陆令萱。她的丈夫因犯谋叛罪被判死刑，陆令萱也就沦为皇宫女仆，负责喂养高纬。陆令萱看准身为太子的高纬终有一天会黄袍加身，因此当奶妈不久便施展政治投机的手腕，讨好胡太后，结党营私。高纬上台后，封陆令萱为女侍中。陆令萱等佞幸小人把持了朝政，勾引亲党、贿赂公行、狱讼不公、官爵滥施，一时之间，奴婢、太监、倡优等人都被封官晋爵。天下开府一职的官员达到1000多人，仪同官职难以计数。仅领军就增加到20人，由于人员庞杂、职权不明，结果中央下达的诏令、文书，20个领军都只在文书照葫芦画瓢写个“依”字便扔到一边，没人执行。

自幼在奸臣弄权、奢侈暴淫环境中长大的高纬，久而久之认为皇帝就该如此。皇宫中有500个宫女，高纬把每个宫女都封为

郡官，每个宫女都被赏赐给一条价值万金的裙子和价值连城的镜台。除在首都邺城大兴土木工程外，又在晋阳广建 12 座宫殿，丹青雕刻，巧夺天工，比邺下更为华丽。宫内的珍宝往往是早上爱不释手，晚上便视如敝履，随意扔弃。高纬曾在晋阳的两座山上凿两座大佛，叫工匠们夜以继日，晚上则用油作燃料，一夜之间数万盒油同时燃烧，几十里内光照如昼。高纬的牛马狗鸡的地位和大臣们一样，他的爱马封为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斗鸡的爵号有开府斗鸡、郡君斗鸡等。

定州刺史南阳王高绰残暴狠毒。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在路上行走，一时兽性大发，把孩子从妇女怀中一把夺走，扔给狼犬活活吞吃。妇女嚎啕大哭，高绰反而勃然大怒，将小孩的血涂在妇女身上，然后叫狼犬去咬住这位妇女。高绰沾沾自喜地对身边的侍从说：“我这是向文宣伯（高洋）学习哩”！高纬知道这事后，下令把高绰带到朝廷来。刑狱官以为是要处治高绰，使用囚车把高绰押到首都。没想一到邺下，高纬热情地招待他，宴会间，高纬问高绰：“你在地干什么事最快活”？高绰说：“看人和蝎子相斗最过瘾。”高纬马上派人连夜去抓蝎子，第二天拂晓，忙碌了一整夜的侍从们好歹逮到了二、三斗蝎子，高纬把蝎子放在一个又大又深的盆里，然后叫一个奴婢赤身裸体走进盆里。蝎子蜂拥而上，奴婢哀声动天。人越号叫，高纬越高兴，一边还责怪高绰：“这样痛快的事，怎么也不早点告诉我”！由于高绰推荐“人蝎相斗”有功，高纬封他为大将军，日夜陪高纬在宫中寻欢作乐。

北齐到高纬时期已是朝纲紊乱、民力凋尽、徭役繁重、国力空弹。高纬根本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他常常谱曲，自称为“无

愁天子”，拿起琵琶，自弹自唱。宫内近千名太监、奴婢一齐伴唱，整个皇宫歌声缭绕，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二、东躲西逃 亡国之君

武平七年（576）十月，北周武帝亲自率领三路大军，大举向北齐进攻。第一个目标是北齐黄河入岸的重要军事重镇晋州（今山西临汾）。十万大军把晋州围得水泄不通，晋州守将侯子钦、崔京嵩一看大军压城，胆战心惊，连忙向北周投降。晋州城内士兵虽在行台仆射尉相贵指挥下浴血苦战，毕竟寡不敌众。第二天一早，北周大将段文振率领十几个人首先登上城垛，接着北周士兵如蚁一般冲入晋州。尉相贵和战士八千多人被俘，晋州陷落。

与此同时，高纬和他新近宠爱的冯淑妃正在邺下郊外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上到中午络绎不绝，右丞相高阿那肱扬手把文书扔到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皇上正在兴头上，边境交兵是日常小事，何必大惊小怪！”黄昏，驿使带了坏消息：晋州陷落。高纬有点心慌，想马上回皇宫，冯淑妃娇嗔地要高纬陪她再玩一会，高纬欣然应允，把国难暂时抛到脑后。

面对强敌，高纬想逃，安吐根等大将坚决反对。于是，安吐根率军向北周发起反攻。北周拚力相抗，北齐大军往后退了半里。这时战争根本还没有决出胜负，高纬和冯淑妃骑着马在后面观战。冯淑妃一看将士后退，害怕起来，对高纬说：“我们败了，快逃吧！”奸臣穆提婆在旁边推波助澜：“皇上快走，情况不妙。”大将奚长拦住高纬的马说：“进进退退是兵家技法，现在我们全

军并没有受到损害，陛下应该留下来督战，若是陛下马蹄一动，军心便会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望陛下三思。”前线大臣们全都乞求高纬以国事为重，别逃离战场。穆提婆碰了碰高纬的手肘，悄悄地说：“这话不可信，陛下还是早走的好”。胆怯如鸡的高纬此时魂早已掉了八分，那里还顾得了什么国事，听穆提婆这样一怂恿，打定主意，仓皇北逃。北齐将士一看皇上已逃，顿时军心溃散，大败而逃。

高纬逃后，高延宗在晋阳自立为帝，率众拒守。一度战胜周军，终因麻痹轻敌，城破被俘。周军移师攻邺，齐后主高纬在城内坐立不安，问大臣们该如何是好。大家说应该重赏将士，振奋士气。高纬马上下了一道赏赐诏令，但根本不赏赐什么东西。大臣斛律孝卿请高纬亲自去安抚士兵，并且为他撰写好了发言稿，告诉高纬发言时要慷慨悲壮，声泪俱下，这样才能激励士气。高纬从皇宫中走出，正要说话，一下记不清该讲什么了，只是傻乎乎地笑，左右侍从也跟着笑。将士们见高纬如此昏庸、轻薄，心已凉了一半：“国难当头，皇上都不急，我们还急什么”！北齐士气到此完全涣散。

高纬一看大势已去，也想逃避责任，学他父亲高湛的样，于承光元年（577）正月匆匆禅位给他8岁的长子高恒，高纬自称太上皇。高纬禅让皇位没几日，周武帝对邺下发起进攻。北周纵火烧毁城门，十万大军洪水般冲入邺城。邺城陷落。

高纬父子听说首都陷落，吓得屁滚尿流。高恒也不敢当皇帝了，匆匆宣布禅位给大丞相高谐，自称守国天王，高纬称无上皇。高纬派侍中斛律孝卿把禅文和玺绶送给远在瀛州（今河北河间）的高谐。斛律孝卿早已看透高氏政权的昏愤，他不但没有把这些

珍贵的东西送给高谐，反而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周武帝。

北周占据邺下后，立即向东追捕高纬父子。高纬父子一行十多人又匆匆逃往青州（今山东益都）。第三天，北周部队赶到青州，高纬父子等十多人被俘。自高欢创业以来的北齐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承光元年（577）四月，周武帝在太庙前举行隆重的荐献仪式，把高纬父子连同俘虏来的车舆、旗帜和器物一道荐献给列祖列宗。仪式完后，北周举行规模浩大的欢庆宴会，为了给节日增添热闹的气氛，周武帝叫高纬父子翩翩起舞，共享快乐。高纬为了苟安偷生，忍辱从命。

6个月之后，周武帝借口高纬父子想和北齐残余乱党谋叛，把高纬、高恒等全部杀死；高氏的其余亲属都被流放到西部沙漠一带，无人生还。

幼主高恒

高恒是北齐后主高纬的长子，他出生不满百日便被册立为太子。武平七年（576）十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向北齐进攻，太子高恒跟着高纬仓皇东遁。为了推御亡国之责，高纬于承光元年（577）正月匆匆忙忙禅位给他8岁的儿子高恒。高恒登位不几天，便随着高纬往东逃到济州（今山东平阴西）。高恒见北周大军仍然紧追不舍，这身黄袍也不再敢穿，便发布文书，将皇位禅让给驻守在瀛州（今河北省河间）的大丞相、任城王高谐。高恒自称守国天王，高纬称无上皇。高纬父子委派侍中斛律孝卿将禅文和玺绂送给高谐，斛律孝卿却没有将它送给高谐，而是送给北周武帝宇文邕。不久，高恒、高纬一行数十人逃到青州（今山东青州），准备南下投奔陈朝。不料，跟随高纬多年的心腹大臣高阿那肱与北周里应外合，使高恒、高纬一行数十人全被北周俘虏。北齐灭亡。建德七年（578）十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以高纬、高恒等人企图谋反为名，将他们全部处死。

南北朝之卷·北周

孝闵帝宇文觉

北周的第一个皇帝宇文觉，字陀罗尼。他是宇文泰的第三子，生于大统八年（542）。宇文觉9岁时就被封为洛阳郡公。

鲜卑习俗行早婚，宇文觉不到15岁便娶了西魏文帝的公主元胡摩为妻。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觉以太师世子的身份被任为大将军。当年年底，宇文护逼西魏恭帝将帝位“禅让”给宇文觉。第二年正月，宇文觉在长安即天王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这时宇文觉才16岁，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堂兄大司马宇文护手中。

宇文觉虽然尚未成年，却也想亲自执政。对宇文护不满的大臣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和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看出了小皇帝的心事，便密谋策划，请求宇文觉除掉宇文护。宇文觉心中赞成，但不敢贸然行动。于是，招集了一批武士在皇家花园讲习武艺，演练擒拿捆缚本事。当年八月，这一伙人怕势单力薄，又由李植去拉宫伯张光洛入伙。张光洛偷偷向宇文护告了密，宇文护料知这些人成不了气候，没有杀他们，只把为主的李植贬为梁州刺史，孙恒贬为潼州刺史，把他们从小皇帝身边调走。

谁知宇文觉并不罢休，老想召回二人。宇文护只得耐着性子向小皇帝进行“哭谏”，他说：“天下至亲莫如兄弟，若是兄弟互

相猜疑，那世间还有可信之人吗？叔父嘱托我帮陛下治理国家，如果陛下能独立料理朝政，名扬天下，为兄也就死而无憾了。可是陛下现在年纪尚小，我担心除掉了我以后大权落到奸臣手中，那时候非但对陛下不利，连国家也将灭亡，叫我有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叔父！我既是陛下长兄，又当了宰相，还能有什么想法！望陛下三思，切勿听信谗言，疏远骨肉。”这一席话说得恳切合理，宇文觉只得停止召回李、孙二人。

仍在宇文觉身边的乙弗凤怕日子长了一切都成泡影，便加紧谋划，准备由宇文觉设御宴招待群臣，乘机干掉宇文护。此事又被张光洛告密。宇文护立刻召集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商讨对策。贺兰祥等劝宇文护废掉宇文觉，杀其同党。当时尉迟纲掌管禁军，很容易办到。宇文护便派尉迟纲进宫通知乙弗凤等去商议国事，等他们一到，便一个个被活捉生擒。接着下令撤销了宫廷宿卫，宇文觉才发觉形势不妙，忙命宫女太监操起兵器自卫。宇文护派贺兰祥逼宇文觉退位，废为略阳公。乙弗凤、孙恒等也都成了刀下之鬼。一个月后，宇文觉又被杀，葬于静陵，谥“孝闵帝”。

明帝宇文毓

北周明帝宇文毓生于永熙三年（534），小名统万突。父宇文泰，母姚氏。

宇文毓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16岁开始从政，先后被封为宁都郡公，开府仪同三司、宜州刺史，并以大将军身份镇守陇右。三弟宇文觉称帝后，他进位柱国，担任岐州刺史。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

孝闵帝元年（557）九月，宇文护废了宇文觉之后，派人前往岐山迎宇文毓接回长安，立为天王。

宇文毓有能力、有主见，虽是由宇文护扶持上台的，却并不愿意当傀儡，急于亲自理政。宇文护见他聪明能干，便于第二年（559）正月上表归政。

宇文毓开始亲自处理政事。他注意节俭，不用丝绸锦绣雕刻之物，严禁官吏贪污，努力清明吏治。他重视发展文化，专门召集了80余名文人在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百采众书，编成《成谱》五百卷，对当时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为人宽容，

君臣关系相对融洽，对外又打退了吐谷浑的侵犯。因而威望与日俱增。同年八月，宇文毓正式称帝，年号武成。

宇文护见年青皇帝威权日增，感到对自己不利，便于武成二年（560）四月，指使其亲信专管御膳的膳部中大夫李安，在糖饼中放了毒药。宇文毓吃后头晕目眩，上吐下泻，鼻口流血，虽经御医百般诊治，还是不见好转。他自知中了暗算，不久人世，就口授了一篇遗诏，表示对于未能实现统一，深感遗憾。又说：“我儿子年幼，不能当政。我弟弟鲁公宇文邕宽仁大度，人所共知。能够使我周朝发展强大的，一定是他！希望诸位大臣有始有终，辅佐他治理国家！”

宇文毓终年仅 27 岁。葬于昭陵，庙号“世宗”，谥号“明帝”。

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是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复姓宇文，名邕，字祢罗突。他是宇文泰的四公子，生于大统九年（543）。

一、谋求亲政 力除权臣

宇文邕登基后，决定集中精力搞好内政，增强国力，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当时北齐的政治十分昏暗，皇帝大臣们只顾淫乐，不理朝政，国家形势江河日下，渐渐失去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优势。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渴望统一，过上安稳的生活。武帝见是消灭北齐的好机会，便派人用重金买通北齐境内的一些官民作为奸细，刺探北齐的军事情报。为了争取与突厥联兵伐齐，又派杨荐、王庆去向突厥首领木杆可汗侯斤联络，要求要木杆的女儿阿史那氏为皇后。北齐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恐惧，急忙派出使者携带重金也去向突厥求婚。木杆可汗贪图北齐的钱财，准备把杨荐和王庆扣押起来交给北齐处置。幸亏杨荐临危不惧，陈述利弊，说得木杆可汗理屈词穷，才改变了主张，答应与北周联合攻打北齐。保定三年（563）十月，北

周派杨忠率领一万骑兵与突厥联军从北路伐齐，大将军达奚武带领三万步骑从南路包抄，两军定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会师。杨忠率领的北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接连攻克北齐 20 多城。可惜在攻打晋阳时，突厥军见齐军势盛，不肯交战，率先撤退，以致周军失利。南路周军闻讯后也只好退兵，第一次大规模的伐齐战争失败了。

这次败仗使武帝宇文邕感到非常惋惜，他想立即组织兵力再伐北齐，可是，掌握国家实权的宇文护却不那么积极了。

武帝开始解决宇文护的问题。宇文护自宇文泰死后，一直大权在握，他自恃是皇兄，开国元勋，越来越飞扬跋扈。他相府的卫兵，比皇宫还多，没有他的手令，皇上也调不动兵马。他的儿子和部下贪残骄横，引起民愤。以至武帝每次在宫中遇见宇文护时都要先行家弟之礼。二人一同去看望太后时，往往太后赐宇文护座位，而让武帝站在其旁。对于这一切，宇文邕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因时机未到，只得装聋作哑，不加干预。天长日久，许多大臣也都觉着宇文护不大像话，以致连与他极其亲近的庾季才都劝他归政天子，回家养老。宇文护从此便疏远了庾秀才。

武帝的亲弟卫公宇文直一向和宇文护关系密切，后来因为沌口之役打了败仗，被宇文护免职，也怀恨在心，力劝武帝诛杀宇文护，指望由自己来取代其大冢宰的地位。武帝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便秘密与卫公直及右宫伯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等谋划干掉宇文护。建德元年（572）三月的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武帝在文安殿见过之后，又准备带宇文护去拜见太后，并对他说：“太后年纪大啦，喜欢喝酒，虽然我多次劝她戒酒，她都不听。兄长今天去朝见她，希望

能再劝劝。”说着，武帝从怀中拿出周成王劝人不要酿酒和酗酒的名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谏太后”。到含仁殿后，宇文护按照武帝的嘱咐，在太后面前念起《酒诰》。武帝趁其不备，在他身后抡起玉珽，对准其头部猛然一击，宇文护应声倒地。武帝随手拿出御刀让宦官何泉杀掉宇文护。何泉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惊恐之余，砍了几下，也没伤着他。这时隐藏在殿内的宇文直一跃而出，手起刀落，宇文护立时身首异处，成了刀下之鬼。武帝又令长孙览等火速行动，把宇文护的儿子、兄弟及亲信斩尽杀绝，于是，武帝开始亲揽朝政。

二、勤内攘外 身死征途

亲政以后，武帝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调整，发展生产，吸收均田农民充当府兵，扩充军备，加强实力。

建德四年（575）七月，武帝正式下诏讨伐北齐。他动用了18万大军开赴齐境，以王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崇、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宇文宪、杨坚等领兵重点出击，向北齐全面推进。武帝亲自率领6万军队直趋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周军纪严整，禁止官兵在北齐境内践踏庄稼、砍伐树木、抢掠民财，违令者一律斩首。不久，北周攻下河阴、洛口（今河南巩县）和河阳（今河南孟津县）等地，在攻打泚城（今河南孟津县）时受阻，20多天过去了，可战场上仍无突破。武帝心急如焚，忽然生起病来，不得不退兵回长安疗养。于翼、宇文宪等将领虽然接连攻克了北齐30多城，最后也都放弃不守，回师周土。

这次出征虽然没有达到灭齐目的，但却大大挫伤了北齐的元气，也使武帝清楚地看到北齐已经没有力量与北周抗衡了。

建德六年（577）正月，北周攻下邺城，齐主逃往青州，被周师追及，当了俘虏。北齐正式灭亡。北周计得州 50，郡 162，县 380，户 3032500。武帝终于实现了多年夙愿，统一了北方，为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灭掉北齐以后，武帝并没有居功自傲。他仍然致力于北周朝政。他在北齐地区继续推行灭佛政策，使整个中原地区四万余所寺庙全部成为王公宅第，300 余万僧徒统统成了政府编户百姓，当兵的当兵，务农的务农。他下令放免奴婢和杂户，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还提倡节俭，经常穿布制的皇袍，盖布被，取消了皇宫中那些华丽的装饰品。并削减宫女，后宫只留皇妃等 10 人。

宣政元年（578）五月，因突厥骚扰北周边境，武帝亲自率军讨伐。多年的战争使武帝积劳成疾，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在云阳宫。他预感到自己难以康复，便下令火速召见宗师宇文孝伯，叮嘱后事。当夜，他授宇文孝伯为司卫上大夫，统帅宿卫军，负责镇守京城，以备不测。后来，武帝的病情不断恶化，六月，在返回长安的当天晚上便离开了人世。终年 36 岁，葬于孝陵，庙号“高祖”，谥号“武帝”。

宣帝宇文赟

宇文赟为北周武帝宇文邕之子，刚满两周岁即承袭鲁国公爵位。建德元年（572），宇文邕杀了宇文护亲自执政后，14岁的宇文赟又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

一、浪荡公子 屡教不改

悠闲舒适的宫廷生活，使宇文赟渐渐养成了喜欢受人奉承的毛病，整天与一帮专事阿谀的小人混在一起，负责管教太子的官员左宫正宇文孝伯见太子不成器，不得不向武帝宇文邕报告。武帝严肃地说：“你家世代鳬直，尽心尽忠。从你刚才所言看来，真有乃父家风。”孝伯笑着说：“并非难于直言，难在使他接受啊！”武帝不无感慨地说：“为了教正太子，怎么会怪罪于你呢！”随后，武帝便又任命尉迟运为右宫正，让他们二人共同负责管教太子。

武帝为了让太子建立功业，树立威望，于建德五年（576）二月命他巡抚西部边境，讨伐吐谷浑，并特地派了名将王轨和宫正宇文孝伯从行。谁知这次出征，太子非但寸功未立，反而与宫尹

郑译、王端等亲幸小人在军中胡作非为，声名狼藉。八月，大军返回长安，王轨等立即一五一十向武帝作了汇报。武帝听后，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便下令将太子和郑译等痛打一顿，然后把郑译等人开除的开除，责罚的责罚，以示惩戒。不料宇文太子的胆子越来越大，背着武帝又把郑译等人召回东宫鬼混，一如当初。郑译善于拍马，还讨好地说：“殿下何时能当皇上？”宇文太子听了这话，甭说有多高兴，自然和郑译更加热乎。

周武帝望子成龙，对太子管教不能说不严，每次朝见，都要求他和一般大臣一样，无论隆冬盛夏，不得偷闲休息。见他嗜酒。特地禁止宦官给东宫送酒。有了过失，也常常揍他。后来见他越来越不像话，还直截了当地警告他：“自古以来太子被废的有多少？别的儿子难道不可以立吗！”并且下令东宫官吏将太子的言论行动一一记录下来，每月向他报告。这一手倒起了点作用，宇文太子开始有点害怕起来，于是竭力伪装掩饰，做出一副知错改悔的样子，把东宫官吏们哄骗得个个信以为真，连武帝也不再能听到他做的坏事了。

宣政元年（578）五月，武帝亲自率大军讨伐突厥，二十七日走到云阳（今陕西泾阳），突然得病，过了三天，仍不见好转，只得下令停止进军，让驿马把宇文孝伯召到云阳别宫，武帝拉着孝伯的手深沉地说：“我自知不会好了，后事就托付给你。”当夜，任宇文孝伯为司卫上大夫，总领宿卫兵，又命他乘驿马急速驰回京城长安镇守，以备不测。六月初一，武帝病重，回到长安，当夜去世。宇文太子盼望已久的皇位终于到手，是为宣帝。次年，改元大成。

二、倒行逆施 为所欲为

即位伊始，这个暴君便真相毕露。武帝的尸骨还没有殡葬，他便摸着身上被武帝打过的伤痕，恨恨地骂道：“早该死了！”又将武帝的宫人不问年龄大小，长得美丑，全部接收去供他发泄兽欲。他的亲信郑译也一步登天，由吏部下大夫越级提拔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宣帝把朝政完全交给这个奸佞小人去处理。六月二十三日将武帝安葬之后，宣帝便开始清除异己，残害忠良。

即位以来，宣帝带头败坏了法制，以刑法太重为名废除了武帝时制订的《刑书要制》，又多次实行赦免，不问罪恶轻重，将刑事犯统统释放。结果，犯罪分子立刻猖獗起来，社会治安大大恶化。加上对他倒行逆施进行劝谏和批评的人越来越多，也使他十分头疼。于是，为了显示威风，吓服臣民，又另行制订了《刑经圣制》，比之被他废除的《刑书要制》更加苛刻。还经常秘密派亲信去监视群臣行动，稍有过失，便或打或杀，严加惩罚。

二月二十日，宣帝忽然心血来潮，宣布传位于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

三、荒唐透顶 淫逸亡命

宣帝做了太上皇以后，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自比上帝，他的住处称为“天台”，对臣下自称为天，改“制”为“天制”，“敕”为“天敕”，大臣要去天台朝见，必须吃斋三天，净

身一天。大臣都不许和他穿戴相同的衣服冠带，严禁别人使用“天”、“高”、“上”、“大”之类称呼，凡有以此类字为名者，一律改掉，姓高者改为姓姜，高祖改称长祖。又下令除宫人以外，天下妇女都不得涂脂抹粉。他每次召见大臣，不是要兴建新的楼堂馆所，便是想来点新花样，刻剥愚弄老百姓，从来不谈政事。他常常带着仪仗卫队，早出夜归，毫无节制地游戏取乐，搞得陪侍的官吏都疲于奔命，苦不堪言。稍有不如意，便要打人，公卿百官很少有没被鞭鞑过的。每次打人，都要打 120 棍才算了事，美其名曰“天杖”，后来更加了一倍，要打 240 棍。连他所宠幸的皇后、妃嫔和宫女，也不免杖背。

在洛阳一直折腾到三月底，春暖花开，宣帝才返回长安。到了十二月，他忽然又要去洛阳散心。他亲自驾御驭马，冒着刺骨的寒风，日行三百里，让四个皇后及文武百官侍卫随从几百人也都骑马跟着。到洛阳不几天，便又驰回长安。一路上，许多体质差些的人马，都被累得倒在地上，他却觉得非常有趣。

宣帝的胡作非为，搞得内外恐惧，人人自危。他自己却并不以为满足。大象二年（580）二月，宣帝的本家叔父西阳公宇文温的夫人尉迟繁炽进宫朝见，宣帝见她长得如花似月，娇艳无比，立刻动了歹心，用酒将她灌醉后强行奸污。一个月后，宣帝又杀了宇文温，将尉迟氏纳入后宫，当了第五个皇后。宣帝常常让五个皇后各坐一辆车，在车上挂着许多倒悬的活鸡和散瓦片，他自己率领左右侍卫步行跟在后面，车子一走动，碎瓦碰击声和鸡的扑腾号叫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宣帝见了便乐不可支。

在五个皇后中，隋公杨坚的长女杨皇后丽华性情温和，人际关系最好，深受其他皇后、嫔妃和宫女们的尊敬和爱慕。可是宣

帝却偏不喜欢她，经常要给她点颜色看。杨皇后虽然温和，却认死理，觉得自己没有过失，她便心安理得，并不卑躬屈膝，宣帝那里容得她如此，便逼着要她自杀。消息传到杨皇后母亲独孤氏那里，赶忙进宫，叩头流血，苦苦哀求，才算免于一死。宣帝余怒未息，仍忿忿地对杨皇后说：“早晚要族灭你家！”

隋公杨坚屡建功勋，位望隆重，早已受到宣帝猜忌。杨坚也有所觉察。正好宣帝亲信郑译和杨坚是同学，见杨坚相貌不凡，德高望重，天下归心，前途不可限量，便拼命巴结他。

到了五月，宣帝果然召见杨坚，事先吩咐左右：“他要是神色慌张，即刻杀掉。”不料杨坚神色自若，丝毫没有破绽，加上郑译从旁帮忙，宣帝才消除了怀疑，没有动手。

十九日，宣帝深更半夜兴师动众，去了天兴宫。不想他那纵欲过度的身体，已经极其虚弱，不堪折腾。略感风寒，便是一场大病。第二天就生起病来，赶紧打道回宫。自知性命难保，派人把亲信刘昺、颜之仪召到卧室，打算嘱咐后事。待二人赶到，这个暴君已经奄奄一息，不能说话。当天便呜呼哀哉了。终年 22 岁，葬于定陵。

静帝宇文阐

北周静帝，原名衍，后来又改名阐，父宣帝宇文赟，母宫女朱满月。

宇文赟当了皇帝后，于大成元年（579）正月立7岁的宇文阐为鲁王，过了几天，又立为皇太子。一个月后，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将皇位传给太子宇文阐，称静帝，改元大象。

同年七月，这个7岁的小皇帝娶了大后承司马消难的女儿司马令姬做皇后。

大象二年（580）五月，天元皇帝宇文赟病故。8岁的小皇帝宇文阐自然无法治理国事，故众大臣联名推举天元皇帝的国丈杨坚以大丞相、都督中处诸军事身份辅政。一切国务均由杨坚做主，静帝宇文阐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杨坚执掌朝政以后，迅速改组了中央政府，起用一批有政治远见的大臣，如李德林、高颍、庾季才等。又革除宣帝苛政，躬行节俭，删订旧律，恢复了法制。杨坚又让世子杨勇当了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管原北齐地区，以加强控制。随着权力的巩固，杨坚本人也在这年年底进爵为王。

大象三年（581）二月，宇文阐被迫让位于杨坚。杨坚改国号为隋，封宇文阐为介国公。三个月后，杨坚又派人杀了宇文阐，将他葬于恭陵，谥号“静帝”。北周正式灭亡。